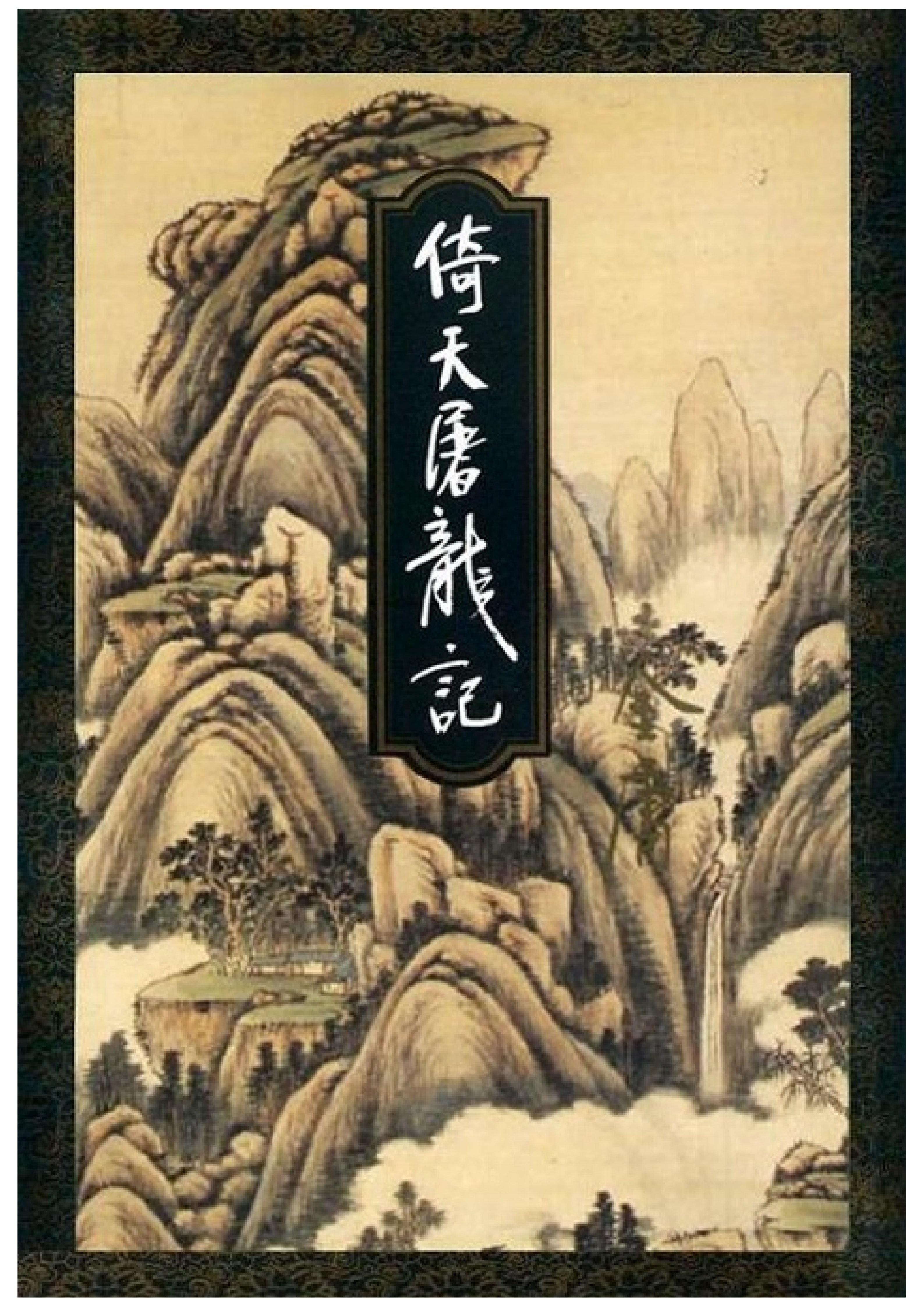

倚天屠龍·記

# 倚天屠龙记（三）

## 金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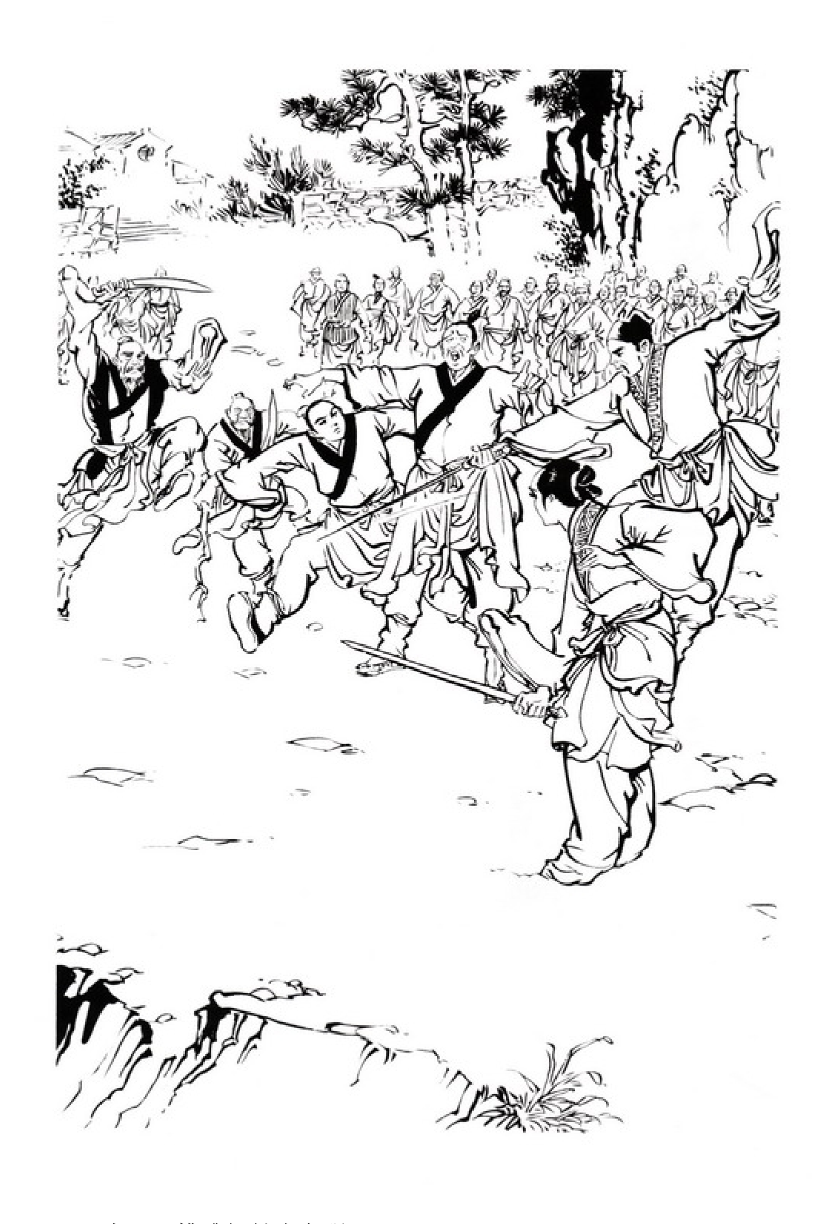
**简介**

相传郭靖黄蓉铸成倚天剑与屠龙刀，江湖相传得刀与剑者即可号令江湖，整个武林为之疯狂，张无忌的父母张翠山和殷素素因无意中卷入屠龙刀而起的江湖纷争，与金毛狮王谢逊一同被迫流落至极北大洋中的一个荒岛——冰火岛，在那儿生下了他，并认谢逊为义父。张无忌过了几年远离尘嚣、无忧无虑的生活，九岁时随父母回归中土，江湖人士为找谢逊报仇或为抢夺谢逊手上的屠龙宝刀，致使无忌一家三口厄运接踵而至。父母不愿说出谢逊下落，双双自刎身亡，自己又身受玄冥神掌之伤，寒毒深入腑脏，连医术通神的蝶谷医仙胡青牛也无能为力，身遭如此惨痛变故的张无忌竟泰然处之，既不思为父母报仇，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并不恐惧。自十二岁入蝴蝶谷求医至十四岁出谷，他虽然又经历了不少江湖风浪，活得倒也自由自在，十四岁的张无忌护送峨嵋女侠纪晓芙的女儿杨不悔远赴昆仑山寻父杨逍，从此才真正踏入了身不由己的江湖。

一路上历尽艰险，先前张无忌曾救治过的许多武林人 ，恩将仇报，张无忌几番以身相代，终于保得年幼无知的杨不悔回到了父亲身边。不久因轻信道貌岸然的“朱、武”两个武林世家而险些被骗。待得脱困，他因祸得福，进入了一个群山环抱的翠谷，与海外荒岛相似，又是一处世外桃源。张无忌本打算在此安度余生，不料无意中得到了一部久已失传的武功秘籍《九阳神功》，抱着打发无聊岁月，成固可喜辱败亦无忧的念头。短短五年中他即练成了这项神功，而体内的寒毒也不知不觉地被驱除殆尽。

二十岁的张无忌重入江湖，既不想成名也没打算替父母和自己报仇，一心一意只想去海外荒岛与义父团聚，但终究身不由己。在西域大漠中身受峨嵋掌门灭绝师太三记重手，以重伤之躯救了明教一群教徒；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明教总舵，机缘巧合使张无忌知晓一切恩怨都是由与明教前任教主阳顶天的夫人有私情的成昆挑拨而起。他为了化解这场误会，出手协助明教与各派高手相抗，九死一生，情况危急，加之迫于明教上下的盛情而被推上了教主的高位。在明教之中张无忌武功最高，此外还有明教四大法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白眉鹰王、紫衫龙王，此后更陷入了无数的武林纠葛，不由自主地周旋于各色人等之中，保护师门，起兵反元，搭救义父，清解恩仇，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弄得他精疲力尽。虽然自己身负绝世武功，又有明教的庞大势力作后盾，张无忌仍是步步荆棘，吃尽了苦头。

义父谢逊了却恩仇后出家少林寺，最后绝了张无忌安享天伦的唯一奢望。等到明教将要打下江山时，张无忌又一次为人所算，曾于少年张无忌有过救命之恩的明教大将朱元璋设下极阴毒的陷阱，使张无忌误以为徐达、常遇春等故友背叛于他，意图篡权，令张无忌自己心灰意冷，主动辞去了明教教主的职位，自此张无忌对江湖生涯再无半分留恋，悄然携妻归隐了，但想起故友的背叛还是常常忧愁。



## 二十一　排难解纷当六强

宗维侠见张无忌擒释圆音，举重若轻，不禁大为惊异，但既已身在场中，岂能就此示弱退下？大声道：“姓曾的，你来强行出头，到底受了何人指使？”

张无忌道：“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并无准人指使在下。”宗维侠道：“哼，要我们跟魔教罢手言和，难上加难。这姓殷的老贼欠了我三记七伤拳，先让我打了再说。”说着捋起了衣袖。

张无忌道：“宗前辈开口七伤拳，闭口七伤拳，依晚辈之见，宗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得到家。人身五行，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肝属木，再加上阴阳二气，一练七伤，七者皆伤。这七伤拳的拳功每深一层，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损害。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幸好宗前辈练这路拳法的时日还不算太久，尚有救药。”

宗维侠听他这几句话，的的确确是“七伤拳谱”的总纲。拳谱中谆谆告诫，若非内功练到气走诸穴、收发自如的境界，万万不可练此拳术。但这门拳术是崆峒派镇山绝技，宗维侠一到内功有成，便即试练，一练之下，立觉拳中威力无穷，既经陷溺，便难以自休，早把拳谱总纲中的话抛诸脑后，何况崆峒五老人人皆练，自己身居五老之次，焉可后人？这时听张无忌说起，才凛然一惊，问道：“你怎么又知道了？”

张无忌不答他的问话却道：“宗前辈请试按肩头云门穴。是否有轻微隐痛？云门穴属肺，那是肺脉伤了。你上臂青灵穴是否时时麻痒难当？青灵穴属心，那是心脉伤了。你腿上五里穴是否每逢阴雨，便即酸痛，五里穴属肝，那是肝脉伤了，你越练下去，这些征象便越厉害，再练得八九年，不免全身瘫痪。”

宗维侠凝神听着他的说话，额头上汗珠一滴滴的渗了出来。原来张无忌经谢逊传授，精通七伤拳的拳理，再加他深研医术，明白损伤经脉后的症状，说来竟丝毫不错。宗维侠这几年身上确有这些毛病，只是病况非重，心底又暗自害怕，一味的讳疾忌医，这时听他一一指出，不由得脸上变色，过了良久，才道：“你……你怎么知道？”

张无忌淡淡一笑，说道：“晚辈略明医理，前辈若是信得过时，待此间事情一了，晚辈可设法给你驱除这些病症。只是七伤拳有害无益，不能再练。”

宗维侠强道：“七伤拳是我崆峒绝技，怎能说有害无益？当年我掌门帅祖木灵子以七伤拳威震天下。名扬四海，寿至九十岁，怎么说会伤害自身？你这不是胡说八道么？”

张无忌道：“本灵子前辈想必内功深湛，自然能练，不但无害，反而强壮脏腑，依晚辈之见，宗前辈的内功如不到那个境界，若要强练，只怕终归无用。”

宗维侠是崆峒名宿虽知他所说的不无有理，但在各派高手之前，被这少年指摘本派的镇山绝技无用，如何不恼？大声喝道：“凭你也配说我崆峒绝技有用无用？你说无用，那就来试试。”张无忌淡淡一笑，说道：“七伤拳自是神妙精奥的绝技，拳力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七般拳劲各不相同，吞吐闪烁，变幻百端，敌手委实难防难挡……”宗维侠听他赞誉七伤拳的神妙，说来语语中肯，不禁脸露微笑，不住点头，却听他继续说道：“……晚辈只是说内功修为倘若不到那便练之有害无益。”

周芷若躲在众师姊身后，侧身瞧着张无忌，见他脸上尚带少年人的稚气，但勉强装作见多识广的老成模样，这般侃侃而谈，教训崆峒五老中的二老宗维侠，不免显得有些可笑，又不自禁的为他发愁。

崆峒派中年轻性躁的弟子听张无忌说话渐渐无礼，忍不住便要开口呼叱，然见宗维侠容色严肃，对这少年的言语凝神倾听，又都把冲到口

边的叱骂声缩了回去。

宗维侠道："依你说来，我的内功是还没到家！"张无忌道："前辈的内功到家不到家，晚辈不敢妄言。不过前辈练这七伤拳时既然伤了自身，那么不练也罢……"

他刚说到这里，忽听得身后一人暴喝："二哥跟这小子罗唆些甚么？他瞧不起咱们的七伤拳，便让他吃我一拳，尝尝滋味。"那人声止拳到，出手既快且狠，呼呼风声，一拳对准了张无忌背上的灵台穴直击而至。

张无忌明知身后有人来袭，却不理会，对宗维侠道："宗前辈……"

猛听得铁链呛当声响，抢出一人，娇声叱道："你暗施偷袭！"伸链往那人头上套去，正是小昭。那人左手一翻，格开铁链，砰的一拳，已结结实实打在张无忌背上。这拳正中灵台穴，张无忌却似全无知觉，对小昭微笑道："小昭，不用担心，这样的七伤拳不会有好大用处。"小昭吁了口气，雪白的脸转为晕红，低声道："我倒忘了你已练……"说到这里，忙即住口，拖着铁链退了开去。

张无忌转过身来，见偷袭之人是个人头瘦身的老者。这人是崆峒五老中位居第四的常敬之。他一拳命中对方的要穴，见张无忌浑如不觉，大感诧异，冲口而出："你……你已练成'金刚不坏体'神功，那么是少林派的了？"

张无忌道："在下不是少林派的弟子……"常敬之知道凡是护身神功，全仗一股真气凝聚，一开口说话，真气即散，不等他住口，又出拳打去，砰的一声，这一次是打在胸口。

张无忌笑道："我原说'七伤拳'若无内功根柢，并不管用。你若不信，不妨再打一拳试试。"常敬之拳出如风，砰砰接连两拳。这前后四拳，明明都打在对方身上，但张无忌笑嘻嘻的受了下来，竟似不关痛痒，四招开碑裂石的重手，在他便如清风拂体，柔丝抚身。

常敬之外号叫作"一拳断嶽"，虽然夸大，但拳力之强，老一辈武林人士向来知名。众人见他连出四拳，全成了白费力气，无不震惊。昆仑派和崆峒派素来不睦，这次虽然联手围攻明教，但双方互有心病，昆仑派中便有人冷冷的叫道："好一个'一拳断嶽'啊！"又有人道："那么四拳便断甚么？"

幸好常敬之一张脸膛本来黑黝黝地，虽然胀得满脸通红，倒也不大刺眼。

宗维侠拱手道："曾少兄神功，佩服，佩服！能让老朽领教三招么？"

他知自己七伤拳的功力比常敬之深得多，老四不成，自己未必便损不了对方。

张无忌道："崆峒派绝技七伤拳，倘若当真练成了，实是无坚不摧。少林派空见神僧身具'金刚不坏体'神功，尚且命丧贵派的'七伤拳'之下，在下武功万万不及空见神僧，又如何能挡？但眼下勉力接你三拳，想也无妨。"言下之意是说，七伤拳本是好的，不过你还差得远呢。

宗维侠无暇去理会他的言外之意，暗运几口真气，跨上一步，臂骨格格作响，劈的一声，一拳打在张无忌胸口。拳面和他胸口相碰，突觉他身上似有一股极强的粘力，一时缩不回来，大惊之下，更觉有股柔和的热力从拳面直传入自己丹田，胸腹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舒服。他一呆之下，缩回手臂，又发拳打去。这次打中对方小腹，只觉震回来的力道强极，他退了一步，这才站定，运气数转，重又上前，挺拳猛击。

常敬之站在张无忌身侧，见宗维侠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似已受了内伤，待他第三拳打出时，跟着也是一拳。宗维侠击前胸，常敬之打后背，双拳前后夹攻，皆是劲力凌厉非凡。哪知两人拳到时，便如打在空虚之处，两股强劲的拳力霎时之间均被化解得无影无踪。

常敬之明知以自己身分地位，首次偷袭已大为不妥，但勉强还可说因对方出言侮辱崆峒绝技，以致怒气无法抑制，这第二次偷袭，却明明是下流卑鄙的行径了。他本想合两人七伤拳的威力，自可一举将这少年毙于拳下，只要将他打死，纵然旁人事后有甚闲言闲语，但自己总是为六大派除去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家伙，立下一场功劳。哪知拳锋甫着敌身，劲力立消于无形，何以竟会怎样，当真摸不着半点头脑，只不过右手还是伸上头去，搔了几下。

张无忌对宗维侠微笑道："前辈觉得怎样？"

宗维侠一愕，躬身拱手，恭恭敬敬的道："多谢曾少侠以内力为在卜疗伤，曾少侠神功惊人固不必说，而这番以德报怨的大仁大义，在下更是感激不尽。"

他此言一出，众人无不大为惊讶。旁人自不知张无忌在宗维侠连击他三拳之际，运出九阳真气，送入他的体内，时刻虽短，一瞬即过，但那九阳真气浑厚强劲，宗维侠已然受用不浅。他知苦非常敬之在张无忌身后偷袭，那么第三拳上所受的好处将远不止此。

张无忌道："大仁大义四字，如何克当？宗前辈此刻奇经八脉都受剧震，最好立即运气调息，那么练七伤拳时所积下来的毒害，当可在两三年内逐步除去。"

宗维侠自已知道自身毛病，拱手道："多谢，多谢！"当即退在一旁，坐下运功，明知此举甚为不雅，颇失观瞻，但有关生死安危，别的也顾不得了。

张无忌俯下身来，接续唐文亮的断骨，对常敬之道："拿些回阳五龙膏给我。"常敬之从身边取了出来给他。张无忌道："请去向武当派讨一服三黄宝腊丸，向华山派讨一些玉真散来。"常敬之依言讨到，递了给他。张无忌道："贵派的回阳五龙膏中，所用草乌是极好的；武当派三黄宝腊丸中的麻黄、雄黄、藤黄三黄甚是有用，再加上玉真散，唐前辈调养两个月后，四肢当能完好如初。"说着续骨敷药，片刻间整治完毕。

武林各派均有伤科秘药，各有各的灵效，胡青牛医书中写得明明白白。

张无忌料想六大派围攻明教，自是各有携带在身。但旁观的人却愈看愈奇，张无忌接骨手法之妙，非任何名医可及，那是不必说了，何以各派携有何种药物，他也是一清二楚？常敬之抱起唐文亮，神色尴尬的退了下去。唐文亮突然叫道："姓曾的，你治好我的断骨，唐文亮十分感激，日后自当补报。

可是崆峒派和魔教仇深似海，岂能凭你这一点小恩小惠，便此罢手？你要劝架，我们是不听的。你若说我忘恩负义，尽可将我四肢再折断了。"

众人一听，均想："同是崆峒耆宿，这唐文亮却比常敬之有骨气得多了。"

张无忌道："依唐前辈说来，如何才能听在下的劝解？"

唐文亮道："你露一手武功，倘若崆峒派及你不上，那才无话可说。"

张无忌道："崆峒派高手如云，晚辈如何及得上？不过晚辈不自量力，定要做这和事老，只好拼命一试。"四下一望，见广场东首有株高达三丈有余的大松树，枝丫四出，亭亭如盖，便缓步走了过去，朗声道："晚辈学过贵派的一些七伤拳法，倘若练得不对，请崆峒派各位前辈切莫见笑。"各派人众听了，尽皆诧异："这小子原来连崆峒派的七伤拳也会，那是从何处学来啊？"只听他朗声念道："五行之气调阴阳，损心伤肺摧肝肠，藏离精失意恍惚，三焦齐逆兮魂魄飞扬！"

别派各人听到，那也罢了。崆峒五老听到他高吟这四句似歌非歌、似诗非诗的拳诀，却无不凛然心惊。这正是七伤拳的总诀，乃崆峒派的不传之秘，这少年如何知道？他们一时之间，怎想得到谢逊将七伤拳谱抢去后，传了给他。

张无忌高声吟罢，走上前去，砰的一拳击出，突然间眼前青翠晃动，大松树的上半截平平飞出，轰隆一响，摔在两丈之外。地下只留了四尺来长的半截树干，切断处甚是平整。

常敬之喃喃的道："这……这可不是七伤拳啊！"七伤拳讲究刚中有柔，柔中有刚，这震断大树的拳法虽然威力惊人，却显是纯刚之力。他走近一看，不由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但见树干断处脉络尽皆震碎，正是七伤拳练到最深时的功夫。

原来张无忌存心威压当场，倘若单以七伤拳震碎树脉，须至十天半月之后，松树枯萎，才显功力，是以使出七伤拳劲力之后，跟着以阳刚猛劲断树。

那正是仿效当年义父谢逊在冰火岛上震裂树脉、冉以屠龙刀砍断树干的手法。

只听得喝采惊呼之声，各派中此伏彼起，良久不绝。

常敬之道："好！这果然是绝高明的七伤拳法，常某拜服！不过我要请教，曾少侠这路拳法从何处学来？"张无忌微笑不答。唐文亮厉声道："金毛狮王谢逊现在何处？还请曾少侠告知。"他心思较灵，已隐约猜到谢逊与眼前这少年之间当有关系。

张无忌一惊："啊哟不好，我炫示七伤拳功，却把义父带了出来。倘若言明了跟义父之间的渊源，那是摆明和六大派为敌，这和事老便作不成了。"

当即说道："你道贵派失落七伤拳拳谱，罪魁祸首是金毛狮王吗？错了，错了！那一晚崆峒山青阳观中夺谱激斗，贵派有人中了混元功之伤，全身现出血红斑点，下手之人，乃是混元霹雳手成昆。"

当年谢逊赴崆峒山劫夺拳谱，成昆存心为明教多方树敌，是以反而暗中相助，以混元功击伤唐文亮、常敬之二老，当时谢逊不知，后来经空见点破，这才明白。这时张无忌心想成昆一生奸诈，嫁祸于人，我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这又不是说的假话。

唐文亮和常敬之疑心了二十余年，这时经张无忌一提，均想原来如此，不由得对望了一眼，一时说不出话来。宗维侠道："那么请问曾少侠，这成昆现下到了何处？"

张无忌道："混元霹雳手成昆一心挑拨六大派和明教不和，后来投入少林门下，法名圆真。昨晚他混入明教内堂，亲口对明教首脑人物吐露此事。

杨逍先生、韦蝠王、五散人等皆曾听闻。此事千真万确，若有虚言，我是猪狗不如之辈，死后万劫不得超生。"

他这几句话朗朗说来，众人尽皆动容。只有少林派僧众却一齐大哗。

只听一人高宣佛号，缓步而出，身披灰色僧袍，貌相威严，左手握了一串念珠，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他步入广场，说道："曾施主，你如何胡言乱语，一再诬蔑我少林门下？当此天下英雄之前，少林清名岂能容你随口污辱？"

张无忌躬身道："大师不必动怒，请圆真僧出来跟晚辈对质，便知真相。"

空性大师沉着脸道："曾施主一再提及敝师侄圆真之名，你年纪轻轻，何以存心如此险恶？"张无忌道："在下是要请圆真和尚出来，在天下英雄之前分辨是非黑白，怎地存心险恶了？"空性道："圆真师侄是我空见师兄的入室弟子，佛学深湛，除了这次随众远征明教之外，多年来不出寺门一步，如何能是混元霹雳手成昆？更何况圆真师侄为我六大派苦战妖孽，力尽圆寂，他死后清名，岂容你……"

张无忌听到"力尽圆寂"四字时，耳朵中嗡的一声响，脸色登时惨白，空性以后说甚么话，一句也没有听见，喃喃的道："他……他当真死了么？决……决计不会。"

空性指着西首一堆僧侣的尸首，大声道："你自己去瞧罢！"

张无忌走到这堆尸首之前，只见有一具尸体脸颊凹陷、双目翻挺，果然便是投入少林后化名圆真的混元霹雳手成昆，俯身探他鼻息，触手处脸上肌肉冰凉，已然死去多时。张无忌又悲又喜，想不到害了义父一世的大仇人，终于恶贯满盈，丧生于此，胸中热血上涌，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叫道："奸贼啊奸贼，你一生作恶多端，原来也有今日。"

这几下大笑声震山谷，远远传送出去，人人都是心头一凛。

张无忌回过头来，问道："这圆真是谁打死的？"空性侧目斜睨，脸上犹似罩着一层寒霜，并不答话。殷天正本已退在一旁，这时说道："他和小儿野王比掌，结果一死一伤。"

张无忌躬身道："是！"心道："想是圆真中了韦幅王的寒冰绵掌后，受伤不轻，我舅父的掌力也是非同小可，这才当场将他击毙。舅父替我报了这场深仇，那真是再好不过。"走到殷野王身旁，一搭他的脉息，知道生命无碍，便即宽心，说道："多谢前辈！"

空性在一旁瞧着，愈来愈怒，纵声喝道："小子，过来纳命罢！"这几个字轰轰入耳，声若雷震。张无忌愕然回头，道："怎么？"空性大声道："你明知圆真师侄已死，却将一切罪过全都推在他的身上，如此恶毒，岂能饶你？老和尚今日要开杀戒。你是自裁呢，还是非要老和尚动手不可？"

张无忌心下踌躇："圆真伏诛，罪魁祸首遭了应得之报，原是极大喜事，可是从此无人对质，真相反而不易大白，那便如何是好？"正自沉吟，空性踏上几步，右手向他头顶抓将下来，这一抓自腕至指，伸得笔直，劲道凌厉已极。

殷天正喝道："是龙爪手，不可大意！"

张无忌身形一侧，轻飘飘的让了开去。空性一抓不中，次抓随至，这一招来势更加迅捷刚猛。张无忌斜身又向左侧闪避。空性第三抓、第四抓、第五抓呼呼发出，瞬息之间，一个灰袍僧人便似变成了一条灰龙，龙影飞空，龙爪急舞，将张无忌压制得无处躲闪。猛听得嗤的一声响，张无忌横身飞出，右手衣袖已被空性抓在手中，右臂裸露，现出长长五条血痕，鲜血淋漓而下，少林僧众喝彩声中，却夹杂着一个少女的惊呼。

张无忌向惊呼声来处瞧去，只见小昭神色惊恐，叫道："张公子，你……你小心了。"张无忌心中一动："这小姑娘对我倒也真好。"

空性一招得手，纵身而起，又扑将过来，威势非凡。这路抓法快极狠极。

张无忌生平从未见过，一时无策抵御，只得倒退跃开，这一抓便即落空。

空性龙爪手源源而出，张无忌又即纵身后退。两人面对着面，一个扑击。

一个后跃。空性连抓九下，尽皆落空。两人始终相距两尺有余，虽然空性连续急攻，张无忌未有还手余地，但两人轻功上的造诣，却极明显的分了高下。

空性飞步上前，张无忌却是倒退后跃，其间难易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空性始终赶他不上，脚下自早已输得一败涂地。张无忌只须转过身来奔出数步，立即便将他遥遥抛落在后了。

其实张无忌不须转身，纵然倒退，也能摆脱对方的攻击，他所以一直和空性不接不离，始终相距在二三尺间，乃在察看他龙爪手招数中的秘奥，看到第三十七招时，只见他左手疾扑而前，使的又是第八招"拿云式"。他第三十八招双手自上而下同抓，方位虽变，姿式却和第十二招"抢珠式"相同。

这些招式的名称，张无忌自是一无所知，但出手姿式，却每一招都看得分明，记得清楚。

原来那龙爪手只有三十六招，要旨端在凌厉狠辣，不求变化繁多。空性中年之时曾数逢大敌，但只要使出这龙爪手来，无不立占上风，总是在十二招以前便即取胜，自第十三招起，只是自己平时练习，从未在临敌时用过，这一次直使到第三十六招，仍未能制服敌人，那是生平从所未有之事。到第三十七招时，已追得变化前招，寻思："这小子不过轻功高明，身形灵便，一味东躲西闪而已，倘若当真拆招，未必挡得了我十二招龙爪手。"

张无忌这时却已看全了龙爪手三十六式抓法，其本身虽无破绽可寻，但乾坤大挪移法却能在对方任何拳招中造成破绽，只是心下踌躇："此刻我便要取他性命，亦已不难，但少林派威名赫赫，这位空性大师又是少林寺的三大耆宿之一，我若在天下英雄之前将他打败，少林派颜面何存？可是要不动声色的叫他知难而退，这人武功比崆峒诸老高明得太多，我可无法办到。"

正感为难之际，忽听空性喝道："小子，你这是逃命，可不是比武！"

张无忌道：“要比武……”空性乘他开口说话而真气不纯之际，呼呼两招攻出。张无忌纵身飘开，口中说话继续接了下去：“……也成，要是我赢得大师，那便如何？”这几句话中间语气没半分停顿，若是闭眼听来，便跟心平气和的坐着说话一般无异，决不信他在说这三句话之间，已连续闪避了空性的五招快速进攻。

空性道：“你轻功固是极佳，但要在拳脚上赢得我，却也休想。”张无忌道，“过招比武，谁又能逆料胜败？晚辈比大师年轻得多，武艺虽低，气力上可占了便宜。”空性厉声道：“要是我在拳脚之上输了给你，你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张无忌道：“这个可不敢当！晚辈输了，自然听凭大师处分，不敢有半句异言。但若侥幸胜得一招半式，便请少林派退下光明顶。”

空性道：“少林派之事，由我师兄作主，我只管得自己。我不信这龙爪手拾夺不了你这小子。”

张无忌心念一动，已有了主意，说道：“少林派龙爪手三十六招没半分破绽，乃天下擒拿法中的无上绝艺，只不过大师练得还有一点儿不大对。”

空性怒道：“好罢！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我立即回少林寺，终身不出寺门一步！”张无忌道：“那也不必！”

两人如此对答之际，四周众人彩声如雷，越来越是响亮。

原来两人口中说话，手脚身法却丝毫不停，只有愈斗愈快，但说话的语调和平时一模一样，绝无半点停顿气促。当空性说“你轻功固是绝佳”这句话时。呼呼连出两招，说“但要在拳脚上赢得我”那句话时，左手五指急抓而下，说到“却也休想”时，语音威猛，双手颤动，疾拿三招。两人边斗边说，旁观众人的喝彩声始终掩盖不了二人的语音。

张无忌最后说到“那也不必”时，陡然间身形拔起，在空中急速盘旋，连转四个圈子，愈转愈高，又是一个转折，轻轻巧巧的落在数丈之外。众人只瞧得神眩目驰，若非今日亲眼目睹，决不信世间竟能有这般轻功。青翼蝠王韦一笑自负轻功举世莫及，这时也不禁骇然叹服。

张无忌身子落地，空性也已抢到他的身前，却不乘虚追击，大声道：“咱们这就比了吗？”张无忌道：“好，大师请发招。”空性道：“你还是不住倒退么？”张无忌微微笑道：“晚辈若再倒退半步，便算输了。”

明教中杨道、冷谦、周颠、说不得诸人，天鹰教的殷天正、殷野王、李天垣诸人身子难动，眼睛耳朵却一无所碍，听得他如此说法，都是暗吃一惊。

他们个个见多识广，眼见空性僧的龙爪手威猛无涛，便要接他一招，也极不易，张无忌武功虽然了得，但就算能胜，总也得在百余招之后，攻守趋避，如何能不退半步？均觉这句话说得未免过于托大。

只听空性道：“那也不必！赢要赢得公平，输也要输得心服。”一言甫毕，喝道：“接招！”左手虚探，右手挟着一股劲风，直拿张无忌左肩“缺盆穴”，正是一招“拿云式”。

张无忌见他左手微动，便已知他要使此招，当下也是左手虚探，右手直拿对方“缺盆穴”。两人所使招式一模一样，竟无半点分别，但张无忌后发先至，却在一刹那的相差之间占了先着。空性的手指离他肩头尚有两寸，张无忌五根手指已抓到了空性的“缺盆穴”上。空性只觉穴道上一麻，右手力道全失。张无忌手指却不使劲，随即缩回。

空性一呆，双手齐出，使一招“抢珠式”，拿向张无忌左右太阳穴。张无忌仍是后发先至，两手探出，又是抢先一步，拿到了空性的双太阳穴。这太阳穴何等重要，在内家高手比武之际，触手立毙，无挽救的余地。但张无忌手指在他双太阳穴上轻轻一拂，便即圈转，变为龙爪手中的第十六招“捞月式”，虚拿空性后脑“风府穴”。

空性被他拂中双太阳穴时已是一呆，待见他使出“捞月式”，更是惊讶之极，立即向后跃开半丈，喝道：“你……你怎地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爪手？”

张无忌微笑道：“天下武学殊途同归，强分派别，乃是人为，这路龙爪手的擒拿功夫也未必是贵派所独有。”心中却也暗暗佩服，“这龙爪手如此厉害，必是经少林派数百年来千锤百炼，实已可说是不败的武功，我若非也以龙爪手与他对攻，要以别的拳法取胜，确也当真十分艰难。何况我所学过的拳法掌法，比之少林派中的二三流人物尚且不如，怎及得上这位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师？”

空性低头沉思，一时想不通其中道理，说到这龙爪手上的造诣，便是师兄空闻、空智，甚至当年空见师兄，也均及自己不上，何以这少年接连两招，都能后发先至，而且出招的手法劲力、方向部位，更是稳迅兼备，便如有数十年苦练之功一般？

他呆呆不语，广场上千余人的目光一齐凝注在他脸上。适才两人动手过招，倏忽两下，便即分开，除了第一流高手之外，余人都没瞧出谁胜谁败，只是眼见张无忌行若无事，空性却皱起眉头苦苦思索，显然优劣已判。

空性突然间大喝一声，纵身而上，双手犹如狂风骤雨，“捕风式”、“捉影式”、“抚琴式”、“鼓瑟式”、“批亢式”、“　虚式”、“抱残式”、“守缺式”，八式连环，疾攻而至。张无忌神定气闲，依式而为，捕风捉影、抚琴鼓瑟、批亢　虚、抱残守缺，接连八招，招招后发而先至。　　空性神僧这八式连环的龙爪手绵绵不绝，便如是一招中的八个变化一般，快捷无比，哪知他快张无忌更快。每一招都占了先手。空性每出一招，便被逼得倒退一步，退到第七步时，“抱残式”和“守缺式”稳凝如山般使将出来。这两式是龙爪手中最后第三十五、三十六式的招数，一瞥之下，似乎其中破绽百出，施招者手忙脚乱，竭力招架，其实这两招似守实攻，大巧若拙，每一处破绽中都隐伏着厉害无比的陷阱。龙爪手本来走的是刚猛路子，但到了最后两式时，刚猛中暗藏阴柔，已到了返璞还真、炉火纯青的境界。

张无忌一声清啸，踏步而上，抱残守缺两招虚式一带，突然化作一招“拿云式”，中宫直攻而入。

空性大喜，暗想：“终于你着了我道儿。”眼见他一条右臂已陷入重围，再也不能全身而退，当下双掌回击，陡然圈转。呼的一响，往他臂弯上击了下去。空性是有道高僧，见这少年精通少林武艺，生怕他和本门确有渊源，何况先前数招中他明明已抓到自己重穴，都是有意缩手相让，因此这一招便也没下杀手，只求将他右臂震断便算。岂知双掌掌缘刚和他右臂相触，突觉一般柔和而厚重的劲力从他臂上发出，挡住了自己双掌下击。便在此时，张无忌右手五指也已虚按在空性胸口“膻中穴”的周遭。

在这一瞬之间，空性心中登时万念俱灰，只觉数十年来苦练武功、称雄江湖，全成一场幻梦，点了点头，缓缓说道：“曾施主比老钠高明得多了。”

左手抓住右手的五根手指，一施劲力，正要将之折断，突觉左腕上一麻，劲道全然使不出来，正是张无忌的手指在他手腕穴道上轻轻拂过。只听他朗声说道：“晚辈以少林派的龙爪手胜了大师，于少林威名有何妨碍？晚辈若非以少林绝艺和大师对敌，天下再无第二门功夫，能占得大师半点上风。”空性在一时愤激之中，原想自断五指，终身不言武功，听他如此说，但觉对方言语行事，处处对本门十分回护，若非如此，少林派千百年来的威名，可说在自己手中损折殆尽，自己岂非成了少林一派的大罪人？言念及此，不由得对他大是感激，眼中泪光莹莹，合十说道：“曾施主仁义过人，老衲既感且佩。”

张无忌深深一揖，说道：“晚辈犯上不敬，还须请大师恕罪。”

空性微微一笑，说道：“这龙爪手到了曾施主手中，竟然能有如此威力，老衲以前做梦也料想不到，日后有暇，还望驾临敝寺，老衲要一尽地主之谊，多多请教。”本来武林中人说到“请教”两字，往往含有挑战之义，但空性语意诚恳，确是佩服对方武术，自愧不如，有意求教。

张无忌忙道：“不敢，不敢。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晚辈年幼浅学，深盼他日得有机缘求大师指点。”他这几句话发自肺腑，也是说得恳切之极。

空性在少林派中身分极是崇高，虽因生性纯朴，全无治事之才，在寺中不任重要职司，但人品武功，素为僧众推服。少林派中自空智以下见他如此，既觉气沮，对张无忌顾全本派颜面也是暗暗感激，都觉今日之事，本门是决计不能再出手向他索战的了。

空智大师是这次六大派围攻明教的首领，眼见情势如此，心中十分尴尬，魔教覆灭在即，却给这一个无名少年插手阻挠，倘若便此收手，

岂不被天下豪杰笑掉了牙齿？一时拿不定主意，斜眼向华山派的掌门人神机子鲜于通使了个眼色。

鲜于通足智多谋，是这次围攻明教的军师，见空智大师使眼色向自己求救，当即折扇轻挥，缓步而出。

张无忌见来者是个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士，眉目清秀，俊雅潇洒，心中先存了三分好感，拱手道："请了，不知这位前辈有何见教。"鲜于通尚未回答，殷天正道："这是华山派掌门鲜于通，武功平常，鬼计多端。"张无忌一听到鲜于通之名，暗想："这名字好熟，甚么时候听见过啊？"只见鲜于通走到身前一丈开外，立定脚步，拱手说道："曾少侠请了！"张无忌还礼道："鲜于掌门请了。"

鲜于通道："曾少侠神功盖世，连败崆峒诸老，甚且少林神僧亦甘拜下风，在下佩服之至。不知是哪一位前辈高人门下，调教出这等近世罕见的少年英侠出来？"

张无忌一直在思索甚么时候听人说起过他的姓名，对他的问活没有置答。

鲜于通仰天打个哈哈，朗声说道："不知曾少侠何以对自己的师承来历，也有这等难言之隐？古人言道：'见贤思齐，见不贤……'"

张无忌听到"见贤思齐"四字，猛地里想起"见死不救"来，登时记起，五年前在蝴蝶谷中之时，胡青牛曾对他言道：华山派的鲜于通害死了他妹子。

当时张无忌小小的心灵之中曾想："这鲜于通如此可恶，日后倘若不遭报应，老天爷哪里还算有眼？"一凝神之际，将胡青牛的说话清清楚楚的记了起来："一个少年在苗疆中了金蚕蛊毒，原本非死不可，我三日三夜不睡，耗尽心血救治了他，和他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哪知后来他却害死了我的亲妹子……唉，我那苦命的妹子……我兄妹俩自幼父母见背，相依为命。"胡青牛说这番话时，那满脸皱纹、泪光莹莹的哀伤情状，曾令张无忌心中大是难过。胡青牛又说，后来曾数次找他报仇，只因华山派人多势众，鲜于通又狡猾多智，胡青牛反而险些命丧他手。

他想到此处，双眉一挺，两眼神光炯炯，向鲜于通直射过去，又想起鲜于通曾有个弟子薛公远，被金花婆婆打伤后自己救了他的性命，哪知后来反而要将自己煮来吃了，这两师徒恩将仇报，均是卑鄙无耻的奸恶之徒，薛公远已死，眼前这鲜于通却非好好惩戒一番不可，当下微微一笑，说道："我又没在苗疆中过非死不可的剧毒，又没害死过我金兰之交的妹子，哪有甚么难言之隐？"

鲜于通听了这句话，不由得全身一颤，背上冷汗直冒。当年他得胡青牛救治性命后，和胡青牛之妹胡青羊相恋。胡青羊以身相许，竟致怀孕，哪知鲜于通后来贪图华山派掌门之位，弃了胡青羊不理，和当时华山派掌门的独生爱女成亲。胡青羊羞愤自尽，造成一尸两命的惨事。这件事鲜于通一直遮掩得密不通风，不料事隔十余年，突然被这少年当众揭了出来，如何不令他惊惶失措？当下便起毒念："这少年不知如何，竟会得知我的阴私，非下辣手立即除了不可，决不能容他多活一时三刻，否则给他张扬开未，那还了得？"霎时之间镇定如恒，说道："曾少侠既不肯见告师承，在下便领教曾少侠的高招。咱们点到即止，还盼手下留情。"说着右掌斜立。左掌便向张无忌肩头劈了下来，朗声道："曾少侠清！"竟不让张无忌再有说话的机会。

张无忌知他心意，随手举掌轻轻一格，说道："华山派的武艺高明得很，领不领教，都是一般。倒是鲜于掌门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功夫，却是人所不及……"

鲜于通不让他说下去，立即扑上贴身疾攻，使的是华山派绝技之一的七十二路"鹰蛇生死搏"。他收拢折扇，握在右手，露出铸作蛇头之形的尖利扇柄，左手使的则是鹰爪功路子；右手蛇头点打刺戳，左手则是擒拿扭勾，双手招数截然不同。这路"鹰蛇牛死搏"乃华山派已传之百余年的绝技，鹰蛇双式齐施，苍鹰矫矢之姿，毒蛇灵动之势，于一式中同时现出，迅捷狠辣，兼而有之。可是力分则弱，这路武功用以对付常人，原能使人左支右绌，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张无忌只接得数招，便知对方招数虽精，劲力不足，比之空性神僧可差得远了，当下随手拆接，说道："鲜于掌门，在下有一件不明之事请教，你当年身中剧毒，已是九死一生，人家拚着三日三夜不睡，竭尽心力的给你治好了，又和你义结金兰、待你情若兄弟。为甚么你如此狠心，反而去害死了他的妹子？"

鲜于通无言可答，张口骂道："胡……"他本想骂："胡说八道"，跟对方强辩。他素以言辞便给、口齿伶俐著称武林，耳听得张无忌在揭自己的疮疤，便想捏造一番言语，不但遮掩自己的失德，反而诬陷对方，待张无忌愤怒分神，便可乘机暗下毒手，眼见到张无忌胜过空性神僧的身手，自己上场之前就没盼能在武功上胜过了他。

哪知刚说了一个"胡"字，突然间一股沉重之极的掌力压将过来，逼在他的胸口，鲜于通喉头气息一沉，下面那"……说八道"三个字便咽回了肚中，霎时之间，只觉肺中的气息便要被对方掌力挤逼出来，急忙潜运内功，苦苦撑持，耳中却清清楚楚的听得张无忌说道："不错，不错！你倒记得是姓'胡'的，为甚么说了个'胡'字，便不往下说呢？胡家小姐给你害得好惨，这些年来，你难道不感内疚么？"鲜于通窒闷难当，呼吸便要断绝，急急连攻三招。张无忌掌力一松，鲜于通只感胸口轻了，忙吸了口长气，喝道："你……"但只说了个"你"字，对方掌力又逼到胸前，话声立断。

张无忌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是就是，非就非，为甚么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蝶谷医仙胡青牛先生当年救了你的性命，是不是？他的亲妹子是给你亲手害死的，是不是？"他不知胡青牛之妹子如何被害，无法说得更加明白，但鲜于通却以为自己一切所作所为，对方已全都了然于胸，又苦于言语无法出口，脸色更加白了。

旁观众人素知鲜于通口若悬河，最擅雄辩，此刻见他脸有愧色，在对方严词诘责之下竟然无言以对，对张无忌的说话不由得不信。张无忌以绝顶神功压迫他的呼吸，除了鲜于通自己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之外，旁人但见张无忌双掌挥舞，拆解鲜于通的攻势，偶尔则反击数掌，纵是各派一流高手，也瞧不破其中的秘奥。华山派中的诸名宿、门人眼见掌门人如此当众出丑，被一个少年骂得狗血淋头，却无一句辩解，人人均感羞愧无地。另有一干人知道鲜于通诡计多端，却以为他暂且隐忍，稍停便有极厉害的报复之计。

只听张无忌又大声斥道："咱们武林中人，讲究有恩报恩、有怨报怨，那蝶谷医仙是明教中人，你身受明教的大恩，今日反而率领门人，前来攻击明教。人家救你性命，你反而害死他的亲人，如此禽兽不如之人，亏你也有脸面来做一派的掌门！"他骂得痛快淋漓，心想胡先生今日若是在此，亲耳听到我为他伸怨雪恨，当可一吐心中的积愤，眼下骂也骂得够了，今日不能伤他的性命，日后再找他算帐，当下掌力一收，说道："你既自知羞愧，那便暂且寄下你颈上的人头。"

鲜于通突然间呼吸畅爽，喝道："小贼，一派胡言！"折扇柄向着张无忌面门一点，立即向旁跃开。张无忌鼻中突然闻到一阵甜香，登时头脑昏眩，脚下几个踉跄，但觉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舞……

鲜于通喝道："小贼，教你知道我华山绝艺'鹰蛇生死搏'的厉害！"

说着纵身上前，左手五指向张无忌右腋下的"渊腋穴"上抓了下去。他只道这一把抓落，张无忌已绝无反抗之能，哪知着手之处，便如抓到了一张滑溜溜的大鱼皮，竟使不出半点劲道。但听得华山派门人弟子彩声雷动："鹰蛇生死搏今日名扬天下！""华山鲜于掌门神技惊人！""教你这小贼见识见识货真价实的武功！"

张无忌微微一笑，一口气向鲜于通鼻间吹了过去。鲜于通陡然闻到一股甜香，头脑立时昏晕，这一下当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张口待欲呼唤。张无忌左手在他双脚膝弯中一拂。鲜于通立足不定，扑地跪倒，伏在张无忌面前，便似磕拜求饶一般。

这一下变故人人大出意料之外，眼见张无忌已然身受重伤，摇摇欲倒，哪知一刹那间，变成鲜于通跪在他的面前，难道他当真有妖法不成？

张无忌弯下腰去，从鲜于通手中取过折扇，朗声说道："华山派自负名门正派，真料不到居然还有一手放蛊下毒的绝艺，各位请看！"说着轻轻一挥，打开折扇，只见扇上一面绘的是华山绝峰，千仞叠秀，翻将过来，另一面写着郭璞的六句"太华赞"："华岳灵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浆。其谁游之？龙驾云裳。"张无忌折拢扇子，说道："谁知道这把风雅的扇子之中，竟藏着一个卑鄙阴毒的机关。"说着走到一棵花树之前，以扇柄对着鲜花挥了几下，片刻之间，花瓣纷纷萎谢，树叶也渐转淡黄。

众人无不骇然，均想："鲜于通在这把扇中藏的不知是甚么毒药，竟这等厉害？"

只听得鲜于通伏在地下，犹如杀猪般的惨叫，声音凄厉，撼人心弦，“啊……啊……”的一声声长呼，犹如有人以利刃在一刀刀刺到他身上。本来以他这等武学高强之士，便真有利刃加身，也能强忍痛楚，决不致当众如此大失身分的呼痛。他每呼一声，便是削了华山派众人的一层面皮。只听他呼叫几声，大声道：“快……快杀了我……快打死我罢……”

张无忌道：“我倒有法子给你医治，只不知你扇中所藏的是何毒物。不明毒源，那就难以解救了。”

鲜于通叫道：“这……这是金蚕……金蚕蛊毒……快……快打死我……啊……啊……”

众人听到“金蚕蛊毒”四字，年轻的不知厉害，倒也罢了，各派耆宿却尽皆变色，有些正直之士已大声斥责起来。原来这“金蚕蛊毒”乃天下毒物之最，无形无色，中毒者有如千万条蚕虫同时在周身咬啮，痛楚难当，无可形容。武林中人说及时无不切齿痛恨。这蛊毒无迹象可寻，凭你神功无敌，也能被一个不会半点武功的妇女儿童下了毒手，只是其物难得，各人均只听到过它的毒名，此刻才亲眼见到鲜于通身受其毒的惨状。

张无忌又问：“你将金蚕蛊毒藏在折扇之中，怎会害到了自己？”鲜于通道：“快……杀了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到这里，伸手在自己身上乱抓乱击，满地翻滚。张无忌道：“你将扇中的金蚕蛊毒放出来害我，却被我用内力逼了回来，你还有甚么话说？”

鲜于通尖声大叫：“是我自己作孽……我自作孽……”伸出双手扼在自己咽喉之中，想要自尽，但中了这金蚕蛊毒之后。全身已无半点力气，拼命将额头在地下碰撞，也是连面皮也撞不破半点。这毒物令中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偏偏又神智清楚，身上每一处的痛楚加倍清楚的感到，比之中者立毙的毒药，其可畏可怖，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鲜于通在苗疆对一个苗家女子始乱终弃，那女子便在他身上下了金蚕蛊毒。但仍盼他回心转意，下的分量不重，以便解救。鲜于通中毒后当即逃出。他也真工于心计，逃出之时，竟偷了那苗家女子的两对金蚕，但逃出不久便即瘫倒。恰好胡青牛正在苗疆采药，将他救活。鲜于通此后依法饲养金蚕，制成毒粉，藏在扇柄之中。扇柄上装有机括，一加揿按，再以内力逼出，便能伤人于无形。他适才一动手便即受制，内力使发不出，直到张无忌撒手相让，他立即使出一招“鹰扬蛇窜”，扇柄虚指，射出蛊毒。

幸得张无忌内力深厚无比，临危之际屏息凝气，反将毒气喷回，只要他内力稍差，那么眼前在地下辗转呼号之人，便不是鲜于通而是他了。他熟读王难姑的“毒经”，深知这金蚕蛊毒的厉害，暗中早已将一口真气运遍周身，察觉绝无异状，这才放心，眼前鲜于通如此痛苦，不禁起了恻隐之心，但想：“救是可以相救，却要他亲口吐露自己当年的恶行。”朗声道：“这金蚕蛊毒救治之法，我倒也懂得、只是我问你甚么，你须老实回答，若有半句虚言，我便撒手不理，任由你受罪七日七夜，到那时肉腐见骨，滋味可不好受。”

鲜于通身上虽痛，伸志却极清醒，暗想：“当年那苗家女子在我身上下了此毒之后，也说要我苦受折磨七日七夜之后，这才肉腐见骨而死，怎地这小子说得一点不错？”可是仍不信他会有蝶谷医仙胡青牛的神技，能解此剧毒，说道：“你……救不了我的……”

张无忌微微一笑，倒过折扇，在他腰眼中点了一点，说道：“在此处开孔，倾入药物后缝好，便能驱走蛊毒。”鲜于通忙不迭的道：“是，是！一点儿也……也……不错。”张无忌道：“那么你说罢，你一生之中，做过甚么亏心事。”鲜于通道：“没……没有……”张无忌双手一拱道，“请了！

你在这儿躺七天七夜罢。”鲜于通忙道：“我……我说……”可是要当众述说自己的亏心事，究是大大的为难，他嗫嚅半晌，终于不说。

突然之间，华山派中两声清啸，同时跃出二人，一高一矮，年纪均已五旬有余，手中长刀闪耀，纵身来到张无忌身前。那身矮老者尖声说道：“姓曾的，我华山派可杀不可辱，你如此对付我们鲜于掌门，非英雄好汉所为。”

张无忌抱拳说道：“两位尊姓大名？”那矮小老者怒道：“谅你也不配问我师兄弟的名号。”俯下身来，左手便去抱鲜于通。张无忌拍出一掌，将他逼退一步，冷冷的道：“他周身是毒，只须沾上一点，便和他一般无异，阁下还是小心些罢！”

那矮小老者一怔，只吓得全身皆颤，却听鲜于通叫道：“快救我……快救我……白垣白师哥，是我用这金蚕蛊毒害死的，此外再也没有了，再也没亏心事了。”

他此言一出，那高矮二老以及华山派众人一齐大惊。矮老者问道：“白垣是你害死的？此言可真？你怎说他死于明教之手？”

鲜于通叫道：“白……白师哥……求求你，饶了我……”他一面惨叫，一面不住的磕头求告，叫道：“白师哥……你死得很惨，可是谁叫你当时那么狠狠逼我……你要说出胡家小姐的事来，师父决不能饶我，我……我只好杀了你灭口啊。白师哥……你放了我……你饶了我……”双手用力扼迫自己的喉咙，又道：“我害了你，只好嫁祸于明教，可是……可是……我给你烧了多少纸钱，又给你做了多少法事，你怎么还来索我的命？你的妻儿老小，我也一直给你照顾……他们衣食无缺啊。”

此刻日光普照，广场上到处是人，但鲜于通这几句哀求之言说得阴风惨惨，令人不寒而栗，似乎白垣的鬼魂真的到了身前一般。华山派中识得白垣的，更是惊惧。张无忌听他如此说，却也大出意料之外，本来只要他自承以怨报德、害死胡青牛之妹，哪知他反而招供害死了自己的师兄。却不知胡青羊虽是因他而死，毕竟是她自尽，鲜于通薄幸寡德，心中一直也未觉如何惭愧，白垣却是他亲手加害。当时白垣身中金蚕蛊毒后辗转翻滚的惨状，今日他一一身受，脑海中想到的只是。“白垣”两字，又惊又痛之下，便像见到白垣的鬼魂前来索命。

张无忌也不知那白垣是甚么人，但听了鲜于通的口气，知他将暗害白垣的罪行推在明教的头上，华山派所以参与光明顶之役，多半由此而起，朗声说道：“华山派各位听了，白垣白师父并非明教所害，各位可错怪了旁人。”

那高大老者突然举刀，疾往鲜于通头上劈落。张无忌折扇伸出，在他刀上一点，钢刀荡开，拍的一下，掉在地下，直插入士里一尺有余。那高老者怒道：“此人是本派叛徒，我们自己清理门户，你何必插手干预？”张无忌道：“我已答应治好他身上蛊毒，说过的话可不能不算。贵派门户纷争，尽可待回归华山之后，慢慢清理不迟。”

那矮老者道：“师弟，此人之言不错。”飞起一脚，踢在鲜于通背心“大椎穴”上，这一脚既踢中了他穴道，又将他踢得飞了起来，直掼出去，拍挞一声，摔在华山派众人面前。

鲜于通穴道上受踢，虽然全身痛楚不减，却已叫喊不出声音，只是在地下挣扎扭动。他自有亲信的门人弟子，但均怕沾到他身上剧毒，谁也不敢上前救助。

那矮老者向张无忌道：“我师兄弟是鲜于通这家伙的师叔，你帮我华山派弄明白了门户中的一件大事，令我白垣师侄沉冤得雪，谢谢你啦！”说着深深一揖。那高老者跟着也是一揖。张无忌急忙还礼，道：“好说，好说。”

矮老者举刀虚砍一刀，厉声道：“可是我华山派的名声，却也给你这小子当众毁得不成模样，我师兄弟跟你拼了这两条老命！”高老者也道：“我师兄弟跟你拼了这两条老命。”敢情他身材虽然高大，却是唯那矮老者马首是瞻，矮老者说甚么，他便跟着说甚么。

张无忌道：“华山派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偶尔出一个败类，不碍贵派威名。武林中不肖之徒，各大门派均在所难免，两位何必耿耿于怀？”高老者道：“依你说是不碍的？”张无忌道：“不碍的。”高老者道：“师哥，这小子说是不碍的，咱们就算了罢！”他对张无忌颇存怯意，实是不敢和他动手。

矮老者厉声道：“先除外侮，再清门户。华山派今日若是胜不得这小子，咱们岂能再立足于武林之中？”高老者道：“好！喂，小子，咱们可要两个打你一个了。你要是觉得不公平，那便乘早认输了事。”矮老者眉头一皱，喝道：“师弟，你……”

张无忌接口道：“两个打我一个，那再好也没有了，倘若你们输了，可不能再跟明教为难。”高老者大喜，大声道：“咱们两个打你一个，那你决计活不了。我师兄弟有一套两仪刀法。变化莫侧，联刀攻敌，万夫莫当。我就只担心你定要单打独斗，一个对一个。你既肯一个对我们两个，那是输定了，说过的话可不许反悔。”张无忌道：“我决不反悔便是，老前辈刀下留情。”高老音道：“我刀下是决不容情的，我们这路两仪刀法一施展，越来越凌厉，那可没甚么客气。我瞧你这小子人也不坏，砍死了你，倒怪可怜的……”

矮老者怒喝：“师弟，少说一句成不成？”高老者道：“少说一句，当然可以。不过我是先行提醒他，叫他留神，咱师兄弟这套两仪刀法，乃是反两仪，式式不依常规……”矮老者厉声喝道：“住口！”转头向张无忌道：“请接招！”挥刀便砍了过去。张无忌举起鲜于通那柄

折扇，按在他刀背上一引。高老者大声叫道：“喂，喂！不成，不成！这个样子，咱们宁可不比。”

张无忌道：“怎么？”高老者道：“这把扇子中有毒，不小心溅了开来，可不是玩的。”

张无忌道：“不错，这种剧毒之物，留在世上只有害人。”右手食中两根手指挟住扇柄，往下一掷，那扇子嗤的一声，直没入土中，地下仅余一个小孔。这一手神功，广场之上再无第二人能办得到，众人忍不住都大声喝起彩来。

高老者将单刀挟在腋下，双手用力鼓掌，说道：“你快去取一件兵刃来罢。”

张无忌本来不愿当众炫耀，不过今日局面大异寻常，若不显示神功，艺压当场，要想六大派人众就此罢手，回归中原，那可是千难万难，便道：“前辈看我用甚么兵刃的好？”高老者伸出手去，在他肩头拍了两拍，笑道：“你这娃儿倒也有趣，你爱用甚么兵刃，居然问起我来了。”张无忌知他这么拍几下不过是老人家喜欢少年人的表示，并无恶意。但旁观众人却都吃了一惊，心想两人对敌过招，一个人随随便便的伸手去拍敌手肩膀，对方居然并不闪避，倘若那高老者手上使劲，或是乘机拍中他的穴道，岂非不用比武，便分胜败？却不知张无忌有神功护身，高老者倘若忽施暗算，也决计伤他不到。

高老者笑道：“我叫你用甚么兵刃，你便听我的话么？”张无忌微笑道：“可以。”高老者笑道：“你这娃儿武艺很好，十八般兵刃，想是件件皆能的了。要你空手和我们两个老人家过招，又说不过去。”张无忌笑道：“空手也不妨的。”

高老者游目四周，想要找一件最不称手的兵刃给他，突然看到广场左角放着几块大石，便道：“我让你也占些便宜，用件极沉重的兵刃。”说着向着几块大石一指，呵呵大笑。

这些大石每块总有二三百斤，力气小些的连搬也搬不动，何况长期来给人当作凳坐，四周光溜溜的，无可着手之处，怎能作为兵刃？高老者原意是出个难题，开开玩笑，最好对方给挤兑住了，知难而退，比武之事就此作罢。

不料张无忌微微一笑，说道：“这件兵刃倒也别致，老前辈是考我的功夫来着。”说着走到石块之前，左手伸出，抄起一块大石，托在手里，说道：“两位请！”话声甫毕，连身带石一跃而起，纵到了两个老者的身前。

众人只瞧得张大了口，连喝彩也忘记了。高老者伸手猛拉胡子，叫道：“这……这个可是奇哉怪也！”矮老者知道今日实是遇上了生平从所未遇的大敌，当下稳步凝气，注视对手，说道：“有僭了！”青光闪动，身随刀进，直攻张无忌右臂。高老者道：“师哥，真打吗？”矮老者道：“还有假的？”

钢刀兜了半个圈子，方向突变，斜劈张无忌肩头。

张无忌旁退让开，只见斜刺里青光闪耀，高老者挥刀砍来。张无忌喝道：“来得好！”横过石头一挡，当的一声响，这一刀砍在石上，火花四溅，石屑纷飞。张无忌举起大石，顺势推了过去。高老者叫道：“啊哟，这是‘顺水推舟’，你使大石头也有招数么？”

矮老者大声喝道：“师弟，‘混饨一破’！”挥刀从背后反划了个弧形，弯弯曲曲的斩向张无忌。高老者接口道：“太乙生萌，两仪合德……”矮老者接口道：“日月晦明。”两人口中呼喝，刀招源源不绝的递出。张无忌施展九阳神功，将大石托在手里运转如意。高矮二老使开了反两仪刀法，刀刀狠辣，招招沉猛，但张无忌手中这块石头实在太大，只须梢加转侧，便尽数挡住了二老砍劈过来的招数。高老者大叫：“你兵刃上占的便宜太多，这般打法实在不公平。”

张无忌笑道：“那么不用这笨重兵器也成。”突然将大石往空中抛去，二老情不自禁的抬头一看，岂知便这么微一疏神，后颈穴道已同时被对手抓住，登时动弹不得。张无忌身子向后弹出，大石已向二老头顶压将下来。

众人失声惊呼声中，张无忌纵身上前，左掌扬出，将大石推出丈余，砰的一声，落在地下，陷入泥中有几尺余。他伸手在二老肩头轻轻拍了几下，微笑道：“得罪了！晚辈跟两位开个玩笑。”他这么一拍，高矮老者被封的穴道登时解了。

矮老者脸如死灰，叹道：“罢了，罢了！”高老者却摇头道：“这个不算。”张无忌道：“怎么不算？”高老者道：“你不过力气大，搬得起大石头，可不是在招数上胜了我哥儿俩。”张无忌道：“那么咱们再比。”高老者道：“再比也可以，不过得想个新鲜法儿才成，否则净给你占便宜，我们输了也不心服，你说是不是？”张无忌点头道：“是！”

小昭一直注视着场中的比拚，这时伸手刮着脸皮，叫道：“羞啊，羞啊！

胡子一大把，自己老占便宜，反说吃亏。”她手指上下移动，手腕上的铁链便叮当作响，清脆动听。

高老者哈哈一笑，说道：“常言说得好：吃亏就是便宜。我老人家吃过的盐，还多过你吃的米。我走过的桥，长过你走的路。小丫头叽叽喳喳甚么？”

回头对张无忌道：“要是你不服，那就不用比了。反正这一回较量你没有输，我们也没赢，双方扯了个直。再过三十年，大家再比过也不迟……”矮老者听他越说越是胡混，自己师兄弟二人说甚么也是华山派的耆宿，怎能如此耍赖，当即喝道：“姓曾的，我们认栽了，你要怎般处置，悉听尊便。”张无忌道：“两位请便。在下只不过斗胆调处贵派和明教的过节，实是别无他意。”

高老者大声道：“这可不成！还没说出新鲜的比武主意，怎么你就打退堂鼓了？这不是临阵退缩、望风披靡么？”矮老者皱眉不语，他知这个师弟虽然说话疯疯癫癫，但靠了一张厚脸皮，往往说得对方头昏脑胀，就此转败为胜。今日在天下众英雄之前施此伎俩，原是没甚么光彩，然而如果竟因此而胜得张无忌，至少功过可以相抵。

张无忌道：“依前辈之意，该当如何？”高老者道：“咱们华山派这套‘反两仪刀法’的绝艺神功，你是尝过味道了。想来你还不知昆仑派有一套‘正两仪剑法’，变化之精奇奥妙，和华山派的刀法可说是一时瑜亮，各擅胜场。倘若刀剑合壁，两仪化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相调，水火互济，唉……”

说到这里，不住摇头，缓缓叹道：“威力太强，威力太强！你是不敢抵挡的了！”

张无忌转头向着昆仑派，说道：“昆仑派哪位高人肯出来赐教？”高老者抢着道：“昆仑派中除了铁琴先生夫妇，常人也不配和我师兄弟联手。就不知何掌门有这胆量没有？”

众人都是一乐：“这老儿说他傻，却不傻，他要激得昆仑派两大高手下场相助。”

何太冲和班淑娴对望了一眼，都不知这高矮二老是甚么人，他们是掌门人鲜于通的师叔，班辈甚高，想必平时少在江湖上行走，自己又僻处西域，是以不识。夫妻二人均想：“这两个老儿斗不过那姓曾的少年，便想拉我们赶这淌浑水。一起胜了，他们脸上也有光彩。”只听那高老者道：“昆仑派何氏夫妇不敢和你动手，那也难怪。他们的正两仪剑法虽然还不错，但失之呆滞，比起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来，本来稍逊一筹两筹。”

班淑娴大怒，纵身入场，指着高老者道：“阁下尊姓大名？”高老者道：“我也姓何，何夫人请了。”这两句话显是捡了个现成便宜。旁边许多人都笑了出来。

班淑娴是昆仑派的“太上掌门”，连何太冲也忌她三分，数十年来在昆仑山下颐指气使惯了，数百里方圆之内，俨然女王一般，如何能受这等奚落取笑？突然间嗤的一声响，挺剑直向高老者左肩刺去。这一下拔剑出招的手法迅捷无伦，在一瞬之前，还见她两手空空，柳眉微竖，一瞬之后，已是长剑在手，剑尖离高老者肩头不及半尺。高老者一惊之下，回刀横挥，当的一响，刀剑相交，在千钧一发之际格开了。班淑娴使的是一招“金针渡劫”，那高老者使的却是一招“万劫不复”，一正一反，均是施发了两仪术数中的极致。莫看那高老者在张无忌手下缚手缚脚，似是功夫平庸，实则他刀法上的造诣确是不同凡响。

两人刀剑相交，各自退开一步，不禁一怔，心中均十分佩服对方这一招的精妙。两人派别不同，武功大异，生乎从未见过面，但一招之下，发觉自己这套武功和对方若合符节，配合得天衣无缝，犹似一个人一生寂寞，突然间遇到了知己般的喜欢。

班淑娴忍不住想：“他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果然了得，若和他联手攻敌，当可发挥天下兵刃招数中的极诣。”跟着又想：“华山派这两个

家伙不是这少年的对手，我昆仑派跟他动手，也无取胜把握。我们若就此下场，那是昆仑、华山两派四大高手合战一个无名少年，未免太失身分，然而这是华山派想出来的主意。”当下回头向何太冲叫道：“喂，你过来！”

何太冲虽对妻命不敢有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仍要摆足掌门人的架子，“哼”的一声，缓缓站起。四名小童前导，一捧长剑，一捧铁琴，另外两名各持拂尘。五人走到广场中心，捧剑小童双手端剑过顶，躬身呈上，何太冲接了，四名小童躬身退下。

班淑娴道：“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招数上倒也不算含糊。”高老者嬉皮笑脸的道：“多蒙赞赏。”班淑娴横了他一眼，说道：“咱们四个就拿这小娃儿喂喂招，切磋一下昆仑、华山两派的武功。”

她说着回过头来，突然“咦”的一声，瞪着张无忌道：“你……你……”

她和张无忌分手不过五年，虽然他在这五年中自孩童成为少年，身材长高了，但面目依稀还是相识。

张无忌道：“咱们从前的事，要不要一切都说将出来？我是曾阿牛。”

班淑娴当即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不愿以真姓名示人，如果自己将他揭破，那么他夫妇恩将仇报的种种不德情事，他也要当众宣布了，当下长剑一举，说道：“曾少侠武功大进，可喜可贺，还请出手指教。”言下显然是说，咱们只比武艺，不涉旧事。张无忌微微一笑，道：“久仰贤夫妻剑法通神，尚请手下留情。”何太冲说道：“曾少侠用甚么兵刃？”

张无忌一见到他，便想起那对会吸毒的金冠银冠小蛇。他摔入绝谷后，这对小蛇因无毒物为食，竟致生生饿死，跟着又想起他在武当山上逼死自己父母、逼迫自己和杨不悔吞服毒酒、将自己打得目青鼻肿，一把将自己掷向山石，若不是杨道正好在旁及时出手相救，自己这时尸骨早朽，还说甚么做鲁仲连、做和事老？自己好心救了他爱妾性命，他却如此恩将仇报，一再加害。

他想到此处，怒气上冲，心道：“好何太冲，那一天你打得我何等厉害，今日我虽不能要了你的性命，至少也得狠狠打你一顿，出了当日这口恶气。”

只见何太冲夫妇和华山派的高矮二老分站四角，两刀双剑在日光下闪烁不定，突然间双臂一振，身子笔直跃起，在空中轻轻一个转折，扑向西首一棵梅树，左手一探，折了一枝梅花下来，这才回身落地。

他手持梅花，缓步走入四人之间，高举梅枝，说道：“在下便以这梅枝当兵刃，领教昆仑、华山两派的高招。”那梅枝上疏疏落落的生着十来朵梅花，其中半数兀自含苞未放。众人听他如此说，都是一惊：“这梅枝一碰即断，怎能和对方的宝剑利刀较量？”

班淑娴冷笑道：“很好，你是丝毫没将华山、昆仑两派的功夫放在眼下了？”

张无忌道：“我曾听先父言道，当年昆仑派前辈何足道先生，琴剑棋三绝，世称‘昆仑三圣’。只可惜咱们生得太晚，没能瞻仰前辈的风范，实力憾事。”这几句话人人部听得出来，他大赞昆仑派的前辈，却将眼前的昆仑人物瞧得不堪一击。

猛听得昆仑派中一人声如破锣的大声喝道：“小贼种，你有多大能耐，竟敢对我师父、师叔无理？”喝声未毕，一个满腮虬髯的道人从人丛中窜了出来，挺剑猛向张无忌背心刺去。这道人身法极快，这一剑虽似事先已有警告，但剑招迅捷，实和偷袭殊无分别。

张无忌竟不转身，待剑尖将要触及背心衣服，左足向后翻出，压下剑刃，顺势踏落，将长剑踹在地下。那道人用力一抽，竟然纹丝不动。张无忌缓缓回过头来，看这个道人时，原来是他初回中原、在海船中遇到过的西华子，此人性子暴躁，曾一再对张无忌的母亲殷素素口出无礼之言。张无忌心中一酸，说道：“你是西华子道长？”

西华子满脸胀得通红，并不答话，只是竭力抽剑。张无忌左脚突然松开，脚底跟着在剑刃上一点。西华子没料到他会陡然松脚，力道用得猛了，一个踉跄，向后硬跌。凭着他的武功修为，这一下虽然出其不意，但立时便可拿桩站定，不料刚使得个“千斤坠”，猛地里剑上一股极强的力道传来，将他身子一推，登时一屁股坐倒，绝无抗御的余地，跟着听得叮叮叮的几声清脆响声，手中长剑寸寸断绝，掌中抓着的只余一个剑柄。

西华子惊愧难当，他是班淑娴亲传的弟子，因此叫班淑娴师父，而叫何太冲为“掌门师叔”，一瞥眼间，只见师父满脸怒色，心知自己这一下丢了师门极大的脸面，事过之后必受重责，不禁更是惶恐，忙一跃站起，喝道：“小贼种……”

张无忌本想就此让他回去，但听他骂到“小贼种”三字，那是辱及了父母，手中梅枝在他身上一掠，已运劲点了他胸腹间三处要穴，对高矮二老和何氏夫妇道：“请进招罢！”

班淑娴对西华子低声喝道：“走开！丢的人还不够么？”西华子道：“是！”

可是竟不移步。班淑娴怒道：“我叫你走开，听见没有？”西华子道：“是！是！师父，是！”口中十分恭谨，却仍是不动。班淑娴怒极，心想这家伙干么不听起话来了？原来张无忌拂穴的手法快极，班淑娴眼光虽然敏锐，却万万想不到他的劲力可借柔物而传，梅枝的轻轻一拂，无殊以判官笔连点穴道，当下伸手在西华子肩头重重一推，喝道：“站开些，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西华子道：“是，师父，是！”身子平平向旁移开数尺，手足姿式却半点没变，就如是一尊石像被人推了一掌一般。这么一来，班淑娴和何太冲才知他已在不知不觉间被张无忌点了穴道，心下暗自骇然。何太冲伸手去西华子腰胁推拿数下，想替他解开穴道。哪知劲力透入，西华子仍是一动不动。

张无忌指着倚靠在杨道身旁的杨不悔道：“这个小姑娘，五年前被你们封了穴道，强灌毒酒，我无法给他解开，今日令徒也是一般。贵我两派的点穴手法不同，那也不足为异。”

众人听他这么说，眼光都射向杨不悔身上，见她现下也不过是个稚龄少女，五年之前自是更加幼小，何太冲夫妇以一派掌门之尊，竟然这般欺负一个小姑娘，实在太失身分。

班淑娴见众人眼色有异，心想多说旧事有何好处，挺剑便往张无忌眉心挑去。便在同时，何太冲长剑指向张无忌后心，跟着华山派高矮二老的攻势也即展开。

张无忌身形晃动，从刀剑之间窜了开去，梅枝在何太冲脸上掠过。何大冲斜剑刺他腰胁。张无忌左手食指弹向矮老者的单刀，梅枝扫向何太冲的长剑。何太冲剑身微转，剑锋对准梅枝削去，心想你武功再高，木质的树枝终不能抵挡我剑锋之一削。哪知张无忌的梅枝跟着微转，平平的搭在剑刃之上，一股柔和的劲力送出，何太冲的长剑直荡了开去，当的一响，刚好格开了高老者砍来的一刀。

高老者叫道：“啊哈，何太冲，你倒戈助敌么？”何太冲脸上微微一红，不能自认剑招被敌人内劲引开，只说：“胡说八道！”狠狠一剑，疾向张无忌刺去。

何太冲出招攻敌，班淑娴正好在张无忌的退路上伏好了后着，高矮二老跟着施展反两仪刀法。两仪剑法和反两仪刀法虽然正反有别，但均是从八卦中化出，再回归八卦，可说是殊途而同归。数招一过，四人越使越顺手，两刀双剑配合得严密无比。

张无忌本也料到他四人联手，定然极不好斗，果然正反两套武功联在一起之后，阴阳相辅，竟没丝毫破绽。他数次连遇险招，倘若手中所持是件兵刃，当可运劲震断对方刀剑，偏生过于托大，只拿了一根梅枝。陡然间矮老者钢刀着地卷到，张无忌闪身相避，班淑娴长剑疾弹出来，喝一声：“着！”

刺向张无忌大腿，在他裤脚上划破了一道口子。

张无忌回指点出，何太冲的长剑又已递到，高矮二老的单刀分取上盘下盘。张无忌一时难以抵敌，灵机一动，滑步抢到了西华子身后。班淑娴跟上刺出一剑，招数狠毒，劲力之猛。直是欲置张无忌于死地，哪里是比武较量的行径？张无忌在西华子身后一缩，班淑娴这一剑险些刺中徒儿身子，硬生生的斜开，西华子却已“啊哟”一声的叫了出来。待得何太冲从左首攻到，张无忌又在西华子身侧一避。

他一时捉摸不到这两路正反两仪武功的要旨，想不出破解之法，只有绕着西华子东转西闪，暂且将他当作挡避刀剑的盾牌，心中暗叫：“张无忌啊张无忌，你也未免太过小觑了天下英雄。‘骄者必败’这四个字，从今以后可得好好记在心中。焉知世上没有比乾坤大挪移更

厉害的功夫，没有比九阳神功更浑厚的内劲。该记得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只听得四周笑声大作。西华子犹似泥塑木雕般站在当地，张无忌在他身侧钻来跃去，每当何太冲等四人的刀剑从他身旁相距仅寸的掠过劈过，西华子便大声“咦！”“啊！”“唉哟！”的叫喊，偏又半点动弹不得，当真是十二分的惊险，十二分的滑稽。

班淑娴怒气上冲，眼见接连数次均可将张无忌伤于剑下，都是西华子横挡其间，碍手碍脚，恨不得一剑将他劈为两段，只是究有师徒之情，下不得手。华山派的高老者叫道：“何夫人，你不下手，我可要下手了。”班淑娴恨恨的道：“我管得你么？”高老者挥刀横扫，径往西华子腰间砍去。张无忌心想不妙，这一刀若教他砍实了，不但自己少了个挡避兵刃的盾牌，而且西华子为己而死，又生纠纷，当下左手衣袖拂出，一股劲风，将高老者的这一刀荡了开去。

矮老者一声不响，单刀向张无忌项颈斜劈而下。张无忌闪身让在右首，矮老者这一刀却不变方向，疾向西华子肩头劈下，便似收不住势，非砍往他身上不可，口中却叫道：“西华道兄，小心！”他知倘若劈死了西华子，势须和昆仑派结怨成仇，这时装作迫于无奈，咎非在己，以后便可推卸罪责。

张无忌回身一掌，直拍矮老者的胸膛。矮老者气息一窒。左掌推出，手中单刀却仍是劈向西华子，蓦地里双掌相交，矮老者踉跄后退，险些跌倒。

西华子眼见张无忌两番出手，相护自己，暗生感激之意，又想：“今日若能逃得性命，决不能和华山派这高矮二贼善罢干休。”

何太冲、班淑娴夫妇见张无忌回护西华子，两人一般的心意：“这小子多了一层顾虑，那就更加缚手缚脚。”竟不感他救徒之德，剑招上越发的凌厉狠辣。高矮二老也是出刀加快，均知极不容易伤到张无忌，但如攻击西华子而引他来救，便可令他身法中现出破绽，因此反宾为主，两柄钢刀倒是往西华子身上招呼的为多。

少林、武当、峨嵋各派高手见此情形，不禁暗暗摇头，心下微感惭愧，均觉他四人若在此局势之下杀了张无忌，连自己也不免内疚于心。

张无忌越斗越是情势不利，心想：“我打他们不过，送了自己性命也就罢了，何必饶上这个道人？”当下一掌驱退高老者，右手梅枝一颤，已将西华子的穴道解开。

便在此时，矮老者的一刀又砍向西华子下盘。张无忌飞脚踢他手腕，矮老者忙缩手时，不料西华子穴道已解，突然砰的一拳，结结实实打在矮老者鼻梁之上，登时鲜血长流。矮老者的武功原比西华子高得多，但哪料得到他呆立了这么久，居然忽能活动，变起仓卒，以致闪避不及。众人一见，无不哈哈大笑。

班淑娴忍笑道：“西华，快退下！”西华子道：“是！那高贼还欠我一拳！”出拳想去打高老者时，矮老者左拳上击、虚砍一刀，拍的一声，左手手肘已重重撞在他胸口。这三下连环三式，乃是华山派的绝技。西华子身子晃了几下，喉头一甜，吐了口鲜血。

何太冲左掌搭在他腰后，掌力一吐，将他肥大的身躯平平送出数丈以外，向矮老者道：“好一招‘华岳三神峰’！”手中长剑却嗤的一声刺向张无忌。

他掌底驱徒、口中讥刺、剑下攻敌，分别对付三人，竟然潇洒自如。

高矮二老不再答话，凝神向张无忌进击。此刻他四人虽然互有心病，但西华子这障碍一去，四人刀法剑法又已配合的宛似天衣无缝一般，此攻彼援，你消我长，四人合成了一个八手八足的极强高手，招数上反复变化，层出不穷。

华山、昆仑两派的正反两仪刀剑之术，是从中国固有的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文王的八卦方位中推演而得，其奥妙精微之处，若能深研到极致，比之西域的乾坤大挪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易理深邃，何太冲夫妇及高矮二老只不过学得二三成而已，否则早已合力将敌手毙于刀剑之下，但饶是如此，张无忌空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浑厚内力，却也无法脱困。

这一番剧斗，人人看得怦然心动。只听得何氏夫妇长剑上生出嗤嗤声响，剑气纵横，高矮二老挥刀成风，刀光闪闪，四人步步进逼。

张无忌知道若求冲出包围，原不为难，轻功一施，对方四人中无一追赶得上。但自己逃走虽易，要解明教之围，却是谈不上了，眼下之计只有严密守护，累得对方力疲，再行俟机进攻。不料敌方四人都是内力悠长之辈，双刀双剑组成了一片光幕，四面八方的密密包围，不知何时才显疲累之象。张无忌无可奈何，只得苦苦支撑。

何太冲等虽占上风，四人心下却都满不是味儿，以他们的身分，别说四人联手，便是一对一的相斗，给这么一个后进少年支持到三百余合仍是收拾不下，也已大失面子，好在张无忌有挫败神僧空性的战绩在先，无人敢小觑于他，否则真是要汗颜无地了。四人见张无忌反击的招数渐少，但始终伤他不得。四人都是久临大敌，身经百战，越斗得久，越是不敢怠忽，竟半点不见焦躁，沉住了气，绝不贪功冒进。

旁观各派中的长老名宿，便指指点点，以此教训本派弟子。



## 二十二　群雄归心约三章

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对众弟子道："这少年的武功十分怪异，但昆仑、华山的四人，招数上已钳制得他缚手缚脚。中原武功博大精深，岂是西域的旁门左道所及。两仪化四象，四象化八卦，正变八八六十四招，奇变八八六十四招，正奇相合，六十四再以六十四倍之，共有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天下武功变化之繁，可说无出其右了。"

周芷若自张无忌下场以来，一直关心。她在峨嵋门下，颇获灭绝师太的欢心，已得她易经原理的心传，这时朗声问道："师父，这正反两仪，招数虽多，终究不脱于太极化为阴阳两仪的道理。弟子看这四位前辈招数果然精妙，最厉害的似还在脚下步法的方位。"她声音清脆，一句句以丹田之气缓缓吐出。

张无忌虽在力战之中，这几句话仍是听得清清楚楚，一瞥之下，见说话的竟是周芷若，心中一动："她为甚么这般大声说话，难道是有意指点我么？"

灭绝师太道："你眼光倒也不错，能瞧出前辈武功中的精要所在。"

周芷若自言自语："阳分太阳、少阴，阴分少阳、太阴，是为四象。太阳为乾兑，少阴为离震，少阳为巽坎，太阴为艮坤。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

朗声道："师父，正如你所教：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昆仑派正两仪剑法，是自震位至乾位的顺：华山派反两仪刀法，则是自粪位至坤位的逆。师父，是不是啊？"

灭绝师太听徒儿指了出来，心下甚喜，点头道："你这孩子，倒也不亏了我平时的教诲。"她向来极少许可旁人，这两句话已是最大的赞誉了。

灭绝师太欣悦之下，没留心到周芷若的话声实在太过响亮，两人面对面的说话，何必中气十足，将语音远远的传送出去？但旁边已有不少人觉察到异状。周芷若见许多眼光射向自己，索性装作天真欢喜之状，拍手叫道："师父，是啦，是啦！咱们峨嵋派的四象掌圆中有方，阴阳相成，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而动者为天，方而静者为地，天地阴阳，方圆动静，似乎比这正反两仪之学又稍胜一筹。"

灭绝师太素来自负本派四象掌为天下绝学，周芷若这么说，正迎合了她自高自大的心意，微微一笑，说道："道理是这么说，但也要瞧运用者的功力修为。"

张无忌于八卦方位之学，小时候也曾听父亲讲过，但所学甚浅，因此在秘道之中看了阳顶天的遗书后，须小昭指点，方知"无妄"位的所在。这时他听周芷若说及四象顺逆的道理，心中一凛，察看何氏夫妇和高矮二老的步法招数，果是从四象八卦中变化而出，无怪自己的乾坤大挪移心法一点施展不上。原来西域最精深的武功，遇上了中土最精深的学问，相形之下，还是中土功夫的义理更深，张无忌所以暂得不败，只不过他已将西域武功练到了最高境界，而何氏夫妇、高矮二老的中土武功所学尚浅而已。在这一霎时之间，他脑海中如电闪般连转了七八个念头，立时想到七八种方法，每一种均可在举手间将四人一一击倒。

但他转念又想："倘若我此时施展，只怕灭绝师太要怪上周姑娘，这老师太心狠手辣，甚么事做不出来？我可不能连累了周姑娘。"当下手上招式半点不改，凝神察看对手四人的招数，他既已领会到敌手武功的总纲，看出去自是头头是道，再不似先前有如乱丝一团，分不清中间的纠葛披纷。

周芷若见他处境仍不好转，暗自焦急，寻思："他在全力赴敌之际，自不能在片刻间悟到这种精微的道理。"眼见何氏夫妇越逼越紧，张

无忌似乎更加难以支持，朗声说道：“师父，弟子料想铁琴先生下一步便要抢往‘归妹’位了，不知对不对？”

灭绝师太尚未回答，班淑娴柳眉倒竖，喝道：“峨嵋派的小姑娘，这小子是你甚么人，要你一再回护于他？你吃里扒外，我昆仑派可不是好惹的。”

周芷若被她说破心事，满脸通红。灭绝师太喝道：“芷若，别多问了，他昆仑派不是好惹的，你没听见吗？”这两句话的语气，显是袒护徒儿。

张无忌心中好生感激，暗想若再缠斗下去，周姑娘或要另生他法来相助自己，要是给灭绝师太瞧破了，可于她有极大危险，于是哈哈大笑，说道：“我是峨嵋派的手下败将，曾被灭绝师太擒获，她们峨嵋派当然比你昆仑派高明得多。”向左踏出两步，右手梅枝挥出，一股劲风扑向矮老者的后心。

这一招的方位时刻，拿捏得恰到好处，矮老者身不由主，钢刀便往班淑娴肩头砍了下去，原来张无忌使的正是乾坤大挪移心法，但依着八卦方位，倒反了矮老者刀招的去势。班淑娴忙回剑挡格，呼的一声，高老者的钢刀却又已砍至何太冲抢上相护，举剑格开高老者的弯刀，张无忌回掌拍出，引得矮老者刀尖刺向何太冲小腹。班淑娴大怒，刷刷刷三剑，逼得矮老者手忙脚乱。矮老者叫道：“别上了这小子的当！”何太冲登即省悟，倒反长剑，向张无忌刺去。张无忌挪移乾坤，何太冲这剑在中途转了方向，嗤的一响，刺中了高老者的左臂。高老者痛得哇哇大叫，举刀猛向何太冲当头砍下。矮老者挥刀格开，喝道：“师弟别乱，是那小子捣鬼，唉哟……”原来便在此时，张无忌迫使班淑娴剑招转向，刺中了矮老者的肩后。

顷刻之间，华山二老先后中剑受伤，旁观众人轰然大乱。只见张无忌梅枝轻拂、手掌斜引，以高老者的刀去攻班淑娴左胁，以何太冲之剑去削矮老者背心。再斗数合，蓦地里何太冲夫妇双剑相交，挺刀互格，高矮二老者兵器碰撞，挥刀砍杀。

到这时候人人都已看出，乃是张无忌从中牵引，搅乱了四人兵刃的方向，至于他使的是甚么法子，却无一能解。只有杨逍曾学过一些乾坤大挪移的初步功夫，依稀瞧了些眉目出来，但也决计不信这少年竟能学会了这门神功。

但见场中夫妇相斗，同门互斫，杀得好看煞人。班淑娴不住呼叫：“转无妄，进蒙位，抢明夷……”可是乾坤大挪移功夫四面八方的笼罩住了，不论他们如何变换方位，奋力挣扎，刀剑使将出去，总是不由自主的招呼到自己人身上。高老者叫道：“师哥，你出手轻些成不成？”矮老者道：“我是砍这小贼，又不是砍你。”高老者叫道：“师哥小心，我这一刀只怕要转弯……”

果然不出所料，话声未毕，他手上钢刀斜斜的砍向矮老者腰间。

何太冲道：“娘子，这小贼……”班淑娴当的一声，将长剑掷在地下。

矮老者心想不错，若以拳掌扭打，料想这小贼再不能使此邪法，跟着抛去单刀，出拳向张无忌胸口打去，哪知飕的一声响，何太冲长剑迎面点至。矮老者手中没了兵刃，急忙低头相避。班淑娴叫道：“兵刃撤手！”何太冲用力一甩，长剑远远掷出。

高老者也跟着松手放刀，以擒拿手向张无忌后颈抓去。五指一紧，掌中多了一件硬物，一看却是自己的钢刀，原来给张无忌抢过来递回他手中。高老者道：“我不用兵刃！”使劲掷下。张无忌斜身抓住，又已送在他手里。

接连数次，高老者始终无法将兵刃抛掷脱手，惊骇之余，自己想想也觉古怪，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他妈的，臭小子当真邪门！”

这时矮老者和何氏夫妇拳脚齐施，分别向张无忌猛攻。华山、昆仑的拳掌之学，殊不弱于兵刃，一拳一脚，均具极大威力。但张无忌滑如游鱼，每每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有时反击一招半式，却又令三人极难挡架。

到此地步，四人均已知万难取胜，各自存了全身而退的打算。高老者突然叫道：“臭小子，暗器来了！”一声咳嗽，一口浓痰向张无忌吐去。张无忌侧身让过，高老者已乘机将钢刀向背后抛出，笑道：“你还能……啊哟……对不住……”原来张无忌左掌反引，将班淑娴带了过来，噗的一声轻响，高老者这口浓痰正好吐在她眉心。

班淑娴怒极，十指疾往张无忌抓去。矮老者只手勾拿，恰好挡着他的退路，高老者和何太冲眼见良机已至，同时扑上，心想这一次将他挤在中间，四人定能抓住了这小子，狠狠的缠扭断打，虽然观之不雅，却管教他再也无法取巧。

张无忌双手同时施展挪移乾坤心法，一声清啸，拔身而起，在半空中轻轻一个转折，飘然落在丈许之外。

但见何太冲抱住了妻子的腰，班淑娴抓住丈夫肩头，高矮二老互相紧紧搂住，四人都摔倒在地。何氏夫妇发觉不对，急忙松手跃起。高老者大叫：“抓住了，这一次瞧你逃到哪里？啊哟不是……”矮老者怒道：“快放手！”

高老者道：“你不先放手，我怎放得了？”矮老者道：“少说一句成不成？”

高老者道：“少说一句，自然可以，不过……”矮老者放开双臂，厉声道，“起来！”高老音对师哥究属心存畏惧，急忙缩手，双双跃起。

高老者叫道：“喂，臭小子，你这不是比武，专使邪法，算哪门子的英雄？”矮老者知道再纠缠下去，只有越加出丑，向张无忌抱拳道：“阁下神功盖世，老朽生平从所未见，华山派认栽了。”

张无忌还礼道，“得罪！晚辈侥幸，适才若不是四位手下容情，晚辈已命丧正反两仪的刀剑之下。”这句话倒不是空泛的谦词，于周芷若未加点指之时，他确是险象环生，虽然终于获胜，但对这四人武功实无丝毫小觑之心，只是明知四人已出全力，“手下容情”云云，却是说得好听了。

高老者得意洋洋的道：“是么？你自己也知胜得侥幸。”张无忌道：“两位尊姓大名？日后相见，也好有个称呼。”高老者道：“我师哥是‘威震……”

矮老者喝道：“住嘴！”向张无忌道：“败军之将，羞愧无地，贱名何足挂齿？”说着回入华山派人丛之中。高老者拍手笑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老子是满不在乎的。”拾起地下两柄钢刀，施施然而归。

张无忌走到鲜于通身边，俯身点了他两处穴道，说道：“此间大事一了，我即为你疗毒，此刻先阻住你毒气入心。”便在此时，忽觉背后凉风袭体，微微刺痛。张无忌一惊，不及趋避，足尖使劲，拔身急起，斜飞而上，只听得飕飕两声轻响，跟着“啊”的一下长声呼叫。他在半空中转过头来，只见何太冲和班淑娴的两柄长剑并排插在鲜于通胸口。

原来何氏夫妇纵横半生，却当众败在一个后辈手底，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去，两人抬起长剑，眼见张无忌正俯身在点鲜于通的穴道，对望一眼，心意相通，点了点头，突然使出一招“无声无色”，同时疾向他背后刺去。

这招“无声无色”是昆仑派剑学中的绝招，必须两人同使，两人功力相若，内劲相同，当剑招之出，劲力恰恰相反，于是两柄长剑上所生的荡激之力、破空之声，一齐相互抵消。这路剑招本是用于夜战，黑暗中令对方难以听声辨器，事先绝无半分朕兆，白刃已然加身，但若白日用之背后偷袭，也令人无法防备。不料张无忌心意不动，九阳神功自然护体，变招快极，但饶是如此，背上衣衫也已给划破了两条长缝，实是险极。何氏夫妇收招不及，双剑竟将华山派掌门人钉死在地。

张无忌落下地来，只听得旁观众人哗然大噪。何氏夫妇一不做、二不休，双剑齐向张无忌攻去，均想：“背后偷袭的不要脸勾当既已当众做了出来，今后颜面何存？若不将他刺死，自己夫妇也不能苟活于世。”是以出手尽是拚命的招数。

张无忌避了数剑，眼见何氏夫妇每一招都求同归于尽，显是难以善罢的局面，心念一动，身子略蹲，左手在地下抓起了一块泥土，一面闪避剑招，一面将泥土和着掌心中的汗水，捏成了两粒小小丸药。但见何太冲从左攻到，班淑娴剑自右至，他发步一冲，抢到鲜于通的尸体之旁，周意在他怀里掏摸两下，转过身来，双掌分击两人。这一下使上了六七成力，何氏夫妇只觉胸口窒闷，气塞难当，不禁张口呼气。张无忌手一扬，两粒泥丸分别打进了两人口中，乘着那股强烈的气流，冲入了咽喉。

何氏夫妇不禁咳嗽，可是已无法将丸药吐出，不禁大惊，眼见那物是鲜于通身上掏将出来，心想此人爱使毒药毒蛊，难道还会有甚么好东

西放在身上？两人霎时间面如土色，想起鲜于通适才身受金蚕蛊毒的惨状，班淑娴几乎便欲晕倒。

张无忌淡淡的道："这位鲜于掌门身上养有金蚕，裹在蜡丸之中，两位均已吞了一粒。倘若急速吐出，乘着蜡丸未融，或可有救。"

到此地步，不由得何氏夫妇不惊，急运内力，搜肠呕肚的要将"蜡丸"吐将出来。他二人内功甚佳，几下催逼，便将胃中的泥丸吐出，这时早已成了一片混着胃液的泥沙，却哪里有甚么蜡丸？

华山派那高老者走近身来，指指点点的笑道："啊哟，这是金蚕粪，金蚕到了肚中，拉起屎来啦！"班淑娴惊怒交集之下，一口气正没处发泄，反手便是重重一掌。高老者低头避过，逃了开去，大声叫道："昆仑派的泼妇，你杀了本派掌门，华山派可跟你不能算完。"

何氏夫妇听他这么一叫，心中更烦，暗想鲜于通虽然人品奸恶，终究是华山派掌门，自已夫妇失手将他杀了，已惹下武林中罕有的大乱子，但金蚕蛊毒入肚，命在顷刻，别的甚么也已顾不得了。眼前看来只有张无忌这小子能解此毒，但自已夫妇昔日如此待他，他又怎肯伸手救命？

张无忌淡淡一笑，说道："两位不须惊慌，金蚕虽然入肚，毒性要在六个时辰之后方始发作，此间大事了结之后，晚辈定当设法相救。只盼何夫人别再灌我毒酒，那就是了。"

何氏夫妇大喜，虽给他轻轻的讥刺了一句，也已不以为意，只是道谢的言语却说不出口，讪讪的退开。张无忌道："两位去向崆峒派讨四粒'玉洞黑石丹'服下，可使毒性不致立时攻心。"何太冲低声道："多承指教。"

即派大弟子去向崆峒派讨来丹药服下。张无忌暗暗好笑，那玉洞黑石丹固是解毒的药物，但服后连续两个时辰腹痛如绞，稍待片刻，何氏夫妇立即腹中大痛，只道是金蚕蛊毒发作，哪料到已上了当。不过张无忌也只是小作惩戒，惊吓他们一番而已，若说要报复前仇，岂能如此轻易？但料得这么一来，只消不给他二人"解药"，与各派再有纷争，昆仑派非偏向自己不可。那日他把"桑贝丸"叫作"砒鸩丸"而给五姑服下，但吐露真相太早，险些命丧何太冲之手，这一次可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这边厢灭绝师太向宋远桥叫道："宋大侠，六大派中，只剩下贵我两派了，老尼姑女流之辈，全仗宋大侠主持全局。"宋远桥道："在下已和殷教主对过拳脚，未能取胜。师太剑法通神，定能制服这个小辈。"灭绝师太冷笑一声，拔出背上倚天剑，缓步走出。

武当派中二侠俞莲舟一直注视着张无忌的动静，对他武功之奇，深自骇异，这时暗想："灭绝师太剑法虽精，未必及得上昆仑、华山四大高手的联手出战，倘若她再失利，武当派又制服不了他，六大派可栽到家了，我先得试一试他的虚实。"当下快步抢入场中，说道："师太，让我们师兄弟五人先较量一下这少年的功力，师太最后必可一战而胜。"

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明白，武当派向以内力悠长见称，自宋远桥以至莫声谷，五人一个个的跟张无忌轮流缠战下去，纵然不胜，料想世间任何高手，也决不能连斗武当五侠而不累得筋疲力竭，那时以强弩之末而当灭绝师太凌厉无伦的剑术，峨嵋派自非一战而胜不可。

灭绝师太明白他的用意，心想："我峨嵋派何必领你武当派这个情？那时便算胜了，也是极不光彩。难道峨嵋掌门能捡这种便宜，如此对付一个后生小辈？"她自来心高气傲，目中无人，虽见张无忌武功了得，但想都是各派与斗之人太过脓包所致，那日这小子何尝不是给我手到擒来？后来我大举屠戮魔教锐金旗人众，这小子出头干预，内力虽奇，又有甚么作为？当下衣袖一拂，说道："俞二侠请回！老尼倚天剑出手，不能平白插回剑鞘！"

俞莲舟听她如此说，只得抱拳道："是！"退了下去。

灭绝师太横剑当胸，剑头斜向上指，走向张无忌身前。明教教众丧生在她这倚天剑下的不计其数，这时场畔教众见她出来，无不目眦欲裂，大声鼓噪起来。灭绝师太冷笑道："'吵甚么？待我料理了这小子，一个个来收拾你们，嫌死得不够快么？"

殷天正知她这柄倚天剑极是难当，本教不少好手都是未经一合，便即兵刃被她削断，死于剑底，问道："曾少侠，你用甚么兵刃？"张无忌道："我没兵刃。老爷子，你说，怎生对付她的宝剑才好？"倚天剑无坚不摧，他亲眼见过，思之不寒而栗，心中可真没了主意。

殷天正从身旁包袱中取出一口长剑，说道："这柄白虹剑送了给你，这剑虽不如老贼尼的倚天剑有名，但也是江湖上罕见的利器。"说着伸指在剑刃上一弹，那剑陡地弯了过来，随即弹直，嗡嗡作响，声音清越。张无忌恭恭敬敬的接过，说道："多谢老爷子。"殷天正道："这剑随我时日已久，近十余年来却从未用过。徒仗兵器之利取胜，嘿嘿，算甚么英雄好汉？今日得见它饮老贼尼颈中鲜血，老夫死亦无恨。"

张无忌不答，心想："我决不能伤了这位师太。"提起白虹剑，转过身来，走上几步，剑尖向下，双手抱着剑柄，向灭绝师太道："晚辈剑法平庸之极，决非师太放手，实不敢和前辈放对。前辈曾对明教锐金旗下众位住手不杀，何不再高抬贵手？"

灭绝师太的两条长眉垂了下来，冷冷的道："锐金旗的众贼是你救的，灭绝师太下手决不饶人。你胜得我手中长剑，那时再来任性妄为不迟。"明教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行旗下的教众纷纷鼓噪，叫道："老贼尼。有本事就跟曾少侠肉掌过招。""你剑法有甚么了不起，徒然仗着一把利剑而已。""曾少侠的剑法比你高得多了，你去换一把平常长剑，若能在曾少侠手下走得了三招，算你峨嵋派高明。""甚么三招？简直一招半式也挡不住。"

灭绝师太神色木然，对这些相激的言语全然不理，朗声道："进招罢！"

张无忌没练过剑法，这时突然要他进手递招，颇感手足无措，想起适才所见何太冲的两仪剑法招数颇为精妙，当下斜斜刺出一剑。

灭绝师太微觉诧异，道："昆仑派的'峭壁断云'！"倚天剑微侧，第一招便即抢攻，竟不挡格对方来招，剑尖直刺他丹田要穴，出手之凌厉猛悍，直是匪夷所思。

张无忌一惊，滑步相避，蓦地里灭绝师太长剑疾闪，剑尖已指到了咽喉。

张无忌大惊，急忙卧倒打个滚，待要站起，突觉后颈中凉风飒然，心知不妙，右足脚尖一撑，身子斜飞出去。这一下是从绝不可能的局势下逃得性命。旁观众人待要喝彩，却见灭绝师太飘身而上，半空中举剑上挑，不等他落地，剑光已封住了他身周数尺之地。张无忌身在半空，无法避让，在灭绝师太宝剑横扫之下，只要身子再沉尺许，立时双足齐断，若然沉下三尺，则是齐腰斩为两截。

这当儿真是惊险万分，他不加思索的长剑指出，白虹剑的剑尖点在倚天剑尖之上，只见白虹剑一弯，嗒的一声轻响，剑身弹起，他已借力重行高跃。

灭绝师太纵前抢攻，飕飕飕连刺三剑，到第三剑上时张无忌身又下沉，只得挥剑挡格，叮的一声，手中白虹剑已只剩下半截。他右掌顺手拍出，斜过来击向灭绝师太头顶。灭绝师太挥剑斜撩，削他手腕。张无忌瞧得奇准，伸指在倚天剑的刃面无锋之处一弹，身子倒飞了出去。灭绝师太手臂酸麻，虎口剧痛，长剑被他一弹之下几欲脱手飞出，心头大震。只见张无忌落在两丈之外，手持半截短剑，呆呆发怔。

这几下交手，当真是兔起鹘落，迅捷无伦，一刹那之间，灭绝师大连攻了八下快招，招招是致命的凌厉毒着。张无忌在劣势之下一一化解，连续八次的死中求活、连续八次的死里逃生。攻是攻得精巧无比，避也避得诡异之极。在这一瞬时刻之中，人人的心都似要从胸腔中跳了出来。实不能信这几下竟是人力之所能，攻如天神行法，闪似鬼魅变形，就像雷震电掣，虽然过去已久，兀自余威迫人。

隔了良久，震天价的彩声才不约而同的响了出来。

适才这八下快攻、八下急避，张无忌全是处于挨打的局面，手中长剑又被削断，显然已居下风，但灭绝师太的倚天剑被他手指一弹，登时半身酸麻。

张无忌吃亏在少了对敌的阅历，若在此时乘势反击，已然胜了。灭绝师太心中自是有数，不由得暗自骇异，说道："你去换过一件兵刃，再来斗过。"

张无忌向手中断剑望了一眼，心想："外公赠给我的一柄宝剑，给我一出手就毁了，实是对不起他老人家。还有甚么宝刀利刃，能挡得住倚天剑的一击？"正自沉吟，只听得周颠大声道："我有一柄宝刀，你拿去跟老贼尼斗一斗。你来拿罢！"张无忌道："倚天剑太过锋锐，只怕徒然又损了前辈的宝刀。"周颠道："损了便损了。你打她不过，我们个个送命归天，还保得了宝刀么？"张无忌一想不错，过去接了宝

刀。

杨逍低声道："张公子，你须得跟她抢攻，可不能再挨打。"张无忌听他叫自己为"张公子"，微微一怔，随即省悟，杨不悔既已认出自己，自然跟她爹爹说了，当下道："多承前辈指教。"韦一笑低声道："施展轻功，半步也不可停留。"张无忌大喜，又道："多谢前辈指点。"光明使者杨逍、青翼蝠王韦一笑两人武功深厚，均可和灭绝师太一斗，未必便输于她，只恨受了圆真的暗算，重伤之后，一身本事半点施不出来，但眼光尚在，两人各自指点了一个关键所在，正是对付灭绝师太宝剑快招的重要诀窍。

张无忌提刀在手，觉得这柄刀重约四十余斤，但见青光闪烁，背厚刃薄，刃锋上刻有古朴花纹，显是一件历时已久的珍品，心想毁了白虹剑虽然可惜，终是外公已经给了我的兵刃，这把宝刀却是周颠之物，可不能再在自己手中给毁了，回过身来，说道："师太，晚辈进招了！"展开轻功，如一溜烟般绕到了灭绝师太身后，不待她回身，左一闪，右一趋，正转一圈，反转一圈，刷刷两刀砍出。

灭绝师太横剑一封，正要递剑出招，张无忌早已转得不知去向。他在未练乾坤大挪移法之时，轻功已比灭绝师大为高，这时越奔越快，如风如火，似雷似电，连韦一笑素以轻功睥睨群雄，也自暗暗骇异。但见他四下转动，追近身去便是一刀，招术未老，已然避开。这一次攻守异势，灭绝师太竟无反击一剑之机，只是张无忌碍于倚天剑的锋锐，却也不敢过分逼近。他奔到数十个圈子后，体内九阳真气转旺，更似足不点地的凌空飞行一般。

峨嵋群弟子眼见不对，如此缠斗下去，师父定要吃亏。静玄叫道："今日咱们是剿灭魔教，可不是比武争胜。众位师妹师弟，大伙儿齐上，拦住这小子，教他不得取巧，乖乖的跟师父较量真实本领。"说着提剑跃出。峨嵋派男女弟子立时涌上，手执兵刃，占住了八面方位。周芷若站在西南角上。

丁敏君冷笑道："周师妹，拦不拦在你，让不让也在你。"周芷若又气又羞，说道："你单是提我干甚么？"

便在此时，张无忌已冲到了跟前，丁敏君嗤的一剑刺出。张无忌左手一伸，挟手将她长剑夺过，顺手便向灭绝师太掷去。灭绝师太挥剑将来剑斩为两截，但张无忌这一掷之力强劲之极，来剑虽断，劲力仍将她手腕震得隐隐发麻。张无忌更不停留，左手随伸随夺、随夺随掷。峨嵋群弟子此次来西域的无一不是派中高手，但一遇到他伸手夺剑，竟没丝毫闪避余地，给他手到拿来，数十柄长剑飞舞空际，白光闪闪，连续不断的向灭绝师太飞去。

灭绝师太脸如严霜，将来剑一一削断，削到后来，右臂大是酸痛，当即剑交左手。她左手使剑的本事和右手无甚分别，但见半空中断剑飞舞，有的旁击向外，兀自劲力奇大，围观的众人纷纷后退。片刻之间，峨嵋群弟子个个空手，只周芷若手中长剑没有被夺。

在张无忌是报她适才指点之德，岂知这么一来，却把她显得十分突出。

她早知不妥，抢上去想攻击数招，但张无忌身法实在太快，何况是故意避开了她，不近她身子五尺之内。周芷若双颊晕红，一时手足无措。丁敏君冷笑道："周师妹，他果然待你与众不同。"

这时张无忌虽受峨嵋群弟子之阻，但穿来插去，将众人视如无物，刀刀往灭绝师太要害招呼。灭绝师太已身处只有挨打、无法反击的局面，心中暗暗焦急，丁敏君的言语却一声声传入耳中："你眼看师父受这小子急攻，怎地不上前相助？你手中有剑，却站着不动，只怕你在盼望这小子打胜师父呢。"灭绝师太心念一动："何以这小子偏偏留下芷若的兵刃不夺，莫非两人当真暗中勾结？我一试便知！"朗声喝道："芷若，你敢欺师灭祖么？"

挺剑疾向周芷若当胸刺去。

周芷若大惊，不敢举剑挡架，叫道："师父，我……"她这"我"字刚出口，灭绝师大的长剑已刺到她胸口。

张无忌不知灭绝师太这一剑只在试探是否真有情弊，待得剑尖及胸，自会缩手。他亲眼见过灭绝师太击死纪晓芙的狠辣，知道此人诛杀徒儿，绝不容情，当下不及细想，纵身跃上，一把抱起周芷若，飞出丈许。

灭绝师太好容易反宾为主，长剑颤动，直刺他后心。张无忌内力虽强，却未当真练过轻功，不能如韦一笑那么手中抱了人、脚下仍然丝毫不慢，听到背后风声，只得回刀挥出，当的一响，手中宝刀又断去了半截。灭绝师太的长剑跟着刺到，张无忌反手运劲，掷出半截宝刀，这一下使上了九成力。

灭绝师太登时气息一窒，不敢举剑撩削，伏地闪避。半截宝刀从她头顶掠过，劲风只刮得她满脸生疼。张无忌眼见有机可乘，不及放下周芷若，随即抢身而进，右手前探，挥掌拍出。灭绝师太右膝跪地，举剑削他手腕，张无忌变拍为拿，反手勾处，已将倚天剑轻轻巧巧的夺了过来。

这般于一刹那间化刚为柔的急剧转折，已属乾坤大挪移心法的第七层神功，灭绝师太武功虽高，但于对方刚猛掌力袭体之际，再也难以拆解他转折轻柔的擒拿手法。

张无忌虽然得胜，但对灭绝师太这般大敌，实是戒惧极深，丝毫不敢怠忽，以倚天剑指住她咽喉，生怕她又有奇招使出，慢慢的退开两步。

周芷若身子一挣，道："快放下我！"张无忌惊道："呀，是！"满脸胀得通红，忙将她放下，鼻中闻到一阵淡淡幽香，只觉头上柔丝在自己左颊拂过，不禁斜望了她一眼，只见她俏脸生晕，又羞又窘，虽是神色恐惧，眼光中却流露出欢喜之意。

灭绝师太缓缓站直身子，一言不发，瞧瞧周芷若，又瞧瞧张无忌，脸色越来越青。

张无忌倒转剑柄，向周芷若道："周姑娘，贵派的宝剑，请你转交尊师。"

周芷若望向师父，只见她神色漠然，既非许可，亦非不准，一刹那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今日局面已然尴尬无比，张公子如此待我，师父必当我和他私有情弊，从此我便成了峨嵋派的弃徒，成为武林中所不齿的叛逆。

大地茫茫，教我到何处去觅归宿之地？张公子待我不错，但我决不是存心为了他而背叛"师门。"忽听得灭绝师太厉声喝道："芷若，一剑将他杀了！"

当年周芷若跟张三丰前赴武当山，张三丰以武当山上并无女子，一切诸多不便，当下挥函转介，投入灭绝师太门下。她天资甚是聪颖，又以自幼惨遭父母双亡的大变，刻苦学艺，进步神速，深得师父钟爱。这七年多日之中，师父的一言一动，于她便如是天经地义一般，心中从未生过半点违拗的念头，这时听到师父蓦地一声大喝，仓卒间无暇细想，顺手接过倚天剑，手起剑出，便向张无忌胸口刺了过去。

张无忌却决计不信她竟会向自己下手，全没闪避，一瞬之间，剑尖已抵胸口，他一惊之下，待要躲让，却已不及。周芷若手腕发抖，心想："难道我便刺死了他？"迷迷糊糊之中手腕微侧，长剑略偏，嗤的一声轻响，倚天剑已从张无忌右胸透入。

周芷若一声惊叫，拔出长剑，只见剑尖殷红一片，张无忌右胸鲜血有如泉涌，四周惊呼之声大作。张无忌伸手按住伤口，身子摇晃，脸上神色极是古怪，似乎在问："你真的要刺死我？"周芷若道："我……我……"想过去察看他的伤口，但终于不敢，掩面奔回。

她这一剑竟然得手，谁都出于意料之外。小昭脸如土色，抢上来扶住张无忌，只叫："你……你……"张无忌对小昭道："你……你……你为甚么要杀我……"这一剑幸好稍偏，没刺中心脏，但已重伤右边肺叶。他说了这几个字，肺中吸不进气，弯腰剧烈咳嗽。他重伤之下，瞧出来分不清小昭和周芷若，鲜血汩汩流出，将小昭的上衣染得红了半边。

旁观众人不论是六大派或明教、天鹰教的人众，一时均是肃静无声。张无忌适才连败各派高手，武功高强，胸襟宽博，不论是友是敌，无不暗暗敬仰，这时见他无端端的被周芷若刺了一剑，均感不忿，眼见倚天剑透胸而入，伤势极重，都关心这一剑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慢慢坐下，朗声说道："哪一位有最好的金创药？"

少林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从怀中取出一包药粉，说道："敝派玉灵散是伤科圣药。"伸手撕开张无忌胸前衣服，只见伤口深及数寸，忙将玉灵散敷上去，鲜血涌出，却将药粉都冲开了。空性束手无策，急道："怎么办？怎么办？"

何太冲夫妇更是焦急，他们只道自己已服下金蚕蛊毒，此人若是重伤而死，自己夫妇俩解毒无人，也是活不成了。何太冲抢到张无忌身前，急问：“金蚕蛊毒怎生解救，快说，快说啊。”小昭哭道：“走开！你忙甚么？张公子要活不了，大家是个死。”若在平时，何太冲是何等身分，怎能受一个青衣小婢的呼叱，但这时情急之下，仍是不住口的急问：“金蚕蛊毒怎生解救？”空性怒道：“铁琴先生，你再不走开，老衲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便在此时，张无忌睁开眼来，微一凝神，伸左手食指在自己伤口周围点了七处穴道，血流登时缓了。空性大喜，便即将玉灵散替他敷上。小昭撕下衣襟，给他裹好伤口，眼见他脸白如纸，竟无半点血色，心中说不出的焦急害怕。张无忌这时神智已略清醒，暗运内息流转，只觉通到右胸便即阻塞，只想：“我待教有一口气息尚在，决不能让六大派杀了明教众人！”当下将真气在左边胸腹间运转数次，缓缓站起身来，说道：“峨嵋、武当两派若有哪一位不服在下调处，可请出来较量。”他此言一出，众人无不骇然，眼见周芷若这一剑刺得他如此厉害，竟然兀自挑战。

灭绝师太冷冷的道：“峨嵋派今日已然败落，你若不死，日后再行算帐。咱们瞧武当派的罢！六大派此行的成败，全仗武当派裁决。”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崆峒、少林、华山、昆仑、峨嵋五派高手均已败在张无忌手下，只剩武当一派尚未跟他交过手。这时他身受重伤，死多活少，别说一流高手，只须几个庸手上来纠缠一番，他也就支持不住了，甚至无人和他对敌，说不定稍等片刻，他也会伤发而毙，武当五侠任谁一位上前，自然毫不费力的便将他击死，就可照原来策划，诛灭明教。

众人均想，武当派自来极重“侠义”两字，要他们出手对付一个身负重伤的少年，未免于名声大有损害，只怕武当五侠谁都不愿。但武当派若不出手，难道“六大派围攻光明顶”这件轰传武林的大事，竟然闹一个铩羽而归？

此后六大派在江湖上脸面何存，其中的抉择，可实在为难之极了。灭绝师太那几句话，意思说六大派今后是荣是辱，全凭武当派决定，且看武当派是否有人肯顾全大局，损及个人的名望。

宋桥远、俞莲舟、张松溪、殷梨亭、莫声谷五人面面相觑，准都拿不定主意。宋青书突然说道：“爹，四位师叔，让孩儿去料理了他。”武当五侠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武当晚辈，由他出手，胜于累及武当五侠的英名。

俞莲舟道：“不成！我们许你出手，跟我们亲自出手并无分别。”张松溪道：“二哥，依小弟之见，大局为重，我五兄弟的名声为轻。”莫声谷道：“名声乃身外之物，只是如此对付一个重伤少年，良心难安。”一时议论难决，各人眼望宋远桥，听他示下。

宋远桥见殷梨亭始终不发一言，可是脸上愤怒之色难平，心知他未婚妻纪晓芙失身于明教杨道，以致殒命，实是生平奇耻大恨，若不一鼓诛灭明教，扫尽奸恶淫徒，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当下缓缓说道：“魔教作恶多端，除恶务尽，乃我辈侠义道的大节。名声固然要紧，但现今两者不能得兼，当取大者。青书，小心在意。”

宋青书躬身道：“是！”走到张无忌身前，朗声道：“曾小侠，你若非明教中人，尽可离去，自行下山养伤。六大派只诛魔教邪徒，与你无涉。”

张无忌左手按住胸前伤口，说道：“大丈夫急人之难，死而后已。多谢……多谢宋兄好意，可是在下……在下决与明教同存共亡！”

明教和天鹰教人众纷纷高叫：“曾少侠，你待我们已然仁至义尽，大伙儿感激不尽，到此地步，不必再斗了。”

殷天正脚步蹒跚的走近，说道：“姓宋的，让老夫来接你高招！”哪知一口气提不上来，腿膝麻软，摔倒在地。

宋青书眼望张无忌，说道：“曾兄，既然如此，小弟碍于大局，可要得罪了。”

小昭挡在张无忌身前，叫道：“那你先杀了我再说。”张无忌低声道：“小昭，你别担心，他杀不了我。”小昭急道：“你……身上有伤啊。”张无忌柔声道：“小昭！你为甚么待我这么好？”小昭凄然道：“因为……因为你待我好。”张无忌向她凝视半晌，心想：“就算我此时死了，也有了一个真正待我极好的知己。”

宋青书向小昭喝道：“你走开些！”张无忌道：“你对这位小姑娘粗声大气，忒也无礼！”宋青书在小昭肩头一推，将她推开数步，说道：“妖女邪男，有甚么好东西了！快站起来，接招罢！”张无忌道：“令尊宋大侠谦谦君子，天下无人不服。阁下却这等粗暴。跟你动手，也不必……也不必站起身来。”实则他内劲提不上来，自知决计无力站起。

张无忌重伤后虚弱无力的情形，人人都瞧了出来。俞莲舟朗声道：“青书，点了他的穴道，令他动弹不得，也就是了，不必伤他性命。”

宋青书道：“是！”左手虚引，右手倏出，向张无忌肩头点来。张无忌动也不动，待他手指点上“肩贞穴”，内力斜引，将他指力挪移推卸了开去。

宋青书这一指之力犹似戳入了水中，更无半点着力处，只因出其不意，身子向前一冲，险些撞到张无忌身上，急忙站定，却已不免有点狼狈。

他定了定神，飞起右脚，猛往张无忌胸口踢去，这一脚已使了六七成力。

俞莲舟虽叫他不可伤了张无忌性命，但不知怎的，他心中对眼前这少年竟蓄着极深的恨意，这倒不是因他说自己粗暴，却是因见周芷若瞧着这少年的眼光之中，一直含情脉脉，极是关怀，最后虽奉了师命而刺他一剑，但脸上神色凄苦，显见心中难受异常。

宋青书自见周芷若后，眼光难有片刻离开她身上，虽然常自抑制，不敢多看，以免给人认作轻薄之徒，但周芷若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无不瞧得清清楚楚，心下明白：“她这一剑刺了之后，不论这小子死也好，活也好，再也不能从她心上抹去了。”自己倘若击死这个少年，周芷若必定深深怨怪，可是妒火中烧，实不肯放过这唯一制他死命的良机。宋青书文武双全，乃是武当派第三代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为人也素来端方重义，但遇到了“情”之一关，竟然方寸大乱。

众人眼见宋青书这腿踢去，张无忌若非跃起相避，只有出掌硬接，但显然他便要支撑着坐起也难以办到，看来这一脚终于便取了他性命。却见足尖将要及胸，张无忌右手五指轻拂，宋青书右腿竟然转向，从他身侧斜了过去，相距虽不过三寸，这一腿却终于全然踢了个空。宋青书在势已无法收腿，跟着跨了一步，左足足跟后撞，直攻张无忌背心，这一招既快且狠，人所难料，原是极高明的招数，但张无忌手指一拂，又卸开了他足跟的撞击。

三招一过，旁观众人无不大奇。宋远桥叫道：“青书，他本身已无半点劲力，这是四两拨千斤之法。”他眼光老到，瞧出张无忌此时劲力全失，所使的功夫虽然颇为怪异，基本道理却与武学中借力打力并无二致。

宋青书得父亲一言提醒，招数忽变，双掌轻飘飘地，若有若无的拍击而出，乃是武当绝学之一的“绵掌”。借力打力原是武当派武功的根本，他所使的“绵掌”本身劲力若有若无，要令对方无从借力。但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神功已练到第七层境界，绵掌虽轻，终究有形有劲，他左手按住胸口伤处，右手五指犹如抚琴鼓瑟，忽挑忽捻，忽弹忽拨，上身半点不动，片刻间将宋青书的三十六招绵掌掌力尽数卸了。

宋青书心中大骇，偶一回头，突然和周芷若的目光相接，只见她满脸关怀之色，不禁心中又酸又怒，知道她关怀的决非自己，当下深深吸一口气，左手挥掌猛击张无忌右颊，右手出指疾点他左肩“缺盆穴”，这一招叫作“花开并蒂”，名称好听，招数却十分厉害，双手递招之后，跟着右掌击他左颊，左手食指点他右肩后“缺盆穴”。占这两招“花开并蒂”并成一招，连续四式，便如暴风骤雨般使出，势道之猛，手法之快，当真非同小可。众人见了这等声势，齐声惊呼，不约而同的跨上一步。

只听得拍拍两下清脆的响声，宋青书左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左颊，右手食指点中了自己左肩“缺盆穴”，跟着右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右颊，左手食指点中了自己右肩“缺盆穴”。他这招“花开并蒂”四式齐中，却给张无忌以“乾坤大挪移”功夫挪移到了他自己身上。倘若他出招稍慢，那么点中了自己左肩，‘缺盆穴”后，此后两式便即无力使出，偏生他四式连环，迅捷无伦，左肩“缺盆穴”虽被点中，手臂尚未麻木，直到使全了“花开并蒂”的下半套之后，这才手足酸软，砰的一声，仰天摔倒，挣扎了几下，再也站不起来了。

宋远桥快步抢出，左手推拿几下，已解开了儿子的穴道，但见他两边面颊高高肿起，每一边留下五个乌青的指印，知他受伤虽轻，但儿子

心高气傲，今日当众受此大辱，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当下一言不发，携了他手回归本派。

这时四周喝彩之声，此起彼落，议论赞美的言语，嘈杂盈耳。突然间张无忌口一张，喷出几口鲜血，按住伤口，又咳嗽起来。众人凝视着他，极为关怀，均想：他重伤下抵御宋青书的急攻，虽然得胜，但内力损耗必大。有的人看看他，又望望武当派众人，不知他们就此认输呢，还是另行派人出斗。

宋远桥道："今日之事，武当派已然尽力，想是魔教气数未尽，上天生下这个奇怪少年来。若再缠斗不休，名门正派和魔教又有甚么分别？"俞莲舟道："大哥说得是。咱们即日回山，请师父指点。日后武当派卷土重来，待这少年伤愈之后，再决胜负。"他这几句话说得光明磊落，豪气逼人，今日虽然认输，但不信武当派终究会技不如人。张松溪和莫声谷齐道："正该如此！"

忽听得刷的一声，殷梨亭长剑出鞘，双眼泪光莹莹，大踏步走出去，剑尖对着张无忌，说道："姓曾的，我和你无冤无仇，此刻再来伤你，我殷梨亭枉称这'侠义'两字。可是那杨逍和我仇深似海，我非杀他不可，你让开罢！"

张无忌摇头道："但教我有一口气在，不容你们杀明教一人。"

殷梨亭道："那我可先得杀了你！"

张无忌喷出一口鲜血，神智昏迷，心情激荡，轻轻的道："殷六叔，你杀了我罢！"

殷梨亭听到"殷六叔"三字，只觉语气极为熟悉，心念一动："无忌幼小之时，常常这样叫我，这少年……"凝视他的面容，竟是越看越像，虽然分别九年，张无忌已自一个小小孩童成长为壮健少年，相貌已然大异，但殷梨亭心中先存下"难道他竟是无忌"这个念头，细看之下，记忆中的面貌一点点显现出来，不禁颤声道："你……你是无忌么？"

张无忌全身再无半点力气，自知去死不远，再也不必隐瞒，叫道："殷六叔，我……我时时……想念你。"

殷梨亭双目流泪，当的一声抛下长剑，俯身将他抱了起来，叫道："你是无忌，你是无忌孩儿，你是我五哥的儿子张无忌。"

宋远桥、俞莲舟、张松溪、莫声谷四人一齐围拢，各人又惊又喜，顷刻间心头充塞了欢喜之情，甚么六大派与明教间的争执仇怨，一时俱忘。

殷梨亭这么一叫，除了何太冲夫妇、周芷若、杨逍等寥寥数人之外，余人无不讶异，哪想到这个舍命力护明教的少年，竟是武当派张翠山的儿子。

殷梨亭见张无忌昏晕了过去，忙摸出一粒"天王护心丹"塞入他口中，将他交给俞莲舟抱着，拾起长剑，冲到杨逍身前，戟指骂道："姓杨的，你这猪狗不如的淫徒，我……我……"喉头哽住，再也骂不下去，长剑递出，便要往杨逍心口刺去。

杨逍丝毫不能动弹，微微一笑，闭目待毙。突然斜刺里奔过来一个少女，挡在杨逍身前，叫道："休伤我爹爹！"

殷梨亭凝剑不前，定睛看时，不禁"啊"的一声，全身冰冷，只见这少女长挑身材、秀眉大眼，竟然便是纪晓芙。他自和纪晓芙定亲之后，每当练武有暇，心头甜甜的，总是想着未婚妻的俏丽倩影，及后得知她为杨逍掳去，失身于他，更且因而毙命，心中愤恨自是难以言宣；此刻突然又见到她，身子一晃，失声叫道："晓芙妹子，你……你没……"

那少女却是杨不悔，说道："我姓杨，纪晓芙是我妈妈，她早已死了。"

殷梨亭一呆，这才明白，喃喃的道："啊，是了，我真胡涂！你让开，我今日要替你妈报仇雪恨。"

杨不悔指着灭绝师太道："好！殷叔叔，你去杀了这个老贼尼。"殷梨亭道："为……为甚么？"杨不悔道："我妈是给这老贼尼一掌打死的。"

殷梨亭道："胡说八道！你小孩子家懂得甚么？"杨不悔冷冷的道："那日在蝴蝶谷中，老贼尼叫我妈来刺死我爹爹，我妈不肯，老贼尼就将我妈打死了。我亲眼瞧见的，张无忌哥哥也是亲眼瞧见的。你再不信，不妨问问那老贼尼自己。"当纪晓芙身死之时，杨不悔年幼，甚么也不懂得，但后来年纪大了，慢慢回想，自然明白了当年的经过。

殷梨亭回过头去，望着灭绝师大，脸上露出疑问之色，嗫懦道："师太……她说……纪姑娘是……"

灭绝师太嘶哑着嗓子说道："不错，这等不知廉耻的孽徒，留在世上又有何用？她和杨逍是两相情愿。她宁肯背叛师门，不愿遵奉师命，去刺杀这个淫徒恶贼。殷六侠，为了顾全你的颜面，我始终隐忍不言。哼，这等无耻的女子，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

殷梨亭铁青着脸，大声道："我不信，我不信！"

灭绝师太道："你问问这女孩子，她叫甚么名字？"

殷梨亭目光转移到杨不悔脸上，泪眼模糊之中，瞧出来活脱便是纪晓芙，耳中却听她清清楚楚的说道："我叫杨不悔。妈妈说：这件事她永远也不后悔。"

当的一声，殷梨亭掷下长剑，回过身来，双手掩面，疾冲下山。宋远桥和俞莲舟大叫："六弟，六弟！"但殷梨亭既不答应，亦不回头，提气急奔，突然间失足摔了一交，随即跃起，片刻间奔得不见了踪影。

他和纪晓芙之事众人多有知闻，眼见事隔十余年，他仍如此伤心，不禁都为他难过，以武当殷六侠的武功，奔跑之际如何会失足摔跌？那自是意乱情迷、神不守舍之故了。

这时宋远桥、俞莲舟、张松溪、莫声谷四人分坐四角，各出一掌，抵在张无忌胸、腹、背、腰四处大穴之上，齐运内力，给他疗伤。四人内力甫施，立时觉得他体内有一股极强的吸力，源源不绝的将四人内力吸引过去。四人大惊，暗想如此不住吸去，只须一两个时辰，自己内力便致耗竭无存，但他生死未卜，那便如何是好？正没做理会处，张无忌缓缓睁开眼睛，"啊"了一声。宋远桥等心头一震，猛觉得手掌心有一股极暖和的热力反传过来，竟是他的九阳神功起了应和，转将内力反输向四人体内。

宋远桥叫道："使不得！你自己静养要紧。"四人急忙撤掌而起，但觉似有一片滚水周流四肢百骸，舒适无比，显是他不但将吸去的内力还了四人，而且他体内九阳真气充盈鼓荡，反助四人增强了内功的修为。宋远桥等四人面面相觑，暗自震骇，眼见他重伤垂死，哪知内力竟是如此强劲浑厚，沛不可当。

此刻张无忌外伤尚重，内息却已运转自如，慢慢站起，说道："宋大伯、俞二伯、张四伯、莫七叔，恕侄儿无礼。太师父他老人家福体安康。"

俞莲舟道："师父他老人家安好！无忌，你……你长得这么大了……"

说了这句话，心头虽有千言万语，却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脸露微笑，热泪盈眶。

白眉鹰王殷天正得知这位救命恩人竟是自己外孙，高兴得呵呵大笑，却终究站不起身。

灭绝师太铁青着脸，将手一挥，峨嵋群弟子跟着她向山下走去。

周芷若低着头走了几步，终于忍不住向张无忌望去。张无忌却也正自目送她离去。两人目光相接，周芷若苍白的脸颊上飞了一阵红晕，眼光中似说："我刺得你如此重伤，真是万分的过意不去，你可要好好保重。"张无忌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微微点了点头。周芷若登时满脸喜色，神采飞扬，随即回过头去，加快脚步，远远去了。

武当派和张无忌相认，再加峨嵋派这一去，六大派围剿魔教之举登时风流云散。崆峒和华山两派携死扶伤，跟着离去。

何太冲走上前来，说道："小兄弟，恭喜你们亲人相认啊……"张无忌不等他接着说下去，从怀中摸出两枚避瘴气、去秽恶的寻常药丸，递了给他，说道："请贤夫妇各服一丸，金蚕蛊毒便可消解。"何太冲接过药丸，见黑黝黝的毫不起眼，不信便能消解得那天下至毒的金蚕蛊毒。张无忌道："在下既说消解得，便是消解得。"他话声仍然微弱，但光明顶这一战镇慑六大门派，气度之中，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威严，不

由得何太冲不信。他又想："即使他骗人，这药不能消解蛊毒，但当着武当四侠，也不能强逼他给真药。何况少林派那空性贼秃也颇有回护这小贼之意。今日只好认命罢喇。"当下苦笑着说道："多谢！"和班淑娴分别服下药丸，指挥众弟子收拾本派死者的尸首，告辞下山。

俞莲舟道："无忌，你伤重不能下山，只好在此调养，我们可不能留下陪你。盼你痊愈之后来武当一行，也好让师父见了你欢喜。"张无忌含泪点头。各人有许多事想问、有许多话想说，但见他神情委顿，均知多说一句话便加重他一分伤势，只得忍住不言。

猛听得少林派中有人大声叫了起来："圆真师兄的尸首呢？"另一人道："咦，怎不见了圆真师伯的法体？"莫声谷好奇心起，抢步过去一看，只见七八名少林僧在收拾本门战死者的遗体，可是单单少了圆真一具尸体。

圆音指着明教教众，大声喝道："快把我圆真师兄的法体交出来，莫惹得和尚无名火起，一把火烧得你们个个尸骨成灰。"

周颠笑道："哈哈，哈哈！真是笑话奇谈！你这活贼秃我们也不要，要他这死和尚干么？拿他当猪当羊，宰来吃他的瘦骨头么？"

少林众人心想倒也不错，当下十余名僧人四出搜索，却哪里有圆真的尸身。众人虽觉奇怪，但想多半是华山、崆峒各派收拾本门死者尸身之时误收了去，也就不再追寻。

当下少林、武当两派人众连袂下山。张无忌上前几步，躬身相送。宋远桥道："无忌孩儿，今日一战，你名扬天下，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盼你以后多所规劝引导，总要使明教改邪归，正，少作坏事。"张无忌道："孩儿遵奉师伯教诲，自当尽力而为。"张松溪道："一切小心在意，事事提防奸恶小人。"张无忌又应道："是！"他和武当四侠久别重逢，又即分离，五人均是依依不舍。

杨逍和殷天正待六大派人众走后，两人对望一眼，齐声说道："明教和天鹰教全体教众，叩谢张大侠护教救命的大恩！"顷刻之间，黑压压的人众跪满了一地。

张无忌不由得慌了手脚，何况其中尚有外公、舅舅诸人在内，忙跪下还礼。他这一急跪，胸口剑伤破裂，几口鲜血喷出，登时晕了过去。

小昭抢上扶起。明教中两个没受伤的头目抬过一张软床，扶他睡上。杨逍道："快扶张大侠到我房中静养。"那两名头目躬身答应，将张无忌抬入杨逍房中。

小昭跟随在后，经过杨不悔身前时，杨不悔冷冷的道："小昭，你装得真像，我早知你必有古怪，只是没料到这么一个丑东西，竟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小美人儿。"小昭低头不语。

这几天中，明教教众救死扶伤，忙碌不堪。经过这场从地狱边缘逃回来的大战，各人都明白了以往自相残杀、以致召来外侮的不该。人人关怀着张无忌的伤势，谁也不提旧怨，安安静静的耽在光明顶上养伤。

张无忌九阳神功已成，剑伤虽然不轻，但周芷若剑尖刺入时偏了数寸，只伤及肺叶，未中心脏，因此静养了七八天，伤口渐渐愈合。殷天正、杨逍、韦一笑、说不得等人躺在软床之中，每日由人抬进房来探视，见他一天好似一天，都极为欣慰。

到第八日上，张无忌已可坐起。那天晚上，杨逍和韦一笑又来探病。张无忌道："两位身中玄阴指后，这几天觉得怎样？"

杨韦二人每日都要苦熬刺骨之寒的折磨，伤势只有越来越重，但怕他挂怀，都道："好得多了！"张无忌见二人脸上黑气笼罩，说话也是有气无力，说道："我内力已回复了六七成，便给两位治一治看。"杨逍忙道："不，不！

张大侠何必忙在一时？待你贵体痊愈，再给我们医治不迟。此刻使力早了，伤势若有反复，我们心中何安？"韦一笑道："早医晚医，也不争在这几日。张大侠静养贵体要紧。"

张无忌道："我外公鹰王、义父狮王，都和两位平辈论交，两位是我长辈，再称'大侠'甚么，侄儿可实在不敢答应。"

杨逍微笑道："将来我们都是你的属下，在你眼前，连坐也不敢坐，还说甚么长辈平辈？"张无忌一怔，问道："杨伯伯你说甚么？"韦一笑道："张大侠，这明教教主的重任，若不由你来承当，更有何人能够担负？"

张无忌双手乱摇，忙道："此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便在此时，忽听得东面远远传来一阵阵尖利的哨子之声，正是光明顶山下有警的讯号。杨逍和韦一笑一怔，均想："难道六大派输得不服，去而复返么？"但脸上都显得若无其事。杨逍道："昨天吃的人参还好么？小昭，你再到药室去取些，给张大侠煎汤喝。"只听西面、南面同时哨子声大作。

张无忌道："是外敌来攻么？"韦一笑道："本教和天鹰教不乏好手，张大侠不必挂心，谅小小几个毛贼，何足道哉！"

可是片刻之间，哨子声已近了不少，敌人来得好快，显然并非小小毛贼。

杨逍道："我出去安排一下，韦兄在这里陪着张大侠。嘿嘿，明教难道就此一蹶不振，人人都可来欺侮了？"他虽伤得动弹不得，但言语中仍是充满着豪气。

张无忌寻思："少林、峨嵋这些名门正派，决不会不顾信义，重来寻仇。

来者多半是残忍奸恶之辈。光明顶上所有高手人人重伤，这七八天中没一人能养好伤势，决计难以抵挡外敌，倘若强自出战，只有枉送了性命。"

突然间门外脚步声急，一个人闯了进来，满脸血污，胸口插着一柄短刀，叫道："敌人从三面……攻上山来……弟兄们抵敌……不住……"韦一笑问道："甚么敌人？"那人手指室外，想要说话，突然向前摔倒，就此死去。

但听得传警呼援的哨声，此起彼落，显是情势急迫。忽然又有两人奔进室来，杨逍认得当先一人是洪水旗的掌旗副使，只见他全身浴血，脸色犹如鬼魅，但仍颇为镇定，微微躬身，禀道："张大侠、杨左使、韦法王，山下来攻的是巨鲸帮，海沙派、神拳门各路人物。"杨逍双眉一轩，哼了一声，道："这些么魔小丑，也欺上门来了吗？"那掌旗副使道："敌人本来也不厉害，只不过咱们兄弟多数有伤在身……"

他说到这里，冷谦、铁冠道人张中、彭莹玉、说不得、周颠等五散人分别由人抬了进来。周颠气呼呼的大叫："好丐帮，勾结了三门帮、巫山帮来乘火打劫，我周颠只要有一口气在，跟他们永世没完……"他话犹未了，殷天正、殷野王父子撑着木杖，走进室来。殷天正道："无忌孩儿，你躺着别动。他妈的'五凤刀'和'断魂枪'这两个小小门派，还能把咱们怎样了？"

这些人中，杨逍在明教中位望最尊、殷天正是天鹰教的教主、彭莹玉最富智计，这三人生平不知遇到过多少大风大浪，每每能当机立断，转危为安，但眼前的局势实是已陷绝境，人人重伤之下，敌人大举来攻，其他的帮会门派倒也罢了，丐帮却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帮内能人众多，声势着实不小，眼看着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这时每人隐然都已将张无忌当作教主，不约而同的望着他，盼他突出奇计，解此困境。

张无忌在这顷刻之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他自知武功虽较杨逍、外公、韦一笑诸人为高，但说到见识计谋，这些高手当然均胜他甚多，他们既无良策，自己又有甚么更高明的法子。正沉吟间，突然想起一事，冲口而出的叫道："咱们快到秘道中暂且躲避，敌人未必能发觉。就算发觉了，一时也不易攻入"

他想到此法，自觉是眼语言甚是兴奋，不料众人面面相觑，竟无一人为此法绝不可行。张无忌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待伤愈之后再和敌人一决雌雄，也不算是堕了杨逍道："张大侠此法诚然小昭道："小昭，你扶张大侠到秘道去。"张无忌齐去啊！"杨逍道："你请先去，我们随后便来。

张无忌听他语气，知他们决不会来，不过是要自己躲避而已，朗声说道："各位前辈，我虽非贵教中人，但和贵教共过一场患难，总该算得是生死之交。难道我就贪生怕死，能撇下各位，自行前去避难？"

杨逍道："张大侠有所不知，明教历代传下严规，这光明顶上的秘道，除了教主之外，本教教众谁也不许闯入，擅进者死。你和小昭不属本教，不必守此规矩。"

这时只听得隐隐喊杀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只是光明顶上道路崎岖，地势险峻，一处处关隘均有铁闸石门，明教虽无猛烈抵抗，来攻者却

也不易迅速奄至。加之明教名头素响，来袭敌人心存忌惮，未敢贸然深入，但听这厮杀之声，却总是在一步步的逼进。偶然远处传来一两声临死时的号呼之声，显是明教教众竭力御敌，以致惨遭屠戮。

张无忌心想：“再不走避，只怕一个时辰之内，明教上下人众无一得免。”

当下说道：“这不可进入秘道的规矩，难道决计变更不得么？”杨逍神色黯然，摇了摇头。

彭莹玉忽道：“各位听我一言：张大侠武功盖世，义薄云天，于本教有存亡续绝的大恩。咱们拥立张大侠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倘若教主有命，号令众人进入秘道，大伙儿遵从教主之令，那便不是坏了规矩。”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早就有意奉张无忌为教主，一听彭和尚之言，人人叫好。

张无忌急忙摇手道：“小子年轻识浅、无德无能，如何敢当此重任？加之我太师父张真人当年谆谆告诫，命我不可身入明教，小子应承在先。彭大师之言，万万不可。”

殷天正道：“我是你外公，叫你入了明教。就算外公亲不过你太师父，大家半斤八两，我和张真人的说话就相互抵消了罢，只当谁也没说过。入不入明教，凭你自决。”殷野王也道：“再加一个舅父，那总够斤两了罢？常言道：见舅如见娘。你娘既已不在，我就如同是你亲娘一般。”

张无忌听外公和舅父如此说，心中难过，说道：“当年阳教主曾有一通遗书，我从秘道中带将出来，原拟大家伤愈之后传观。阳教主的遗命是要我义父金毛狮王暂摄教主之位。”说着从怀中取出那封遗书，交给杨逍。

彭莹玉道：“张大侠，大丈夫身当大变，不可拘泥小节。谢狮王是你义父，犹似亲父一般，自来子继父职，谢狮王既不在此，便请你依据阳教主遗言，暂摄教主尊位。”众人齐道：“此言最是。”

张无忌耳听得杀声渐近，心中惶急加甚，一时没了主意，寻思：“此刻救人重于一切，其余尽可缓商。”于是朗声道：“各位既然如此见爱，小子若再不允，反成明教的大罪人了。小子张无忌，暂摄明教教主职位，渡过今日难关之后，务请各位另择贤能。”

众人齐声欢呼，虽然大敌逼近，祸及燃眉，但人人喜悦之情，见于颜色。

均想明教自前教主阳顶天暴毙，统率无人，一个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闹得自相残杀、四分五裂。置身事外者有之，自立门户者有之，为非作歹者亦有之，从此一蹶不振，危机百出。今日重立教主，中兴可期，如何不令人大为振奋？

能行动的便即拜倒。殷天正、殷野王虽是尊亲，亦无例外。

张无忌忙拜倒还礼，说道：“各位请起。杨左使，请你传下号令：本教上下人等，一齐退入秘道。”

杨逍道：“是！谨遵教主令谕。启禀教主，咱们命烈火旗纵火阻敌，将光明顶上房舍尽数烧了。敌人只道咱们已然逃走。不知可好？”张无忌道：“此计大妙，请杨左使传令。”心想：“此法当年朱长龄便曾使过，计策本身原是好的，只不过他是用来骗我而已。”

杨逍当即传出令去，撤回守御各处的教众，命洪水、烈火二旗断后，其余各人，退入秘道。明教是主，天鹰教是客，当下命天鹰教教众先退，跟着是天地风雷四门，光明顶上诸般职事人员，锐金、巨木、厚土三旗，五散人和韦一笑等先后退人。待张无忌和杨逍退入不久，洪水旗诸人分别进来，东西两面已是火光烛天。

这场火越烧越旺，烈火旗人众手执喷筒，不断喷射西域特产的石油。那石油近火即燃，最是厉害不过，来攻的各门派人数虽多，却畏火不敢逼近，只是四面团团围住，不令明教人众漏网。烈火旗人众进入秘道后关上闸门。

不久房舍倒塌，将秘道的人口掩在火焰之下。

这场大火直烧了两日两夜，兀自未熄，光明顶是明教总坛所在，百余年的经营，数百间美轮美奂的厅堂屋宇尽成焦土。来攻敌人待火势略熄，到火场中翻寻时，见到不少明教徒战死者的尸首，皆已烧成焦炭，面目不可辨认，只道明教教众宁死不降，人人自焚而死，杨逍、韦一笑等都已命丧火场之中。

天鹰教与明教人众按着秘道地图，分别入住一间间石室。此时已然深入地底，上面虽然烈火熊熊，在秘道中却听不到半点声音，也丝毫不觉炎热。

众人带足了粮食清水，便一两个月不出去也不致饥渴。明教和天鹰教人众各旗归旗、各坛归坛，肃静无声。众人均知这秘道是向来不许擅入的圣地，承蒙教主恩典，才得入来避难，因此谁也不敢任意走动。

杨逍等首脑人物都聚在阳顶天的遗骸之旁，听张无忌述说如何见到阳前教主的遗书、如何练成乾坤大挪移心法。他说毕，将记述心法的羊皮交给杨逍。杨逍不接，躬身说道：“阳前教主的遗书上写得明白：‘乾坤大挪移心法，暂由谢逊接掌，日后转奉新教主。’这份心法，自当由教主掌管。”

当下众人传阅阳顶天的遗书，尽皆慨叹，说道：“哪料到阳教主一世神勇睿智，竟因夫妇之情而致走火归天。咱们若得早日见此遗书，何致有今日的一败涂地。”各人想到死难同伴之惨、自己狼狈逃命之辱，无不咬牙切齿的痛骂成昆。

杨逍道：“这成昆虽是阳教主夫人的师兄、是金毛狮王的师父，可是我们以前都未能见他一面，可见此人心计之工。原来数十年前，他便处心积虑的要摧毁本教。”周颠道：“杨左使、韦蝠王，你们都堕入了他的道儿而不觉，也可算得无能。”他本想扯上殷天正，只是碍于教主的情面，将“白眉老儿”四个字咽入了肚里。杨逍脸上一红，说道：“总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成昆恶贼终究命丧野王兄的掌底。”烈火旗掌旗使辛然恨恨的道：“成昆这恶贼作了这么大的孽，倒给他死得太便宜了。”

众人议论了一会，当下分别静坐用功，疗养伤势。

在秘道中过了七八日，张无忌的剑创已好了九成，结了个寸许长的疤，当即给受了外伤的弟兄治疗，虽然药物多缺，但他针灸推拿，当真是着手成春。众人初时只道这位少年教主武功深不可测，岂知他医道竟也如此精湛，几已可直追当年的“蝶谷医仙”胡青牛。

再过数日，张无忌剑伤痊愈，当即运起九阳神功，给杨逍、韦一笑及五散人逼出体内玄阴指的寒毒。三日之内，众大高手内伤尽去，无不意气风发，便要冲出秘道，尽歼来攻之敌。张无忌道：“各位伤势已愈，内力未纯，既已忍耐多日，索性便再等几天。”

这数日中，人人加紧磨练，武功浅的磨刀砺剑。武功深的则练气运劲，自从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以来，明教始终挨打受辱，这口怨气可实在憋得狠了。

这天晚间，杨逍将明教的教义宗旨、教中历代相传的规矩、明教在各地支坛的势力、教中首要人物才能性格，一一向张无忌详为禀告。

只听得铁链叮当声响，小昭托了茶盘，送上两碗茶来。张无忌道：“杨左使，这个小姑娘近来无甚过犯，请你打开铁锁，放了她罢！”杨逍道：“教主有令，敢不遵从。”当下叫杨不悔进来，说道：“不悔，教主吩咐，你给小昭开了锁罢。”杨不悔道：“那钥匙放在我房里的抽屉之中，没带下来。”

张无忌道：“那也不妨，这钥匙想来也烧不烂。”

杨逍等女儿和小昭退出，说道：“教主，小昭这小丫头年纪虽小，却是极为古怪，对她不可不加提防。”张无忌问道：“这小姑娘来历如何？”

杨逍道：“半年之前，我和不悔下山游玩，见到她一人在沙漠之中，抚着两具尸首哭泣。我们上前查问，她说死的二人是她爹娘。她爹娘在中原得罪了官府，一家三口被充军来到西域，前几日因不堪蒙古官兵的凌辱，逃了出来，终于她爹娘伤发力竭，双双毙命。我见她小小一个女孩，孤苦伶仃，虽然容貌奇丑，说话倒也不蠢，便给她葬了父母，收留了她，叫她服侍不悔。”

张无忌点了点头，心想：“原来小昭父母双亡，身世极是可怜，跟我竟是一般。”

杨逍续道："我们带小昭来到光明顶上之后，有一日我教不悔武艺，小昭在旁听着，怎知我解释到六十四卦方位之时，不悔尚未领悟，小昭的眼光已射到了正确的方位之上。"

张无忌道："想是她天资聪颖，悟性比不悔妹子快了一点。"

杨逍道："初时我也这么想，倒很高兴，但转念一想，起了疑心，故意说了几句极难的口诀，那是我从未教过不悔的。其时日光西照，地火明夷，水火未济，我故意说错了方位，只见她眉头微蹙，竟然发觉了我的错处。从此我便留上了心，知道这小姑娘曾得高人传授，身怀上乘武功，到光明顶上非比寻常，乃是有所为而来。"

张无忌道："或者她父亲精通易经，那是家传之学，亦未可知。"

杨逍道："教主明鉴：文士所学的易经，和武功中的易理颇有不同。倘若小昭所学竟是她父母所传，那么她父母当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了，又怎能受蒙古官兵凌辱而死？我其时不动声色，过了几日，才闲闲问起她父母的姓名身世。她推得乾乾净净，竟不露丝毫痕迹。当时我也不发作，只叮嘱不悔暗中留神。有一日我说个笑话，不悔哈哈大笑，小昭在旁听着，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其时她站在我和不悔背后，只道我父女瞧不见她，岂知不悔手中正在把玩一柄匕首，那匕首明净如镜，将她笑容清清楚楚的映了出来。她却哪里是个丑丫头？容貌比之不悔美得多了。待我转过头来，她立时又变成了挤眼歪嘴的怪相。"

张无忌微笑道："整日假装这怪样，当真着实不易。"心想："杨左使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小昭这小丫头在他面前耍枪花，自然瞒他不过。"

杨逍又道："当下我仍是隐忍不言，这日晚间，夜静人定之后，我悄悄到女儿房中，来窥探小昭动静。只见这丫头正从不悔房中出来。她径往东边房舍，不知找寻甚么，每一间房间、每一处隐僻之所，无不细细寻到。我再也忍不住了，现身而出，问她找寻甚么，是谁派她到光明顶来卧底。她倒也镇静，竟是毫不惊慌，说无人派她，只是喜欢到处玩玩，出于好奇之心。我诸般恐吓劝诱，她始终不露半句口风，我关着她饿了七天七夜，饿得她奄奄一息，她仍是不说。于是我将教中旧日留传的这副玄铁铐镣将她铐住，令她行动之时发出叮当声响，那便不能暗中加害不悔。我所以不即杀她，是想查知她的来历。教主，这小丫头乃敌人派来卧底，决计无疑，以她精通八卦方位这节来看，只怕不是昆仑，便是峨嵋派的了。只是谅这小小丫头，碍得甚么？念她服侍教主一场，教主慈悲饶她，那也是她的造化。"

张无忌站起身来，笑道："咱们在地牢中关了这么多日，也该出去散散心了罢？"杨逍大喜，问道："这就出去？"张无忌道："伤势未愈的，无论如何不可动手，要立功也不忙在一时。其余的便都出去。好不好？"杨逍出去传令，秘道中登时欢声雷动。

众人进秘道时是从杨不悔闺房的通道而入，这次出去，走的却是侧门，以便通往后山。张无忌推开阻门巨石，当先出去，待众人走尽，又将巨石推上。那厚土旗的掌旗使颜垣是明教中第一神力之士，他试着运劲一推那块小山般的巨石，竟如蜻蜓撼石柱，全没动静，不禁伸出了舌头缩不回去，心中对这位青年教主更是敬佩无已。

众人出得秘道，生怕惊动了敌人，连咳嗽之声也是半点全无。

张无忌站在一块大石之上。月光泻将下来，只见天鹰教人众排在西首宾位，天微、紫微、天市三堂，神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五坛，各有统率，整整齐齐的排着。东首是明教五旗：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厚上，各旗正副掌旗使率领本旗弟兄，分五行方位站定。中间是杨逍属下天、地、风、雷四门门主所统的光明顶众教。那天字门所属是中原男子教众；地字门所属是女子教众：风字门是释家道家等出家人；雷字门则是西域番邦人氏的教众。虽然连日激战，五旗四门无不伤残甚众，但此刻人人精神振奋。青翼蝠王韦一笑及冷谦等五散人站在张无忌身后卫护。人人肃静，只候教主令下。

张无忌缓缓说道："敌人来攻本教重地，咱们虽要善罢，亦已不得。但本人实不愿多所杀伤，务希各位体念此意。天鹰教由殷教主率领，自西攻击。

五行旗由巨木旗掌旗使闻苍松总领，自东攻击。杨左使率领天字门、地字门，启北攻击。五散人率领风字门、雷字门，自南攻击。韦蝠王与本人居中策应。"

众人一齐躬身应命。

张无忌左手一挥，低声道："去罢！"四队教众分从东南西北四方包围光明顶。

张无忌向韦一笑道："蝠王，咱两个从秘道中出去，攻他们一个措手不及。"韦一笑大喜，说道："妙极！"两人重行回入秘道，从杨不悔闺房的人口处钻了出来。

其时上面已堆满了瓦砾、焦木，费了好大力气才走出来，扑鼻尽是焦臭之气。其时明教人众距离尚远，但光明顶上留着的敌人已然发觉，大呼小叫，相互警告。张无忌和韦一笑相视一笑，均想："这批家伙大惊小怪，不必相斗，胜败已分。"两人隐身在倒塌了的半堵砖墙之后，月光下但见黑影来回奔走。

过不多时，说不得和周颠两人并肩先至，已从南方攻到，冲入人群之中，砍瓜切菜般杀了起来。跟着殷天正、杨逍、五行旗人众齐到，大呼酣斗，犹似虎入羊群一般。

夺得光明顶的本有丐帮、巫山帮、海沙帮等十余个大小帮会，眼见光明顶烧成一片白地，明教人众没一个漏网，只道已然大获全胜。丐帮、巨鲸帮等一大半帮会这几日都已纷纷下山，光明顶上只剩下神拳帮、三江帮、巫山帮、五凤刀四个帮会门派。明教教众突然间杀将出来，这四个门派中虽然也有若干好手，却怎是杨逍、殷天正这些人的对手，不到一顿饭功夫，已死伤大半。

张无忌现身而出，朗声说道："明教高手此刻聚会光明顶。诸大帮会门派听了，再斗无益，一齐抛下兵刃投降，饶你们不死，好好送你们下山。"

神拳门、三江帮、巫山帮、五凤刀中的好手已死伤大半，余下的眼见敌人大集，均无斗志，纷纷抛下兵刃投降。二十余名悍勇之徒兀自顽抗，片刻间便已尸横就地。

这十余日中，巫山帮等人众已在山顶搭了若干茅棚暂行栖身，当下巨木旗下教众又再砍伐树木，搭盖茅舍。地字门下的女教众忙着烧水煮饭。

光明顶上烧起熊熊大火，感谢明尊火圣佑护。

白眉鹰王殷天正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天鹰教教下各人听了：本教和明教同气连枝，本是一脉。二十余年之前，本人和明教的伙伴们不和，这才远赴东南，自立门户。眼下明教由张大侠出任教主，人人捐弃旧怨，群策群力。'天鹰教'这个名字，打从今日起，世上再也没有了，大伙儿都是明教的教众，咱们人人听张教主的分派号令。要是哪个不服，快快给我滚下山去罢！"

天鹰教教众欢声雷动，都道："天鹰教源出明教，现今是返本归宗。咱们大伙儿都入明教，那是何等的美事。殷教主和张教主是家人至亲，听哪一位教主的号令都是一样。"殷天正大声道："打从今日起只有张教主，哪个再叫我一声'殷教主'，便是犯上叛逆。"

张无忌拱手道："天鹰教和明教分而复和，真是天大的喜事。只是在下迫于情势，暂摄教主之位。此刻大敌已除，咱们正该重推教主。教中有这许多英雄豪杰，小子年轻识浅，何敢居长？"

周颠大声道："教主，你倒代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了这教主之位，闹得四分五裂，好容易个个都服了你。你若再推辞，那么你另派一个人出来当教主罢。哼哼！不论是谁，我周颠首先不服。要我周颠当罢，别个儿可又不服。"

彭莹玉道："教主，倘若你不肯担此重任，明教又回到了自相残杀、大起内哄的老路上，难道到那时又来求你搭救？"

张无忌心想："这于人说的也是实情，当此情势，我难以袖手不顾。可是这个教主，我确是既不会做，又不想做。"于是朗声说道："各位既如此垂爱，小子不敢推辞，只得暂摄教主重任，只是有三件事要请各位允可，否则小子宁死不肯担当。"

众人纷纷说道：“教主有令，莫说三件，便是三十件也当遵奉，不敢有违。不知是哪三件，请教主示下。”

张无忌道：“本教给人目为邪魔外道，虽说是教外之人不明本教真相。

但本教教众人数多了，难免良莠不齐，亦有不肖之徒行为放纵，残害无辜。

这第一件事，是自今而后，从本人以下，人人须得严守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向周颠看了一眼，说道：“吵嘴相骂则可，动手万万不行。本人请冷谦冷先生担任刑堂执法，凡违犯教规，和本教兄弟斗殴砍杀，一律处以重刑，即令是本人的外公、舅父等尊长，亦无例外。”

众人躬身说道：“正该如此。”冷谦跨上一步，说道：“奉令！”他不喜多话，这两个字，便是说应自当竭尽所能，奉行教主命令。

张无忌道：“第二件事说来比较为难。本教和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已深，双方门人弟子、亲戚好友，都是互有杀伤。此后咱们既往不咎，前愆尽释，不再去和各门派寻仇。”众人听了，心头都是气忿不平，良久无人答话。

周颠道：“倘若各门派再来惹事生非呢？”张无忌道：“那时随机应变。

要是对方一再进逼，咱们自也不能束手待毙。”铁冠道人道：“好罢！反正我们的性命都是教主救的，教主要我们怎样，那便怎样。”彭莹玉大声道：“各位兄弟：中原各门派杀了咱们不少人，咱们也杀了各门派不少人，要是双方仇怨纠缠，循环报复，大家只有越死越多。教主命令咱们不再寻仇，也正是为咱们好。”众人心想这话不错，便都答允了。

张无忌心下甚喜，抱拳说道：“各位宽宏大量，实是武林之福，苍生之幸。”于是命五行旗各旗使去释放所俘神拳门、巫山帮等门派帮会的俘虏，向他们申述明教不再与中原各门派为敌之意，任由众俘下光明顶而去。

张无忌道：“这第三件事，乃是依据阳前教主的遗命而来。阳前教主遗书中说道：由觅回圣火令之人接任第三十四代教主之位，他逝世后，教主之位由金毛狮王谢法王暂摄。咱们即当前赴海外，迎归谢法王，由他摄行教主，然后设法寻觅圣火令。那时小子退位让贤，各位不得再有异议。”

众人听了，不由得面面相觑，均想：“群龙无首数十年，好容易得了位智勇双全、仁义豪侠的教主。日后倘是本教一个碌碌无能之徒无意中拾得圣火令，难道竟由他来当教主？”

杨逍道：“阳前教主的遗言写于二十余年之前，其时世局与现今大不相同。金毛狮王自是要去迎接的，圣火令也是要寻觅的，但若由旁人担任教主，实难令大众心服。”

张无忌坚执阳前教主的遗命决不可违。众人拗不过，只得依了，均想：“金毛狮王只怕早已死了，圣火令失落将近百年，哪里还找得着？且听他的，将来若是有变，再作道理。”

这三件大事，张无忌于这十几日中一直在心头盘旋思索，此时听得众人尽皆遵依，甚是欢喜，当下命人宰杀牛羊，和众人歃血为盟，不可违了这三件约言。

张无忌道：“本教眼前第一大事，是去海外迎归金毛狮王谢法王。此行非本人亲去不可，有哪一位愿与本人同去？”众人一齐站起身来，说道：“愿追随教主，同赴海外。”

张无忌初负重任，自知才识俱无，处分大事必难妥善，于是低声和杨逍商议了一会，才朗声道：“前往海外的人手也不必太多，何况此外尚有许多大事需人料理。这样罢，请杨左使率领天地风雷四门，留镇光明顶，重建总坛。金木水火土五旗分赴各地，招集本教分散了的人众，传谕咱们适才约定的三件事。请外公和舅父率领天鹰旗，探听是否尚有敌人意欲跟本教为难，再寻访光明右使和紫衫龙王两位的下落。韦蝠王请分别前往六大派掌门人居处，说明本教止战修好之意，就算不能化敌为友，也当止息干戈。这件事甚不易办，但韦蝠王大才，定能克建殊功。至于赴海外迎接谢法王之事，则由本人和五散人同去。”

此时他是教主之尊，虽然言语谦逊有礼，但每一句话即是不可违抗的严令，众人一一接令，无不凛遵。

杨不悔道：“爹，我想到海外去瞧瞧满海冰山的风光。”杨逍微笑道：“你向教主求去，我可作不了主。”杨不悔撅起了小嘴，却不作声。

张无忌微微一笑，想起数年前护送杨不悔西来时，一路上她缠着要说故事，自己曾将冰火岛上诸般奇景，以及白熊、海豹、怪鱼等各种珍异动物说给她听，这当儿她便想亲自去看看了，说道：“不悔妹子，海行甚多凶险，你若不怕，杨左使又放心你去，那么杨左使和你一起都随我到海外去罢。”

杨不悔拍手道：“我怕甚么？爹，咱们都跟无忌哥哥……不，跟教主去！”

杨逍不答，望着张无忌，听他示下。

张无忌道：“既是如此，偏劳冷先生留镇光明顶，天地风雷四门，暂归冷先生统率。”冷谦道：“是！”周颠拍手顿足，大叫：“妙极，妙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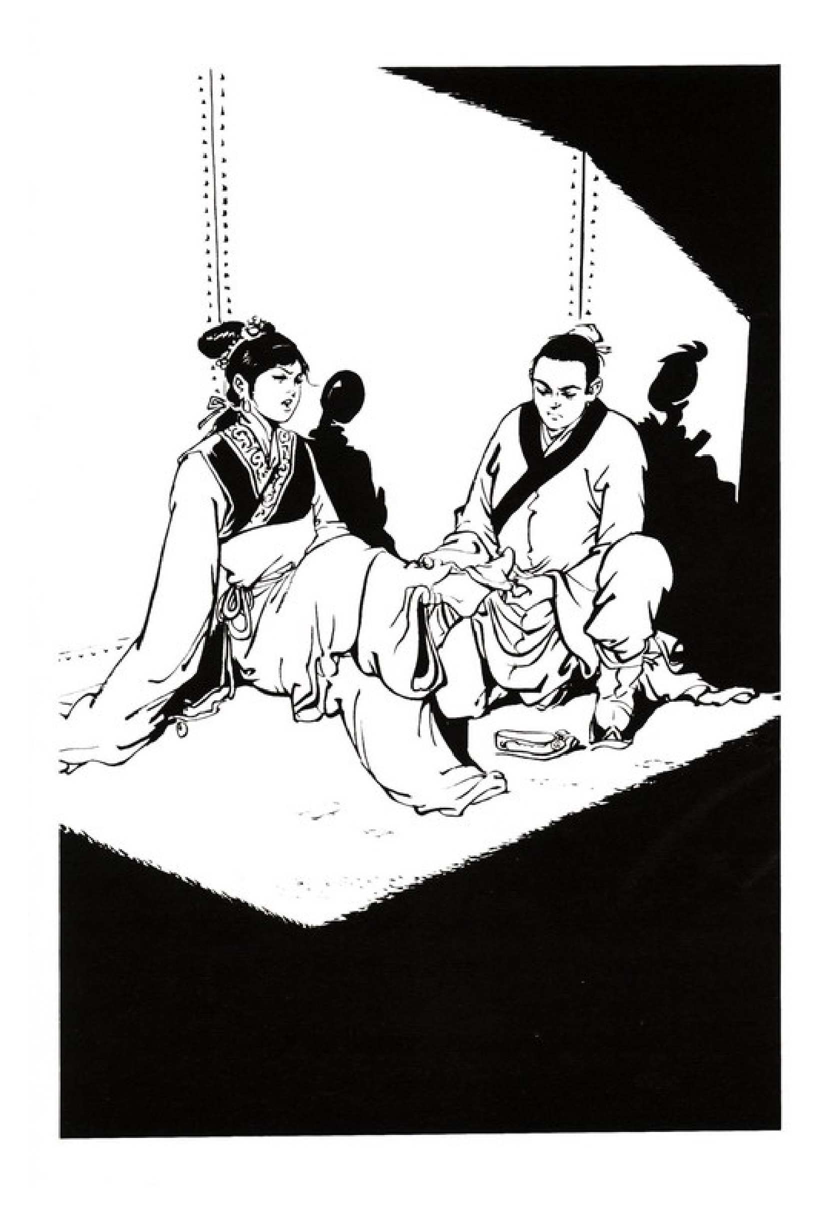
说不得道：“周兄，妙甚么？”周颠道：“教主如此倚重冷谦，那是咱五散人的面子。再说，大海茫茫，不知要坐几日几夜的海船，多了杨左使父女，谈谈说说，何等快活。我要和人合口吵闹，也有杨左使做对手。倘若同着冷谦，只不过多了一块不开口的木头罢了。”众人一齐大笑。冷谦既不生气，也不发笑，便似没有听见。

当日众人饱餐欢聚，分别休息。张无忌要杨不悔替小昭开了玄铁铐镣，但那钥匙失落在火场的焦木瓦砾之中，再也寻找不着。小昭淡淡的道：“我戴了这叮叮当当的铁链，走起路来反而好听，还是戴着的好。”张无忌安慰她道：“小昭，你安心在光明顶上住着，我接了义父回来，借他的屠龙宝刀给你斩脱铐镣。”小昭摇了摇头，并不答应。

次日清晨，张无忌率领众人，和冷谦道别。冷谦道：“教主，保重。”

张无忌道：“冷先生坐镇总坛，多多辛苦。”冷谦向周颠道：“小心，怪鱼，吃你！”周颠握着他手，心中颇为感动。五散人情若兄弟，冷谦今日破例多说了这六个字，那的确是十分担心大海中的怪鱼将众兄弟吃了。

冷谦和天地风雷四门首领直送下光明顶来，这才作别。



二十三　灵芙醉客绿柳庄

一行人行出百余里，在沙漠中就地歇宿。张无忌睡到中夜，忽听得西首隐隐传来叮当、叮当清脆的金属撞击之声，心中一动，当即悄消起来，向声音来处迎去。奔出里许，只见小小一个人影在月光下移动，他抢步上去，叫道：“小昭，怎么你也来了？”

那人影正是小昭。她突然见到张无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在他怀里，抽抽噎噎的只是哭泣，却不说话。张无忌轻拍她肩头，说道：“好孩子，别哭，别哭！”小昭似乎受尽了委屈，终于得到发泄，哭得更加响了，说道：“你到哪里，我……我也跟到哪里。”张无忌心想：“这小姑娘父母双亡，又见疑于杨左使父女，十分可怜。想是我对她和言悦色，是以对我甚是依恋。”

说道：“好，别哭啦，我也带你一起到海外去便了。”

小昭大喜，抬起头来，朦朦胧胧的月光在她清丽秀美的小小脸庞上笼了一层轻纱，晶莹的泪水尚未擦去，海水般的眼波中已尽是欢笑。张无忌微笑道：“小昭，你将来长大了，一定美得不得了。”小昭笑道：“你怎知道？”

张无忌尚未回答，忽听得东北角上蹄声杂沓，有大队人马自西而东，奔驰而过，少说也有一百余乘。过不多时，韦一笑和杨逍先后奔到，说道：“教主，深夜之中大队人马奔驰，说不定又是本教之敌。”张无忌命小昭去和彭莹玉等人会合，自行带同杨韦二人，奔向蹄声传来处查察。

到得近处，果见沙漠中留下一排马蹄印。韦一笑俯身察看，抓起一把沙子，说道：“有血迹。”张无忌抓起沙子凑近鼻端，登时闻到一阵血腥气。

三人循着蹄印追出数里，杨逍忽见左首沙中掉着半截单刀，拾起一看，见刀柄上刻着“冯远声”三字，微一沉吟，说道：“这是崆峒派中的人物。教主，想是崆峒派在此预备下马匹，回归中原。”韦一笑道：“从光明顶下来，已然事隔半月有余，他们尚在这里，不知捣甚么鬼？”三人查知是崆峒派，便不放在心上，回归原地安睡。

行到第五日上，前面草原上来了一行人众，多数是身穿缁衣的尼姑，另有七八个男子。双方渐渐行近，一名尼姑尖声叫道：“是魔教的恶贼！”众人纷纷拔出兵刃，散开迎敌。

张无忌见是峨嵋派人众，不知何以去而复回，而那些人也是从未见过的，朗声说道：“众位师太是峨嵋门下吗？”一名身材瘦小的中年尼姑越众而出，厉声道：“魔教的恶贼，多问甚么？上来领死罢。”张无忌道：“师太上下如何称呼？何以如此动怒？”那尼姑喝道：“恶贼，凭你也配问我名号！你是谁？”

韦一笑疾冲而前，穿入众人之中，点了两名男弟子的穴道，抓住两人后领，猛地发脚，远远奔了出去，将两人摔在地下，随即又奔回原处。这几下兔起鹘落，快速无伦，冷笑一声，说道：“这位是当世武功第一、天下肝胆无双的奇男子，统率左右光明使、四大护教法王、五散人、五行旗、天地风雷四门的明教张教主，赶过峨嵋派下山，夺过灭绝师太手中倚天宝剑，以他这样人物，也配来问一声师太的法名么？”

他这番话一口气的说将出来，峨嵋群弟子尽皆骇然，眼见韦一笑适才露了这么一手匪夷所思的武功，无人再怀疑他的说话。那中年尼姑定了定神，才道：“阁下是谁？”韦一笑道：“在下姓韦，外号青翼蝠王。”峨嵋派中几个人不约而同的惊呼，便有四人急奔去救护那两个被他搬到了远处的同门。

韦一笑道：“奉张教主号令：明教和六大派止息干戈，释愆修好。贵同门运气好，韦蝠王这次没吸他们的血。”他自得张无忌以九阳神功疗伤，不但驱除了玄阴指寒毒，连以前积下的毒气也消了大半，不必每次行功运劲，便须吸血抗寒。

那四人抬了两名被点中穴道的同门回来，正待设法给他们解治，只听得嗤嗤两响，两粒小石子射将过来，带着破空之声，直冲二人穴道，登时替他们解开了。却是杨逍以“弹指神通”反这“掷石点穴”的功夫。

那中年尼姑见对方人数固然不少，而适才两人稍显身手，实是武功高得出奇，若是动手，非吃大亏不可，所谓“止息干戈，释愆修好”，也不知是真是假，便道：“贫尼法名静空。各位可见到我师父吗？”张无忌道：“尊师从光明顶下来，已半月有余，预计此时已进玉门关。各位东来，难道中间错过了么？”

静空身后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说道：“师姊别听他胡说，咱们分三路接应，有信号火箭联络，怎会错过不见？”周颠听她说话无礼，便要教训她几句，说道：“这就奇了……”张无忌低声道：“周先生不必跟她一般见识。她们寻不着师父，自然着急。”

静空满脸怀疑之色，说道：“家师和我们其余同门是不是落入了明教之手？大丈夫光明磊落，何必隐瞒？”周颠笑道：“老实跟你们说，峨嵋派不自量力，来攻光明顶，自灭绝师太以下，个个被擒，现下正打在水牢之中，教她们思过待罪，关他个十年八年，放不放那时再说。”彭莹玉忙道：“各位莫听这位周兄说笑。灭绝师太神功盖世，门下弟子个个武艺高强，怎能失陷于明教之手？此刻贵我双方已然罢手言和。各位回去峨嵋，自然见到。”

静空将信将疑，犹豫不决。韦一笑道：“这位周兄爱说笑话。难道本教教主堂堂之尊，也会骗你们小辈不成？”那中年女子道：“魔教向来诡计多端，奸诈狡猾，说话如何能信？”

洪水旗掌旗使唐洋左手一挥，突然之间，五行旗远远散开，随即合围，巨木在东、烈火在南、锐金在西、洪水在北、厚土在外游走策应，将一干峨嵋弟子团团围住了。

殷天正大声道：“老夫是白眉鹰王，只须我一人出手，就将你们一干小辈都拿下了。明教今日手下留情，年轻人以后说话可得多多检点些。”这几句话轰轰雷动，震得峨嵋群弟子耳朵嗡嗡作响，心神动荡，难以自制，眼见他白须白眉，神威凛凛，众人无不骇然。

张无忌一拱手，说道：“多多拜上尊师，便说明教张无忌问她老人家安好。”当先向东便去。唐洋待韦一笑、殷天正等一一走过，这才挥手召回五行旗。

峨嵋弟子瞧了这等声势，暗暗心惊，眼送张无忌等远去，个个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彭莹玉道：“教主，我瞧这事其中确有蹊跷。灭绝师太诸人东还，不该和这干门人错失道路。各门各派沿途均有联络记号，哪有影踪不见之理？”

众人边走边谈，都觉峨嵋派这许多人突然在大漠中消失，其理难明，张无忌更是挂念周芷若的安危，却又不便和旁人商量。

这日行到傍晚，厚土旗掌旗使颜垣忽道：“这里有些古怪！”奔向左前方的一排矮树之间察看，从一名本旗教众手里接过一把铁铲，在地下挖掘起来，过不多时，赫然露出一具尸体。尸首已然腐烂，面目殊不可辨，但从身上衣着看来，显是昆仑派的弟子。厚土旗教众一齐动手挖掘，不久掘出一个大坑，坑中横七竖八的堆着十六具尸体，尽是昆仑弟子。若是他们本派掩埋，决不致如此草草，显是敌人所为。再查那些尸体，人人身上有伤。张无忌命厚土旗将各具尸体好好分开，一具具的妥为安葬。

众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头的疑问都是一样：“谁干的？”大家怔了一阵，彭莹玉才道：“此事倘不查个水落石出，这笔烂帐定然写在本教头上。”说不得朗声道：“大家听了，若是明刀明枪的交战，大伙儿在教主率领之下，虽不敢说天下无敌，也决不致输于旁人。只是暗箭难防，此后饮水食饭、行路住宿，处处要防敌人下毒暗算。”教众齐声答应。

又行一阵，眼见夕阳似血，天色一阵阵的黑了下来，众人正要觅地休息，只见东北角天边四头兀鹰不住在天空盘旋。突然间一头兀鹰俯冲下去，立即又急飞而上，羽毛纷落，啾啾哀鸣，显是给下面甚么东西击中，吃了大亏。

锐金旗的掌旗使庄铮死在倚天剑下之后，副旗使吴劲草承张无忌之命升任了正旗使，这时见兀鹰古怪，说道：“我去瞧瞧。”带了两名弟兄，急奔过去。过了一会，一名教众先行奔回，向张无忌禀报：“禀告教主，武当派殷六侠摔在沙谷之中。”张无忌大吃一惊，道：“是殷六侠？受了伤么？”

那人道：“似乎是受了重伤，吴旗使见是殷六侠，命属下急速禀报教主。吴旗使已下谷救援去了……”

张无忌心急如焚，不等他说完，便即奔去。杨逍、殷天正等随后跟来。

得到近处，只见是个大沙谷，足有十余丈深，吴劲草左手抱着殷梨亭，一步一陷，正在十分吃力的上来。张无忌沿着沙壁抢了下去，一手抓住吴劲草右臂，另一手便去探殷梨亭的鼻息，察觉尚有呼吸，略感宽心，接过他身子，几个纵跃便出了沙谷，将他横放在地，定神看时，不禁又是惊怒，又是难过。

但见他膝、肘、踝、腕。足趾、手指，所有四肢的关节全都被人折断了，气息奄奄，动弹不得，对方下手之毒，实是骇人听闻。

殷梨亭神智尚未迷糊，见到张无忌，脸上微露喜色，吐出了口中的两颗石子。原来他受伤后被人推下沙谷，仗着内力精纯，一时不死，兀鹰想来吃他，被他侧头咬起地下石子，喷石射击，如此苦苦撑持，已有数日。杨逍见那四头兀鹰尚自盘旋未去，似想等众人抛下殷梨亭后，便飞下来啄食他的尸体，从地下拾起四粒小石，嗤嗤连弹，四头兀鹰应声落地，每一只的脑袋都被小石打得粉碎。

张无忌先给殷梨亭服下止痛护心的药丸，然后详加查察，但见他四肢共有二十来处断折，每处断骨均是被重手指力捏成粉碎，再也无法接续。殷梨亭低声道：“跟三哥一样，是少林派……金刚指刀……指力所伤……”

张无忌登时想起当年父亲所说三师伯俞岱岩受伤的经过来，他也是被少林派的金刚指力捏得骨节粉碎，卧床已达二十余年。其时自己父母尚未相识，不料事隔多年，又有一位师叔伤在少林金刚指之下。他定了定神，说道：“六叔不须烦心，这件事交给了侄儿，定教奸人难逃公道。那是少林派中何人所为，六叔可知道么？”

殷梨亭摇了摇头，他数日来苦苦挣命，早已筋疲力尽，此刻心头一松，再也支持不住，便此昏晕了过去。

张无忌想起自己身世，父母所以自刎而死，全是为了对不起三师伯，今日六师叔又遭此难，再不勒逼少林派交出这罪魁祸首，如何对得起俞殷二位？

又如何对得起死去的父母？眼见殷梨亭虽然昏晕，性命该当无碍，只是断肢难续，多半也要和俞岱岩同一命运。

他经历有限，见事不快，须得静下来细细思量，当下负着双手，远远走开，走上一个小丘坐了下来，心中两个念头不住交战：“要不要上少林寺去，找到那罪魁祸首，跟爹爹、妈妈、三师伯、六师叔报此大仇？若是少林派肯坦率承认，交出行凶之人，自然再好不过，否则岂非明教要和武当派联手，共同对付少林？我已和众兄弟献血盟誓，决不再向各门派帮会寻仇生事，但事情一闹到自己头上，便立时将誓言抛诸脑后，又如何能够服众？祸端一开，此后怨怨相报，只怕又要世世代代的流血不止，不知要伤残多少英雄好汉的性命？”

其时天已全黑，明教众人点起灯火，埋锅造饭。张无忌兀自坐在小丘之上，眼见明月升起，仍是拿不定主意，直想到半夜，才这么决定：“且到少林寺去见掌门空闻神僧，说明前因后果，要他给一个公道。”转念又想：“但若把话说僵了，非动手不可，那便如何？”

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心想：“我年纪轻轻，初当大任，立即便遭逢一件极棘手的难题，一心想要止战息争，但凶杀血仇，却一件件迫人而来。

我担当了明教教主的重任，推不掉。甩不脱，此后烦恼艰困，实是无穷无尽！若能不做教主，可有多好？”

他回到灯火之旁，众人虽然肚饿，却谁都没有动筷吃饭，恭敬肃穆的站起。张无忌好生过意不去，忙道：“各位以后自管用饭，不必等我。”去看殷梨亭时，只见杨不悔已用热水替他洗净了创口，正在喂他饮汤。

殷梨亭神智仍是迷糊，突然间双眼发直，目不转睛的瞪着杨不悔，大声说道：“晓芙妹子，我想得你好苦，你知道么？”杨不悔满脸通红，神色极是尴尬，右手拿着匙羹，低声道：“你再喝几口汤。”殷梨亭道：“你答应我，永远不离开我。”杨不悔道：“好啦，好啦！你先

喝了这汤再说。”殷梨亭似乎甚为喜悦，张口把汤喝了。

次日张无忌传下号令，各人暂且不要分散，齐到嵩山少林寺去，问明打伤殷梨亭的原委再说。韦一笑、周颠等眼见殷梨亭如此重伤，个个心中不平，听教主说要去少林问罪，齐声喝彩。“杨逍为了纪晓芙之事，一直对殷梨亭极是抱憾，口中虽然不言，心里却立定了主意，决意竭全力为他报仇，更命女儿好好照顾服侍，稍补自己的前过。

此后一路没再遇上异事。殷梨亭时昏时醒，张无忌问起他受伤的情形，殷梨亭茫然难言，只说：“少林派的和尚，五个围攻我一个。是少林派的武功，决计错不了。”

这日众人进了玉门关，卖了骆驼，改乘马匹，生怕惹人耳目，买了商贩的衣服换上。有的更赶着骡车，装了皮货药材等物。

这日清晨动身，在甘凉大路上赶道，骄阳如火，天气热了起来。行了两个多时辰，眼见前面一排二十来棵柳树，众人心中甚喜，催赶坐骑，奔到柳树之下休息。

到得近处，只见柳树下已有九个人坐着。八名大汉均作猎户打扮，腰挎佩刀，背负弓箭，还带着五六头猎鹰，墨羽利爪，模样极是神骏。另一人却是个年轻公子，身穿宝蓝绸衫，轻摇折扇，掩不住一副雍容华贵之气。

张无忌翻身下马，向那年轻公子瞥了一眼，只见他相貌俊美异常，双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手中折扇白玉为柄，握着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

但众人随即不约而同的都瞧向那公子腰间，只见黄金为钩、宝带为束，悬着一柄长剑，剑柄上赫然楼着“倚天”两个篆文。看这剑的形状长短，正是灭绝师太持以大屠明教教众、周芷若用以刺得张无忌重伤几死的倚天剑。

明教众人大为愕然，周颠忍不住要开口相询。便在此时，只听得东边大路上马蹄杂沓，一群人乱糟糟的乘马奔驰而来。

这群人是一队元兵，约莫五六十人，另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元兵用绳缚了曳之而行。这些妇女大都小脚伶仃，如何跟得上马匹，有的跌倒在地，便被绳子拉着随地拖行。所有妇女都是汉人，显是这群元兵掳掠来的百姓，其中半数都已衣衫被撕碍稀烂，有的更裸露了大半身，哭哭啼啼，极是凄惨。

元兵有的手持酒瓶，喝得半醉，有的则挥鞭抽打众女。这些蒙古兵一生长于马背，鞭术精良，马鞭抽出，回手一拖，便卷下了女子身上一大片衣衫。余人欢呼喝彩，喧声笑嚷。

蒙古人侵入中国，将近百年，素来瞧得汉人比牲口也还不如，只是这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淫虐欺辱，却也是极少见之事。明教众人无不目眦欲裂，只待张无忌一声令下，便即冲上杀兵救人。

忽听得那少年公子说道：“吴六破，你去叫他们放了这干妇女，如此胡闹，成甚么样子！”话声清脆，又娇又嫩，竟似女子。

一名大汉应道：“是！”解下系在柳树上的一匹黄马，翻身上了马背，驰将过去，大声说道：“喂，大白天这般胡闹，你们也没官长管束么？快快把众妇女放了！”

元兵队中一名军官骑马越众而出，臂弯中搂着一个少女，斜着醉眼，哈哈大笑，说道：“你这死囚活得不耐烦了，来管老爷的闲事！”那大汉冷冷的道：“天下盗贼四起，都是你们这班不恤百姓的官兵闹出来的，乘早给我规矩些罢。”

那军官打量柳荫下的众人，心下微感诧异，暗想寻常老百姓一见官兵，远远躲开尚自不及，怎地这群人吃了豹子胆、老虎心，竟敢管起官军的事来？

一眼掠过，见那少年公子头巾上两粒龙眼般大的明珠莹然生光，贪心登起，大笑道：“兔儿相公，跟了老爷去罢！有得你享福的！”说着双腿一挟，催马向那少年公子冲来。

那公子本来和颜悦色，瞧着众元兵的暴行似乎也不生气，待听得这军官如此无礼，秀眉微微一蹙，说道：“别留一个活口。”

这“口”字刚说出，飕的一声响，一支羽箭射出，在那军官身上洞胸而过，乃是那公子身旁一个猎户所发。此人发箭手法之快，劲力之强，几乎已是武林中的一流好手，寻常猎户岂能有此本事？

只听得飕飕飕连珠箭发，八名猎户一齐放箭，当真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每一箭便射死一名元兵。众元兵虽然变起仓卒，大吃一惊，但个个弓马娴熟，大声呐喊，便即还箭。余下七名猎户也即上马冲去，一箭一个，一箭一个，顷刻之间，射死了三十余名元兵。其余元兵见势头不对，连声呼哨，丢下众妇女回马便走。那八名猎户胯下都是骏马，风驰电掣般追将上去，八枝箭射出，便有八名元兵倒下，追出不到一里，蒙古官兵尽数就歼。

那少年公子牵过坐骑，纵马而去，更不回头再望一眼。他号令部属在瞬息间屠灭五十余名蒙古官兵，便似家常便饭一般，竟是丝毫不以为意。周颠叫道：“喂，喂！慢走，我有话问你！”那公子更不理会，在八名猎户拥卫之下，远远的去了。

张无忌、韦一笑等若是施展轻功追赶，原也可以追及奔马，向那少年公子问个明白，但见那八名猎户神箭歼敌，侠义为怀，心下均存了敬佩之意，不便贸然冒犯。众人纷纷议论，都猜不出这九人的来历。杨逍道：“那少年公子明明是女扮男装，这八个猎户打扮的高手却对她恭谨异常。这八人箭法如此神妙，不似是中原哪一个门派的人物。”

这时杨不悔和厚土旗下众人过去慰抚一众被掳的女子，问起情由，知是附近村镇中的百姓，于是从元兵的尸体上搜出金银财物，分发众女，命她们各自从小路归家。

此后数日之间，群豪总是谈论着那箭歼元兵的九人，心中都起了惺惺相惜之意，恨不得能与之订交为友。

周颠对杨逍道：“杨兄，令爱本来也算得是个美女，可是和那位男装打扮的小姐一比，相形之下，那就比下去啦。”杨逍道：“不错，不错。他们若肯加入本教，那八位猎户的排名，就该在‘五散人’之上。”周颠怒道：“放你娘的臭屁！骑射功夫有甚么了不起？你叫他们跟周颠比划比划。”杨逍沉吟道：“比之周兄自是稍有不如，但以武功而论，看来比冷谦兄要略胜半筹。”

明教五散人中武功以冷谦为冠，这是众所周知之事。杨逍和周颠素来不睦，虽然不再明争，但周颠一有机会，便要和杨逍斗几句口，这时听他说八猎户的武功高于冷谦，显是把五散人压了下去，心头愈怒，正待反唇相稽，彭莹玉笑道：“周兄又上了杨左使的当，他有意想激你生气呢！”周颠哈哈大笑，说道：“我偏不生气，你奈何得我？”但过不多时，又指摘起杨逍骑术不佳来。群豪相顾莞尔。

殷梨亭每日在张无忌医疗之下，神智已然清醒，说起那日从光明顶下来，心神激荡。竟在大漠中迷失了道路，越走越远，在黄沙莽莽的戈壁中摸索了八九日。待得觅回旧路，已和武当派师兄弟们失去了联络。这日突然遇到了五名少林僧人，那些和尚一言不发，便即上前挑战。五僧武功都是极强，殷梨亭虽然打倒了二僧，但寡不敌众，终于身受重伤。他说这五个和尚的武功是少林一派，确然无疑，只是并未在光明顶上会过，想来是后援的人众，到底何以对他忽下毒手，实是猜想不透。他曾自报姓名，那便决不是认错了人。

一路之上，杨不悔对他服侍十分周到，她知自己父母负他良多，又见他情形如此凄惨，不禁怜惜之心大起。

这天黄昏，群豪过了永登，加紧催马，要赶到江城子投宿。正行之间，听得马蹄声响，大路上两骑并肩驰来，奔到十余丈外便跃下地来，牵马候在道旁，神态甚是恭敬。那二人猎户打扮，正是箭歼元兵的八雄中人物。群豪大喜，纷纷下马迎上。

那两人走到张无忌跟前，躬身行礼。一人朗声说道：“敝上仰慕明教张教主仁侠高义，群豪英雄了得，命小人邀请各位赴敝庄歇马，以表钦敬之忱。”

张无忌还礼道：“岂敢，岂敢！不知贵上名讳如何称呼？”那人道：“敝上姓赵，闺名不敢擅称。”众人听他直认那少年公子是女扮男装，足见相待之诚，心中均喜。

张无忌道：“自见诸位弓箭神技，每日里赞不绝口，得蒙不弃下交，幸如何之。只是叨扰不便。”那人道：“各位是当世英雄，敝上心仪已久，今日路过敝地，岂可不奉三杯水酒，聊尽地主之谊。”张无忌正想结识这几位英雄人物，又要打听倚天剑的来龙去脉，便道：“既是如

此，却之不恭，自当造访宝庄。”

那二人大喜，上马先行，在前领路。行不出一里，前面又有二人驰来，远远的便下马相候，又是神箭八雄中的人物；再行里许，神箭八雄的其余四人也并骑来迎。明教群豪见对方礼数周到，尽皆喜慰。

顺着青石板大路来到一所大庄院前，庄子周围小河围绕，河边满是绿柳，在甘凉一带竟能见到这等江南风景，群豪都为之胸襟一爽。只见庄门大开，吊桥早已放下，那位姓赵的小姐仍是穿着男装，站在门口迎接。

赵小姐上前行礼，朗声道：“明教诸位豪侠今日驾临绿柳山庄，当真是蓬荜生辉。张教主请！杨左使请！殷老前辈请！韦蝠王请……”她对明教群豪竟个个相识，不须引见，便随口道出名号，而且教中地位谁高谁下，也是顺着次序说得一一无误。本人一怔。周颠忍不住便问：“大小姐，你怎地知道我们的姓名？难道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么？”

赵小姐微笑道：“明教群侠名满江湖，谁不知闻？近日光明顶一战，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慑六大派，更是轰传武林。各位东赴中原，一路上不知将有多少武林朋友仰慕接待，岂独小女子为然？”

众人一想不错，心下甚喜，但口中自是连连谦逊，问起那神箭八雄的姓名师承时，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道：“在下是赵一伤，这是钱二败，这是孙三毁，这是李四摧。”再指着另外四人道：“这是周五输，这是吴六破，这是郑七灭，这是王八衰。”

明教群豪听了，无不哑然，心想这八人的姓氏依着“百家姓”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排列，已是十分奇诡，所用的名字更是个个不吉，至于“王八衰”云云，直是匪夷所思了。但江湖中人避祸避仇，随便取个假名，也是寻常得紧，当下不再多问。

赵小姐亲自领路，将众人让进大厅。群豪见大厅上高悬匾额，写着“绿柳山庄”四个大字。中堂一幅赵孟　绘的“八骏图”，八驹姿态各不相同，　匹匹神骏风发。左壁悬着一幅大字，文曰：“白虹座上飞，青蛇匣中吼，杀杀霜在锋，团团月临纽。剑决天外龙，剑冲日中斗，剑破妖人腹，剑拂佞臣首。潜将辟魑魅，勿但惊妾妇。留斩泓下蛟，莫试街中狗。”诗末题了一行小字：“夜试倚天宝剑，洵神物也，杂录‘说剑’诗以赞之。汴梁赵敏。”

张无忌书法是不行的，但曾随朱九真练过字，别人书法的好坏倒也识得一些，见这幅字笔势纵横，然颇有妩媚之致，显是出自女子手笔，知是这位赵小姐所书。他除医书之外没读过多少书，但诗句含意并不晦涩，一诵即明，心想：“原来她是汴梁人氏，单名一个‘敏’字。”便道：“赵姑娘文武全才，佩服佩服。原来姑娘是中州旧京世家。”

那赵小姐赵敏微微一笑，说道：“张教主的尊大人号称‘银钩铁划’，自是书法名家。张教主家学渊源，小女子待会尚要求恳一幅法书。”

张无忌一听此言，脸上登时红了，他十岁丧父，未得跟父亲习练书法，此后学医学武，于文字一道实是浅薄之至，便道：“姑娘要我写字，那可要了我的命啦。在下不幸，先父见背甚早，未克继承先父之学。大是惭愧。”

说话之间，庄丁已献上茶来，只见雨过天青的瓷杯之中，飘浮着嫩绿的龙井茶叶，清香扑鼻。群豪暗暗奇怪，此处和江南相距数千里之遥，如何能有新鲜的龙井茶叶？这位姑娘实是处处透着奇怪。赵敏端起茶杯先喝了一口，意示无他，等群豪用过茶后，说道：“各位远道光降，敝庄诸多简慢，尚请恕罪。各位旅途劳顿，请到这边先用些酒饭。”说着站起身来，引着群豪穿廊过院，到了一座大花园中。

园中山石古拙，溪池清澈，花卉不多，却甚是雅致。张无忌不能领略园子的胜妙之处，杨逍却已暗暗点头，心想这花园的主人实非庸夫俗流，胸中大有丘壑。水阁中已安排了两桌酒席。赵敏请张无忌等入座。赵一伤、钱二败等神箭八雄则在边厅陪伴明教其余教众。殷梨亭无法起身，由杨不悔在厢房里喂他饮食。

赵敏斟了一大杯酒，一口干了，说道：“这是绍兴女贞陈酒，已有一十八年功力，各位请尝尝酒味如何？”

杨逍、韦一笑、殷天正等虽深信这位赵小姐乃侠义之辈，但仍处处小心，细看酒壶、酒杯均无异状，赵小姐又喝了第一杯酒，便去了疑忌之心，放怀饮食。明教教规本来所谓“食菜事魔”，禁酒忌荤，自总坛迁入昆仑山中之后，已革除了这些饮食上的禁忌。西域蔬菜难得，贵于肉食，兼之气候严寒，倘不食牛羊油脂，内力稍差者便抵受不住。

水阁四周池中种着七八株水仙一般的花卉，似水仙而大，花作白色，香气幽雅。群豪临清芬，饮美酒，和风送香，甚是畅快。

那赵小姐谈吐甚健，说起中原各派的武林轶事，竟有许多连殷天正父子也不知道的。她于少林、峨嵋、昆仑诸派武功颇少许可，但提到张三丰和武当七侠时却推崇备至，对明教诸大豪的武功门派也极尽称誉，出言似乎漫不经意，但一褒一赞，无不同中窍要。群豪又是欢喜，又是佩服，但问到她自己的武功师承时，赵敏却笑而不答，将话题岔了开去。

酒过数巡，赵敏酒到杯干，极是豪迈，每一道菜上来，她总是抢先挟一筷吃了，眼见她脸泛红霞，微带酒晕，容光更增丽色。自来美人，不是温雅秀美，便是娇艳姿媚，这位赵小姐却是十分美丽之中，更带着三分英气，三分豪态，同时雍容华贵，自有一副端严之致，令人肃然起敬，不敢逼视。

张无忌道：“赵姑娘，承蒙厚待，敝教上下无不感激。在下有一句言语想要动问，只是不敢出口。”赵敏道：“张教主何必见外？我辈行走江湖，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各位倘若不弃，便交交小妹这个朋友。有何吩咐垂询，自当竭诚奉告。”张无忌道：“既是如此，在下想要请问，姑娘这柄倚天剑从何处得来？”

赵敏微微一笑，解下腰间倚天剑，放在桌上，说道：“小妹自和各位相遇，各位目光灼灼，不离此剑，不知是何缘故，可否见告？”张无忌道：“实不相瞒，此剑原为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所有，敝教弟兄丧身在此剑之下者实不在少。在下自己，也曾被此剑穿胸而过，险丧性命。是以人人关注。”

赵敏道：“张教主神功无敌，听说曾以乾坤大挪移法从灭绝师太手中夺得此剑，何以反为此剑所伤？又听说剑伤张教主者，乃是峨嵋派中一个青年女弟子，武功也只平平，小妹对此殊为不解。”说话时盈盈妙目凝视张无忌脸上，绝不稍瞬，口角之间，似笑非笑。

张无忌脸上一红，心道：“她怎知道得这般清楚？”便道：“对方来得过于突兀，在下未及留神，至有失手。”赵敏微笑道：“那位周芷若周姊姊定是太美丽了，是不是？”张无忌更是满脸通红，道：“姑娘取笑了。”端起酒杯，想要饮一口掩饰窘态，哪知左手微颤，竟泼出了几滴酒来，溅在衣襟之上。

赵敏微笑道：“小妹不胜酒力，再饮恐有失仪，现下说话已不知轻重了。

我进去换一件衣服，片刻即回，诸位请各自便，不必客气。”说着站起身来，学着男子模样，团团一揖，走出水阁，穿花拂柳的去了。那柄倚天剑仍平放桌上，并不取去。

侍候的家丁继续不断送上菜肴。群豪便不再食，等了良久，不见赵敏回转。周颠道：“她把宝剑留在这里，倒放心咱们。”

说着便拿起剑来，托在手中，突然“噫”的一声，说道：“怎地这般轻？”

抓住剑柄抽了出来，剑一出鞘，群豪一齐站起身，无不惊愕。这哪里是断金切玉、锋锐绝伦的倚天宝剑？竟是一把木制的长剑。各人随即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但见剑刃色作淡黄，竟是檀香木所制。

周颠一时不知所措，将木剑又还入剑鞘，喃喃的道：“杨……杨左使，这……这是甚么玩意儿？”他虽和杨逍成日斗口，但心中实是佩服他见识卓超，此刻遇上了疑难，不自禁脱口便向他询问。

杨逍脸色郑重，低声道：“教主，这赵小姐十九不怀好意。此刻咱们身处危境，急速离开为是。”周颠道：“怕她何来？她敢有甚举动，凭着咱们这许多人，还不杀他个落花流水？”杨逍道：“自进这绿柳山庄，只觉处处透着诡异，似正非正，似邪非邪，实捉摸不到是何门道。咱们何必留在此地，事事为人所制？”张无忌点头道：“杨左使所言不错。咱们已用过酒菜，如此告辞便去。”说着便即离座。

铁冠道人道：“那真倚天剑的下落，教主便不寻访了么？”彭莹玉道：“依属下之见，这赵小姐故布疑阵，必是有所为而来。咱们便不去

寻她，她自会再找上来。”张无忌道：“不错，咱们此刻有事在身，不必多生枝节。

日后以逸待劳，一切看明白了再说。”

当下各人出了水阁，回到大厅，命家丁通报小姐，说多谢盛宴，便此告辞。

赵敏匆匆出来，身上已换了一件淡黄绸衫，更显得潇洒飘逸，容光照人，说道：“才得相会，如何便去？莫是嫌小女子接待太过简慢么？”张无忌道：“多谢姑娘厚赐，怎说得上‘简慢’二字。我们俗务缠身，未克多待。日后相会，当再讨教。”赵敏嘴角边似笑非笑，直送出庄来。神箭八雄恭恭敬敬的站在道旁，躬身送客。

群豪抱拳而别，一言不发的纵马疾驰，眼见离绿柳山庄已远，四下里一片平野，更无旁人。周颠大声说道：“这位赵大小姐未必安着甚么坏心眼儿，她拿一柄木剑跟教主开个玩笑，那是女孩儿家胡闹，当得甚么真？杨左使，这一次你可走了眼啦！”杨逍沉吟道：“到底是甚么道理，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不对劲。”周颠笑道：“大名鼎鼎的杨左使在光明顶一战之后，变成了惊弓之……啊哟！”身子一晃，倒撞下马。

说不得和他相距最近，忙跃下马背，抢起扶起，说道：“周兄，怎么啦？”

周颠笑道：“没……没甚么，想是多喝了几杯，有些儿头晕。”他一说起“头晕”两字，群豪相顾失色，原来自离绿柳庄后，一阵奔驰，各人部微微有些头晕，只是以为酒意发作，谁也没加在意，但以周颠武功之强，酒量之宏，喝几杯酒怎能倒撞下马？其中定有蹊跷。

张无忌仰起了头，思索王难姑“毒经”中所载，有哪一种无色、无味、无臭的毒药，能使人服后头晕；遍思诸般毒药皆不相符，而且自己饮酒食菜与群豪绝无分别，何以丝毫不觉有异？突然之间，脑海中犹如电光般一闪，猛地里想起一事，不由得大吃一惊，叫道：“在水阁中饮酒的各位一齐下马，就地盘膝坐下，千万不可运气调息，一任自然。”又下令道：“五行旗和天鹰旗下弟兄，分布四方，严密保护诸位首领，不论有谁走近，一概格杀！”

众人听得教主颁下严令，轰然答应，立时抽出兵刃，分布散开。

张无忌叫道：“不等我回来，不得离散。”

群豪一时不明所以，只感微微头晕，绝无其他异状，何以教主如此惊慌？

张无忌又再叮嘱：“不论心头如何烦恶难受，总之是不可调运内息，否则毒发无救。”群豪吃了一惊：“怎地中了毒啦？”张无忌身形微晃，已窜出十余丈外，他嫌骑马太慢，当下施展轻功，疾奔绿柳庄而去。

他焦急异常，知道这次杨逍、殷天正等人所中剧毒，一发作起来只不过一时三刻之命，决不似中了“玄阴指”后那么可以迁延时日，倘若不及时抢到解药，众人性命休矣。这二十全里途程片刻即至，到得庄前，一个起落，身子已如一枝箭般射了进去。守在庄门前的众庄丁眼睛一花，似见有个影子闪过，竟没看清有人闯进庄门。

张无忌直冲后园，抢到水阁，只见一个身穿嫩绿绸衫的少女左手持杯，右手执书，坐着饮茶看书，正是赵敏。这时她已换了女装。

她听得张无忌脚步之声，回过头来，微微一笑。张无忌道：“赵姑娘，在下向你讨几棵花草。”也不等她答话，左足一点，从池塘岸畔跃向水阁，身子平平飞渡，犹如点水蜻蜓一般，双手已将水中七八株像水仙般的花草尽数拔起。正要踏上水阁，只听得嗤嗤声响，几枚细微的暗器迎面射到，张无忌右手袍袖一拂，将暗器卷入衣袖，左袖拂出，攻向赵敏。

赵敏斜身相避，只听得呼呼风响，桌上茶壶、茶杯、果碟等物齐被袖风带出，越过池塘，摔入花木，片片粉碎。张无忌身子站定，看手中花草时，见每棵花的根部都是深紫色的长须，一条条须上生满了珍珠般的小球，碧绿如翡翠，心中大喜，知解药已得，当即揣入怀内，说道：“多谢解药，告辞！”

赵敏笑道：“来时容易去时难！”掷去书卷，双手顺势从书中抽出两柄薄如纸、白如霜的短剑，直抢上来。

张无忌挂念殷天正众人的伤势，不愿恋战，右袖拂出，钉在袖上的十多枚金针齐向她射去。赵敏斜身闪出水阁，右足在台阶上一点，重行回入，就这么一出一进，十余枚金针都落入了池塘。张无忌赞道：“好身法！”眼见她左手前，右手后，两柄短剑斜刺而至，心想：“这丫头心肠如此毒辣，倘若我不是练过九阳神功，读过王难姑的‘毒经’，今日明教已不明不白的倾覆在她手中。”双手探出，挟手便去夺她短剑。

赵敏皓腕倏翻，双剑便如闪电般削他手指。张无忌这一夺竟然无功，心下暗奇，但他神功变幻，何等奥妙，虽没夺下短剑，手指拂处，已拂中了她双腕穴道。她双剑再也拿捏不住，乘势掷出，张无忌头一侧，登登两响，两柄短剑都钉在水阁的木柱之上，余劲不衰，兀自颤动。张无忌心头微惊，以武功而论，她还远不到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人的地步，但机警灵敏，变招既快且狠，双剑虽然把捏不住，仍要脱手伤人，若以为她兵刃非脱手不可，已不足为患，躲避迟得一瞬，不免命丧剑底。

赵敏双剑出手，右腕翻处，抓住套着倚天剑剑鞘的木剑，却不拔剑出鞘，挥鞘往张无忌腰间砸来。张无忌左手食中两指疾点她左肩“肩贞穴”，待她侧身相避，右手探出，乾坤大挪移心法岂能再度无功，已将木剑挟手夺过。

赵敏站稳脚步，笑吟吟的道：“张公子，你这是甚么功夫？便是乾坤大挪移神功么？我瞧也平平无奇。”张无忌左掌摊开，掌中一朵珠花轻轻颤动，正是她插在鬓边之物。

赵敏脸色微变，张无忌摘去鬓边珠花，她竟丝毫不觉，倘若当他摘下珠花之时，顺手在她左边太阳穴上一戳，这条小命儿早已不在了。她随即宁定，淡然一笑，说道：“你喜欢我这朵珠花，送了给你便是，也不须动手强抢。”

张无忌倒给她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左手一扬，将珠花掷了过去，说道：“还你！”转身便出水阁。

赵敏伸手接住珠花，叫道：“且慢！”张无忌转过身来，只听她笑道：“你何以偷了我珠花上两粒最大的珍珠？”张无忌道：“胡说八道，我没功夫跟你欢笑。”赵敏将珠花高高举起，正色道：“你瞧，可不是少了两粒珍珠么？”

张无忌一瞥之下，果见珠花中有两根金丝的顶上没了珍珠，料知她是故意摘去，想引得自己走近身去，又施诡计，只哼了一声，不加理会。

赵敏手按桌边，厉声说道：“张无忌，你有种就走到我身前三步之地。”

张无忌不受她激，说道：“你说我胆小怕死，也由得你。”说着又跨下了两步台阶。

赵敏见激将之计无效，花容变色，惨然道：“罢啦，罢啦。今日我栽到了家，有何面目去见我师父？”反手拔下钉在柱上的一柄短剑，叫道：“张教主，多谢你成全！”

张无忌回过头来，只见白光一闪，她已挺短剑往自己胸口插落。张无忌冷笑道：“我才不上你……”下面那“当”字还没说出，只见短剑当真插入了她胸口，她惨呼一声，倒在桌边。张无忌这一惊着实不小，哪料到她居然会如此烈性，数招不胜，便即挥剑自戕，心想这一剑若非正中心脏，或有可救，当即转身，回来看她伤势。

他走到离桌三步之处，正要伸手去扳她肩头，突然间脚底一软，登时空了，身子直堕下去。他暗叫不好，双手袍袖运气下拂，身子在空中微微一停，伸掌往桌边击去，这掌只要击中了，便能借力跃起，不致落入脚底的陷阱。

哪知赵敏自杀固然是假，这着也早已料到，右掌运劲挥出，不让他手掌碰到桌子。

这几下兔起鹘落，直是瞬息间之事，双掌一交，张无忌身子已落下了半截，百忙中手腕疾翻，抓住了赵敏右手的四根手指。她手指滑腻，立时便要溜脱，但张无忌只须有半分可资着力之处，便有腾挪余地，手臂暴长，已抓住了她上臂，只是他下堕之势甚劲，一拉之下，两人一齐跌落。眼前一团漆黑，身子不住下堕，但听得拍的一响，头顶翻板已然合上。、这一跌下，直有四五丈深，张无忌双足着地，立即跃起，施展“壁虎游墙功”游到陷阶顶上，伸手去推翻板。触手坚硬冰凉，竟是一块巨大的铁板，被机括扣得牢牢地。他虽具乾坤大挪移神功，但身悬半空，不似站在地下那样可将力道挪来移去，一推之下，铁板纹丝不动，身子已落了下来。赵敏格格笑道：“上边八根粗钢条扣住了，你人在

下面，力气再大，又怎推得开？”

张无忌恼她狡狯奸诈，不去理她，在陷阱四壁摸声，寻找脱身之计。四壁摸上去都是冷冰冰的十分光滑，坚硬异常。

赵敏笑道：“张公子，你的‘壁虎游墙功’当真了得。这陷阱是纯钢所铸，打磨得滑不留手，连细缝也没一条，你居然游得上去，嘻嘻，嘿嘿！”

张无忌怒道：“你也陪我陷身在这里，有甚么好笑？”突然想起：“这丫头奸滑得紧，这陷阱中必有出路，别要让她独自逃了出去。”当即上前两步，抓住了她手腕。赵敏惊道；“你干甚么？”张无忌道：“你别想独个儿出去，你要活命，乘早开了翻板。”

赵敏笑道：“你慌甚么？咱们总不会饿死在这里。待会他们寻我不见，自会放咱们出去。最担心的是，我手下人若以为我出庄去了，那就糟糕。”

张无忌道：“这陷阱之中，没有出路的机括么？”赵敏笑道：“瞧你生就一张聪明面孔，怎地问出这等笨话来？这陷阱又不是造来自己住着好玩的。那是用以捕捉敌人的，难道故意在里面留下开启的机括，好让敌人脱身而出么？”

张无忌心想倒也不错，说道：“有人落入陷阱，外面岂能不知？你快叫人来打开翻板。”赵敏道：“我的手下人都派出去啦，你刚才见到水阁中另有旁人没有？明天这时候，他们便回来了。你不用心急，好好休息一会，刚才吃过喝过，也不会就饿了。”

张无忌大怒，心想：“我多待一会儿不要紧，可是外公他们还有救么？”

五指一紧，使上了二成力，喝道：“你不立即放我出去，我先杀了你再说。”

赵敏笑道：“你杀了我，那你就永远别想出这钢牢了。喂，男女授受不亲，你握着我手干么？”

张无忌被她一说，不自禁的放脱了她手腕，退后两步，靠壁坐下。这钢牢方圆不过数尺，两人最远也只能相距一步，他又是忧急，又是气恼，闻到她身上的少女气息，加上怀中的花香，不禁心神一荡，站起身来，怒道：“我明教众人和你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你何故处心积虑，要置我们个个于死地？”

赵敏道：“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既然问起，待我从头说来。你可知我是谁？”

张无忌一想不对，虽然颇想知道这少女的来历和用意，但若等她从头至尾的慢慢说来，殷天正等人已然毒发毙命，何况怎知她说的是真是假，倘若她捏造一套谎话来胡说八道一番，枉然耗费时刻，眼前更无别法，只有逼她叫人开启翻板，便道：“我不知道你是谁，这当儿也没功夫听你说。你到底叫不叫人来放我？”赵敏道：“我无人可叫。再说，在这里大喊大叫，上面也听不见。你若不信，不妨喊上几声试试。”

张无忌怒极，伸左手去抓她手臂。赵敏惊叫一声，出手撑拒，早被点中了胁下穴道，动弹不得。张无忌左手扼住她咽喉，道：“我只须轻轻使力，你这条性命便没了。”这时两人相距极近，只觉她呼吸急促，吐气如兰，张无忌将头仰起，和她脸孔离开得远些。赵敏突然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泣道：“你欺侮我，你欺侮我！”

这一着又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一愕之下，放开了左手，说道：“我又不是想欺侮你，只是要你放我出去。”赵敏哭道：“我又不是不肯，好，我叫人啦！”提高嗓子，叫道：“喂，喂！来人哪！把翻板开了，我落在钢牢中啦。”她不断叫喊，外面却毫无动静。赵敏笑道：“你瞧，有甚么用？”

张无忌气恼之极，说道：“也不羞！又哭又笑的，成甚么样子？”赵敏道：“你自己才不羞！一个大男人家，却来欺侮弱女子？”张无忌道：“你是弱女子么？你诡计多端，比十个男子汉还要厉害。”赵敏笑道：“多承张大教主夸赞，小女子愧不敢当。”

张无忌心想事势紧急，倘若不施辣手，明教便要全军覆没，一咬牙，伸过手去，嗤的一声，将她裙子撕下了一片。赵敏以为他忽起歹念，这才真的惊惶起来，叫道：“你……你做甚么？”张无忌道：“你若决定要放我出去，那便点头。”赵敏道：“为甚么？”

张无忌不去理她，吐些唾液将那片绸子浸湿了，说道；“得罪了，我这是迫不得已。”当下将湿绸封住了她口鼻。赵敏立时呼吸不得，片刻之间，胸口气息窒塞，说不出的难过。她却也真硬气，竟是不肯点头，熬到后来，身子扭了几下，晕了过去。

张无忌一搭她手腕，只觉脉息渐渐微弱，当下揭开封住她口鼻的湿绸。

过了半晌，赵敏悠悠醒转，呻吟了几声。张无忌道：“这滋味不大好受罢？你放不放我出去？”赵敏恨恨的道：“我便再昏晕一百次，也是不放，要么你就干脆杀了我。”伸手抹抹口鼻，呸了几声，说道，“你的唾沫，呸！臭也臭死！”

张无忌见她如此硬挺，一时倒是束手无策，又僵持片刻，心下焦急，说道：“我为了救众人性命，只好动粗了，无礼莫怪。”抓起她左脚，扯脱了她的鞋袜。赵敏又惊又怒，叫道：“臭小子，你干甚么？”张无忌不答，又扯脱了她右脚鞋袜，伸双手食指点在她两足掌心的“涌泉穴”上，运起九阳神功，一股暖气便即在“涌泉穴”上来回游走。

“涌泉穴”在足心陷中，乃“足少阴肾经”的起端，感觉最是敏锐，张无忌精通医理，自是明晓。平时儿童嘻戏，以手指爬搔游伴足底，即令对方周身酸麻，此刻他以九阳神功的暖气擦动她“涌泉穴”，比之用羽毛丝发搔痒更加难当百倍。只擦动数下，赵敏忍不住格格娇笑，想要缩脚闪避，苦于穴道被点，怎动弹得半分？这份难受远甚于刀割鞭打，便如几千万只跳蚤同时在五脏六腑、骨髓血管中爬动咬啮一般，只笑了几声，便难过得哭了出来。

张无忌忍心不理，继续施为。赵敏一颗心几乎从胸腔中跳了出来，连周身毛发也痒得似要根根脱落，骂道：“臭小子……贼……小子，总有一天，我……我将你千刀……千刀万剐……好啦，好啦，饶……饶了我罢……张……张公子……张教……教主……呜呜……呜呜……”张无忌道：“你放不放我？”赵敏哭道：“我……放……快……停手……”

张无忌这才放手，说道：“得罪了！”在她背上推拿数下，解开了她穴道。

赵敏喘了一口长气，驾道：“贼小子，给我着好鞋袜！”张无忌拿起罗袜，一手便握住她左足，刚才一心脱困，意无别念，这时一碰到她温腻柔软的足踝，心中不禁一荡。赵敏将脚一缩，羞得满面通红，幸好黑暗中张无忌也没瞧见，她一声不响的自行穿好鞋袜，在这一霎时之间，心中起了异样的感觉，似乎只想他再来摸一摸自己的脚。却听张无忌厉声喝道：“快些，快些！快放我出去。”

赵敏一言不发，伸手摸到钢壁上刻着的一个圆圈，倒转短剑剑柄，在圆圈中忽快忽慢、忽长忽短的敲击七八下，敲击之声甫停，豁啦一响，一道亮光从头顶照射下来，那翻板登时开了。这钢壁的圆圈之处有细管和外边相连，她以约定的讯号敲击，管机关的人便立即打开翻板。

张无忌没料到说开便开，竟是如此直捷了当，不由得一愕，说道：“咱们走罢！”赵敏低下了头，站在一边，默不作声。张无忌想起她是一个女孩儿家，自己一再折磨于她，好生过意不去，躬身一揖，说道：“赵姑娘，适才在下实是迫于无奈，这里跟你谢罪了。”赵敏索性将头转了过去，向着墙壁，肩头微微耸动，似在哭泣。

她奸诈毒辣之时，张无忌跟她斗智斗力，殊无杂念，这时内愧于心，又见她背影婀娜苗条，后颈中肌肤莹白胜玉，秀发蓬松，不由得微起怜惜之意，说道：“赵姑娘，我走了，张某多多得罪。”赵敏的背脊微微扭了一下，仍是不肯回过头来。

张无忌不敢再行耽搁，又即施展“壁虎游墙功”一路游上，待到离那陷阱之口尚有丈余，右足在钢壁上一点，冲天窜出，袍袖一拂，护住头脸，生怕有人伏在阱口突加偷袭。身子尚未落下，游目四望，水阁中不见有人。他不愿多生事端，越过围墙，抄小径奔回明教群豪停歇之处。眼见夕阳在山，刚才在陷阱中已耽了大半个时辰，不知殷天正等性命如何，心中忧急，奔得更快，不多时已离原处不远，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大队蒙古骑兵奔驰来去，将明教群豪围在中间，众元兵弯弓搭箭，一箭箭向人圈中射去。张无忌心想：“本教首领人物一齐中毒，无人发号施令，如何抵挡得住大队敌兵的围攻？”脚下加快，抢上前去。

刚奔到近处，只听得人丛中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锐金旗攻东北方，洪水旗至西南方包抄。”正是小昭的声音。她呼喝之声甫歇，明教中一队白旗教众向东北方冲杀过去，一队黑旗教众兜至西南包抄。元兵分队抵敌，突然间黄旗的厚土旗、青旗的巨木旗教众从中间并肩杀

出，犹似一条黄龙、一条青龙卷将出来，元兵阵脚被冲，一阵大乱，当即退后。

张无忌几个起落，已奔到教众身前，众人见教主回转，齐声呐喊，精神大振。张无忌见殷天正、杨逍、周颠等人以及五行旗的正副掌旗使都团团坐在地下，小昭却手执小旗，站在大丘上指挥教众御敌。五行旗、天鹰旗各路教众都是武艺高强之士，只是首领中毒，登时乱了，但一经小昭以八卦之术布置守御，元兵竟久攻不进。

小昭喜叫："张公子，你来指挥。"张无忌道："我不成。还是你指挥得好。待我去冲杀一阵，杀他几个带兵的军官。"只听得飕飕数声，几枝箭向他射了过来，张无忌从教众手里接过一技长矛，将来箭一一拨落，手臂一振，那长矛便如一枝箭飞了出去，在一名元兵百夫长身上穿胸而过，将他钉在地下。众元兵大声叫喊，又退出了数十步。

突听得号角呜呜响动，十余骑奔驰而至。张无忌见当先是赵敏手下的"神箭八雄"，不禁眉头微蹙，暗想："这八人箭法太强，若任得他们发箭，只怕众弟兄损伤非小，须得先下手为强！"

却见那"神箭八雄"中为首的赵一伤摇动一根金色龙头短杖，叫道："主人有令，立即收兵。"带兵的元兵千夫长大声叫了几句蒙古话，众元兵拨转马头，疾驰而去。

钱二败端着一只托盘，下马走到张无忌身前，躬身道："我家主人请教主收下留念。"张无忌一看，只见托盘中舖着一块黄色锦缎，缎上放着一只黄金盒子，镂刻得极是精致。张无忌也不怕他弄甚么鬼，伸手拿了。钱二败躬身行礼，倒退三步，转身上马而去。

张无忌将黄金盒子顺手交给了小昭，他挂念着众人病势，也无暇去看盒中是何物事，当即从怀中取出花来，命人取过清水，捏碎深紫色的根须和碧绿小球茎，调入清水，分别给殷天正、杨逍以及五行旗各正副掌旗使等人服下。这一役中，凡是赴水阁饮宴之人，除了张无忌因有九阳神功护体、诸毒不侵之外，所有明教首脑，无不中毒。只是杨不悔陪着殷梨亭在外，小昭及诸教众在厢厅中饮食，各人遵从教主号令，于各物沾口之前均悄悄以银针试过，倒是没有中毒。

解毒之物甚是对症，不到个半时辰，群豪体内毒性消解，不再头晕眼花，只是周身乏力而已，当即问起中毒和解药的原委。

张无忌叹道："咱们已然处处提防，酒水食物之中有无毒药，我当可瞧得出来。岂知那赵姑娘下毒的心机直是匪夷所思。这种水仙模样的花叫作'醉仙灵芙'，虽然极是难得，本身却无毒性。这柄假倚天剑乃是用海底的'奇鲮香木'所制，本身也是无毒，可是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便成剧毒之物了。"

周颠拍腿叫道："都是我不好，谁叫我手痒，去拔出这倚天剑来瞧他妈的劳什子。"张无忌道："她既处心积虑的设法陷害，周兄便不去动剑，她也会差人前来拔剑下毒，那是防不了的。"周颠道："走！咱们一把火去把那绿柳山庄烧了！"

他刚说了那句话，只见来路上黑烟冲天而起，红焰闪动，正是绿柳山庄起火。

群豪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心中同时转着一个念头："这赵姑娘事事料敌机先，早就算到咱们毒解之后，定会前去烧庄，她便先行放火将庄子烧了。此人年纪虽轻，又是个女流之辈，却实是劲敌。"

周颠拍腿叫道："她烧了庄子便怎地？咱们还是赶去，追杀她个落花流水。"杨逍道："她既连庄子都烧了，自是事事有备，料想未必能追赶得上。"

周颠道："杨兄，你的武功也还罢了，讲到计谋，总算比周颠稍胜半筹。"

杨逍笑道："岂敢，岂敢！周兄神机妙算，小弟如何能及？"张无忌笑道："两位不必太谦。咱们这次没受多大损伤，只十三四位弟兄受了箭伤，也算是天幸，这就赶路罢。"

群豪在道上请问张无忌，如何能想到各人中毒的原因。张无忌道："我记得'毒经'中有一条说道：'奇鲮香木'如与芙蓉一类花香相遇，往往能使人沉醉数日，以该花之球茎和水而饮可解。如不即行消解，毒性大损心肺。

这'醉仙灵芙'的性子比之寻常芙蓉更是厉害。因此我要叫各位不可运息用功。否则花香侵入各处经脉，实有性命之忧。"

韦一笑道："想不到小昭这小丫头居然建此奇功，若不是她在危急之际挺身而出，大伙儿死伤必重。"杨逍本来认定小昭乃敌人派来卧底，但今日一役，她却成了明教的功臣，实令他大出意料之外，一时也想不出其中原由。

众人沿途谈论赵敏的来历，谁都摸不着端倪。张无忌将双双跌入陷阱、自己搔她脚底脱困等情隐去不说，虽然心中无愧，但当众谈论，总觉难以启齿。

当晚众人一早投客店歇宿，大队人众分别在庙宇祠堂等处借宿。小昭倒了脸水，端到张无忌房中。张无忌道："小昭，你今日建此奇功，以后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贱役了。"小昭嫣然一笑，道："我服侍你很是高兴，哪又是甚么贱役不贱役了？"待他盥洗已毕，"将那只黄金盒子取了出来，道："不知盒中有没藏着毒虫毒药、毒箭暗器之类？"

张无忌道："不错，该当小心才是。"将盒子放在桌上，拉着她走得远远地，取出一枚铜钱，挥手掷出，叮的一声响，打在金盒子的边缘，那盒盖弹了开来，并无异状。他走近看时，只见盒中装的是一朵珠花，兀自微微颤动，正是他从赵敏鬓边摘下来过的，赵敏所除去的两粒大珠已重行穿在金丝之上。他不由得呆了，想不出她此举是何用意。

小昭笑道："公子，这位赵姑娘可对你好得很啊，巴巴的派人来送你这么贵重的一朵珠花。"张无忌道："我是男子汉，要这种姑娘们的首饰何用？小昭，你拿去戴罢。"小昭连连摇手，笑道："那怎么成？人家对你一片情意，我怎么敢收？"

张无忌左手三指拿着珠花，笑道："着！"珠花掷出，手势不轻不重，刚好插在小昭的头发上，珠花下的金针却没碰到她肌肤。小昭伸手想去摘下来，张无忌摇手道："难道我送你一点玩物也不成么？"小昭双颊红晕，低声道："那可多谢啦。就怕小姐见了生气。"

张无忌道："今日你干了这番大事，杨左使父女哪能对你再存甚么疑心？"小昭满心欢喜，说道："我见你去了很久不回来，心中急得甚么似的，又见鞑子来攻，不知怎样，忽然大着胆子呼喝起来。这时候自己想想，当真害怕。公子，请你跟五行旗和天鹰旗的各位爷们说说，小昭大胆妄为，请他们不可见怪。"张无忌微笑道："他们多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会见怪？"

不一日来到河南境内。其时天下大乱，四方群雄并起，蒙古官兵的盘查更加严紧，明教大队人马，成群结队的行走不便，分批到嵩山脚下会齐，这才同上少室山。由巨木旗掌旗使闻苍松持了张无忌等人的名帖，投向少林寺去。

张无忌知道此次来少林问罪，虽然不欲再动干戈，但结果如何，殊难逆料，倘若少林僧人竟蛮不讲理的要动武，明教却也不得不起而应战，当下传了号令，各首领先行入寺，五行旗和天鹰旗下各路教众，分批络绎而来，在寺外四下守候，若听得自已三声清啸，便即攻入接应。诸教众接令，分头而去。，过不多时，寺中一名老年的知客僧随同闻苍松迎下山来，说道："本寺方丈和诸长老闭关静修，恕不见客。"群豪一听，尽皆变色。

周颠怒道："这位是明教教主，亲自来少林寺拜山，老和尚们居然不见，未免忒也托大。"那知客僧低首垂眉，满脸愁苦之色，说道："不见！"

周颠大怒，伸手去抓他胸口衣服，说不得举手挡开，说道："周兄不可莽撞。"彭莹玉道："方丈既是坐关，那么我们见见空智、空性两位神僧，也是一样。"哪知客僧双手合十，冷冰冰的道："不见。"彭莹玉道："那么达摩堂首座呢？罗汉堂首座呢？"那知客僧仍是爱理不理的道："不见！"

殷天正犹如霹雳般一声大喝："到底见是不见？"双掌排山倒海般推出，轰隆一声，将道旁的一株大松树推为两截，上半截连枝带叶，再带着三个乌鸦巢，垮喇喇的倒将下来。那知客僧至此始有惧色，说道："各位远道来此，本当礼接，只是诸位长老尽在坐关，各位下次再来罢！"说着合十躬身，转身去了。

韦一笑身形一晃，已拦在他身前，说道："大师上下如何称呼？"那知客僧道："小僧法名，不说也罢。"韦一笑伸手在他肩头轻拍两

下，笑道："很好，很好！你擅说'不见'两字，原来是不见大师，是空见神僧的师兄。

只不知阎罗王招请佛驾，你'不见神僧'见是不见？"那知客僧被他这么一拍，一股冷气从肩头直传到心口，全身立时寒战，牙齿互击，格格作响。他强自忍耐，侧身从韦一笑身旁走过，一路不停的抖索，踉跄上山。韦一笑道："这家伙带艺投师，身上内功不是少林派的。"

张无忌当即想起了圆真，心想带艺投师之事，少林派中甚是寻常，说道："韦蝠王拍了他这两下寒冰绵掌，他师祖、师父焉能置之不理？咱们上去，瞧大和尚们是否当真不见？"

众人料想一场恶斗已然难免，少林派素来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千年来江湖上号称"长胜不败门派"，今日这一场大战，且看明教和少林派到底谁强谁弱。各人精神百倍，快步上山，想到少林寺中高手如云，眼前这一大战，激烈处自是非同小可。

不到一盏茶时分，已到了寺前的石亭。张无忌想起昔年随太师父上山，在这亭中和少林派三大神僧相见，今日重来，虽然前后不过数年，但昔年是个瘦骨伶仃的病童，今日却是明教教主之尊，缅怀旧事，当真是恍若隔世。

只见那石亭有两根柱子断折了，亭中的石桌也掀倒在地。说不得笑道："少林和尚好勇斗狠，这两根柱子是新断的，多半前几天刚跟人打过了一场大架，还来不及修理。"周颠道："待会大战得胜之后，咱们将这亭子一古脑儿的拆了。"

群豪在亭中等候，料想寺中必有大批高手出来，决当先礼后兵，责问何以对殷梨亭如此痛下毒手，众僧若是蛮不讲理，那时只好动武。岂知等了半天，寺中竟全无动静。

又过一会，遥见一行人从寺后奔向后山，远远望去，约有四五十人。彭莹玉道："哼，他们在调兵遣将，四下埋伏。"

张无忌道："进寺去！"当下杨逍、韦一笑在左，殷天正、殷野王在右，铁冠道人、彭莹玉、周颠、说不得四散人在后，拥着张无忌进了寺门。来到大雄宝殿，但见佛像前的供桌倒在一旁，香炉也掉在地下，满地都是香灰，却不见人。说不得冷笑道："少林派一见咱们到来，竟然心慌意乱，手足无措，连香炉也打翻了，可笑啊可笑！"

张无忌朗声说道："朋教张无忌，会同敝教杨逍、殷天正、韦一笑诸人前来拜山，求见方丈大师。"他话声并不甚响，但内力浑厚，殿旁高悬的铜钟大鼓受到话声激荡，同时嗡嗡嗡的响了起来。

杨逍、韦一笑等相互对望一眼，均想："教主内力之深，实是骇人听闻，当年阳教主在世，也是远有不及。看来今日之战，本教可操必胜。"

张无忌这几句话，少林寺前院后院，到处都可听见，但等了半晌，寺内竟无一人出来。

周颠喝道："喂，少林寺的和尚老哥老弟们，这般躲起来成甚么样子？

扮新娘子么？"他话声可比张无忌响得多了，但殿上钟鼓却无应声。

群豪又等片刻，仍不见有人出来。

彭莹玉道，"我心中忽有异感，只觉这寺中阴气沉沉，大大不祥。"周颠笑道，"和尚进庙，得其所哉，有甚么异感？"铁冠道人忽道："咦，这里有柄断头禅杖。"说不得道："啊！这里好大一摊血渍！"周颠笑道，"想必光明顶一战，教主威名远扬，少林寺高挂免战牌啦！你瞧他们逃得慌慌张张的，连兵器都抛下了。"铁冠道人摇头道："不是的。"周颠道："为甚么不是？"铁冠道人道："那么这摊血是甚么意思？"周颠道："多半是他们吓得连手也割……"说到这里使住了口，自知太也难以自圆其说。

便在此时，一阵疾风刮过，只吹得众人袍袖飞扬。周颠喜道："好凉快！"

猛听得西边喀喇喇一声响，数十丈外的一株大松树倒了下来。群豪吃了一惊，同时跃起，奔到断树之处，只见那株松树生于一座大院子的东南角上，院子中并无一人，却不知如何，偌大一株松树竟会给风一吹便即折断，压塌了半堵围墙。众人走近松树断截处看时，只见脉络交错断裂，显是被人以重手法震碎，只是树络断裂处略现干枯，并非适才所为。

群豪细察周遭，纷纷说道："咦，不对！""啊，这里动过手。""好厉害，伤了不少人啊！"大院子中到处都有激烈战斗的遗迹，地下青石板上，旁边树枝干上、围墙石壁上，留着不少兵刃砍斩、拳掌劈击的印记。到处溅满了血渍，可见那一场拚斗实是惨烈异常。地下还有许多深浅的脚印，乃是高手比拚内力时所留下。

张无忌叫道："快抓那个知客僧来问个明白。"韦一笑、说不得等人分头去找，那知客僧却已躲得不知去向。五行旗四下搜索。过得小半个时辰，各旗掌旗使先后来报，说道寺中无人，但到处都有激斗过的痕迹。许多殿堂中都有血渍，也有断折的兵刃，却没发见尸首。

张无忌道："杨左使，你说如何？"杨逍道："这场激斗，当是在两三日之前。难道少林派全军覆没，竟被杀得一个不存？"说不得道："刚才不是有几十人奔向后山吗？"杨逍道："那多半是少林派的对头，留守在这里的，见到咱们大队人马来到，便溜之大吉了。"

彭莹玉道："依事势推断，必当如此。刚才那个知客僧就是冒充的，只可惜没能截他下来。可是少林派的对头之中，哪有这样厉害的一个帮会门派？

莫非是丐帮？"周颠道："丐帮势力虽大，高手虽多，总也不能一举便把少林寺的众光头杀得一个不剩。除非是咱们明教才有这等本事，可是本教明明没干这件事啊？"铁冠道人道："周颠，你少说几句废话成不成？本教有没有干这事，难道咱们自己不知？"厚土旗掌旗使颜垣来报："启禀教主，罗汉堂中的十八尊罗汉像曾经给人移动过，不知其中有无蹊跷。"

群豪知颜垣精干土木构筑之学，他既生疑心，必有所见，都道："咱们瞧瞧去。"来到罗汉堂中，只见墙上溅了不少血渍，戒刀禅杖丢满了一地。

周颠道："颜兄，这十八罗汉有甚么古怪？"颜垣道："每一尊罗汉像都给人推动过，本来兄弟疑心后面另有门户道路，但查察墙壁，却无密门秘道。"

杨逍沉吟半晌，道："咱们再把罗汉像推开来瞧瞧。"颜垣跳上神座，将长眉罗汉推在一旁，露出墙壁，果然并无异状。杨逍也跃上神像，细看那长眉罗汉，突然"咦"的一声，道："罗汉背后写得有字。"将那尊罗汉像扳转身来。

群豪赫然见到一个斗大的"灭"字。罗汉像本是金身，这时金光灿烂的背心上给人用利器划出了一个大大的"灭"字，深入逾寸，笔划中露出了泥土。印痕甚新，显是刻划不久。

周颠道："这个'灭'字，是甚么意思？啊，是了，是峨嵋派挑了少林寺，灭绝师太留字示威。"群豪都觉此话太也匪夷所思，尽皆摇头。

说话之间，群豪已将十八尊罗汉像都扳转身来，除了极右首的降龙罗汉，极左首的伏虎罗汉之外，余下十六尊罗汉背后各划了一字，自右至左的排去，十六个大字赫然是："先诛少林，再灭武当、惟我明教，武林称王！"

殷天正、铁冠道人、说不得等人不约而同的一齐叫了出来："这是移祸江东的毒计！"

群豪见这十六个大字张牙舞爪，形状可怖，想到少林寺群僧惨遭横祸，这笔帐却要算到明教头上，无不戚然有忧。

周颠叫道："咱们快把这些字刮去了，免得做冤大头。"杨逍道："敌人用心恶毒，单是刮去这十六个字，未必有用。"这次周颠觉他说得有理，不再跟他斗口，只问："那怎么办？"说不得道："这其实是个证据。咱们找到了使这移祸毒计之人，拿他来与这十六个字对质。"杨逍点头称是。

彭莹玉道："小僧尚有一事不明，要请杨左使指教。刻下这十六字之人，既是存心嫁祸本教，使本教承担毁灭少林派的大罪名，好让天下武林群起而攻，然则他何以仍使罗汉佛像背向墙壁？不将这十六个大字向着外面？若不是颜旗使细心，那不是谁也不会知道罗汉像背上有字么？"

杨逍脸色凝重，说道：“猜想起来，这些罗汉像是另外有人给转过去的，多半暗中有人在相助本教，咱们已领了人家极大的情。”群豪齐声问道：“此人是谁？杨左使从何得知？”杨逍叹道：“这其中的原委曲折，我也猜想不透……”

他这句话尚未说完，张无忌突然“啊”的一声，大叫起来，说道：“‘先诛少林、再灭武当’，只怕……只怕武当派即将遭难。”

韦一笑道：“咱们义不谷辞，立即赴援，且看到底是哪一批狗奴才干的好事。”殷天正也道：“事不宜迟，大伙立即出发。这批奸贼已先走了一两天。”



二十四　太极初传柔克刚

张无忌心想宋大师伯等不知是否已从西域回山，这一路上始终没听到他们的音讯，倘若途中有甚么耽搁变故，留守本山的只有太师父和若干第三代弟子，三师伯俞岱岩残废在床，强敌猝至，却如何抵挡？想到此处，不由得忧心如焚；朗声道：“各位前辈、兄长，武当派乃先父出身之所，太师父对我恩重如山。今当大难，救兵如救火，早到一刻好一刻。现请韦蝠王陪同本人，先行赴援，各位陆续分批赶来，一切请杨左使和外公指挥安排。”说着双手一拱，闪身出了山门。

韦一笑展开轻功，和他并肩而行。群豪答应之声未出，两人已到了少林寺外。这两人轻功之佳、奔驰之速，当世再无第三人及得上。

两人哪里敢有片刻耽搁，足不停步，急奔了数十里。韦一笑初时毫不落后，但时刻一长，内力渐渐不继。张无忌心想：“到武当山路程尚远，终不能如这般奔跑不休，何况强敌在前，尚须留下精力大战。”对韦一笑道：“咱们到前面市镇上去买两匹坐骑，歇一歇力。”韦一笑早有此意，只是不便出口，便道：“教主，买卖坐骑，太耗辰光。”

过不多时，见迎面五六乘马驰来，韦一笑纵身而起，将两个乘者提起，轻轻放在地下，叫道：“教主，上罢！”张无忌迟疑停步，心想如此拦路劫马，岂非和强盗无异？韦一笑叫道：“处大事者不拘小节，哪顾得这许多？’”

呼喝声中又将两名乘者提下马来。

那几人也会一点武功，纷纷喝骂，抽出兵刃便欲动手。韦一笑双手勒住四匹马，将那些人的兵刃踢得乱飞。只听一个喝道：“逞凶行劫的是哪一路好汉，快留下万儿来！”张无忌心想纠缠下去，只有更得罪人，纵身跃上马背，和韦一笑各牵一马，绝尘而去。那些人破口大骂，却不敢追赶。

张无忌道：“咱们虽然迫于无奈，但焉知人家不是身有急事，此举究属于心不安。”韦一笑笑道：“教主，这些小事，何足道哉？昔年明教行事，那才称得上‘肆无忌惮、横行不法’呢！”说着哈哈大笑。

张无忌心想：“明教被人目为邪魔异端，其来有由。可是到底何者为正，何者为邪，却也难下确论。”想起身负教主重任，但见识肤浅，很多事都拿不定主意，单是眼前夺马这件小事，便犹豫不决，虽然武功高强，可是天下事岂能尽数诉诸武力？言念及此，心下茫然，只盼早日接得谢逊归来，便可卸却肩头这副自己既挑不起、又实在不想挑的重担。

便在此时，突见人影晃动，两个人拦在当路，手中均执钢杖。

韦一笑喝道：“让开！”马鞭拦腰卷去，纵马便冲。一人举杖挡开马鞭，另一名汉子唿哨一声，左手一扬。韦一笑的坐骑受惊，人立起来。便在此时，树丛中又窜出四个黑衣汉子，看各人身法竟都是硬手，韦一笑叫道：“教主只管赶路，待属下跟鼠辈纠缠。”

张无忌见这些人意在阻截武当派的救兵，用心恶毒，可想而知，武当派处境实是极险，心知韦一笑的轻功武技并臻佳妙，与这一干人周旋，纵然不胜，至少也足以自保，当下双腿一挟，催马前冲。两名黑衣人横过钢杖，拦在马前，张无忌俯身向外，挟手便将两根钢杖夺过，顺手掷出，只听得啊啊两声惨呼，两名黑衣汉子已被钢杖分别打断了大腿骨，倒在地下。他见缠住韦一笑的那四人武功着实不弱，只怕自己走后，韦一笑更增强敌，于是帮他料理了两个。

嵩山和武当山虽然分处豫鄂两省，但一在豫西，一在鄂北，相距并不甚远。一过马山口后，向南一路都是平野，马匹奔跑更是迅速，中午时分，过了内乡。张无忌腹中饥饿，便在一处市集上买些面饼充饥，忽听得背后牵着的坐骑一声悲嘶，回过头来，只见马肚子已插了一柄明晃晃的尖刀，一个人影在街口一晃，立即隐去。

张无忌飞身过去，一把抓起那人，只见又是一名黑衣汉子，前襟上兀自溅满了马血。张无忌喝问：“你是何人的手下？哪一个帮会门派？你们大队人马已去了武当山没有？”连问数声，那人只是闭目不答。张无忌不敢多有耽搁，心想一切到了武当山上自能明白，当即伸手闭了他的“大椎穴”，叫他周身酸痛难当，苦挨三日三夜方罢。

当下纵马便行。一口气奔到三官殿，渡汉水而南。船至中流，望着滔滔江水，想起那日太师父携同自己在少林寺求医不得而归，在汉水上遇到常遇春、又救了周芷若的事来。脑海中现出她的丽容俏影，光明顶上脉脉关注的眼波，不由得出神。

过汉水后，催马续向南行，此时天色早黑，望出来一片朦胧，再行得一个时辰，更是星月无光，那坐骑疲累已极，再也无法支持，跪倒在地，他拍拍马背，说道：“马儿，马儿，你在这儿歇歇，自行去罢！”展开轻功疾奔。

行到四更时分，忽听得前面隐隐有马蹄之声，显是有大帮人众，他加快脚步，从这群人身旁掠过。他身法既快且轻，又在黑夜之中，竟然无人知觉。

瞧这群人的行向，正是往武当山而去，二十余人不发一言，无法探知是甚么来头，但隐约可见均携有兵刃，此去是和武当派为敌，决无可疑。他心中反宽：“毕竟将他们追上了，武当派该当尚未受攻。”再行不到半个时辰，前面又有一群人往武当山而去。如此前后一共遇见了五批，每批多则三十几人，少则十余人。待看到第五批人后，他忽又忧急：“却不知已有几批人上了山去？是否已有人和本派中人动上了手？”他虽非武当派弟子，但因父亲的渊源，向来便将武当派当作是自己的门派。这么一想，奔得更加快了。

不久便即上山，幸好没再遇到敌人。将到半山，忽见前面有一人发足急奔，光头大袖，是个僧人，脚下轻功甚是了得。张无忌远远跟随，察看他的动静。见那僧人一路上山，将到山顶时，只听得一人喝道：“是哪一路的朋友，深夜光降武当？”喝声甫毕，山石后闪出四个人来，两道两俗，当是武当派的第三四代弟子。

那僧人合十说道：“少林僧人空相，有急事求见武当张真人。”

张无忌微微一怔：“原来他是少林派‘空’字辈的前辈大师，和空闻方丈、空智、空性三大神僧是师兄弟辈。他不辞艰辛的上武当山来，自是前来报讯。”

武当派的一名道人说道：“大师远来辛苦，请移步敝观奉茶。”说着在前引路。空相除下腰间戒刀，交给了另一名道人，以示不敢携带兵刃进观。

张无忌见那道人将空相引入紫霄宫三清殿，便蹲在长窗之外。只听空相大声道：“请道长立即禀报张真人，事在紧急，片刻延缓不得！”那道人道：“大师来得不巧，敝师祖自去岁坐关，至今一年有余，本派弟子亦已久不见他老人家慈范。”空相道：“如此则便请通报宋大侠。”那道人道：“大师伯率同家师及诸位师叔，和贵派联盟，远征明教未返。”

张无忌听得“远征明教未返”六字，暗暗吃惊，果然宋远桥等在归途中也遇上了阻难。

只听空相长叹一声，道：“如此说来，武当派也和我少林派一般，今日难逃此劫了。”那道人不明其意，说道：“敝派事务，现由谷虚子师兄主持，小道即去通报，请他出来参见大师。”空相道：“谷虚道长是哪一位的弟子？”

那道人道：“是俞三师叔门下。”空相长眉一轩，道：“俞三侠手足有伤，心下却是明白，老僧这几句话跟俞三侠说了罢。”那道人道：“是，谨遵大师吩咐。”转身入内。

那空相在厅上踱来踱去，显得极是不耐，时时侧耳倾听，当是担心敌人攻上山来。过不多时，那道人快步出来，躬身说道：“俞三师叔有请。俞三师叔言道，请大师恕他不能出迎之罪。”这时那道人的神态举止比先前更加恭谨，想是俞岱岩听得“空”字辈的少林僧驾临，已嘱咐他必须礼貌十分周到。空相点了点头，随着他走向俞岱岩的卧房。

张无忌寻思：“三师伯四肢残废，耳目只有加倍灵敏，我若到他窗外窃听，只怕被他发觉。”走到离俞岱岩卧房数丈之处，便停住了脚步。

过了约莫一盏茶时分，那道人匆匆从俞岱岩房中出来，低声叫道：“清风、明月！到这边来。”便有两个道童走到他身前，叫了声：“师叔！”那道人道：“预备软椅，三师叔要出来。”两名道童答应了。

张无忌在武当山上住过数年，那知客道人是俞莲舟新收的弟子，他不相识，却识得清风、明月两个道童，知道俞岱岩有时出来，便坐了软椅由道童抬着行走，见二童走向放软椅的厢房，悄悄跟随在后，一等二童进房，突然叫道：“清风、明月，认得我么？”

二童吓了一跳，凝目瞧张无忌时，依稀有些面熟，一时却认不出来。张无忌笑道，“我是无忌小师叔啊，你们忘了么？”二童登时忆起旧事，心中大喜，叫道：“啊，小师叔，你回来啦！你的病好了？”三个人年纪相若，当年常在一处玩耍。

张无忌道：“清风，让我来假扮你，去抬三师伯，瞧他知不知道。”清风踌躇道：“这个……不大好罢！”张无忌道：“三师伯见我病愈归来，自是喜出望外，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责骂于你？”二童素知自张三丰祖师以下，武当六侠个个对这位小师叔极其宠爱，他病愈归山，那是天大的喜事，他要开这个小小的玩笑，逗俞岱岩病中一乐，自是无伤大雅。明月笑道：“小师叔怎么说，就怎么办罢！”清风当下笑嘻嘻的脱下道袍、鞋袜，给他换上了。明月替他挽起了道髻。片刻之间，已宛然便是个小道童。

明月道：“你要冒充清风，相貌不像，就说是观中新收的小道童，清风跌破了腿，由你去替他。”张无忌笑道：“好极了……”那道人在房外喝骂：“两个小家伙，嘻嘻哈哈的捣甚么鬼，半天不见人过来。”张无忌和明月伸了伸舌头，抬起软椅，径往俞岱岩房中。

两人扶起俞岱岩坐入软椅。俞岱岩脸色极是郑重，也没留神抬他的道童是谁，说道：“到后山小院，见祖师爷爷去！”明月应道：“是！”转过身去，抬着软椅前端，张无忌抬了后端。俞岱岩只瞧见明月的背影，更瞧不见张无忌。空相随在软椅之侧，同到后山。那知客道人不得俞岱岩召唤，便不敢同去。

张三丰闭关静修的小院在后山竹林深处，修篁森森，绿荫遍地，除了偶闻鸟语之外，竟是半点声息也无。明月和张无忌抬着俞岱岩来到小院之前，停下软椅。俞岱岩正要开声求见，忽听得隔门传出张三丰苍老的声音道：“少林派哪一位高僧光临寒居，老道未克远迎，还清恕罪。”呀的一声，竹门推开，张三丰缓步而出，空相脸露讶色，他听张三丰竟知来访的是少林僧人，大感诧异，但随即料想必是那知客道人已遣人先行禀报。俞岱岩却知师父武功越来越是精深，从空相的脚步声中，已可测知他的武学门派、修为深浅。

张无忌的内功远在空相之上，由实返虚，自真归朴，不论举止、眼光、脚步、语声，处处深藏不露，张三丰反听不出来。他见太师父虽然红光满面，但须眉俱白，比之当年前分手之时，着实已苍老了几分，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忍不住眼泪便要夺眶而出，急忙转过头去。

空相合十说道：“小僧少林空相，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张三丰合十还礼，道：“不敢，大师不必多礼，请进说话。”五个人一起进了小院。但见板桌上一把茶壶，一只茶杯，地下一个蒲团，壁上挂着一柄木剑，此外一无所有。桌上地下，积满灰尘。

空相道：“张真人，少林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魔教突施偷袭，本派自方丈空闻师兄以下，或殉寺战死，或力屈被擒，仅小僧一个挤死逃脱。魔教大队人众已向武当而来，今日中原武林存亡荣辱，全系于张真人一人之手。”说着放声大哭。

张无忌心头大震，他明知少林派已遇上灾劫，却也万万想不到竟会如此全派覆没。

饶他张三丰百年修为，猛地里听到这个噩耗，也是大吃一惊，半晌说不出话来，定了定神，才道：“魔教竟然如此猖獗，少林寺高手如云，不知如何竟会遭了魔教的毒手？”

空相道：“空智、空性两位师兄率同门下弟子，和中原五大派结盟西征，围攻光明顶。留寺僧众，日日静候好音。这日山下报道，远征人众大胜而归。

方丈空闻师兄得讯大喜，率同合寺弟子，迎出山门，果见空智、空性两位师兄带领西征弟子，回进寺来，另外还押着数百名俘虏。众人到得大院之中，方丈问起得胜情由。空智师兄唯唯否否。空性师兄忽地叫道：‘师兄留神，我等落入人手，众俘虏尽是敌人……’方丈惊愕之

间，众俘虏抽出兵刃，突然动手。本派人众一来措手不及，二来多数好手西征陷敌，留守本寺的力道弱了，大院子的前后出路均已被敌人堵死，一场激斗，终于落了个一败涂地，空性师兄当场殉难……”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

张三丰心下黯然，说道：“这魔教如此歹毒，行此恶计，又有谁能提防？”

只见空相伸手解下背上的黄布包袱，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层油布，再打开油布，赫然露出了颗首级，环眼圆睁，脸露愤怒之色，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师。张三丰和张无忌都识得空性面目，一见之下，不禁“啊”的一声，一齐叫了出来。

空相位道：“我舍命抢得空性师兄的法体。张真人，你说这大仇如何得报？”说着将空性的首级恭恭敬敬放在桌上，伏地拜倒。张三丰凄然躬身，合十行礼。

张无忌想起光明顶上比武较量之际，空性神僧慷慨磊落，豪气过人，实不愧为堂堂少林的一代宗师。不意惨遭好人股害，落得身首分离，心下甚是难过。

张三丰见空相伏地久久不起，哭泣甚哀，便伸手相扶，说道：“空相师兄，少林武当本是一家，此仇非报不可……”他刚说到这个“可”字，冷不防砰的一声，空相双手一齐击在他小腹之上。

这一下变故突如其来，张三丰武功之深，虽已到了从心所欲、无不如意的最高境界，但哪能料到这位身负血仇、远来报讯的少林高僧，竟会对自己忽施袭击？在一瞬之间，他还道空相悲伤过度，以致心智迷糊，昏乱之中将自己当作了敌人，但随即知道不对，小腹中所中掌力，竟是少林派外门神功“金刚般若掌”，但觉空相竭尽全力之劲，将掌力不绝的催送过来，脸白如纸，嘴角却带狞笑。

张无忌、俞岱岩、明月三人蓦地见此变故，也都惊得呆了。俞岱岩苦在身子残废，不能上前相助师父一臂之力。张无忌年轻识浅，在这一刹那间，还没领会到空相竟是意欲立毙太师父于掌底。两人只惊呼了一声，便见张三丰左掌挥出，拍的一声轻响，击在空相的天灵盖上。这一掌其软如绵，其坚胜铁，空相登时脑骨粉碎，如一堆湿泥般瘫了下来，一声也没哼出，便即毙命。

俞岱岩忙道：“师父，你……”只说了一个“你”，便即住口。只见张三丰闭目坐下，片刻之间，头顶升出丝丝白气，猛地里口一张，喷出几口鲜血。

张无忌心下大惊，知道太师父受伤着实不轻，倘若他吐出的是紫黑瘀血，凭他深厚无比的内功，三数日即可平复，但他所吐的却是鲜血，又是狂喷而出，那么脏腑已受重伤。在这霎时之间，他心中迟疑难决：“是否立即表明身分，相救太师父？还是怎地？”

便在此时，只听得脚步声响，有人到了门外，听他步声急促，显是十分慌乱，却不敢贸然进来，也不敢出声。俞岱岩道：“是灵虚么？甚么事？”

那知客道人灵虚道：“禀报三师叔，魔教大队到了官外，要见祖师爷爷，口出污言秽语，说要踏平武当派……”

俞岱岩喝道：“住口”他生怕张三丰分心，激动伤势。

张三丰缓缓睁开眼来，说道：“少林派金刚般若掌的威力果是非同小可，看来非得静养三月，伤势难愈。”张无忌心想：“原来太师父所受之伤，比我所料的更重。”只听张三丰又道：“明教大举上山。唉，不知远桥、莲舟他们平安否？岱岩，你说该当如何？”

俞岱岩默然不答，心知山上除了师父和自己之外，其余三四代弟子的武功都不足道，出而御敌，只有徒然送死，今日之事，惟有自己舍却一命，和敌人敷衍周旋，让师父避地养伤，日后再复大仇，于是朗声道：“灵虚，你去跟那些人说，我便出来相见，让他们在三清殿上等着。”灵虚答应着去了。

张三丰和俞岱岩师徒相处日久，心意相通，听他这么说，已知其意，说道：“岱岩，生死胜负，无足介怀，武当派的绝学却不可因此中断。我坐关十八月，得悟武学精要，一套太极拳和太极剑，此刻便传了你罢。”

俞岱岩一呆，心想自己残废已久，哪还能学甚么拳法剑术？何况此时强敌已经入观，怎有余暇传习武功，只叫了声：“师父！”便说不下去了。

张三丰淡淡一笑，说道：“我武当开派以来，行侠江湖，多行仁义之事，以大数而言，决不该自此而绝。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跟自来武学之道全然不同，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你师父年过百龄，纵使不遇强敌，又能有几年好活？所喜者能于垂暮之年，创制这套武功出来。远桥、莲舟、松溪、梨亭、声谷都不在身边，第三四代弟子之中，除青书外并无杰出人材，何况他也不在山上。岱岩，你身负传我生乎绝艺的重任。武当派一日的荣辱，有何足道？只须这套太极拳能传至后代，我武当派大名必能垂之千古。”说到这里，神采飞扬，豪气弥增，竟似浑没将压境的强敌放在心上。

俞岱岩唯唯答应，已明白师父要自己忍辱负重，以接传本派绝技为第一要义。

张三丰缓缓站起身来，双手下垂，手背向外，手指微舒，两足分开平行，接着两臂慢慢提起至胸前，左臂半环，掌与面对成阴掌，右掌翻过成阳掌，说道：“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跟着一招一式的演了下去，口中叫出招式的名称：揽雀尾、单鞭、提手上势、白鹤亮翅、搂膝勾步、手挥琵琶、进步搬拦锤如封似闭、十字手、抱虎归山……

张无忌目不转睛的凝神观看，初时还道太师父故意将姿式演得特别缓慢，使俞岱岩可以看得清楚，但看到第七招“手挥琵琶”之时，只见他左掌阳、右掌阴，目光凝视左手手臂，双掌慢慢合拢，竟是凝重如山，却又轻灵似羽。张无忌突然之间省悟：“这是以慢打快。以静制动的上乘武学，想不到世间竟会有如此高明的功夫。”他武功本就极高，一经领会，越看越是入神，但见张三丰双手圆转，每一招都含着太极式的阴阳变化，精微奥妙，实是开辟了武学中从所未有的新天地。

约莫一顿饭时分，张三丰使到上步高探马，上步揽雀尾，单鞭而合太极，神定气闲的站在当地，虽在重伤之后，但一套拳法练完，精神反见健旺。他双手抱了个太极式的圆圈，说道：“这套拳术的诀窍是‘虚灵顶劲、涵胸拔背、松腰垂臀，沉肩坠肘’十六个字，纯以意行，最忌用力。形神合一，是这路拳法的要旨。”当下细细的解释了一遍。

俞岱岩一言不发的倾听，知道时势紧迫，无暇发问，虽然中间不明白之处极多，但只有硬生生的记住，倘若师父有甚不测，这些口诀招式总是由自己传了下去，日后再由聪明才智之士去推究其中精奥。张无忌所领略的可就多了，张三丰的每一句口诀、每一记招式，都令他有初闻大道、喜不自胜之感。

张三丰见俞岱岩脸有迷惘之色，问道：“你懂了几成？”俞岱岩道：“弟子愚鲁，只懂得三四成，但招式和口诀都记住了。”张三丰道：“那也难为你了。倘若莲舟在此，当能懂得五成。唉，你五师弟悟性最高，可惜不幸早亡，我若有三年功夫，好好点拨于他，当可传我这门绝技。”张无忌听他提到自己父亲，心中不禁一酸。

张三丰道：“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正要往下解说，只听得前面三清殿上远远传来一个苍老悠长的声音：“张三丰老道既然缩头不出，咱们把他徒子徒孙先行宰了。”另一个粗豪的声音道，“好啊！先一把火烧了这道观再说。”又有一个尖锐的声音道：“烧死老道，那是便宜了他。咱们擒住了他，绑到各处门派中游行示众，让大家瞧瞧这武学泰斗老而不死的模样。”

后山小院和前殿相距二里有余，但这几个人的语声都清楚传至，足见敌人有意炫示功力，而功力确亦不凡。

俞岱岩听到这等侮辱师尊的言语，心下大怒，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张三丰道：“岔岩，我叮嘱过你的言语，怎么转眼便即忘了？不能忍辱，岂能负重？”俞岔岩道：“是，谨奉师父教诲。”张三丰道：“你全身残废，敌人不会对你提防，千万戒急戒躁。倘若我苦心创制的绝艺不能传之后世，那你便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俞岱岩只听得全身出了一阵冷汗，知道师父此言的用意，不论敌人对他师徒如何凌辱欺侮，总之是要苟免求生，忍辱传艺。

张三丰从身边摸出一对铁铸的罗汉来，交给俞岱岩道：“这空相说道少林派已经灭绝，也不知是真是假，此人是少林派中高手，连他也投降敌人，前来暗算于我，那么少林派必遭大难无疑。这对铁罗汉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送于我。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就盼从这对铁罗汉身

上，留传少林派的一项绝艺！”说着大袖一挥，走出门去。俞岱岩道：“抬我跟着师父。”明月和张无忌二人抬起软椅，跟在张三丰的后面。四人来到三清殿上，只见殿中或坐或站，黑压压的都是人头，总有三四百人之众。

张三丰居中一站，打个问讯为礼，却不说话。俞岱岩大声道：“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各位来到武当山，不知有何见教？”

张三丰大名威震武林，一时人人目光尽皆集于其身，但见他身穿一袭污秽的灰布道袍，须眉如银，身材十分高大，此外也无特异情状。

张无忌看这干人时，只见半数穿着明教教众的服色，为首的十余人却各穿本服，想是自高身分，不愿冒充旁人。高矮僧俗，数百人拥在殿中，一时也难以细看各人面目。

便在此时，忽听得门外有人传呼：“教主到！”殿中众人一听，立时肃然无声，为首的十多人抢先出殿迎接，余人也跟着快步出殿。霎时之间，大殿中数百人走了个乾乾净净。

只听得十余人的脚步声自远而近，走到殿外停住。张无忌从殿门中望去，不禁一惊，只见八个人抬着一座黄缎大轿；另有七八人前后拥卫，停在门口，那抬轿的八个轿夫，正是绿柳庄的“神箭八雄”。张无忌心中一动，双手在地下抹满灰土，跟着便胡乱涂在脸上。明月只道他眼见大敌到来，害怕得狠了，扮成了这副模样，一时惊惶失措，便依样葫芦的以灰土抹脸。两个小道童登时变成了灶君菩萨一般，再也瞧不出本来面目。

轿门掀起，轿中走出一个少年公子，一身白袍，袍上绣着个血红的火焰，轻摇折扇，正是女扮男装的赵敏。张无忌心道：“原来一切都是她在捣鬼，难怪少林派一败涂地。”

只见她走进殿中，有十余人跟进殿来。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踏上一步，躬身说道：“启禀教主，这个就是武当派的张三丰老道，那个残废人想必是他的第三弟子俞岱岩。”

赵敏点点头，上前几步，收拢摺扇，向张三丰长揖到地，说道：“晚生执掌明教张无忌，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望，幸也何如！”

张无忌大怒，心中骂道：“你这贼丫头冒充明教教主，那也罢了，居然还冒用我姓名，来欺骗我大师父。”

张三丰听到“张无忌”三字，大感奇怪：“怎地魔教教主是如此年轻俊美的一个少女，名字偏又和我那无忌孩儿相同？”当下合十还礼，说道：“不知教主大驾光临，未克远迎，还请恕罪！”赵敏道：“好说，好说！”

知客道人灵虚率领火工道童，献上茶来。赵敏一人坐在椅中，她手下众人远远的垂手站在其后，不敢走近她身旁五尺之内，似乎生怕不敬，冒渎于她。

张三丰百载的修为，谦冲恬退；早已万事不萦于怀，但师徒情深，对宋远桥等人的生死安危，却是十分牵挂，当即说道：“老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曾赴贵教讨教高招，迄今未归，不知彼等下落如何，还请张教主明示。”

赵敏嘻嘻一笑，说道：“宋大侠、俞二侠、张四侠、莫七侠四位，目下是在本教手中。每个人受了点儿伤，性命却是无碍。”张三丰道：“受了点儿伤？多半是中了点儿毒。”赵敏笑道：“张真人对武当绝学可也当真自负得紧。你既说他们中毒，就算是中毒罢。”张三丰深知几个徒儿尽是当世一流好手，就算众寡不敌，总能有几人脱身回报，倘真一鼓遭擒，定是中了敌人无影无踪、难以防避的毒药。赵敏见他猜中，也就坦然承认。

张三丰又问：“我那姓殷的小徒呢？”赵敏叹道：“殷六侠中了少林派的埋伏，便和这位俞三侠一模一样，四肢为大力金刚指折断。死是死不了，要动可也动不得了！”张三丰鉴貌辨色，情知她此言非虚，心头一痛，哇的一声，喷了一口鲜血出来。

赵敏背后众人相顾色喜，知道空相偷袭得手，这位武当高人已受重伤，他们所惧者本来只张三丰一人，此时更是无阶忌惮了。

赵敏说道：“晚生有一句良言相劝，不知张真人肯俯听否？”

张三丰道：“请说。”赵敏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蒙古皇帝威加四海，张真人若能效顺，皇上立颁殊封，武当派自当大蒙荣宠，宋大侠等人人无恙，更是不在话下。”

张三丰抬头望着屋梁，冷冷的道：“明教虽然多行不义，胡作非为，却向来和蒙古人作对。是几时投效了朝廷啦？老道倒孤陋寡闻得紧。”

赵敏道：“弃暗投明，自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少林派自空闻、空智神僧以下，个个投效，尽忠朝廷。本教也不过见大势所趋，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何足奇哉？”

张三丰双目如电，直视赵敏，说道：“元人残暴，多害百姓，方今天下群雄并起，正是为了驱逐胡虏，还我河山。凡我黄帝子孙，无不存着个驱除鞑子之心，这才是大势所趋。老道虽是方外的出家人，却也知大义所在。空闻、空智乃当世神僧，岂能为势力所屈？你这位姑娘何以说话如此颠三倒四？”

赵敏身后突然闪出一条大汉，大声喝道：“兀那老道，言语不知轻重！武当派转眼全灭。你不怕死，难道这山上百余名道人弟子，个个都不怕死么？”这人说话中气充沛，身高膀阔，形相极是威武。

张三丰长声吟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的两句诗。文天祥慷慨就义之时，张三丰年纪尚轻，对这位英雄丞相极是钦仰，后来常叹其时武功未成，否则必当舍命去救他出难，此刻面临生死关头，自然而然的吟了出来。他顿了一顿，又道：“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执，但求我自丹心一片，管他日后史书如何书写！”望了俞岱岩一眼，心道：“我却盼这套太极拳剑得能流传后世，又何尝不是和文丞相一般，顾全身后之名？其实但教行事无愧天地，何必管他太极拳能不能传，武当派能不能存！”

赵敏白玉般的左手轻轻一挥，那大汉躬身退开。她微微一笑，说道：“张真人既如此固执，暂且不必说了。就请各位一起跟我走罢！”说着站起身来，她身后四个人身形晃动，团团将张三丰围住。这四人一个便是那魁梧大汉，一个鸦衣百结，一个是身形瘦削的和尚，另一个虬髯碧眼，乃西域胡人。

张无忌见这四人的身法或凝重、或飘逸，个个非同小可，心头一惊：“这赵姑娘手下，怎地竟有如许高手？”眼见张三丰若不随她而去，那四人便要出手，张无忌心想：“敌方高手甚众，这一班人又尽是奸诈无耻、不顾信义之辈，非围攻光明顶的六大派可比。我实不易保护太师父和三师伯的平安。

就算击败了其中数人，他们也决计不肯服输，势必一拥而上。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竭力一拚，最好是能将赵姑娘擒了过来，胁迫对方。”他正要挺身而出，喝阻四人，忽听得门外阴恻恻一声长笑，一个青色人影闪进殿来，这人身法如鬼如魅，如风如电，倏忽欺身到那魁梧汉子的身后，挥掌拍出。那大汉更不转身，反手便是一掌，意欲和他互拚硬功。那人不待此招打老，左手已拍到那西域胡人的肩头。那胡人闪身躲避，飞腿踢他小腹。那人早已攻向那瘦和尚，跟着斜身倒退，左掌拍向那身穿破烂衣衫之人。瞬息之间，他连出四掌，攻击了四名高手，虽然每一掌都没打中，但手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

这四人知道遇到了劲敌，各自跃开数步，凝神接战。

那青衣人并不理会敌人，躬身向张三丰拜了下去，说道：“明教张教主座下晚辈韦一笑，参见张真人！”这人正是韦一笑。他摆脱了途中敌人的纠缠，兼程赶至。张三丰听他自称是“明教张教主座下”，还道他也是赵敏一党，伸手击退四人，多半另有阴谋，当下冷冷的道：“韦先生不必多礼，久仰青翼蝠王轻功绝顶，世所罕有，今日一见，果是名不虚传。”

韦一笑大喜，他少到中原，素来声名不响，岂知张三丰居然也知道自己轻功了得的名头，躬身说道：“张真人武林北斗，晚辈得蒙真人称赞一句，当真是荣于华衮”他转过身来，指着赵敏道：“赵姑娘，你鬼鬼祟祟的冒充明教，败坏本教声名，到底是何用意？是男子汉大丈夫，何必如此阴险毒辣？”

赵敏格格一笑，说道：“我本来不是男子汉大丈夫，阴险毒辣了，你便怎样？”

韦一笑第一句便说错了，给她驳得无言可对，一怔之下，说道：“各位先攻少林，再扰武当，到底是何来历？各位倘若和少林、武当有怨有仇，明教原本不该多管闲事，但各位冒我明教之名，乔扮本教教众，我韦一笑可不能不理！”

张三丰原本不信百年来为朝廷死敌的明教竟会投降蒙古，听了韦一笑这几句话，这才明白，心想：“原来这女子是冒充的。魔教虽然声名不佳，遇上这等大事，毕竟毫不含糊。”

赵敏向那魁梧大汉说道：“听他吹这等大气！你去试试，瞧他有甚么真才实学。”

那大汉躬身道：“是！”收了收腰间的鸾带，稳步走到大殿中间，说道：“韦蝠王，在下领教你的寒冰绵掌功夫！”韦一笑不禁一惊：“这人怎地知道我的寒冰绵掌？他明知我有此技，仍上来挑战，倒是不可轻敌。”双掌一拍，说道：“请教阁下的万儿？”那人道：“我们既是冒充明教而来，难道还能以真名示人？蝠王这一问，未免太笨。”赵敏身后的十余人一齐大笑起来。

韦一笑冷冷的道：“不错，是我问得笨了。阁下甘作朝廷鹰犬，做异族奴才，还是不说姓名的好，没的辱没了祖宗。”那大汉脸上一红，怒气上升，呼的一掌，便往韦一笑胸口拍去，竟是中宫直进，径取要害。

韦一笑脚步错动，早已避过，身形闪处，伸指戳向他背心，他不先出寒冰绵掌，要先探一探这大汉的深浅虚实。那大汉左臂后挥，守中含攻。数招一过，大汉掌势渐快，掌力凌厉。韦一笑的内伤虽经张无忌治好，不必再像从前那样，运功一久，便须饮热血抑制体内阴毒，但伤愈未久，即逢强敌，又是在张三丰这等大宗师面前出手，实是丝毫不敢怠慢，当即使动寒冰绵掌功夫。两人掌势渐缓，逐步到了互较内力的境地。

突然间呼的一声，大门中掷进一团黑黝黝的巨物，猛向那大汉撞去。这团物事比一大袋米还大，天下居然有这等庞大的暗器，当真奇了。那大汉左掌运劲拍出，将这物事击出丈许，着手之处，只觉软绵绵地，也不知是甚么东西。但听得“啊”的一声惨呼，原来有人藏在袋中。此人中了那大汉劲力凌厉无俦的一掌，焉有不筋折骨断之理？

那大汉一愕之下，一时手足无措。韦一笑无声无息的欺到身后，在他背心“大椎穴”上拍了一记“寒冰绵掌”。那大汉惊怒交集，急转身躯，奋力发掌往韦一笑头顶击落。

韦一笑哈哈一笑，竟然不避不让。那大汉掌到中途，手臂已然酸软无力，这掌虽然击在对方天灵盖上，却哪里有半点劲力，不过有如轻轻一抹。韦一笑知道寒冰绵掌一经着身，对方劲力立卸，但高手对战，竟敢任由强敌掌击脑门，胆气之豪，实是从所未闻，旁观众人无不骇然。倘若那大汉竟有抵御寒冰绵掌之术，劲力一时不去，这掌打在头顶，岂不脑浆迸裂？韦一笑一生行事希奇古怪，愈是旁人不敢为、不肯为、不屑为之事，他愈是干得兴高采烈，他乘那大汉分心之际出掌偷袭，本有点不够光明正大，可是跟着便以脑门但然受对方一掌，却又是光明正大过了火，实是胆大妄为、视生死有如儿戏。

那身穿破烂衣衫之人扯破布袋，拉出一个人来，只见他满脸血红，早在那大汉一击之下毙命。此人身穿黑衣，正是他们一伙，不知如何，却被人装在布袋中掷了进来。那人大怒，喝道：“是谁鬼鬼祟祟……”一语未毕，一只白茫茫的袋子已兜头罩到。他提气后跃，避开了这一罩，只见一个胖大和尚笑嘻嘻的站在身前，正是布袋和尚说不得到了。

说不得的乾坤一气袋被张无忌在光明顶上迸破后，没了趁手的兵器，只得胡乱做几只布袋应用，毕竟不如原来那只刀剑不破的乾坤宝袋厉害。他轻功虽然不及韦一笑，但造诣也是极高，加之中途没受阻挠，前脚后脚的便赶到了。

说不得也躬身向张三丰行礼，说道：“明教张教主座下，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张三丰还礼道：“大师远来辛苦。”

说不得道：“敝教教主座下光明使者、白眉鹰王、以及四散人、五旗使，各路人马，都已上了武当。张真人你且袖手旁观，瞧明教上下，和这批冒名作恶的无耻之徒一较高低。”

他这番话只是虚张声势，明教大批人众未能这么快便都赶到。但赵敏听在耳里，不禁秀眉微蹙，心想：“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是谁泄漏了机密？”

忍不住问道：“你们张教主呢？叫他来见我。”说着向韦一笑望了一眼，目光中有疑问之色，显是问他教主到了何处。韦一笑哈哈一笑，说道：“这会儿你不再冒充了吗？”心下却也在想：“教主必已到来，却不知此刻在哪里。”

张无忌一直隐身在明月之后，知道韦一笑和说不得迄未认出自己，眼见到了这两个得力帮手，极是喜慰。赵敏冷笑道：“一只毒蝙蝠，一个臭和尚，成得甚么气候？”

一言甫毕，忽听得东边屋角上一人长笑问道：“说不得大师，杨左使到了没有？”这人声音响亮，苍劲豪迈，正是白眉鹰王殷天正到了。说不得尚未回答，杨逍的笑声已在西边屋角上响起。只听他笑道：“鹰王，毕竟是你老当益壮，先到了一步。”殷天正笑道：“杨左使不必客气，咱二人同时到达，仍是分不了高下。只怕你还是瞧在张教主份上，让了我三分。”杨逍道：“当仁不让！在下已竭尽全力，仍是不能快得鹰王一步。”

他二人途中较劲，比赛脚力，殷天正内功较深，杨逍步履轻快，竟是并肩出发，平头齐到。长笑声中，两人一齐从屋角纵落。

张三丰久闻殷天正的名头，何况他又是张翠山的岳父，杨逍在江湖上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当下走上三步，拱手道：“张三丰恭迎殷兄、杨兄的大驾。”心中却颇为不解：“殷天正明明是天鹰教的教主，又说甚么‘瞧在张教主份上’？”

殷杨二人躬身行礼。殷天正道：“久仰张真人清名，无缘拜见，今日得睹芝颜，三生有幸。”张三丰道：“两位均是一代宗师，大驾同临，洵是盛会。”

赵敏心中愈益恼怒，眼见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张无忌虽然尚未现身，只怕说不得所言不虚，确是在暗中策划，布置下甚么厉害的阵势，自己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计谋，看来今日已难成功，但好容易将张三丰打得重伤，这是千载难逢、决无第二次的良机，今日若不乘此机会收拾了武当派，日后待他养好了伤，那便棘手之极了，一双漆黑溜圆的眼珠转了两转，冷笑道：“江湖上传言武当乃正大门派，岂知耳闻争如目见？原来武当派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全仗魔教撑腰，本门武功可说不值一哂。”

说不得道：“赵姑娘，你这可是妇人之见、小儿之识了。张真人威震武林之时，只怕你祖父都尚未出世，小孩儿懂得甚么？”

赵敏身后的十余人一齐踏上一步，向他怒目而视，说不得洋洋自若，笑道：“你们说我这句话说不得么？我名字叫作‘说不得’，说话却向来是说得又说得，谅你们也奈何我不得。”赵敏手下那瘦削僧人怒道：“主人，待属下将这多嘴多舌的和尚料理了！”说不得叫道：“妙极！妙极！你是野和尚，”我也是野和尚，咱们来比拚比拚，请武当宗师张真人指点一下不到之处，胜过咱们苦练十年。”说着双手一挥，从怀中又抖了一只布袋出来。旁人见他布袋一只又是一只，取之不尽，不知他僧袍底下倒底还有多少只布袋。

赵敏微微摇头，道：“今日我们是来讨教武当绝学，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我们都乐于奉陪。武当派到底确有真才实学，还是浪得虚名，今日一战便可天下尽知。至于明教和我们的过节，日后再慢慢算帐不迟。张无忌那小鬼奸诈狡猾，我不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难消心头之恨，可也不忙在一时。”

张三丰听到“张无忌那小鬼”六个字时，心中大奇：“明教的教主难道真的也叫做张无忌？怎地又是‘小鬼’了？”

说不得笑嘻嘻的道：“本教张教主少年英雄，你赵姑娘只怕比我们张教主还小着几岁，不如嫁了我们教主，我和尚看来倒也相配……”他话未说完，赵敏身后众人已轰雷般怒喝起来：“胡说八道！”“住嘴！”“野和尚放狗屁！”

赵敏红晕双颊，容貌娇艳无伦，神色之中只有三分薄怒，倒有七分腼腆，一个呼叱群豪的大首领，霎时之间变成了忸怩作态的小姑娘。但这神气也只是瞬息间的事，她微一凝神，脸上便如罩了一层寒霜，向张三丰道：“张真人，你若不肯露一手，那便留一句话下来，只说武当派乃欺世盗名之辈，我们大伙儿拍手便走。便是将宋远桥、俞莲舟这批小子们放还给你，又有何妨？”

便在此时，铁冠道人张中和殷野王先后赶到，不久周颠和彭莹玉也到了山上，明教这边又增了四个好手。

赵敏估量形势，双方决战，未必能操胜算，最担心的还是张无忌在暗中作甚么手脚。她眼光在明教诸人脸上扫了转，心想："张三丰所以成为朝廷心腹之患，乃因他威名太盛，给武林中人奉为泰山北斗，他既与朝廷为敌，中原武人便也都不肯归附。若凭他这等风烛残年，还能活得多少时候？今日也不须取他性命，只要折辱他一番，令武当派声名堕地，此行便算大功告成。"

于是冷冷的道："我们造访武当，只是想领教张真人的武功到底是真是假，若要去剿灭明教，难道我们不认得光明顶的道路么？又何必在武当山上比武，莫非天下只有你张真人一人，方能品评高下胜负？这样罢，我这里有三个家人，一个练过几天杀猪屠狗的剑法，一个会得一点粗浅内功，还有一个学过几招三脚猫的拳脚。阿大、阿二、阿三，你们站出来，张真人只须将我这三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我们佩服武当派的武功确是名下无虚。要不然嘛，江湖上自有公论，也不用我多说。"说着双手一拍。

她身后缓步走出三个人来。

只见那阿大是个精干枯瘦的老者，双手捧着一柄长剑，赫然便是那柄倚天宝剑。这人身材瘦长，满脸皱纹，愁眉苦脸，似乎刚才给人痛殴了一顿，要不然便是新死了妻子儿女，旁人只要瞧他脸上神情，几乎便要代他伤心落泪。那阿二同样的枯瘦，身材略矮，头顶心滑油油地，秃得不剩半根头发，两边太阳穴凹了进去，深陷半寸。那阿三却是精壮结实，虎虎有威。脸上、手上、项颈之中，凡是可见到肌肉处，尽皆盘根虬结，似乎周身都是精力，胀得要爆炸出来，他左颊上有颗黑痣，黑痣上生着一丛长毛。张三丰、殷天正、杨逍等人看了这三人情状，心下都是一惊。

周颠说道："赵姑娘，这三位都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手，我周颠便一个也斗不过，怎地不识羞的乔装了家人，来跟张真人开玩笑么？"赵敏道："他们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手？我倒也不知道。他们叫甚么名字啊？"周颠登时语塞，随即打个哈哈，说道："这位是'一剑震天下'皱眉神君，这位是'丹气霸八方'秃头天王。至于这一位嘛，天下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嘿嘿，乃是……那个……'神拳盖世'大力尊者。"

赵敏听他瞎说八道的胡诌，不禁噗哧一笑，说道："我家里三个煮饭烹茶、抹桌扫地的家人，甚么神君、天王、尊者的？张真人，你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罢。"那阿三踏上一步，抱拳道："张真人请！"左足一蹬，喀喇一声响，蹬碎了地下三块方砖。着脚处的青砖被他蹬碎并不希奇，难在邻近的两块方砖竟也被这一脚之力蹬得粉碎。"杨逍和韦一笑对望一眼，心中都道："好家伙！"

那阿大、阿二两人缓缓退开，低下了头，向众人一眼也不瞧。这三人自进殿后，一直跟在赵敏身后，只是始终垂目低头，神情猥琐，谁也没加留神，不料就这么向前一站，登时如渊停岳峙，俨然大宗匠的气派，但退了回去时，却又是一副畏畏缩缩、佣仆厮养的模样。武当派的知客道人灵虚一直在为太师父的伤势忧心，这时忍不住喝道："我太师父刚才受伤呕血，你们没瞧见么？你们怎么……怎么……"说到这里，语声中已带哭音。

殷天正心想："原来张真人曾受伤呕血，却不知是为何人所伤。他就算不伤，这么大的年纪，怎么跟这等人比拚拳脚？瞧此人武功，纯是刚猛一路，让我来接他的。"当下朗声说道，"张真人何等身分，岂能和低三下四之辈动手过招？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么？别说是张真人，就算我姓殷的，哼哼，谅这些奴才也不配受我一拳一脚。"他明知阿大、阿二、阿三决非庸流，但偏要将他们说得十分不堪，好将事情揽到自己身上。

赵敏道："阿三，你最近做过甚么事？说给他们听听，且看配不配和武当高人动手过招。"她言语之中，始终紧紧的扣住了"武当"二字。

那阿三道："小人最近也没做过甚么事，只是在西北道上曾跟少林派一个名叫空性的和尚过招，指力对指力，破了他的龙爪手，随即割下了他的首级。"

此言一出，大厅上尽皆耸动。空性神僧在光明顶上以龙爪手与张无忌拆招，一度曾大占上风，明教众高手人人亲睹，想不到竟命丧此人之手。以他击毙少林神僧的身分，自己足可和张三丰一较高下。

殷天正大声道："好！你连少林派的空性神僧也打死了，让姓殷的来斗上一斗，倒是一件快事。"说着抢上两步，拉开了架子，白眉上竖，神威凛凛。

阿三道："白眉鹰王，你是邪魔外道，我阿三是外道邪魔。咱俩一鼻孔出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你要打，咱们另拣日子来比过。今日主人有命，只令小人试试武当派武功的虚实。"转头向张三丰道："张真人，你要是不想下场，只须说一句话便可交代，我们也不会动蛮硬逼。武当派只须服输，难道还真要了你的老命不成？"

张三丰微微一笑，心想自己虽然身受重伤，但若施出新创太极拳中"以虚御实"的上乘武学法门，未必便输于他，所难对付者，倒是击败阿三之后，那阿二便要上前比拚内力，这却丝毫取巧不得，这一关决计无法过去，但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只有打发了这阿三再说。当下缓步走到殿心，向殷天正道："殷兄美意，贫道心领。贫道近年来创了一套拳术，叫作'太极拳'，自觉和一般武学颇有不同处。这位施主定要印证武当派功夫，殷兄若是将他打败，谅他心有不甘。贫道就以太极拳中的招数和他拆几手，正好乘机将贫道的多年心血就正于各位方家。"

殷天正听了又是欢喜，又是担忧，听他言语中对这套"太极拳"颇具自信，张三丰是何等样人，既出此言，自有把握，否则岂能轻堕一世的威名？

但他适才曾重伤呕血，只怕拳技虽精，终究内力难支，当下不便多言，只得抱拳道："晚辈恭睹张真人神技。"

阿三见张三丰居然飘然下场，心下倒生了三分怯意，但转念又道："今日我便和这老道拚个两败俱伤，那也是耸动武林的盛举了。"当下屏息凝神，双目盯住在张三丰脸上，内息暗暗转动，周身骨骼劈劈拍拍，不绝发出轻微的爆响之声。众人又均相顾一愕，知道这是佛门正宗的最上乘武功，自外而内，不带半分邪气，乃是金刚伏魔神通。

张三丰见到他这等神情，也是惊然一惊："此人来历不小啊！不知我这太极拳是否对付得了？"当下双手缓缓举起，要让那阿三进招。

忽然俞岱岩身后走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小道童来，说道："太师父，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又何必劳动太师父大驾？待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这个满脸尘垢的小道童正是张无忌。殷天正、杨逍等人和他分手不久，虽然他此刻衣服形貌全部改变，但一听声音，立即认了出来。

明教群豪见教主早已在此，尽皆大喜。张三丰和俞岱岩却怎能想得到？张三丰一时瞧不清他的面目，见到他身上衣着，只道便是清风，说道："这位施主身具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门神通，想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你小孩儿一招之间便被他打得筋折骨裂，岂同儿戏？"

张无忌左手牵住张三丰衣角，右手拉着他左手轻轻摇晃，说道："太师父，你教我的太极拳法从未用过，也不知成是不成。难得这位施主是外家高手，让弟子来试试以柔克刚、运虚御实的法门，那不是很好么？"说话之间，将一股极浑厚、极柔和的九阳神功，从手掌上向张三丰体内传了过去。张三丰于刹那之间，只觉掌心中传来这股力道雄强无比，虽然远不及自己内力的精纯醇正，但泊泊然、绵绵然，直是无止无歇、无穷无尽，一惊之下，定睛往张无忌脸上瞧去，只见他目光中不露光华，却隐隐然有一层温润晶莹之意，显得内功已到绝顶之境，生平所遇人物，只有本师觉远大师、大侠郭靖等寥寥数人，才有这等修为，至于当世高人，除了自己之外，实想不起再有第二人能臻此境界。霎时之间，他心中转过了无数疑端，然而这少年的内力沛然而至，显是在助自己疗伤，决无歹意，乃可断定，于是微笑道："我衰迈昏庸，能有甚么好功夫教你？你要领教这位施主的绝顶外家功夫，那也是好的，务须小心在意。"他总道这小道童是哪一派的高手少年赶来赴援，因此言语中极是谦冲客气。张无忌道："太师父，你待孩儿恩重如山，孩儿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太师父和众位师伯叔的大恩。我武当派功夫虽不敢说天下无敌，但也不致输于西域少林的手下。太师父尽管放心。"他这几句话说得恳挚无比，几句"太师父"纯出自然，决计做作不来，连张三丰也是大为奇怪："难道他竟是本门弟子，暗中潜心修为，就如昔年本师觉远大师一般？"缓缓放下张无忌的手，退了回去，坐在椅中，斜目瞧俞岱岩时，只见他也是一脸迷惘之色。

那阿三见张三丰居然遣这小道童出战，对自己之轻蔑藐视可说已到了极处，但想我一拳先将这小道童打死，做得老道心浮气粗，再和他动手，当更有制胜把握，当下也不多言，只说：“小孩儿，发招罢！”

张无忌道：“我新学的这套拳术，乃我太师父张真人多年心血所创，叫作‘太极拳’。晚辈初学乍练，未必即能领悟拳法中的精要，三十招之内，恐怕不能将你击倒。但那是我学艺未精，并非这套拳术不行，这一节你须得明白。”

阿三不怒反笑，转头向阿大、阿二道：“大哥、二哥，天下竟有这等狂妄的小子。”阿二纵声大笑。阿大却已瞧出这小道童不是易与之辈，说道：“三弟，不可轻敌。”

阿三踏上一步，呼的一拳，便往张无忌胸口打到，这一招神速如电，拳到中途、左手拳更加迅捷的抢上，后发先至，撞击张无忌面门，招术之诡异，实是罕见。

张无忌自听张三丰演说“太极拳”之后，一个多时辰中，始终在默想这套拳术的拳理，眼见阿三左拳击到，当即使出太极拳中一招“揽雀尾”，右脚实，左脚虚，运起“挤”字诀，粘连粘随，右掌已搭住他左腕，横劲发出。

阿三身不由主的向前一冲，跨出两步，方始站定。旁观众人见此情景，齐声惊噫。

这一招“揽雀尾”，乃天地间自有太极拳以来首次和人过招动手。张无忌身具九阳神功，精擅乾坤大挪移之术，突然使出太极拳中的“粘”法，虽然所学还不到两个时辰，却已如毕生研习一般。阿三给他这么一挤，自己这一拳中千百斤的力气犹似打入了汪洋大海，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身子却被自己的拳力带得斜移两步。他一惊之下，怒气填膺，快拳连攻，臂影晃动，便似有数十条手臂、数十个拳头同时击出一般。

众人见了他这等狂风骤雨般的攻势，尽皆心惊：“无怪以空性大师这等高强的武功，也丧身于他手下。”除了赵敏携来的众人之外，无不为张无忌担心。

张无忌有意要显扬武当派的威名，自己本身武功一概不用，招招都使张三丰所创太极拳的拳招，单鞭、提手上势、白鹤亮翅、搂膝拗步，待使到一招“手挥琵琶”时，右捺左收，刹时间悟到了太极拳旨中的精微奥妙之处，这一招使得犹如行云流水，潇洒无比。

阿三只觉上盘各路已全处在他双掌的笼罩之下，无可闪避，无可抵御，只得运劲于背，硬接他这一掌，同时右拳猛挥，只盼两人各受一招，成个两败俱伤之局。不料张无忌双手一圈，如抱太极，一股雄浑无比的力道组成了一个旋涡，只带得他在原地急转七八下，如转陀螺，如旋纺锤，好容易使出“千斤坠”之力定住身形，却已满脸胀得通红，狼狈万状。

明教群豪大声喝彩。杨逍叫道：“武当派太极拳功夫如此神妙，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周颠笑道：“阿三老兄，我劝你改个名儿，叫做‘阿转’！”

殷野王道：“多转几个圈儿也不算丢脸，古人不是说‘三十六着，转为上着’么？”说不得道：“当年梁山泊好汉中有个黑旋风，那旋风嘛，原是要转的！”

阿三只气得脸色自红转青，怒吼一声，纵身扑上，左手或拳或掌，变幻莫恻，右手却纯是手指的功夫，拿抓点戳、勾挖拂挑，五根手指如判官笔，如点穴撅，如刀如剑，如枪如戟，攻势凌厉之极。张无忌太极拳拳招未熟，登时子忙脚乱，应付不来，突然间嗤的一声，衣袖被撕下了一截，只得展开轻功，急奔闪避，暂且避让这从所未见的五指功夫。阿三叱喝追赶，却哪里及得上对手轻功的飘逸，接连十余抓，尽数落空。

张无忌一面躲闪，心下转念：“我只逃不斗，岂不是输了？这太极拳我还不大会使，且以挪移乾坤的功夫，跟他斗上一斗。”一个回身，双手摆一招太极拳中“野马分鬃”的架式，左手却已使出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阿三右手一指戳向对方肩头，却不知如何被他一带，噗的一响，竟戳到了自己左手上臂，只痛得眼前金星直冒，一条左臂几乎提不起来。

杨逍瞧出这不是太极拳功夫，却抢先叫道：“太极拳当真了得！”

阿冥又痛又怒，喝道：“这是妖法邪术，甚么太极拳了？”刷刷刷连攻三指。张无忌纵身避开，眼见阿三又是长臂疾伸，双指戳到，他再使挪移乾坤心法，一牵一引，托的一响，阿三的两根手指直插进了殿上一根大木柱之中，深至指根。众人又是吃惊，又是好笑。

众人轰笑声中，俞岱岩厉声喝道：“且住！你这是少林派金刚指力？”

张无忌纵身跃开，一听到“少林派金刚指力”七个字，立时想起，俞岱岩为少林派金刚指力所伤，二十年来，武当派上下都为此深怨少林，看来真凶却是眼前此人。

只听阿三冷冷的道：“是金刚指力便怎样？谁教你硬充好汉，不肯说出屠龙刀的所在？这二十年残废的滋昧可好受么？”

俞岱岩厉声道：“多谢你今日言明真相，原来我一身残废，是你西域少林派下的毒手。只可惜……只可惜了我的好五弟。”说到最后一句，不禁硬咽。要知当年张翠山自刎而死，乃是为了俞岱岩伤于殷素素的银针之下、无颜以对师兄之故。其实俞岱岩中了银针之后，殷素素托龙门镖局运回武当，医治月余，自会痊愈，他四肢被人折断，实出于大力金刚指的毒手，倘若当日找到了这罪魁祸首，张翠山夫妇也不致惨死了。俞岱岩既悲师弟无辜丧命，又恨自己成为废人，满腔怨毒，眼中如要喷出火来。

张无忌听了两人之言，立即明白了一切前因后果。他幼时曾听父亲说过，少林寺火工头陀偷学武艺，击死少林寺达摩堂首座苦智禅师，少林派中各高手大起争执，以致苦慧禅师远走西域，开创了西域少林一派，看来这人是当年苦慧的传人。

果然听得张三丰道：“施主心肠忒也歹毒，我们可没想到当年苦慧禅师的传人之中，竟有施主这等人物。”阿三狞笑道：“苦慧是甚么东西？”

张三丰一听，恍然大悟。当年俞岱岩为大力金刚指所伤后，武当派遣人前往质问少林，少林派掌门方丈坚决不认，便疑心到西域少林一派，但多年打听，得知西域少林已然式微之极，所传弟子只精研佛学，不通武功，此刻听了阿三这句“苦慧是甚么东西”，心知他若是西域少林传人，决无辱骂开派师祖之理，便朗声说道：“怪不得，怪不得！施主是火工头陀的传人，不但学了他的武功，也尽数传了他狠戾阴毒的性儿！那个空相甚么的，是施主的师兄弟罢？”

阿三道：“不错！他是我师弟，他可不叫空相，法名刚相。张真人，我‘金刚门’的般若金刚掌，跟你武当派的掌法比起来怎样？”

俞岱岩厉声道：“远远不如！他头顶挨了我师一掌，早已脑浆迸裂。班门弄斧，死有余辜！”

阿三大吼一声，扑将上来。张无忌一招太极拳“如封似闭”，将他挡住，说道：“阿三，拿‘黑玉断续膏’来！”说着伸出了右掌。

阿三大吃一惊：“本门的续骨妙药秘密之极，连本门寻常弟子也不知其名，这小道童却从何处听来？”

他哪知蝶谷医仙胡青牛的“医经”之中，有言说道，西域有一路外家武功，疑是少林旁支，手法极其怪异，断人肢骨，无药可治，仅其本门秘药“黑玉断续膏”可救，然此膏如何配制，却其方不传。张无忌想到此节，顺口说了出来，本来也只试他一试，待见他脸色陡变，即知所料无误，朗声说道：“拿来！”他想起了父母之死，以及俞殷两位师伯叔的惨遭荼毒，恨不得立时置之于死地，实不愿跟他多说一句。

阿三适才和他交手，虽然吃了一点小亏，但见自己的大力金刚指使将出来之时，他只有躲闪逃避，并无还手之力，只须留神他古里古怪的牵引手法，斗下去可操必胜，当下踏上一步，喝道：“小家伙，你跪下来磕三个响头，那就饶你，否则这姓俞的便是榜样。”

张无忌决意要取他的“黑玉断续膏”，然而如何对付他的金刚指，一时却无善策，乾坤大挪移之法虽可伤他，却不能逼得他取出药来，正自沉吟，张三丰道：“孩子，你过来！”张无忌道：“是！太师父。”走到他身前。

张三丰道：“用意不用力，太极圆转，无使断绝。当得机得势，令对手其根自断。一招一式，务须节节贯串，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适才见张无忌临敌使招，已颇得太极三昧，只是他原来武功太强，拳招中棱角分明，未能体会太极拳那“圆转不断”之意。

张无忌武功已高，关键处一点便透，听了张三丰这几句话，登时便有领悟，心中虚想着那太极图圆转不断、阴阳变化之意。

阿三冷笑道："临阵学武，未免迟了罢？"张无忌双眉上扬，说道："刚来得及，正好叫阁下试招。"说着转过身来，右手圆转向前，朝阿三面门挥去，正是太极拳中一招"高探马"。阿三右手五指并拢，成刀形斩落，张无忌"双风贯耳"，连消带打，双手成圆形击出，这一下变招，果然体会了太师父所教"圆转不断"四字的精义，随即左圈右圈，一个圆圈跟着一个圆圈，大圈、小圈、平圈、立圈、正圈、斜圈，一个个太极圆圈发出，登时便套得阿三跌跌撞撞，身不由主的立足不稳，犹如中酒昏迷。

突然之间，阿三五指猛力戳出，张无忌使出一招"云手"，左手高，右手低，一个圆圈已将他手臂套住，九阳神功的刚劲使出，喀喇一声，阿三的右臂上下臂骨齐断。这九阳神功的刚劲好不厉害，阿三一条手臂的臂骨立时断成了六七截，骨骼碎裂，不成模样。以这份劲力而论，却远非以柔劲为主的太极拳所及。

张无忌恨他歹毒，"云手"使出时连绵不断，有如白云行空，一个圆圈未完，第二个圆圈已生，又是喀喇一响，阿三的左臂亦断，跟着喀喀喀几声，他左腿右腿也被一一绞断。张无忌生平和人动手，从未下过如此辣手，但此人是害死父母、害苦三师伯、六师叔的大凶手，若非要着落在他身上取到"黑玉断续膏"，早已取了他性命。

阿三一声闷哼，已然摔倒。赵敏手下早有一人抢出，将他抱起退开。

旁观众人见到张无忌如此神功，尽皆骇然，众明教高手也忘了喝彩。

那秃头阿二闪身而出，右掌疾向张无忌胸口劈来，掌尖未至，张无忌已觉气息微窒，当下一招"斜飞势"，将他掌力引偏。这秃头老者一声不出，下盘凝稳，如牢钉在地，专心致志，一掌一掌的劈出，内力雄浑无比。

张无忌见他掌路和阿三乃是一派，看年纪当是阿三的师兄，武功轻捷不及，却是远为沉稳，当下运起太极拳中粘、引、挤、按等招式，想将他身子带歪，不料这人内力太强，反而粘得自己跌出了一步。张无忌雄心陡起，心想："我倒跟你比拚比拚，瞧是你的西域少林内功厉害，还是我的九阳神功厉害。"见他一掌劈到，便也一掌劈出，那是硬碰硬的蛮打，丝毫没取巧的余地，双掌相交，砰的一声巨响，两人身子都晃了一晃。

张三丰"噫"的一声，心中叫道，"不好！这等蛮打，力强者胜，正和太极拳的拳理全然相反。这秃头老者内力浑厚，武林中甚是罕见，只怕这一掌之下，小孩儿便受重伤。"便在此时，两人第二掌再度相交，砰的一声，那阿二身子一晃，退了一步，张无忌却是神定气闲的站在当地。

九阳神功和少林派内功练到最高境界，可说难分高下。但西域"金刚门"的创派祖师火工头陀是从少林寺中偷学的武艺。拳脚兵刃固可偷学，内功一道却讲究体内气息运行，便是眼睁睁的瞧着旁人打坐静修，瞧上十年八年，又怎知他内息如何调匀、周天如何搬运？因此外功可偷学，内功却是偷学不来的。"金刚门"外功极强，不输于少林正宗，内功却远远不及了。这阿二是"金刚门"中的异人，天生神力，由外而内，居然另辟蹊径，练成了一身深厚内功，造诣早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师祖火工头陀，可说乃是天授。在他双掌之下，极少有人接得住三招，此时蛮打硬拚，却被张无忌的掌力震得退出了一步，不由得又惊又怒，深深吸一口气，双掌齐出，同时向张无忌劈去。

张无忌叫道："殷六叔，你瞧我给你出这口恶气。"原来这时殷梨亭已在杨不悔、小昭等人陪同之下，由两名明教教众用软兜抬着，到了武当山上。

张无忌一声喝处，右拳挥出，砰的一声大响，那秃头阿二连退三步，双目鼓起，胸口气血翻涌，张无忌叫道："殷六叔，围攻你的众人之中，可有这秃头在内么？"殷梨亭道："不错！此人正是首恶。"只听那秃头阿二周身骨节劈劈拍拍的发出响声，正自运劲。俞岱岩知道这阿二内力强猛，这一运功劲，掌力非同小可，实是难挡，叫道："渡河未济，击其中流！"意思是叫张无忌不等阿二运功完成，便上前攻他个措手不及。

张无忌应道："是！"踏上一步，却不出击。阿二双臂一振，一股力道排山倒海般推了过来。张无忌吸一口气，体内真气流转，右掌挥出，一拒一迎，将对方掌力尽行碰了回去。这两股巨力加在一起，那阿二大叫一声，身子犹似发石机射出的一块大石，喀喇喇一声响，撞破墙壁，冲了出去。

众人骇然失色之际，忽见墙壁破洞中闪进一个人来，提着阿二的身子放在地下。此人矮矮胖胖，圆如石鼓，模样甚是可笑，身法却极灵活，正是明教厚土旗掌旗使颜垣。那秃头阿二双臂臂骨、胸前肋骨、肩头锁骨，已尽数被他自己刚猛雄浑的掌力震断。颜垣放下阿二，向张无忌一躬身，又从墙洞中钻了出去，倏来倏去，便如是一头肥肥胖胖的土鼠。

赵敏见这小道童连败自己手下两个一流高手，早已起疑，见颜垣向他行礼，妙目流盼，立时认出，暗骂自己："该死，该死！我先入为主，一心以为小鬼在外布置，没想到他竟假装道童，在此捣鬼，坏我大事。"当下细声细气的道："张教主，怎地如此没出息，假扮起小道童来？满口太师父长、太师父短，也不害羞。"

张无忌见她认出了自己，便朗声道："先父翠山公正是太师父座下的第五弟子，我不叫'太师父'却叫甚么？有甚么害羞不害羞？"说着转身向张三丰跪下磕头，说道："孩儿张无忌，叩见太师父和三师伯。事出仓卒，未及禀明，还请恕孩儿欺瞒之罪。"

张三丰和俞岱岩惊喜交集，说甚么也想不到这个力败西域少林二大高手的少年，竟是当年那个病得死去活来的孩童。张三丰呵呵大笑，伸手扶起，说道："好孩子，你没有死，翠山可有后了。"张无忌武功卓绝，犹在其次，张三丰最欢喜的是，只道他早已身亡，却原来尚在人世，一时当真是喜从天降，心花怒放，转头向殷天正道："殷兄，恭喜你生了这么个好外孙。"殷天正笑道："张真人，恭喜你教出来这么一位好徒孙。"

赵敏骂道："甚么好外孙、好徒孙！两个老不死，养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阿大，你去试试他的剑法。"

那满脸愁苦之色的阿大应道："是！"刷的一声，拔出倚天剑来，各人眼前青光闪闪，隐隐只觉寒气侵人，端的是口好剑。

张无忌道："此剑是峨嵋派所有，何以到了你的手中？"赵敏阵道："小鬼，你懂得甚么？灭绝老尼从我家中盗得此剑，此刻物归原主，倚天剑跟峨嵋派有甚么干系？"

张无忌原不知倚天剑的来历，给她反口一问，竟是答不上来，当下岔开话题，说道："赵姑娘，请你取'黑玉断续膏'给我，治好了我三师伯、六师叔的断肢，大家便既往不咎。"赵敏道："哼！既往不咎？说来倒容易。你可知少林派空闻、空智，武当派的宋远桥、俞莲舟他们，此刻都在何处？"

张无忌摇头道："我不知道。还请姑娘见示。"

赵敏冷笑道："我干么要跟你说？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抵当日绿柳庄铁牢中，对我轻薄羞辱之罪！"说到"轻薄羞辱"四字，想起当日情景，不由得满脸飞红，又恼又羞。

张无忌听到他说及"轻薄羞辱"四字，脸上也是一红，心想那日为了解救明教群豪身上所中之毒，事在紧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用手搔她脚底，其实并无丝毫轻薄之意，不过男女授受不亲，虽说从权，此事并未和旁人说过，倘若众人当真以为自己调戏少女，那可糟了，眼下无可辩白，只得说道："赵姑娘，这'黑王断续膏'你到底给是不给？"

赵敏俏目一转，笑吟吟的道："你要黑玉断续膏，那也不难，只须你依我三件事，我便双手奉上。"张无忌道："哪三件事？"赵敏道："眼下我可还没想起。日后待我想到了，我说一件，你便跟着做一件。"张无忌道："那怎么成？难道你要我自杀，要我做猪做狗，也须依你？"赵敏笑道："我不会要你自杀，更不会叫你做猪做狗，嘻嘻，就是你肯做，也做不来呢。"

张无忌道："你先说将出来，倘是不违侠义之道，而我又做得到的，那么依你自也不妨。"

赵敏正待接口，转眼看到小昭鬓边插着一朵珠花，正是自己送给张无忌的那朵，不禁大恼，又见小昭明眸皓齿，桃笑李妍，年纪虽稚，却出落得犹如晓露芙蓉，甚是惹人怜爱，心下更恨，一咬牙，对阿大道："去把这姓张的小子两条臂膀斩了下来！"

阿大应道："是！"一振倚天剑，走上一步，说道："张教主，主人有命，叫我斩下你的两条臂膀。"

周颠心中已憋了很久，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破口骂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不如斩下自己的双臂。"阿大满脸愁容，苦口苦面的道："那也说得有理。"周颠这下子可就乐了，大声道："那你快斩啊。"阿大道："也不必忙。"

张无忌暗暗发愁，这口倚天宝剑锋锐无匹，任何兵刃碰上即断，惟一对策，只有以乾坤大挪移法空手夺他兵刃，然而伸手到这等锋利的宝剑之旁，只要对方的剑招稍奇，变化略有不测，自己一条手臂自指尖以至肩头，不论哪一处给剑锋一带，立时削断，如何对敌，倒是颇费踌躇。忽听张三丰道："无忌，我创的太极拳，你已学会了，另有一套太极剑，不妨现下传了你，可以用来跟这位施主过过招。"张无忌喜道："多谢太师父。"转头向阿大道："这位前辈，我剑术不精，须得请太师父指点一番，再来跟你过招。"

那阿大对张无忌原本暗自忌惮，自己虽有宝剑在手，占了便宜，究属胜负难知，听说他要新学剑招，那是再好不过，心想新学的剑招尽管精妙，总是不免生疏。剑术之道，讲究轻翔灵动，至少也得练上一二十年，临敌时方能得心应手，熟极而流。他点了点头，说道："你去学招罢，我在这里等你。学两个时辰够了吗？"

张三丰道："不用到旁的地方，我在这儿教，无忌在这儿学，即炒即卖，新鲜热辣。不用半个时辰，一套太极剑法便能教完。"

他此言一出，除了张无忌外，人人惊骇，几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均想：就算武当派的太极剑法再奥妙神奇，但在这里公然教招，敌人瞧得明明白白，还有甚么秘奥可言？

阿大道："那也好。我在外殿等候便是。"他竟是不欲占这个便宜，以佣仆身分，却行武林宗师之事。张三丰道："那也不必。我这套剑法初创，也不知管用不管用。阁下是剑术名家，正要请你瞧瞧，指出其中的缺陷破绽。"

这时杨逍心念一动，突然想起，朗声道："阁下原来是'八臂神剑'方长老，阁下以堂堂丐帮长老之尊，何以甘为旁人厮仆？"明教群豪一听，都吃了一惊。周颠道："你不是死了么？怎么又活转了，这……这怎么可以？"

那阿大悠悠叹了口气，低头说道："老朽百死余生，过去的事说他作甚？我早不是丐帮的长老了。"老一辈的人都知八臂神剑方东白是丐帮四大长老之首，剑术之精，名动江湖，只因他出剑奇快，有如生了七八条手臂一般，因此上得了这个外号。十多年前听说他身染重病身亡，当时人人都感惋惜，不觉他竟尚在人世。

张三丰道："老道这路太极剑法能得八臂神剑指点几招，荣宠无量。无忌，你有佩剑么？"小昭上前几步，呈上张无忌从赵敏处取来的那柄木制假倚天剑。张三丰接在手里，笑道："是木剑？老道这不是用来画符捏诀、作法驱邪么？"当下站起身来，左手持剑，右手捏个剑诀，双手成环，缓缓抬起，这起手式一展，跟着三环套月、大魁星、燕子抄水、左拦扫、右拦扫……

一招招的演将下来，使到五十三式"指南针"，双手同时画圆，复成第五十四式"持剑归原"。张无忌不记招式，只是细看他剑招中"神在剑先、绵绵不绝"之意。

张三丰一路剑法使完，竟无一人喝彩，各人竟皆诧异："这等慢吞吞、软绵绵的剑法，如何能用来对敌过招？"转念又想："料来张真人有意放慢了招数，好让他瞧得明白。"

只听张三丰问道："孩儿，你看清楚了没有？"张无忌道："看清楚了。"

张三丰道："都记得了没有？"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小半。"张三丰道："好，那也难为了你。你自己去想想罢。"张无忌低头默想。过了一会，张三丰问道："现下怎样了？"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大半。"

周颠失声叫道："糟糕！越来越忘记得多了。张真人，你这路剑法是很深奥，看一遍怎能记得？请你再使一遍给我们教主瞧瞧罢。"

张三丰微笑道："好，我再使一遍。"提剑出招，演将起来。众人只看了数招，心下大奇，原来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没一招相同。周颠叫道："糟糕，糟糕！这可更加叫人胡涂啦。"张三丰画剑成圈，问道："孩儿，怎样啦？"张无忌道："还有三招没忘记。"张三丰点点头，放剑归座。

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沉思半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乾乾净净的了。"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说着将手中木剑递了给他。张无忌躬身接过，转身向方东白道："方前辈请。"周颠抓耳搔头，满心担忧。

方东白揉身进剑，说道："有僭了！"一剑刺到，青光闪闪，发出嗤嗤声响，内力之强，实不下于那个秃头阿二。众人凛然而惊，心想他手中所持莫说是砍金断玉的倚天宝剑，便是一根废铜烂铁，在这等内力运使之下也必威不可当，"神剑"两字，果然名不虚传。

张无忌左手剑诀斜引，木剑横过，画个半圆，平搭在倚天剑的剑脊之上，劲力传出，倚天剑登时一沉。方东白赞道："好剑法！"抖腕翻剑，剑尖向他左臂刺到。张无忌回剑圈转，拍的一声，双剑相交，各自飞身而起。方东白手中的倚天宝剑这么一震，不住颤动，发出嗡嗡之声，良久不绝。

这两把兵刃一是宝剑，一是木剑，但平面相交，宝剑和本剑实无分别，张无忌这一招乃是以己之钝，挡敌之无锋，实已得了太极剑法的精奥。要知张三丰传给他的乃是"剑意"，而非"剑招"，要他将所见到的剑招忘得半点不剩，才能得其神髓，临敌时以意驭剑，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倘若尚有一两招剑法忘不乾净，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这意思杨逍、殷天正等高手已隐约懂得，周颠却终于逊了一筹，这才空自忧急了半天。

这时只听得殿中嗤嗤之声大盛，方东白剑招凌厉狠辣，以极浑厚内力，使极锋锐利剑，出极精妙招术，青光荡漾，剑气弥漫，殿上众人便觉有一个大雪团在身前转动，发出蚀骨寒气。张无忌的一柄木剑在这团寒光中画着一个个圆圈，每一招均是以弧形刺出，以弧形收回，他心中竟无半点渣滓，以意运剑，木剑每发一招，便似放出一条细丝，要去缠在倚天宝剑之上，这些细丝越积越多，似是积成了一团团丝绵，将倚天剑裹了起来。两人拆到二百余招之后，方东白的剑招渐见涩滞，手中宝剑倒似不断的在增加重量，五斤、六斤、七斤……十斤、二十斤……偶尔一剑刺出，真力运得不足，便被木剑带着连转几个圈子。

方东白越斗越是害怕，激斗三百余招而双方居然剑锋不交，那是他生平使剑以来从所未遇之事。对方便如撒出了一张大网，逐步向中央收紧。方东白连换六七套剑术，纵横变化，奇幻无方，旁观众人只瞧得眼都花了。张无忌却始终持剑画圆，旁人除了张三丰外，没一个瞧得出他每一招到底是攻是守。这路太极剑法只是大大小小、正反斜直各种各样的圆圈，要说招数。可说只有一招，然而这一招却永是应付不穷。猛听得方东白朗声长啸，须眉皆竖，倚天剑中宫疾进，那是竭尽全身之力的孤注一掷，乾坤一击！

张无忌见来势猛恶，回剑挡路，方东白手腕微转，倚天剑侧了过来，擦的一声轻响，木剑的剑头已削断六寸，倚天剑不受丝毫阻挠，直刺到张无忌胸口而来。

张无忌一惊，左手翻转，本来捏着剑诀的食中两指一张，已挟住倚天剑的剑身，右手半截剑向他右臂斫落。剑虽木制，但在他九阳神功运使之下无殊钢刃。方东白右手运力回夺，倚天剑被对方两根手指挟住了，犹如铁铸，竟是不动分毫，当此情景之下，他除了撒手松剑，向后跃开，再无他途可循。

只听张无忌喝道："快撤手！"方东白一咬牙，竟不松手，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拍的一声响，他一条手臂已被木剑打落，便和以利剑削断一般无异。方东白不肯松手，原已存了舍臂护剑之心，左手伸出，不等断臂落地，已抢着抓住，断臂虽已离手，五根手指仍是牢牢的握着倚天剑。张无忌见他如此勇悍，既感惊惧，且复歉仄，竟没再去跟他争剑。

方东白走到赵敏身前，躬身说道："主人，小人无能，甘领罪责。"

赵敏对他全不理睬，说道："今日瞧在明教张教主的脸上，放过了武当派。"左手一挥，道："走罢！"她手下部属抱起东方白、秃头阿二、阿三的身子，向殿外便走。

张无忌叫道：“且慢！不留下黑玉断续膏，休想走下武当山。”纵身而下，伸手往赵敏肩头抓住。

手掌离她肩头尚有尺许，突觉两股无声无息的掌风分自左右袭到，事先竟没半点朕兆，张无忌一惊之下，双掌翻出，右手接了从右边击来的一掌，左手接了从左边来的一掌，四掌同时相碰，只觉来劲奇强，掌力中竟挟着一股阴冷无比的寒气。这股寒气自己熟悉之至，正是幼时缠得他死去活来的“玄冥神掌”掌力。

张无忌一惊之下，九阳神功随念而生，陡然间左胁右胁之上同时被两敌拍上一掌。张无忌一声闷哼，向后摔出，但见袭击自己的乃是两个身形高瘦的老者。这两个老者各出一掌和张无忌双掌比拚，余下一掌却无影无踪的拍到了他身上。

杨逍和韦一笑齐声怒喝，扑上前去。那两个老者又是挥出一掌，砰砰两声，杨逍和韦一笑腾腾退出数步，只感胸口气血翻涌，寒冷彻骨。两个老者身子都晃了一晃，右边那人冷笑道：“明教好大的名头，却也不过如此！”

转过身子，护着赵敏走了。



二十五　举火燎天何煌煌

众人担心张无忌受伤，顾不得追赶，纷纷围拢。张无忌微微一笑，右手轻轻摆了一下，意示并不妨事，体内九阳神功发动，将玄冥神掌的阴寒之气逼了出来，头顶便如蒸笼一般不绝有丝丝白气冒出。他解开上衣，两胁各有一个深深的黑色手掌印。在九阳神功运转之下，两个掌印自黑转紫，自紫而灰，终于消失不见。前后不到半个时辰，昔日数年不能驱退的玄冥掌毒，此时顷刻间便消除净尽。他站起身来，说道：“这一下虽然凶险，可是终究让咱们认出了对头的面目。”

玄冥二老和杨逍、韦一笑对掌之时，已先受到张无忌九阳神功的冲击，掌力中阴毒已不到平时二成，但杨韦二人兀自打坐运气，过了半天才驱尽阴毒。张无忌关心太师父伤势，张三丰道：“火工头陀内功不行，外功虽然刚猛，可还及不上玄冥神掌，我的伤不碍事。”

这时锐金旗掌旗使吴劲草进来禀报，来犯敌人已悉数下山。俞岱岩命知客道人安排素席，宴请明教诸人。筵席之上，张无忌才向张三丰及俞岱岩禀告别来情由。众人尽皆惊叹。

张三丰道：“那一年也是在这三清殿上，我和这老人对过一掌，只是当年他假扮蒙古军官，不知到底是二老中的哪一老。说来惭愧，直到今日，咱们还是摸不清对头的底细。”杨逍道：“那姓赵的少女不知是甚么来历，连玄冥二老如此高手，竟也甘心供她驱使。”

众人纷纷猜测，难有定论。

张无忌道：“眼下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去抢夺黑玉断续膏，好治疗俞三伯和殷六叔的伤。第二件是打听宋大师伯他们的下落。这两件大事，都要着落在那姓赵的姑娘身上。”

俞岱岩苦笑道：“我残废了二十年，便真有仙丹神药，那也是治不好的了，倒是救大哥、六弟他们要紧。”

张无忌道：“事不宜迟，请杨左使、韦幅王、说不得大师三位，和我一同下山追踪敌人。五行旗各派掌旗副使，分赴峨嵋、华山、昆仑、崆峒、及福建南少林五处，和各派联络，打探消息。请外公和舅舅前赴江南，整顿天鹰旗下教众。铁冠道长、周先生、彭大师及五行旗掌旗使暂驻武当，禀承我太师父张真人之命，居中策应。”

他在席上随口吩咐。殷天正、杨逍、韦一笑等逐一站起，躬身接令。

张三丰初时还疑心他小小年纪，如何能统率群豪，此刻见他发号施令，殷天正等武林大豪居然一一凛遵，心下甚喜，暗想：“他能学到我的太极拳、太极剑，只不过是内功底子好、悟性强，虽属难能，还不算是如何可贵。但他能管束明教、天鹰教这些大魔头，引得他们走上正途，那才是了不起的大事呢。嘿，翠山有后，翠山有后。”想到这里，忍不住托须微笑。

张无忌和杨逍、韦一笑、说不得等四人草草一饱，便即辞别张三丰，下山去探听赵敏的行踪。殷天正等送到山前作别。杨不悔却依依不舍的跟着父亲，又送出里许。杨逍道：“不悔，你回去罢，好好照看着殷六叔。”杨不悔应道：“是。”眼望着张无忌，突然脸上一红，低声道：“无忌哥哥，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杨逍和韦一笑等三人心下暗笑：“他二人是青梅竹马之交，少不得有几句体己的话儿要说。”当下加快脚步，远远的去了。

杨不悔道：“无忌哥哥，你到这里来。”牵着他的手，到山边的一块大石上坐下。

张无忌心中疑惑不定：“我和她从小相识，交情非比寻常，但这次久别重逢，她一直对我冷冷的爱理不理。此刻不知有何话说？”只见她未开言脸上先红，低下头半晌不语，过了良久，才道：“无忌哥哥，我妈去世之时，托你照顾我，是不是？”张无忌道：“是啊。”杨不悔道：“你万里迢迢的，将我从淮河之畔送到西域我爹爹手里，这中间出生入死，经尽千辛万苦。大恩不言谢，此番恩德，我只深深记在心里，

从来没跟你提过一句。”张无忌道：“那有甚么好提的？倘若我不是陪你到西域，我自己也就没有这遇合，只怕此刻早已毒发而死了。”

杨不悔道：“不，不！你仁侠厚道，自能事事逢凶化吉。无忌哥哥，我从小没了妈妈，爹爹虽亲，可是有些话我不敢对他说。你是我们教主，但在我心里，我仍是当你亲哥哥一般，那日在光明顶上，我乍见你无恙归来，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欢喜，只是我不好意思当面跟你说，你不怪我罢？”张无忌道：“不怪！当然不怪。”杨不悔又道：“我待小昭很凶，很残忍，或许你瞧着不顺眼。可是我妈妈死得这么惨，对于恶人，我从此便心肠很硬。后来见小昭待你好，我便不恨她了。”张无忌微笑道：“小昭这小丫头很有点儿古怪，不过我看她不是坏人。”

其时红日西斜，秋风拂面，微有凉意。杨不悔脸上柔情无限，眼波盈盈，低声道：“无忌哥哥，你说我爹爹和妈妈是不是对不起殷……殷……六叔？”

张无忌道：“这些过去的事，那也不用说了。”杨不悔道：“不，在旁人看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连我都十七岁了。不过殷六叔始终没忘记妈妈。

这次他身受重伤，日夜昏迷，时时拉着我的手，不断的叫我：‘晓芙！晓芙！’他说：‘晓芙！你别离开我。我手足都断了，成了废人，求求你，别离开我，可别抛下我不理。’”她说到这里，泪水盈眶，甚是激动。

张无忌道：“那是六叔神智胡涂中的言语，作不得准。”

杨不悔道：“不是的。你不明白，我可知道。他后来清醒了，瞧着我的时候，眼光和神气一模一样，仍是在求我别离开他，只是不说出口来而已。”

张无忌叹了口气，深知这位六叔武功虽强，性情却极软弱，自己幼时便曾见他往往为了一件小事而哭泣一场，纪晓芙之死对他打击尤大，眼下更是四肢断折，也难怪他惶惧不安，说道：“我当竭尽全力，设法去夺得黑玉断续膏来，医治三师伯和六师叔之伤。”

杨不悔道：“殷六叔这么瞧着我，我越想越觉爹爹和妈妈对他不起，越想越觉得他可怜。无忌哥哥，我已亲口答应了殷……殷六叔，他手足痊愈也好，终身残废也好，我总是陪他一辈子，永远不离开他了。”说到这里，眼泪流了下来，可是脸上神采飞扬，又是害羞，又是欢喜。

张无忌吃了一惊，哪料到她竟会对殷梨亭付托终身，一时说不出话来，只道：“你……你……”杨不悔道：“我已斩钉截铁的跟他说了，这辈子跟定了他。他要是一生一世动弹不得，我就一生一世陪在他床边，侍奉他饮食，跟他说笑话儿解闷。”

张无忌道：“可是你……”杨不悔抢着道：“我不是蓦地动念，便答应了他，我一路上已想了很久很久。不但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要是他伤重不治，我也活不成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么怔怔的瞧着我，我比甚么都喜欢。无忌哥哥，我小时候甚么事都跟你说，我要吃个烧饼，便跟你说；在路上见到个糖人儿好玩，也跟你说。那时候咱们没钱买不起，你半夜里去偷了来给我，你还记得么？”

张无忌想起当日和她携手西行的情景，两小相依为命，不禁有些心酸，低声道：“我记得。”

杨不悔按着他手背，说道：“你给了我那个糖人儿，我舍不得吃，可是拿在手里走路，太阳晒着晒着，糖人儿融啦，我伤心得甚么似的，哭着不肯停。你说再给我找一个，可是从此再也找不到那样的糖人儿了。你虽然后来买了更大更好的糖人儿给我，我也不要了，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场。那时你很着恼，骂我不听话，是不是？”

张无忌微笑道：“我骂了你么，我可不记得了。”

杨不悔道：“我的脾气很执拗，殷六叔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糖人儿，我再也不喜欢第二个了。无忌哥哥，有时我自己一个儿想想，你待我这么好，几次救了我的性命，我……我该当侍奉你一辈子才是。然而我总当你是我的亲哥哥一样，我心底里亲你敬你，可是对他啊，我是说不出的可怜，说不出的喜欢。他年纪大了我一倍还多，又是我的长辈，多半人家会笑话我，爹爹又是他的死对头，我……我知道不成的……可是不管怎样，我总是跟你说了。”

她说到这里，再也不敢向张无忌多望一眼，站起身来，飞奔而去。

张无忌望着她的背影在山坳边消失，心中怅怅的，也不知道甚么滋味，悄立良久，才追上韦一笑等三人。说不得和韦一笑见他眼边隐隐犹有泪痕，不禁向着杨逍一笑，意思是说：“恭喜你啦，不久杨左使便是教主的岳丈大人了。”四人下得武当山来。杨逍道：“这赵姑娘前后拥卫，不会单身而行，要查她的踪迹并不为难。咱们分从东西南北四方搜寻，明日正午在谷城会齐。

教主尊意若何？”张无忌道：“甚好，便是如此，我查西方一路罢。”谷城在武当山之东，他向西搜查，那是比旁人多走些路，又嘱咐道：“玄冥二老武功极是厉害，三位倘若遇上了，能避则避，不必孤身与之动手。”三人答应了，当即行礼作别，分赴东南北三方查察。

向西都是山路，张无忌展开轻功，行走迅速，只一个多时辰，已到了十偃镇。在镇上面店里要了一碗面，向店伴问起是否有一乘黄缎软轿经过。那店伴道：“有啊！还有三个重病之人，睡在软兜里抬着，往西朝黄龙镇去，走了还不到一个时辰。”张无忌大喜，心想这些人行走不快，不如等到天黑再追赶不迟，以免泄卖了自己行藏。当下行到僻静之处，睡了一觉，待到初更时分，才向黄龙镇来。

到了镇上，未交二鼓天时，他闪身墙角之后，见街上静悄悄的并无人声，一间大客店中却灯烛辉煌。他纵身上了屋顶，几个起伏，已到了客店旁一座小屋的屋顶，凝目前望，只见镇甸外河边空地上竖着一座毡帐，帐前帐后人影绰绰，守卫严密，心想：“赵姑娘莫非是住在这毡帐之中？她相貌说话和汉人无异，行事骄横豪奢，却带着几分蒙古之风。”其时元人占治中土已久，汉人的豪绅大贾以竞学蒙古风尚为荣，那也不足为异。

他正自筹思如何走近帐篷，忽听得客店的一扇窗中传出几下呻吟声。他心念一动，轻轻纵下地来，走到窗下，向屋里张去。

只见房中三张床上躺着三人，其余两人瞧不见面貌，对窗那人正是那个阿三，他低声哼卿，显是伤处十分痛楚，双臂双腿上都缠着白布。张无忌猛地想起：“他四肢被我震碎，定用他本门灵药黑玉断续膏敷治。此刻不抢，更待何时？”打开窗子，纵身而进，房中站着的一人惊呼一声，挥拳打来。

张无忌左手抓住他拳头，右手伸指点了他软麻穴，回头一看，观躺着的其余二人正是秃顶阿二和八臂神剑方东白，被他点倒的那人身穿青布长袍，手中兀自拿着两枝金针，想是在给三人针灸治痛。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瓶子，瓶旁则是几块艾绒。

张无忌拿起黑瓶，拔开瓶塞一闻，只觉一股辛辣之气，甚是刺鼻。阿三叫道：“来人哪，抢药……”张无忌运指如风，连点躺着三人的哑穴，撕开阿三手臂的绷带，果见他一条手臂全成黑色，薄薄的敷着一层膏药。他生怕赵敏诡计多端，故意在黑瓶中放了假药，引诱自己上当，当下在阿三及秃顶阿二的伤处刮下药膏，包在绷带之中，心想瓶中纵是假药，从他们伤处刮下的决计不假。外面守护之人听得声音，踢开房门抢了进来。张无忌望也不望，抬腿一一踢出，霎时间客店中人声鼎沸，乱成一片。张无忌接连踢出六人，已将阿三和秃顶阿二伤处的药膏刮了大半，心想若再耽搁，惹得玄冥二老赶到那可大大不妙，当即将黑瓶和刮下的药膏在怀中一揣，提起那个医生，向窗外掷了出去。

只听得砰的一声响，那医生重重中了一掌，摔在地上，不出所料，窗外正是有高手埋伏袭击。张无忌乘着这一空隙，飞身而出，黑暗中白光闪动，两柄利刃疾刺而至。他左手牵，右手引，乾坤大挪移心法牛刀小试，左边一剑刺中了右边那人，右边一枪戳中了左边那人，混乱声中，他早已去得远了。

一路上好不欢喜，心想此行虽然查不到赵敏的真相，但夺得了黑玉断续膏，可比甚么都强。此时等不及到谷城去和杨逍等人会面，径回武当，命洪水旗遣人前赴谷城，通知杨逍等回山。张三丰等听说夺得黑玉断续膏，无不大喜。

张无忌细看从阿三伤处刮下来的药膏，再从黑瓶中挑了些药膏来详加比较，确是一般无异。那黑瓶乃是一块大玉雕成，深黑如漆，触手生温，盎有古意，单是这个瓶子，便是一件极珍贵的宝物。当下更无怀疑，命人将殷梨亭抬到俞岱岩房中，两床并列放好。

杨不悔跟了进来。她不敢和张无忌的眼光相对，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感激无量，显然张无忌送她到西域、在何太冲家代她喝毒酒这许多恩情，都还比不上治好殷梨亭这么要紧。

张无忌道：“三师伯，你的旧伤都已愈合，此刻医治，侄儿须将你手脚骨骼重行折断，再加接续，望你忍得一时之痛。”

俞岱岩实不信自己二十年的残废能重行痊愈，但想最坏也不过是治疗无望，二十年来，早已甚么都不在乎了，只想："无忌是尽心竭力，要补父母之过，否则他必定终身不安。我一时之痛，又算得甚么？"当下也不多说，只微微一笑，道："你放胆干去便是。"

张无忌命杨不悔出房，解去俞岱岩全身衣服，将他断骨处尽数摸得清楚，然后点了他的昏睡穴，十指运劲，喀喀喀声响不绝，将他断骨已合之处重行一一折断。俞岱岩虽然穴道被点，仍是痛得醒了过来。张无忌手法如风，大骨小骨一加折断，立即拼到准确部位，敷上黑玉断续膏，缠了绷带，夹上木板，然后再施金针减痛。

医治殷梨亭那便容易得多，断骨部位早就在西域时已予扶正，这时只须敷上黑玉断续膏便成。治完殷梨亭后，张无忌派五行旗正副旗使轮流守卫，以防敌人前来扰乱。

当日下午，张无忌用过午膳，正在云房中小睡，以苏一晚奔波的疲劳，睡梦中忽听得脚步轻响走近门口，便即醒转。小昭守在门外低声问："甚么事？教主睡着啦。"厚土旗掌旗使颜垣轻声道："殷六侠痛得已晕去三次，不知教主……"

张无忌不等他话说完，翻身奔出，快步来到俞岱岩房中，只见殷梨亭双眼翻白，已晕了过去。杨不悔急得满脸都是眼泪，不知如何是好。那边俞岱岩咬得牙齿格格直响，显是在硬忍痛楚，只是他性子坚强，不肯发出一下呻吟之声。

张无忌见了这等情景，大是惊异，在殷梨亭"承泣""太阳""膻中"等穴上推拿数下，将他救醒过来，问俞岱岩道："三师伯，是断骨处痛得厉害么？"俞岱岩道："断骨处疼痛，那也罢了，只觉得五脏六腑中到处麻痒难当……好像，好像有千万条小虫在乱钻乱爬。"张无忌这一惊非同小可，听俞岱岩所说，明明是身中剧毒之象，忙问殷梨亭道："六叔，你觉得怎样？"

殷梨亭迷迷糊糊的道："红的、紫的、青的、绿的、黄的、白的、蓝的……鲜艳得紧，许许多多小球儿在飞舞，转来转去……真是好看……你瞧，你瞧……"

张无忌"啊哟"一声大叫，险些当场便晕了过去，一时所想到的只是王难姑所遗"毒经"中的一段话："七虫七花膏，以毒虫七种、毒花七种，捣烂煎熬而成，中毒者先感内脏麻痒，如七虫咬啮，然后眼前现斑斓彩色，奇丽变幻，如七花飞散。七虫七花膏所用七虫七花，依人而异，南北不同，大凡最具灵验神效者，共四十九种配法，变化异方复六十三种。须施毒者自解。"

张无忌额头冷汗涔涔而下，知道终于是上了赵敏的恶当，她在黑玉瓶中所盛的固是七虫七花膏，而在阿三和秃顶阿二身上所敷的，竟也是这剧毒的药物，不惜舍却两名高手的性命，要引得自己入彀，这等毒辣心肠，当真是匪夷所思。

他大悔大恨之下，立即行动如风，拆除两人身上的夹板绷带，用烧酒洗净两人四肢所敷的剧毒药膏。杨不悔见他脸色郑重，心知大事不妙，再也顾不得嫌忌，帮着用酒洗涤殷梨亭四肢。但见黑色透入肌理，洗之不去，犹如染匠漆匠手上所染颜色，非一旦可除。

张无忌不敢乱用药物，只取了些镇痛安神的丹药给二人服下，走到外室，又是惊惧，又是惭愧，心力交瘁，不由得双膝一软，蓦然倒下，伏在地上便哭了起来。

杨不悔大惊，只叫："无忌哥哥，无忌哥哥！"张无忌呜咽道："是我杀了三伯六叔。"他心中只想："这七虫七花膏至少也有一百多种配制之法，谁又知道她用的哪七种毒虫，哪七种毒花？化解此种剧毒，全仗以毒攻毒之法，只要看不准一种毒虫毒花，用药稍误，立时便送了三怕六叔的性命。"

突然之间，他清清楚楚的明白了父亲自刎时心情，大错已然铸成，除了自刎以谢之外，确是再无别的道路。

他缓缓站起身来，杨不悔问道："当真无药可救了么？连勉强一试也不成么？"张无忌摇了摇头。杨不悔应道："嗷！"神色泰然，并不如何惊慌。

张无忌心中一动，想起她所说的那一句话来："他要是死了，我也不能活着。"心想："那么我害死的不止是两个人，而是三个。"

心中正自一片茫然，只见吴劲草走到门外，禀道："教主，那个赵姑娘在观外求见。"张无忌一听，悲愤不能自己，叫道："我正要找她！"从杨不悔腰间拔出长剑，执在手中，大踏步走出。

小昭取下鬓边的珠花，交给张无忌，道："公子，你去还了给赵姑娘。"

张无忌向她望了一眼，心想："你倒懂得我的意思。我和这姓赵的姑娘仇深如海，我们身上不能留下她任何物事。"当下一手杖剑，一手持花，走到观门之外。

只见赵敏一人站在当地，脸带微笑，其时夕阳如血，斜映双颊，艳丽不可方物。她身后十多丈处站着玄冥二老。两人牵着三匹骏马，眼光却瞧着别处。

张无忌身形闪动，欺到赵敏身前，左手探出，抓住了她双手手腕，右手长剑的剑尖抵住她胸口，喝道："快取解药来！"赵敏微笑道："你胁迫过我一次，这次又想来胁迫我么？我上门来看你，这般凶霸霸的，岂是待客之道？"张无忌道："我要解药！你不给，我……我是不想活了，你也不用想活了。"

赵敏脸上微微一红，轻声啐道："呸！臭美么？你死你的，关我甚么事，要我陪你一块儿死？"张无忌正色道："谁给你说笑话？你不给解药，今日便是你我同时毕命之日。"

赵敏双手被他握住，只觉得他全身颤抖，激动已极，又觉到他掌心中有件坚硬之物，问道："你手里拿着甚么？"张无忌道："你的珠花，还你！"

左手一抬，已将珠花插在她的鬓上，随即又垂手抓住她的手腕，这两下一放一握，手法快如闪电。赵敏道："那是我送你的，你为甚么不要？"张无忌恨恨的道："你作弄得我好苦！我不要你的东西。"赵敏道："你不要我的东西？这句话是真是假？为甚么你一开口就向我讨解药？"

张无忌每次跟她斗口，总是落于下风，一时语塞，想起俞岱岩、殷梨亭不久人世，心中一痛，眼圈儿不禁红了，几乎便要流下泪来，忍不住想出口哀告，但想起赵敏的种种恶毒之处，却又不肯在她面前示弱。

这时杨道等部已得知讯息，拥出观门，见赵敏已被张无忌擒住，玄冥二老却站在远处，似乎漠不关心，又似是有恃无恐。各人便站在一旁，静以观变。

赵敏微笑道："你是明教教主，武功震动天下，怎地遇上了一点儿难题，便像小孩子一样哇哇哭泣刚才你已哭过了，是不是？真是好不害羞。我跟你说，你中了我玄冥二老的两掌玄冥神掌，我是来瞧瞧你伤得怎样。不料你一见人家的面，就是死啊活啊的缠个不清。你到底放不放手？"

张无忌心想，她若想乘机逃走，那是万万不能，只要她脚步一动，立时便又可抓住她，于是放开了她手腕。

赵敏伸手摸了摸鬓边的珠花，嫣然一笑，说道："怎么你自己倒像没受甚么伤。"张无忌冷冷的道："区区玄冥神掌，未必便伤得了人。"

赵敏道："那么大力金刚指呢？七虫七花膏呢？"这两句话便似两个大铁锤，重重锤在张无忌胸口。他恨恨的道："果真就是七虫七花膏。"

赵敏正色道："张教主，你要黑玉断续膏，我可给你。你要七虫七花膏的解药，我也可给你。只是你须得答应我做三件事。那我便心甘情愿的奉上。倘若你用强威逼，那么你杀我容易，要得解药，却是难上加难。你再对我滥施恶刑，我给你的也只是假药、毒药。"

张无忌大喜，正自泪眼盈盈，忍不住笑逐颜开，忙道："哪三件事？快说，快说。"

赵敏微笑道："又哭又笑，也不怕丑！我早跟你说过，我一时想不起来，甚么时候想到了，随时会跟你说，只须你金口一诺，决不违约，那便成了。

我不会要你去捉天上的月亮，不会叫你去做违背侠义之道的恶事，更不会叫你去死。自然也不会叫你去做猪做狗。”

张无忌寻思：“只要不背侠义之道，那么不论多大的难题，我也当竭力以赴。”当下慨然道：“赵姑娘，倘若你惠赐灵药，治好了我俞三伯和殷六叔，但教你有所命，张无忌决不敢辞。赴汤蹈火，唯君所使。”

赵敏伸出手掌，道：“好，咱们击掌为誓。我给解药于你，治好了你三师怕和六师叔之伤，日后我求你做三件事，只须不违侠义之道，你务当竭力以赴，决不推辞。”张无忌道：“谨如尊言。”和她手掌轻轻相击三下。

赵敏取下鬓边珠花，道：“现下你肯要我的物事罢？”张无忌生怕她不给解药，不敢拂逆其意，将珠花接了过来。赵敏道：“我可不许你再去送给那个俏丫鬟。”张无忌道：“是。”

赵敏笑着退开三步，说道：“解药立时送到，张教主请了！”长袖一拂，转身便去。玄冥二老牵过马来，侍候她上马先行。三乘马蹄声得得，下山去了。

赵敏等三人刚转过山坡，左首大树后闪出一条汉子，正是神箭八雄中的钱二败，挽铁弓，搭长箭，朗声说道：“我家主人拜上张教主，书信一封，敬请收阅。”说着飕的一声，将箭射了过来。

张无忌左手一抄，将箭接在手中，只见那箭并无箭链，箭杆上却绑着一封信。张无忌解下一看，信封上写的是“张教主亲启”，拆开信来，一张素笺上写着几行簪花小楷，文曰：“金盒夹层，灵膏久藏。珠花中空，内有药方。二物早呈君子左右，何劳忧之深也？唯以微物不足一顾，赐之婢仆，委诸尘土，岂贱妾之所望耶？”

张无忌将这张素笺连读了三遍，又惊又喜，又是惭愧，忙看那朵珠花，逐颗珍珠试行旋转，果有一颗能够转动，于是将珠子旋下，金铸花干中空，藏着一卷白色之物。张无忌从怀中取出针刺穴道所用的金针，将那卷物事挑了出来，乃是一张薄纸，上面写着七虫为哪七种毒虫，七花是哪七种毒花，中毒后如何解救，一一书明。

其实他只须得知七虫七花之名，如何解毒，却不须旁人指点。他看解法全无错误，心知并非赵敏弄鬼，大喜之下，奔进内院，依法配药救治。果然只一个多时辰，俞殷二人毒势便大为减轻，体内麻痒渐止，眼前彩晕消失。

他再去取出赵敏盛珠花送他的那只金盒，仔细察看，终于发见了夹层所在，其中满满的装了黑色药膏，气息却是芬芳清凉。

这一次他不敢再鲁莽了，找了一只狗来，折断了它一条后腿，挑些药膏敷在伤处，等到第二日早晨，那狗精神奕奕，绝无中毒象征，伤处更是大见好转。

过了三日，俞殷二人体内毒性尽去，于是张无忌将真正的黑玉断续膏再在两人四肢上敷涂。

这一次全无意外。那黑王断续膏果然功效如神，两个多月后，殷梨亭双手已能活动，看来日后不但手足可行动自如，武功也不致大损。只是俞岱岩残废已久，要尽复旧观，势所难能，但瞧他伤势复元的情势，半载之后，当可在腋下撑两根拐杖，以杖代足，缓缓行走，虽然仍是残废，却不复是丝毫动弹不得的废人了。

张无忌在武当山上这么一耽搁，派出去的五行旗人众先后回山，带回来的讯息令人大为惊讶。峨嵋、华山、崆峒、昆仑各派远怔光明顶的人众，竟无一个回转本派，江湖上沸沸扬扬，都说魔教势大，将六大派前赴西域的众高手一鼓聚歼，然后再分头攻灭各派。少林寺僧众突然失踪之事，在武林中已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大波。五行旗各掌旗副使此去幸好均持有张三丰所付的武当派信符，又不泄漏自己身分，否则早已和各派打得落花流水。各掌旗副使言道，此刻江湖上众门派、众帮会、以及镖行、山寨、船帮、码头等等，无不严密戒备。生怕明教大举来袭。

过了数日，殷天正和殷野王父子也回到武当，报称天鹰旗已改编完竣，尽数隶属明教。又说东南群雄并起，反元义师此起彼伏，天下已然大乱。其时元军仍是极强，且起事者各自为战，互相并无呼应联络，都是不旋踵即被扑灭。

当日晚间，张三丰在后殿摆设素筵，替殷天正父子接风。席间殷天正说起各地举义失败的情由，每一处起义，明教和天鹰教下的弟子均有参与，被元兵或擒或杀，殉难者极众。群豪听了，尽皆扼腕慨叹。

杨逍道：“天下百姓苦难方深，人心思变，正是驱除鞑子、还我河山的良机。昔年阳教主在世，日夜以兴复为念，只是本教向来行事偏激，百年来和中原武林诸派怨仇相缠，难以携手抗敌。天幸张教主主理教务，和各派怨仇渐解，咱们正好同心协力，共抗胡虏。”

周颠道：“杨左使，你的话听来似乎不错。可惜都是废话，近乎放屁一类。”杨逍听了也不生气，说道：“还须请周兄指教。”周颠道：“江湖上都说咱们明教杀光了六大派的高手，一听到‘明教’两字，人人恨之入骨，甚么‘同心协力、共抗胡虏’云云，说来好听，却又如何做起？”杨逍道：“咱们虽然蒙此恶名，但真相总有大白之日，何况张真人可为明证。”周颠笑道：“倘若的确是咱们杀了宋远桥、灭绝老尼、何太冲他们，张真人还不是给蒙在鼓里，如何作得准？”铁冠道人喝道：“调颠，在张真人和教主之前不可胡说八道！”周颠伸了伸舌头，却不言语。

彭莹玉道：“周兄之言，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依贫僧之见，咱们当大会明教各路首领，颁示张教主和武林各派修好之意。同时人多眼宽，到底宋大侠、灭绝师太他们到了何处，在大会中也可有个查究。”周颠道：“要查宋大侠他们的下落，那就容易得很，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众人齐道：“怎么样？你何不早说？”

周颠洋洋得意，喝了一杯酒，说道：“只须教主去问一声赵姑娘，少说也就明白了九成。我说哪，这些人不是给赵姑娘杀了，便是给她擒了。”

这两个多月来韦一笑、杨逍、彭莹玉、说不得等人，曾分头下山探听赵敏的来历和踪迹，但自那日观前现身、和张无忌击掌为誓之后，此人便不知去向，连她手下所有人众，也个个无影无踪，找不着半点痕迹。群豪诸多猜测，均料想她和朝廷有关，但除此之外，再也寻不着甚么线索了。此时听周颠如此说，众人都道：“你这才是废话！要是寻得着那姓赵的女子，咱们不会着落在她身上打听吗？”

周颠笑道：“你们当然寻不着。教主却不用寻找，自会见着。教主还欠着她三件事没办，难道这位如此厉害的小姐，就此罢了不成？嘿，嘿！这位姑娘花容月貌，可是我一想到她便浑身寒毛直竖，害怕得发抖。”众人听着都笑了起来，但想想也确是实情。

张无忌叹道：“我只盼她快些出三个难题，我尽力办了，就此了结此事，否则终日挂在心上，不知她会出甚么古怪花样。彭大师适才建议，本教召集各路首领一会，此事倒是可行，各位意下如何？”群豪均道：“甚是。在武当山上空等，终究不是办法。”杨逍道：“教主，你说在何处聚会最好？”

张无忌略一沉吟，说道：“本人今日忝代教主，常自想起本教两位人物的恩情。一是蝶谷医仙胡青牛先生，他老人家已死于金花婆婆之手。另一位是常遇春大哥，不知他此刻身在何处。我想，本教这次大会，便在淮北蝴蝶谷中举行。”

周颠拍手道：“甚好，甚好！这个‘见死不救’，昔年我每日里跟他斗口，人倒也不算坏，只是有些阴阳怪气，与杨左使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见死不救，自己死时也无人救他，正是报应。我周颠倒要去他墓前磕上几个响头。”

当下群豪各无异议，言明三个多月后的八月中秋，明教各路首领，齐集淮北蝴蝶谷胡青牛故居聚会。

次日清晨，五行旗和天鹰旗下各掌职信使，分头自武当山出发，传下教主号令：诸路教众，凡香主以上者除留下副手于当地主理教务外，概于八月中秋前赶到淮北蝴蝶谷，参见新教主。

其时距中秋日子尚远，张无忌见俞岱岩和殷梨亭尚未痊可，深恐伤势有甚反复，以致功亏一篑，因此暂留武当山照料俞殷二人，暇时则向张三丰请教太极拳剑的武学。韦一笑、彭莹玉、说不得诸人，仍是各处游行，探听赵敏一干人的下落。

杨逍奉教主之命留在武当，但为纪晓芙之事，对殷梨亭深感惭愧，平日闭门读书，轻易不离室门一步。如此过了两月有余，这日午后，张无忌来到杨逍房中，商量来日蝴蝶谷大会，有哪几件大事要向教众交代。他以年轻识浅，忽当重任，常自有战战兢兢之意，唯惧不克负荷，误了大事，杨逍深通教务，因此张无忌要他留在身边，随时咨询。两人谈了一会，张无忌顺手取过杨逍案头的书来，见封面写着“明教流传中土

记”七个字的题签，下面注着“弟子光明左使杨逍恭撰”一行小字。张无忌道：“杨左使，你文武全才，真乃本教的栋梁。”杨逍谢道：“多谢教主嘉奖。”

张无忌翻开书来，但见小楷恭录，事事旁征博引。书中载得明白，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于唐武后延载无年传入中土，其时波斯人拂多诞持明教“三宗经”来朝，中国人始习此教经典。唐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长安洛阳建明教寺院“大云光明寺”。此后太原、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重镇，均建有大云光明寺。至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明教徒，明教势力大衰。

自此之后，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受官府摧残。明教为图生存，行事不免诡秘，终于摩尼教这个“摩”字，被人改
为“魔”字，世人遂称之为魔教。

张无忌读到此处，不禁长叹，说道：“杨左使，本教教旨原是去恶行善，和释道并无大异，何以自唐代以来，历朝均受惨酷屠戮？”杨逍道：“释家虽说普渡众生，但僧众出家，各持清修，不理世务。道家亦然。本教则聚集乡民，不论是谁有甚危难困苦，诸教众一齐出力相助。官府欺压良民，甚么时候能少了？甚么地方能少了？一遇到有人被官府冤屈欺压，本教势必和官府相抗。”张无忌点了点头，说道：“只有朝廷官府不去欺压良民，土豪恶霸不敢横行不法，到那时候，本教方能真正的兴旺。”杨逍拍案而起，大声道：“教主之言，正说出了本教教旨的关键所在。”张无忌道：“杨左使，你说当真能有这么一日么？”

杨逍沉吟半晌，说道：“但盼真能有这么一天。宋朝本教方腊方教主起事，也只不过是为了想叫官府不敢欺压良民。”他翻开那本书来，指到明教教主方腊在浙东起事、震动天下的记载。张无忌看得悠然神往，掩卷说道：“大丈夫固当如是。虽然方教主殉难身死，却终是轰轰烈烈的干了一番事业。”两人心意相通，都不禁血热如沸。

杨逍又道：“本教历代均遭严禁，但始终屹立不倒。南宋绍兴四年，有个官员叫做王居正，对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到本教之事，教主可以一观。”

说着翻到书中一处，抄录着王居正那道奏章。

张无忌看那奏章中写道：“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愈不可胜禁。……臣闻事魔者，每乡每村有一二桀黠，谓之魔头，尽录其乡村姓氏名字，相与诅盟为魔之党。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盖不肉食则费省，费省故易足。同党则相亲，相亲则相恤而事易济……”张无忌读到这里，说道：“那王居正虽然仇视本教，却也知本教教众节俭朴实，相亲相爱。”

他接下去又看那奏章：“……臣以为此先王导其民使相亲相友相助之意。

而甘淡薄，教节俭，有古淳朴之风。今民之师帅，既不能以是为政，乃为魔头者窃取以誓惑其党，使皆归德于其魔，于是从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说。

民愚无知，谓吾从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济也，故以魔头之说为皆可信，而争趋归之。此所以法禁愈严，而愈不可胜禁。”

他读到这里，转头向杨逍道：“杨左使，‘法禁愈严，而愈不可胜禁’这句话，正是本教深得民心的明证。这部书可否借我一阅，也好让我多知本教往圣先贤的业绩遗训？”

杨逍道：“正要请教主指教。”

张无忌将书收起，说道：“俞三伯和殷六叔伤势大好了，我们明日便首途蝴蝶谷去。我另有一事要和杨左使相商，那是关于不悔妹子的。”

杨逍只道他要开口求婚，心下甚喜，说道：“不悔的性命全出教主所赐，属下父女感恩图报，非只一日。教主但有所命，无不乐从。”

张无忌于是将杨不悔那日如何向自己吐露心事的情由，一一说了。杨逍一听之下，错愕万分，怔怔的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道：“小女蒙殷六侠垂青，原是杨门之幸。只是他二人年纪悬殊，辈份又异，这个……这个……”

说了两次“这个”，却接不下去了。

张无忌道：“殷六叔还不到四十岁，方当壮盛。不悔妹子叫他一声叔叔，也不是真有甚么血缘之亲，师门之谊。他二人情投意合，倘若成了这头姻缘，上代的仇嫌尽数化解，正是大大的美事。”

杨逍原是个十分豁达之人，又为纪晓芙之事，每次见到殷梨亭总抱愧于心，暗想不悔既然倾心于他，结成了姻亲，便赎了自己的前愆，从此明教和武当派再也不存芥蒂，于是长揖说道：“教主玉成此事，足见关怀。属下先此谢过。”

当晚张无忌传出喜讯，群豪纷纷向殷梨亭道喜。杨不悔害羞，躲在房中不肯出来。

张三丰和俞岱岩得知此事时，起初也颇惊奇，但随即便为殷梨亭喜欢。

说到婚期，殷梨亭道：“待大师哥他们回山，众兄弟完聚，那时再办喜事不迟。”

次日张无忌偕同杨逍、殷天正、殷野王、铁冠道人、周颠、小昭等人，辞别张三丰师徒，首途前往淮北。

杨不悔留在武当山服侍殷梨亭。当时男女之防虽严，但他们武林中人，也不去理会这些小节。

明教一行人晓行夜宿，向东北方行去，一路上只见田地荒芜，民有饥色。

沿海诸省本为殷实富庶之区，但眼前饿殍遍野，生民之困，已到极处。群豪慨叹百姓惨遭劫难。却又知蒙古人如此暴虐，霸居中土之期必不久长，正是天下英雄揭竿起事的良机。

这一日来到界牌集，离蝴蝶谷已然不远，正行之间，忽听得前面喊杀之声大震，两支人马正在交兵。群豪纵马上前，穿过一座森林，只见千余名蒙古兵分列左右，正在进攻一座山寨。寨上飘出一面绘着红色火焰的大旗，正是明教的旗帜。寨中人数不多，似有不支之势，但兀自健斗不屈。蒙古兵矢发如雨，大叫：“魔教的叛贼，快快投降！”

周颠道：“教主，咱们上吗？”张无忌道：“好！先去杀了带兵的军官。”

杨逍、殷天正、殷野王、铁冠道人、周颠五人应命而出，冲入敌阵，长剑挥动，两名元兵的百夫长首先落马，跟着统兵的千夫长也被殷野王一刀砍死。

元兵群龙无首，登时大乱。

山寨中人见来了外援，大声欢呼。寨门开处，一条黑衣大汉手挺长矛，当先冲出，元兵当者辟易，无人敢攖其锋。只见那大汉长矛一闪，便有一名元军被刺，倒撞下马。众元兵惊呼连连，四下奔逃。

杨逍等见这大汉威风凛凛，有若天神，无不赞叹：“好一位英雄将军。”

此时张无忌早已看清楚那大汉的面貌，正是常自想念的常遇春大哥，只是剧斗方酣，不即上前相见。明教人众前后夹攻，元军死伤了五六百人，余下的不敢恋战，分头落荒而走。

常遇春横矛大笑，叫道：“是哪一路的兄弟前来相助？常某感激不尽。”

张无忌叫道：“常大哥，想煞小弟也。”纵身而前，紧紧握住了他手。

常遇春躬身下拜，说道：“教主兄弟，我既是你大哥，又是你属下，真是欢喜得不知如何才好。”

原来常遇春归五行旗中巨木旗下该管，张无忌接任教主等等情由，已得掌旗使闻苍松示知。这些日子来他率领本教兄弟，日夜等候张无忌到来，不料元军却来攻打。常遇春见已寡敌众，本拟故意示弱，将元军诱入寨中，一鼓而歼，但张无忌等突然赶到应援，他便乘势开寨杀出。他在明教中职位不高，当下向杨逍、殷天正等一一参见。群豪以他是教主的结义兄弟，都不敢以长上自居，执手问好，相待尽礼。

常遇春邀请群豪入寨，杀生宰羊，大摆酒筵，说起别来情由。这几年来淮南淮北水旱相继，百姓苦不堪言。常遇春无以为生，便啸聚一班兄弟，做那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勾当，倒也逍遥快活，山寨中粮食金银多了，便去赈济贫民。元军几次攻打，都奈何他不得。

众人在山寨中歇了一晚，次日和常遇春一齐北行，料得元军新败，两三月内决计不敢再来。

数日后到了蝴蝶谷外。先到的教众得知教主驾到，列成长队，迎出谷来。

其时巨木旗下执事人等，早已在蝴蝶谷中搭造了许多茅舍木屋，以供与会的各路教众居住。韦一笑、彭莹玉、说不得等均已先此到达，报称并未探查到那赵姑娘的讯息。

张无忌接见诸路教众后，备了祭品，分别到胡青牛夫妇及纪晓芙墓前致祭，想起当日离谷时何等凄惶狼狈，今日归来却是云苿灿烂，风光无限，真是恍若隔世。再过三日便是八月十五，蝴蝶谷中筑了高坛，坛前烧起熊熊大火。张无忌登坛宣示和中原诸门派尽释前愆、反元抗胡之意，又颁下教规，重申行善去恶、除暴安良的教旨。教众一齐凛遵，各人身前点起香束，立誓对教主令旨，决不敢违。

是日坛前火光烛天，香播四野，明教之盛，远迈前代。年老的教众眼见这片兴旺气象，想起十余年来本教四分五裂、几致覆灭的情景，忍不住喜极而泣。

午后属下教众报道：“洪水旗旗下弟子朱元璋、徐达诸人求见。”张无忌大喜，亲自迎出门去。朱元璋、徐达率同汤和、邓愈、花云、吴良、吴祯诸人恭恭敬敬的站在门外，见到张无忌出来，一齐躬身行礼，说道：“参见教主！”张无忌时常念着那日徐达救命之恩，见到众人，喜之不尽，当即还礼，左手携着朱元璋，右手携着徐达，同进室内，命众人坐下。众人告了罪，才行就坐。

这时朱元璋已然还俗，不再作僧人打扮，说道：“属下等奉教主旨令，赶来蝴蝶谷，本应早到候驾，但途中遇上了一件十分跷蹊之事，属下等跟踪追查，以致误了会期，还请教主恕罪。”张无忌道：“却不知遇上了何事？”

朱元璋道：“六月上旬，我们便得到教主的令旨，大伙儿好生欢喜，兄弟们商议，该当备甚么礼物庆贺教主才是。淮北是苦地方，没甚么好东西的，幸得会期尚远，大伙儿便一起上山东去闯闯。我们生怕给官府认了出来，因此扮作了赶脚的骡车夫，属下算是个车夫头儿。这天来到河南归德府，接了几个老西客人，要往山东菏泽。正行之间，忽然有伙人赶了上来，抡刀使枪，十分凶狠，将我们车中的客人都赶了下去，叫我们去接载别的客人。那时花兄弟便要跟他们放对，徐兄弟向他使个眼色，叫他瞧清楚情由，再动手不迟。

那伙人将我们九辆大车赶到一处山坳之中，那里另外还有十多辆大车候着，只见地下坐着的都是和尚。”张无忌问道：“都是和尚？”

朱元璋道：“不错。那些和尚个个垂头丧气，萎靡不振，但其中好些人模样不凡，有的太阳穴高高凸起，有的身材魁梧。徐兄弟悄悄跟我说，这些和尚都是身负高强武功之人。那伙凶人叫众和尚坐在车里，押着我们一路向北。属下料想其中必有古怪，暗地里叫众兄弟着意提防，千万不可露出形迹。

一路上我们留神那伙凶人的说话，可是这群人诡秘得紧，在我们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吴良兄弟大着胆子，半夜里到他们窗下去偷听，连听了四五夜，这才探得了些端倪，原来这些和尚竟然都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

张无忌本已料到了几分，但还是“啊”的一声。

朱元璋接着道：“吴良兄弟又听到那些凶人中的一人说：‘主人当真神机妙算，令人拜服。少林、武当六派高手，尽入掌中，自古以来，还有谁能做得到这一步的？’另一人说：‘这还不算稀奇。一箭双雕，却把魔教的众魔头也牵连在内。’我们七个人假装出恭，在茅厕里悄悄商量，都说此事既然牵连本教在内，碰巧落在我们手上，总须查个水落石出，也好禀报教主知晓。”张无忌道，“各位计较甚是。”

朱元璋道：“大伙儿一路北行，越发装得呆头呆脑，汤和兄弟和邓愈兄弟又假装争五钱银子，笨手笨脚的打了一场架，显得半点不会武功。那伙凶人拍手呵呵大笑，对我们再不在意，我们又老爷长、老爷短的对他们恭敬奉承，马屁拍到十足。吴帧兄弟曾想去弄些麻药来，半途上麻翻了这伙凶人，救出少林群僧。可是我们细想，这件事来龙去脉半点不知，眼看这伙凶人又是精明干练，武功了得，没的一个失手，打草惊蛇，反而误了大事，是以始终没敢下手。得到河间府，遇上了六辆大车，也是有人押解、车中坐的却是俗家人。吃饭之时，我听得一个少林僧跟一个新来的客人招呼，说道：‘宋大侠，你也来啦！’”

张无忌站起身来，忙问：“他说是宋大侠？那人怎生模样？”

朱元璋道：“那人瘦长身材，五六十岁年纪，三络长须，相貌甚是清雅。”

张无忌听得正是宋远桥的形相，又惊又喜，再问其余诸人的容貌身形，果然俞莲舟、张松溪、莫声谷三人也都在内，又问：“他们都受了伤吗？还是戴了铐镣？”

朱元璋道：“没有铐镣，也瞧不出甚么伤，说话饮食都和常人无异，只是精神不振，走起路来有点虚虚晃晃。那宋大侠听少林僧这么说，只苦笑了一下，没有答话。那少林僧再想说甚么，押解的凶人便过来拉开了他。此后两批人前后相隔十余里，再不同食同宿，属下从此也没再见到宋大侠他们。七月初三，我们载着少林群僧到了大都。”

张无忌道：“啊，到了大都，果然是朝廷下的毒手。后来怎样？”朱元璋道：“那伙凶人领着我们，将少林群僧送到西城一座大寺院中，叫我们也睡在庙里。”张无忌道：“那是甚么庙？”朱元璋道：“属下进寺之时，曾抬头瞧了瞧庙前的匾额，见是叫做‘万安寺’，但便因这么一瞧，吃了一个凶人的一下马鞭。当晚我们兄弟们悄悄商量，这些凶人定然放不过我们，势必要杀人灭口，天一黑，我们便偷着走了。”

张无忌道：“事情确是凶险，幸好这批凶人倒也没有追赶。”

汤和微笑道：“朱大哥也料到了这着，事先便安排下手脚。我们到邻近的骡马行中去抓了七个骡马贩子来，跟他们对换了衣服，然后将这七人砍死在庙中，脸上斩得血肉模糊，好让那些凶人认不出来。又将跟我们同来的大车车夫也都杀了，银子散得满地，装成是两伙人争银钱凶杀一般。待那伙凶人回庙，再也不会起疑。”

张无忌心中一惊，只见徐达脸上有不忍之色，邓愈显得颇是尴尬，汤和说来得意洋洋，只有朱元璋却丝毫不动声色，恍若没事人一般。张无忌暗想：“这人下手好辣，实是个厉害脚色。”说道：“朱大哥此计虽妙，但从今而后，咱们决不可再行滥杀无辜。”

这是教主的训谕，朱元璋等一齐起立，躬身说道：“谨遵教主令旨。”

后来朱元璋、徐达、邓愈、汤和等行军打仗，果然格遵张无忌的令旨，不敢杀戮无辜，终于民心归顺，得成一代大业。

张无忌道：“朱大哥七位探听到少林、武当两派高手的下落，此功不小。待安排了抗元起义的大事之后，咱们便去大都相救两派高手。”他说过公事，再和徐达等相叙私谊，说起那日偷宰张员外耕牛之事，一齐拊掌大笑。

当晚张无忌大会教众，焚火烧香，宣告各地并起，共抗元朝，诸路教众务当相互呼应，要累得元军疲于奔命，那便大事可成。

是时定下方策，教主张无忌率同光明左使杨逍、青翼蝠王韦一笑执掌总坛，为全教总帅。白眉鹰王殷天正，率同天鹰旗下教众，在江南起事。朱元璋、徐达、汤和、邓愈、花云、吴良、吴祯，会同常遇春寨中人马，和孙德崖等在淮北濠州起兵。布袋和尚说不得率领韩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皎儿等人，在河南颍川一带起事。彭莹玉率领徐寿辉、邹普旺、明五等，在江西赣、饶，袁、信诸州起事。铁冠道人率领布三王、孟海马等，在湘楚荆襄一带起事。周颠率领芝麻李、赵君用等在徐宿丰沛一带起事。冷谦会同西域教众，截断自西域开赴中原的蒙古救兵。五行旗归总坛调遣，何方吃紧，便向何方应援。

这等安排方策，十九出于杨逍和彭莹玉的计谋。张无忌宣示出来，教众欢声雷动。

张无忌又道：“单凭本教一教之力，难以撼动元朝近百年的基业，须当联络天下英雄豪杰，群策群力，大功方成。眼下中原武林的首脑人物半数为朝廷所擒，总坛即当设法营救。明日众兄弟散处四方，遇上机会便即杀鞑子动手，总坛也即前赴大都救人。今日在此尽欢，此后相见，未知何日。众兄弟须当义气为重，大事为先，决不可争权夺利，互逞残杀，若有此等不义情由，总坛决不宽饶。”

众人齐声答应：“教主令旨，决不敢违！”呼喊声山谷鸣响。

当下众人献血为盟，焚香为誓，决死不负大义。

是晚月明如昼，诸路教众席地面坐，总坛的执事人员取出素馅圆饼，分飨诸人。众人见圆饼似月，说道这是“月饼”。后世传说，汉人相约于八月中秋食月饼杀鞑子，便因是夕明教聚义定策之事而来。

张无忌又宣示道：“本教历代相传，不茹荤酒。但眼下处处灾荒，只能有甚么便吃甚么，何况咱们今日第一件大事，乃是驱除鞑子，众兄弟不食荤腥，精神不旺，难以力战。自今而后，废了不茹荤酒这条教规。咱们立身处世，以大节为重，饮食禁忌，只是余事。”自此而后，明教教众所食月饼，便有以猪肉为食的。

次日清晨，诸路人众向张无忌告别。众人虽均是意气慷慨的豪杰，但想到此后血战四野，不知谁存谁亡，大事纵成，今日蝴蝶谷大会中的群豪只怕活不到一半，不免俱有惜别之意。是时蝴蝶谷前圣火高烧，也不知是谁忽然朗声唱了起来：“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众人齐声相和：“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那“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歌声，飘扬在蝴蝶谷中。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

但听歌声渐远，壮士离散，热闹了数日的蝴蝶谷重归沉寂，只剩下杨逍、韦一笑以及朱元璋等寥寥数人。

张无忌详细询明万安寺坐落的所在，以及那干凶人形貌，说道：“朱大哥，此间濠泗一带，方当大乱，不可错过了起事之机。你们不必陪我到大都去，咱们就此别过。”

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齐道：“但盼教主马到成功，属下等静候好音。”

拜别了张无忌，出谷自去举事。

张无忌道：“咱们也要动身了。小昭，你身有铐镣，行动不便，就在这里等我罢。”小昭委委屈屈的答应了，但一直送出谷来，送了三里，又送三里，终是不肯分别。

张无忌道：“小昭，你越送越远，回去时路也要不认识啦。”小昭道：“张公子，你到了大都会见到那个赵姑娘吗？”张无忌道：“说不定会见得到。”小昭道：“你要是见到她，代我求她一件事成不成？”张无忌奇道：“你有甚么事求她？”小昭双臂一伸，道：“向赵姑娘借倚天剑一用，把这铁链儿割断了，否则我终身便这么给绑着不得自由。”张无忌见她神情楚楚，说得极是可怜，心中不忍，便道：“只怕她不肯将宝剑借给我，何况要一直借到这里。”小昭道：“那么……那么，你将我带到她的跟前，请她宝剑一挥，不就成了？”张无忌笑道：“说来说去，你还是要跟我上大都去。杨左使，你说咱们能带她吗？”

杨逍心知张无忌既如此说，已有携她同去之意，说道：“那也不妨，教主衣着茶水，也得有个人服侍，只是铁链声叮叮当当，引人注目。这样罢，叫她装作生病，坐在大车之中，平时不可出来。”小昭大喜，忙道：“多谢公子，多谢杨左使。”向韦一笑看了一眼，又加上一句：“多谢韦法王。”

韦一笑道：“多谢我干甚么？你小心我发起病来，吸你的血。”说着露出满口森森白牙，装个怪样。小昭明知他是开玩笑却也不禁有些害怕，退了三步，道：“你……你别吓我。”



二十六　俊貌玉面甘毁伤

这日午后，三骑一车径向北行，不一日已到元朝的京城大都。其时蒙古人铁骑所至，直至数万里外，历来大国幅员之广，无一能及。大都即后代之北京。帝皇之居，各小国各部族的使臣贡员，不计其数。张无忌等一进城门，便见街上来来往往，许多都是黄发碧眼之辈。

四人到得西城，找到了一家客店投宿。杨逍出手阔绰，装作是富商大贾模样，要了三间上房。店小二奔走趋奉，服侍殷勤。

杨逍问起大都城里的名胜古迹，谈了一会，漫不经意的问起有甚么古庙寺院。那店小二第一所便说到西城的万安寺：“这万安寺真是好大一座丛林，寺里的三尊大铜佛，便走遍天下，也找不出第四尊来，原该去见识见识。但客官们来得不巧，这半年来，寺中住了西番的佛爷，寻常人就不敢去了。”

杨逍道：“住了番僧，去瞧瞧也不碍事啊。”那店小二伸了伸舌头，四下里一张，低声道：“不是小的多嘴，客官们初来京城，说话还得留神些。那些西番的佛爷们见了人爱打便打，爱杀便杀，见了标致的娘儿们更一把便抓进寺去。这是皇上圣旨，金口许下的。有谁敢老虎头上拍苍蝇，走到西番佛爷的跟前去？”

西域番僧倚仗蒙古人的势力，横行不法，欺压汉人，杨逍等知之已久，只是没料到京城之中竟亦这般肆无忌惮，当下也不跟那店小二多说。

晚饭后各自合眼养神，等到二更时分，三人从窗中跃出，向西寻去。

那万安寺楼高四层，寺后的一座十三级宝塔更老远便可望见。张无忌、杨逍、韦一笑三人展开轻功，片刻间便已到了寺前。三人一打手势，绕到寺院左侧，想登上宝塔，居高临下的察看寺中情势，不料离塔二十余丈，便见塔上人影绰绰，每一层中都有人来回巡查，塔下更有二三十人守着。

三人一见之下，又惊又喜，此塔守卫既如此严密，少林、武当各派人众必是囚禁在内，倒省了一番探访功夫。只是敌方戒备森严，救人必定极不容易。何况空闻、空智、宋远桥、俞莲舟、张松溪等，哪一个不是武功卓绝，竟然尽数遭擒，则对方能人之多，手段之厉害，自是不言可喻。三人来万安寺之前已商定不可鲁莽从事，当下悄悄退开。

突然之间，第六层宝塔上亮起火光，有八九人手执火把缓缓移动，火把从第六层亮到第五层，又从第五层亮到第四层，一路下来，到了底层后，从宝塔正门出来，走向寺后。杨逍挥了挥手，从侧面慢慢欺近。万安寺后院一株株都是参天古树，三人躲在树后以为掩蔽，一听有风声响动，便即奔上数丈。三人轻功虽高，却也唯恐为人察觉，须得乘着风动落叶之声，才敢移步。

如此走上二十多丈，已看清楚十余名黄袍男子，手中各执兵刃，押着一个宽袖大袍的老者。那人偶一转头，张无忌看得明白，正是昆仑派掌门人铁琴先生何太冲，心中不禁一凛：“果然连何先生也在此处。”

眼见一干人进了万安寺的后门，三人等了一会，见四下确实无人，这才从后门中闪身而入。那寺院房舍众多，规模之大，几和少林寺相仿佛，见中间一座大殿的长窗内灯火明亮，料得何太冲是被押到了该处。三人闪身而前，到了殿外。

张无忌伏在地下，从长窗缝隙中向殿内张望。杨逍和韦一笑分列左右把风守卫，防人偷袭。他三人虽然艺高人胆大，但此刻深入龙潭虎穴，心下也不禁惴惴。

长窗缝隙甚细，张无忌只见到何太冲的下半身，殿中另有何人却无法瞧见。只听何太冲气冲冲的道：“我既堕奸计，落入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一言而决。你们逼我做朝廷鹰犬，那是万万不能，便再说上三年五载，也是白费唇舌。”张无忌暗暗点头，心想：“这何先生虽不是甚

么正人君子，但大关头上却把持得定，不失为一派掌门的气概。”

只听一个男子声音冷冰冰的道：“你既固执不化，主人也不勉强，这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了？”何太冲道：“我便十根手指一齐斩断，也不投降。”那人道：“好，我再说一遍，你如胜得了我们这里三人，立时放你出去。如若败了，便斩断一根手指，囚禁一月，再问你降也不降。”何太冲道：“我已断了两根手指，再断一根，又有何妨？拿剑来！”

那人冷笑道：“等你十指齐断之后，再来投降，我们也不要你这废物了。拿剑给他！摩诃巴思，你跟他练练！”另一个粗壮的声音应道：“是！”

张无忌手指尖暗运神功，轻轻将那缝隙挖大了一点，只见何太冲手持一柄木剑，剑头包着布，又软又钝，不能伤人，对面则是个高大番僧，手中拿着的却是一柄青光闪闪的纯钢戒刀。两人兵刃利钝悬殊，几乎不用比试，强弱便判。但何太冲毫不气馁，木剑一晃，说道：“请！”刷的便是一剑，去势极是凌厉，昆仑剑法，果有独到之秘。那番僧摩诃巴思身材长大，行动却甚敏捷，一柄戒刀使将开来，刀刀斩向何太冲要害。张无忌只看了数招，便即暗惊：“怎地何先生脚步虚浮，气急败坏，竟似内力全然失却了？”

何太冲剑法虽精，内力却似和常人相去不远，剑招上的凌厉威力全然施展不出，只是那番僧的武功实是逊他两筹，几次猛攻而前，总是被何太冲以精妙招术反得先机。拆到五十余招后，何太冲喝一声：“着！”一剑东劈西转，斜回而前，托的一声轻响，已戳在那番僧腋下。倘若他手中持的是寻常利剑，又或内力不失，剑锋早已透肌而入。

只听那冷冷的声音说道：“摩诃巴思退！温卧儿上！”张无忌向声音来处看去，见说话之人脸上如同罩着一层黑烟，一部稀稀朗朗的花白胡子，正是玄冥二老之一。他负手而立，双目半睁半闭，似乎对眼前之事漠不关心。

再向前看，只见一张铺着锦缎的矮几之上踏着一双脚，脚上穿一对鹅黄缎鞋，鞋头上各缀一颗明珠。张无忌心中一动，眼见这对脚脚掌纤美，踝骨浑圆，依稀认得，正是当日绿柳庄中自己曾经捉过在手的赵敏的双足。他在武当山和她相见，全以敌人相待，但此时见到了这一对踏在锦凳上的纤足，不知如何，竟然忍不住面红耳赤，心跳加剧。

但见赵敏的右足轻轻点动，料想她是全神贯注的在看何太冲和温卧儿比武，约莫一盏茶时分，何太冲叫声：“着！”赵敏的右足在锦凳上一登，温卧儿又败下阵来。只听那黑脸的玄冥老人说道：“温卧儿退下，黑林钵夫上。”

张无忌听到何太冲气息粗重，想必他连战二人，已是十分吃力。片刻间剧斗又起，那黑林钵夫使的是根长大沉重的铁杖，使开来风声满殿，殿上烛火被风势激得忽明忽暗，烛影犹似天上浮云，一片片的在赵敏脚上掠过。蓦地里眼前一黑，殿右几枝红烛齐为铁杖鼓起的疾风吹熄，喀的一响，木剑断折。何太冲一声长叹，抛剑在地，这场比拚终于输了。

玄冥老人道：“铁琴先生，你降不降？”何太冲昂然道：“我既不降，也不服。我内力若在，这番僧焉是我的对手？”玄冥老人冷冷的道：“斩下他左手无名指，送回塔去。”

张无忌回过头来，杨逍向他摇了摇手，意思显然是说：“此刻冲进殿去救人，不免误了大事。”但听得殿中断指、敷药、止血、裹伤，何太冲甚为硬气，竟一哼也没哼。那群黄衣人手执火把，将他送回高塔囚禁。张无忌等缩身在墙角之后，火光下见何太冲脸如白纸，咬牙切齿，神色极是愤怒。

一行人走远后，忽听得一个娇柔清脆的声音在殿内响起，说道：“鹿杖先生，昆仑派的剑法果真了得，他刺中摩诃巴思那一招，先是左边这么一劈，右边这么一转……”张无忌又凑眼去瞧，见说话的正是赵敏。她一边说，一边走到殿中，手里提着一把木剑，照着何太冲的剑法使了起来。番僧摩诃巴思手舞双刀，跟她喂招。

那黑脸的玄冥老人便是赵敏称为“鹿杖先生”的鹿杖客，赞道：“主人真是聪明无比，这一招使得分毫不错。”赵敏练了一次又练一次，每次都是将剑尖戳到摩诃巴思腋下，虽然剑是木剑，但重重一戳，每一次又都戳在同一部位，料必颇为疼痛。摩诃巴思却聚精会神的跟她喂招，全无半点怨怼或闪避之意。

她练熟了这几招，又叫温卧儿出来，再试何太冲如何击败他的剑法。张无忌此时已然明白，原来赵敏将各派高手囚禁此处，使药物抑住各人的内力，逼迫他们投降朝廷。众人自然不降，便命人逐一与之相斗，她在旁察看，得以偷学各门各派的精妙招数，用心之毒，计谋之恶，实是令人发指。

跟着赵敏和黑林钵夫喂招，使到最后数招时有些迟疑，问道：“鹿杖先生，是这样的么？”鹿杖客沉吟不答，转头道：“鹤兄弟，你瞧清楚了没有？”左首角落里一个声音道：“苦大师一定记得更清楚。”赵敏笑道：“苦大师，劳你的驾，请来指点一下。”

只见右首走过来一个长发披肩的头陀，身材魁伟，满面横七竖八的都是刀疤，本来相貌已全不可辨。他头发作红棕之色，自非中土人氏。他一言不发，接过赵敏手中木剑，刷刷刷刷数剑，便向黑林钵夫攻去，使的竟是昆仑派剑法。

这个被称为“苦大师”的苦头陀模仿何太冲剑招，也是丝毫不用内力，那黑林钵夫却全力施为，斗到酣处，他挥杖横扫，殿右熄后点亮了的红烛突又齐灭。何太冲在这一招上无可闪避，迫得以木剑硬挡铁杖，这才折剑落败，但那苦头陀的木剑方位陡转，轻飘飘的削出，犹似轻燕掠过水面、贴着铁杖削了上去。

黑林钵夫握杖的手指被木剑削中，虎口处穴道酸麻，登时拿捏不住，当的一声，铁杖落地，撞得青砖砖屑纷飞。黑林钵夫满脸通红，心知这木剑若是换了利剑，自己八根手指早已削断，躬身道：“拜服，拜服！”俯身拾起铁杖。苦头陀双手托着木剑，交给赵敏。

赵敏笑道：“苦大师，最后一招精妙绝伦，也是昆仑派的剑法么？”苦头陀摇了摇头。赵敏又道；“难怪何太冲不会，苦大师，你教教我。”苦头陀空手比剑。赵敏持剑照做。练到第三次，苦头陀行动如电，已然快得不可思议，赵敏便跟不上了，但她剑招虽然慢了，仍是依模依样，丝毫不爽。苦头陀翻过身来，双手向前一送，停着就此不动。张无忌暗暗喝一声彩：“好，大是高明！”

赵敏一时却不明白，侧头看着苦头陀的姿势，想了一想，登时领悟，说道：“啊，苦大师，你手中若有兵刃，一杖已击在我的臂上。这一招如何化解？”苦头陀反手做个姿势，抓住铁杖，左足飞出，头一抬，显是已夺过敌人铁杖，同时将人踢飞。这几下似拙实巧，乃是极刚猛的外门功夫。赵敏笑道：“好师父，你快教我。”神情又娇又媚。张无忌心中怦的一跳，心想：“你内力不够，这一招是学不来的。可是她这么求人，实教人难以推却。”苦头陀做了两个手势，正是示意：“你内力不够，没法子学。”转身走开，不再理她。

张无忌寻思：“苦头陀武功之强，只怕和玄冥二老不分上下，虽不知内力如何，但招数神妙，大是劲敌。他只打手势不说话，难道是个哑巴？可是他耳朵却又不聋。赵姑娘对他颇见礼遇，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

赵敏见苦头陀不肯再教，微微一笑，也不生气，说道：“叫崆峒派的唐文亮来。”过不多时，唐文亮被押着进殿。鹿杖客又派了三个人和他过招。唐文亮不肯在兵刃上吃亏，空手比掌，先胜两场，到第三场上，对手催动内力，唐文亮无可与抗，亦被斩去了一根手指。

这一次赵敏练招，由鹿杖客在旁指点。张无忌此时已瞧出端倪，赵敏显是内力不足，情知难以速成，是以想尽学诸家门派之所长，俾成一代高手，这条路子原亦可行，招数练到极精之时，大可补功力之不足。

赵敏练过拳法，说道：“叫灭绝老尼来！”一名黄衣人禀道：“灭绝老尼已绝食五天，今日仍是倔强异常，不肯奉命。”

赵敏笑道：“饿死了她也罢！唔，叫峨嵋派那个小姑娘周芷若来。”手下人答应了，转身出殿。

张无忌对周芷若当日在汉水舟中殷勤照料之意，常怀感激。在光明顶上，周芷若曾指点他易数方位之法，由此得破华山、昆仑两派的刀剑联手，其后刺他一剑，那是奉了师父的严令，他也不存芥蒂，这时听赵敏吩咐带她前来，不禁心头一震。

过了片刻，一群黄衣人押着周芷若进殿。张无忌见她清丽如昔，只比在光明顶之时略现憔悴，虽身处敌人掌握，却泰然自若，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鹿杖客照例问她降是不降，周芷若摇了抓头，并不说话。

鹿杖客正要派人和她比剑，赵敏说道：“周姑娘，你这么年轻，已是峨嵋派的及门高弟，着实令人生羡。听说你是灭绝大师的得意弟子，

深得她老人家剑招绝学，是也不是？”周芷若道：“家师武功博大精深，说到传她老人家剑招绝学，小女子年轻学浅，可差得远了。”赵敏笑道：“这里的规矩，只要谁能胜得我们三人，便平平安安的送他出门，再无丝毫留难。尊师何以这般涯岸自高，不屑跟我们切磋一下武学？”

周芷若道：“家师是宁死不辱。堂堂峨嵋派掌门，岂肯在你们手下苟且求生？你说得不错，家师确是瞧不起卑鄙阴毒的小人，不屑跟你们动手过招。”赵敏竟不生气，笑道：“那周姑娘你呢？”周芷若道：“我小小女子，有甚么主张？师父怎么说，我便怎么做。”赵敏道：“尊师叫你也不要跟我们动手，是不是？那为了甚么？”周芷若道：“峨嵋派的剑法，虽不能说是甚么了不起的绝学，终究是中原正大门派的武功，不能让番邦胡虏的无耻之徒偷学了去。”她说话神态斯斯文文，但言辞锋利，竟丝毫不留情面。

赵敏一怔，没料到自己的用心，居然会给灭绝师太猜到了，听周芷若左一句“阴毒小人”，右一句“无耻之徒”，忍不住有气，嗤的一声轻响，倚天剑已执在手中，说道：“你师父骂我们是无耻之徒。好！我倒要请教，这口倚天剑明明是我家家传之宝，怎地会给峨嵋派偷盗了去？”周芷若淡淡的道：“倚天剑和屠龙刀，向来是中原武林中的两大利器，从没听说跟番邦女子有甚么干系。”

赵敏脸上一红，怒道：“哼！瞧不出你嘴上倒厉害得紧。

你是决意不肯出手的了？”周芷若摇了摇头。赵敏道：“旁人比武输了，或是不肯动手，我都截下他们一根指头。你这个妞儿想必自负花容月貌，以致这般骄傲，我也不截你的指头。”

说着伸手向苦头陀一指，道：“我叫你跟这位大师父一样，脸上划你二三十道剑痕，瞧你还骄傲不骄傲？”她左手一挥，两个黄衣人抢上前来，执住了周芷若的双臂。

赵敏微笑道：“要划得你的俏脸蛋变成一个蜜蜂窝，也不必使甚么峨嵋派的精妙剑法。你以为我三脚猫的把式，就不能叫你变成个丑八怪么？”

周芷若珠泪盈眶，身子发颤，眼见那倚天剑的剑尖离开自己脸颊不过数寸，只要这恶魔手腕一送，自己转眼便和那个丑陋可怖的头陀一模一样。赵敏笑道：“你怕不怕？”周芷若再也不敢强项，点了点头。赵敏道：“好啊！那么你是降顺了？”周芷若道：“我不降！你把我杀了罢！”赵敏笑道：“我从来不杀人的。我只划破你一点儿皮肉。”

寒光一闪，赵敏手中长剑便往周芷若脸上划去，突然间当的一响，殿外掷进一件物事，将倚天剑撞了开去。在此同时，殿上长窗震破，一人飞身而入。那两名握住周芷若的黄衣人身不由主的向外跌飞。破窗而入的那人回过左臂，护住了周芷若，伸出右掌，和鹿杖客砰的一掌相交，各自退开了两步。

众人看那人时，正是明教教主张无忌。

他这一下如同飞将军从天而降，谁都大吃一惊，即令是玄冥二老这般一等一的高手，事先竟也没丝毫警觉。鹿杖客听得长窗破裂，即便抢在赵敏身前相护，和张无忌拚了一掌，竟然立足不定，退开两步，待要提气再上，刹那间全身燥热不堪，宛似身入熔炉。

周芷若眼见大祸临头，不料竟会有人突然出手相救。她被张无忌搂在胸前，碰到他宽广坚实的胸膛，又闻到一股浓烈的男子气息，又惊又喜，一刹那间身子软软的几欲晕去。要知张无忌以九阳神功和鹿杖客的玄冥神掌相抗，全身真气鼓荡而出。周芷若从未和男子如此肌肤相亲，何况这男子又是他日夜思念的梦中之伴、意中之人？心中只觉得无比的欢喜，四周敌人如在此刻千刀万剑同时斩下，她也无忧无惧。

杨逍和韦一笑一见教主冲入救人，跟着便闪身而入，分站在他身后左右，赵敏手下的众高手以变起仓卒，初时微见慌乱，但随即瞧出闯进殿来只有三名敌人，殿内殿外的守卫武士呼哨相应，知道外边再无敌人，当下立即堵死了各处门户，静候赵敏发落。

赵敏既不惊惧，也不生气，只怔怔的向张无忌望了一阵，眼光转到殿角两块金光灿烂之物，原来她伸倚天剑去划周芷若的脸时，张无忌掷进一物，撞开她剑锋，那物正是她所赠的黄金盒子。倚天剑锋锐无伦，一碰之下，立时将金盒剖成两半。她向两半金盒凝视半晌，说道：“你如此厌恶这只盒子，非要它破损不可么？”

张无忌见到她眼光中充满了幽怨之意，并非愤怒责怪，竟是凄然欲绝，一怔之下，甚感歉咎，柔声道：“我没带暗器，匆忙之际随手在怀中一探，摸了盒子出来，实非有意，还望姑娘莫怪。”赵敏眼中光芒一闪，问道：“这盒子你随身带着么？”张无忌道：“是。”见她妙目凝望自己，而自己左臂还搂着周芷若，脸上微微一红，便松开了手臂。

赵敏叹了口气，道：“我不知周姑娘是你……是你的好朋友，否则也不会这般对她。原来你们……”说着将头转了开去。张无忌道：“周姑娘和我……也没甚么……只是……只是……”说了两个“只是”，却接不下去。赵敏又转头向地下那两半截金盒望了一眼，没说一句话，可是眼光神色之中，却似已说了千言万语。

周芷若心头一惊：“这个魔女头对他显是十分钟情，岂难道……”

张无忌的心情却不似这两个少女细腻周至，赵敏的神色他只模模糊糊的懂了一些，全没体会到其中深意。他只觉得赵敏赠他珠花金盒，治好了俞岱岩和殷梨亭的残疾，此时他却将金盒毁了，未免对人家不起，于是走向殿角，俯身拾起两半截金盒，说道：“我去请高手匠人重行镶好。”赵敏喜道：“当真么？”张无忌点了点头，心想你我都统率无数英雄豪杰，怎会去重视这些无关紧要的金银玩物？这只黄金盒虽然精致，也不是甚么珍异宝物，盒中所藏的黑玉断续膏已经取出，盒子便无多大用处，破了不必挂怀，再镶好它，也是小事一桩，眼前有多大事待决，你却尽跟我说这只盒子，想必是年轻姑娘婆婆妈妈，对这些身边琐事特别关心，真是女流之见，当下将两半截盒子揣在怀中。

赵敏道：“那你去罢！”张无忌心想宋大师伯等尚未救出，怎能就此便去，但敌方高手如云，己方只有三人，说到救人，真是谈何容易，问道：“赵姑娘，你擒拿我大师伯等人，究竟意欲何为？”赵敏笑道：“我是一番好意，要劝请他们为朝廷出力，各享荣华富贵。哪知他们固执不听，我迫于无奈，只得慢慢劝说。”

张无忌哼了一声，转身回到周芷若的身旁，他在敌方众高手环伺之下，俯身拾盒，坦然而回，竟是来去自如，旁若无人。他冷冷的向众人扫视一眼，说道：“既是如此，我们便告辞了！”说着携住周芷若的手，转身欲出。

赵敏森然道：“你自己要去，我也不留。但你想把周姑娘也带了去，竟不来问我一声，你当我是甚么人了？”张无忌道：“这确是在下欠了礼数。赵姑娘，请你放了周姑娘，让她随我同去。”赵敏不答，向玄冥二老使个眼色。

鹤笔翁踏上一步，说道：“张教主，你说来便来，说去便去，要救人便救人，教我们这伙人的老脸往哪里搁去？你不留下一手绝技，兄弟们难以心服。”

张无忌认出了鹤笔翁的声音，怒气上冲，喝道：“当我年幼小之时，被你擒住，性命几乎不保。今日你还有脸来跟我说话？接招！”呼的一掌，便向鹤笔翁拍了过去。

鹿杖客适才吃过他的苦头，知道单凭鹤笔翁一人之力，不是他的敌手，抢上前来，向他击出一掌。张无忌右掌仍是击向鹤笔翁，左掌从右掌下穿过，还了鹿杖客一掌。这是真力对真力相碰，中间实无闪避取巧的余地。三个人四掌相变，身子各是一晃。

当日在武当山上，玄冥二老以双掌和张无忌对掌，另出双掌击在他身上，此刻重施故技，又是两掌拍了过来。张无忌那日吃了此亏，焉能重蹈覆辙？手肘微沉，施展乾坤大挪移心法，拍的一声大响，鹤笔翁的左拳击在鹿杖客的右掌之上。他两人武功一师所传，掌法相同，功力相若，登时都震得双臂酸麻，至于何以竟会弄得师兄弟自相拚掌，二人武功虽高，却也不明其中奥秘。两人又惊又怒之际，张无忌双掌又已击到。玄冥二老仍是各出双掌，一守一攻，所使掌法已和适才全然不同，但被张无忌一引一带，仍是鹿杖客的左掌击到了鹤笔翁的右掌之上，这乾坤大挪移手法之巧，计算之准，实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玄冥二老骇然失色，眼见张无忌第三次举掌击来，不约而同的各出单掌抵御。三人真力相变，玄冥二老只觉对方掌力中一股纯阳之气汹涌而至，难当难耐。张无忌掌发如风，想起幼时被鹤笔翁打了一招玄冥神掌，数年之间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因此击向鹿杖客的掌力尚留余地，对鹤笔翁却毫不放松。

二十余掌一过，鹤笔翁一张青脸已胀得通红，眼见对方又是一掌击到，他左掌虚引，意欲化解，右掌却斜刺里重重击出。只听得拍拍两

响，鹤笔翁这一掌狠狠打在鹿杖客肩头，而张无忌那一掌却终究无法化开，正中胸口。总算张无忌不欲伤他性命，这一掌真力只用了三成，鹤笔翁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脸色已红得发紫，身子摇晃，倘若张无忌乘势再补上一掌，非教他毙命当场不可。鹿杖客肩头中掌，也痛得脸色大变，嘴唇都咬出血来。

玄冥二老是赵敏手下顶儿尖儿的能人，岂知不出三十招，便各受伤。赵敏手下众武士固然尽皆失色，便是杨逍和韦一笑也大为诧异。他二人曾亲眼见到，那日玄冥二老在武当山出手，张无忌中掌受伤，不意数月之间，竟能进展神速若是。

但他二人随即想到，张无忌留居武当数月，一面替俞岱岩、殷梨亭治伤，一面便向张三丰请教武学中的精微深奥，终致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再加上武当绝学的太极拳剑，三者渐渐融成一体。二人心中暗赞张三丰学究天人，那才真是称得上"深不可测"四字。

玄冥二老比掌败阵，齐声呼啸，同时取出了兵刃。只见鹿杖客手中拿着一根短杖，杖头分叉，作鹿角之形，通体黝黑，不知是何物铸成，鹤笔翁手持双笔，笔端锐如鹤嘴，却是晶光闪亮。他二人追随赵敏已非一日，但即是赵敏，也从未见过他二人使用兵刃。这三件兵刃使展开来，只见一团黑气，两道白光，霎时间便将张无忌困在垓心。张无忌身边不带兵器，赤手空拳，情势颇见不利，但他丝毫不惧，存心要试试自己武功，在这两大高手围攻之下，是否能空手抵敌。

玄冥二老自恃内力深厚，玄冥神掌是天下绝学，是以一上阵便和他对掌，岂知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却非任何内功所能及，数十掌一过便即落败。他二人的兵刃却以招数诡异取胜，两人的名号便是从所用兵刃而得，鹿角短杖和鹤嘴双笔，每一招都是凌厉狠辣，世所罕见。张无忌聚精会神，在三件兵刃之间空来插去，攻守自如，只是一时瞧不明白二人兵刃招数的路子，取胜却也不易。幸好鹤笔翁重伤之余，出招已难免窒滞。

赵敏手掌轻击三下，大殿中白刃耀眼，三人攻向杨逍，四人攻向韦一笑，另有两人出兵刃制住了周芷若。杨逍立时抢到一剑，挥剑如电，反手便刺伤一人。韦一笑仗着绝顶轻功，以玄阴绵掌拍倒了两人。但敌人人数实在太多，每打倒一人，立时更有二人拥上。

张无忌给玄冥二老缠住了，始终分身不出相援。他和杨韦二人要全身而退，倒也不难，要救周芷若却万万不能，正自焦急，忽听赵敏说道："大家住手！"这四个字声音并不响亮，她手下众人却一齐凛遵，立即跃开。

杨逍将长剑抛在地下。韦一笑握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一口单刀，顺手一挥，掷还给了原主，哈哈大笑。张无忌见一名汉子手执匕首，抵住周芷若后心，不禁脸有忧色。

周芷若黯然道："张公子，三位请即自便，三位一番心意，小女子感激不尽。"

赵敏笑道："张公子，这般花容月貌的人儿，我见犹怜。

她定是你的意中人了？"张无忌脸上一红，说道："周姑娘和我从小相识。在下幼时中了这位……"说着向鹤笔翁一指，"……的玄冥神掌，阴毒入体，周身难以动弹，多亏周姑娘服侍我食饭喝水，此番恩德，不敢有忘。"赵敏道："如此说来，你们倒是青梅竹马之交了。你想娶她为魔教的教主夫人，是不是？"张无忌脸上又是一红，说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赵敏脸一沉，道："你定要跟我作对到底，非灭了我不可，是也不是！"

张无忌摇了摇头，说道："我至今不知姑娘的来历，虽然有过数次争执，但每次均是姑娘找上我张无忌，不是张某来找姑娘寻事生非。只要姑娘放了我众位师伯叔及各派武林人士，在下感激不尽，不敢对姑娘心存敌意。何况姑娘还可吩咐我去办三件事，在下自当尽心竭力，决不敷衍推搪。"

赵敏听他说得诚恳，脸上登现喜色，有如鲜花初绽，笑道："嘿，总算你还没忘记。"转头向周芷若瞧了一眼，对张无忌道："这位周姑娘既非你意中人，也不是甚么师兄师妹、未婚夫妻，那么我要毁了她的容貌，跟你丝毫没有干系……"她眼角一动，鹿杖客和鹤笔翁各挺兵刃，拦在周芷若之前，另一名汉子手执利刃，对准周芷若的脸颊。张无忌若要冲过来救人，玄冥二老这一关便不易闯过。赵敏冷冷的道："张公子，你还是跟我说实话的好。"

韦一笑忽然伸出手掌，在掌心吐了数口唾沫，伸手在鞋底擦了几下，哈哈大笑，众人正不知他捣甚么鬼，突然间青影一晃一闪。赵敏只觉自己左颊右颊上被一只手掌摸了一下，看韦一笑时，却已站在原地，只是手中多了两柄短刀，不知是从何人腰间掏来的。赵敏心念一动，知道不好，不敢伸手去摸自己脸颊，忙取手帕在脸上一擦，果见帕上黑黑的沾了不少泥污，显是韦一笑鞋底的污秽再混着唾沫，思之几欲作呕。

只听韦一笑说道："赵姑娘，你要毁了周姑娘的容貌，那也由得你。你如此心狠手辣，我姓韦的却放不过你。你今日在周姑娘脸上划一道伤痕，姓韦的加倍奉还，划伤两道。你划她两道，我划你四道。你断她一根手指，我断你两根。"说到这里，将手中两根短刀铮的一击，又道："姓韦的说得出，做得到，青翼蝠王言出必践，生平没说过一句空话。你防得我一年半载，却防不得十年八年。你想派人杀我，未必追得上我。告辞了！"

这"了"字一出口，早已人影不见，拍拍两响，两柄短刀飞插入柱。跟着"啊哟！""啊！"两声呼叫，殿上两名番僧缓缓坐倒，手中手持长剑却不知如何已给韦一笑夺了去，同时身上也被点中了穴道。韦一笑这几句话说得平平淡淡，但人人均知决非空言恫吓，眼见赵敏白里泛红、嫩若凝脂的粉颊之上，被韦一笑的污手抹上了几道黑印，倘若他手中先拿着短刀，赵敏的脸颊早就损毁了。这般来去如电、似鬼似魅的身法，确是再强能高手也防他不了，即令是张无忌，也是自愧不如。倘若长途竞走，张无忌当可以内力取胜，但在庭除廊庑之间，如此趋退若神，当真天下只此一人而已。

张无忌躬身一揖，说道："赵姑娘，今日得罪了，就此告辞。"说着携了杨逍之手，转身出殿，心知在韦一笑如此有力的威吓之下，赵敏不敢再对周芷若如何。

赵敏瞧着他的背影，又羞又怒，却不下令拦截。

张无忌和杨逍回到客店，韦一笑已在店中相候。张无忌笑道："韦蝠王，你今日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好叫他们得知明教可不是好惹的。"韦一笑道："吓吓小姑娘，倒也不是甚么难事。她装得凶神恶煞一般，可是听我说要毁她的容貌，担保她三天三晚睡不着觉。"杨逍笑道："她睡不着觉，那可不好，咱们前去救人就更加难了。"

张无忌道："杨左使，说到救人，你有何妙计？"杨逍踌躇道："咱们这里只有三人，何况形迹已露，这件事当真棘手。"

张无忌歉然道："我见周姑娘危急，忍不住出手，终于坏了大事。"杨逍道："事势如此，那是谁都忍不住的。教主独力打败玄冥二老，大杀敌人的威风，那也很好。何况他们知道咱们已到，对宋大侠他们便不敢过分无礼。"

张无忌想起宋大伯、俞二伯等身在敌手，赵敏对何太冲、唐文亮等又如此折辱，不由得忧心如焚。三人商谈半晌，不得要领，当即分别就寝。

次晨一早，张无忌睡梦之中微觉窗上有声，便即醒转，一睁开眼，只见窗子缓缓打开，有人探进头来向着他凝望。他吃了一惊，揭帐看时，只见那人脸上疤痕累累，丑陋可怖，正是那个苦头陀。他一惊更甚，从床中一跃而起，只见苦头陀的脸仍是呆呆望着自己，却无出手相害之意。张无忌叫道："杨左使！韦蝠王！"杨韦二人在邻室齐声相应。

他心中一宽，却见苦头陀的脸已从窗边隐去，忙纵身出窗，见苦头陀从大门中匆匆出去。这时杨韦二人也已赶到，见此外并无敌人，三人发足向苦头陀追去。苦头陀等在街角，眼见三人走来，立即转身向北，脚步甚大，却非奔跑。三人打个手势，当即跟随其后。

此时天方黎明，街上行人稀少，不多时便出了北门。苦头陀继续前行，折向小路，又走了七八里，来到一处乱石冈上，这才停步转身，向杨逍和韦一笑摆了摆手，要他二人退开，随即抱拳向张无忌行礼。

张无忌还了一礼，心下寻思："这头陀带我们来到此处，不知有何用意？这里四下无人，若是动武，他以一敌三，显是十分不利，瞧他情状，似乎不含敌意。"盘算未定，苦头陀荷荷一声，双爪齐到，扑了上来。他左手虎爪，右手龙爪，十指成钩，攻势极是猛恶。

张无忌左掌挥出，化开了一招，说道："上人意欲如何？

请先表明尊意，再行动手不迟。"苦头陀毫不理会，竟似没听见他说话一般，只见他左手自虎爪变成鹰爪，右手却自龙爪变成虎爪，一攻左肩，一取右腹，出手狠辣之至。张无忌道："当真非打不可吗？"苦头陀鹰爪变狮掌，虎爪变鹤嘴，一击一啄，招式又变，三招之间，双手变了六般姿式。

张无忌不敢怠慢，当下施展太极拳法，身形犹如行云流水，便在乱石冈上跟他斗了起来。但觉这苦头陀的招数甚是繁复，有时大开大阖，门户正大，但倏然之间，又是诡秘古怪，全是邪派武功，显是正邪兼修，渊博无比。张无忌只是用太极拳跟他拆招。斗到七八十招时，苦头陀呼的一拳，中宫直攻。张无忌一招"如封似闭"，将他拳力封住，跟着一招"单鞭"，左掌已拍在他背上，只是这一掌没发内力，手掌一沾即离。

苦头陀知他手下留情，向后跃开，斜眼向张无忌望了半晌，突然向杨逍做个手势，要借他腰间长剑一用。杨逍解下剑绦，连着剑鞘双手托住，送到苦头陀面前。张无忌暗暗奇怪："怎地杨左使将兵刃借了给敌人？"

苦头陀拔剑出鞘，打个手势，叫张无忌向韦一笑借剑。张无忌摇摇头，接过他左手拿着的剑鞘，使招"请手"，便以剑鞘当剑，左手捏了剑诀，剑鞘横在身前。苦头陀刷的一剑，斜刺而至。张无忌见过他教导赵敏学剑，知他剑术极是高明，当即施展这数月中在武当山上精研的太极剑法凝神接战。但见对手剑招忽快忽慢，处处暗藏机锋，但张无忌一加拆解，他立即撤回，另使新招，几乎没一招是使得到底了的。张无忌心下赞叹："若在半年前遇到此人，剑法上我不是他敌手。比之那八臂神剑方东白，这苦头陀又高上一筹了。"

他起了爱才之念，不愿在招数上明着取胜。眼见苦头陀长剑挥舞，使出"乱披风"势来，白刃映日，有如万道金蛇乱钻乱窜，他看得分明，蓦地里倒过剑鞘，刷的一声，剑鞘已套上了剑刃，双手环抱一搭，轻轻扣住苦头陀双手手腕，微微一笑，纵身后跃。这时他手上只须略加使劲，便已将长剑夺过。这一招夺剑之法险是险到了极处，巧也巧到了极处。

他纵身后跃，尚未落地，苦头陀已抛下长剑，呼的一掌拍到。张无忌听到风声，知道这一掌真力充沛，非同小可，有意试一试他的内力，右掌回转，硬碰硬的接了他这掌，左足这才着地。霎时之间，苦头陀掌上真力源源催至。张无忌运起乾坤大挪移心法中第七层功夫，将他掌力渐渐积蓄，突然间大喝一声，反震出去，便如一座大湖在山洪爆发时储满了洪水，猛地里湖堤崩决，洪水急冲而出，将苦头陀送来的掌力尽数倒回。这是将对方十余掌的力道归并成为一掌拍出，世上原无如此大力。若头陀倘若受实了，势须立时腕骨、臂骨、肩骨、肋骨一齐折断，连血也喷不出来，当场成为一团血肉模糊，死得惨不可言。

此时双掌相粘，苦头陀万难闪避。张无忌左手抓住他胸口往上一抛，苦头陀一个庞大的身躯向上飞起，砰的一声巨响，乱石横飞，这一掌威力无俦的掌力，尽数打在乱石堆里。

杨逍和韦一笑在旁看到这等声势，齐声惊呼出来。他二人只道苦头陀和教主比拚内力，至少也得一盏茶时分方能分出高下，哪料到片刻之间，便到了决生死的关头。二人心中虽有话说，却已不及言讲，待见苦头陀平安无恙的落下，手心中都已捏了一把冷汗。

苦头陀双足一着地，登时双手作火焰飞腾之状，放在胸口，躬身向张无忌拜了下去，说道："小人光明右使范遥，参见教主。敬谢教主不杀之恩。小人无礼冒犯，还请恕罪。"他十多年来从不开口，说起话来声调已颇不自然。

张无忌又惊又喜，这哑巴苦头陀不但开了口，而且更是本教的光明右使，这一着大非始料所及，忙伸手扶起，说道："原来是本教范右使，实是不胜之喜，自家人不须多礼。"

杨逍和韦一笑跟他到乱石冈来之时，早已料到了三分，只是范遥的面貌变化实在太大，不敢便即相认，待得见他施展武功，更猜到了七八分，这时听他自报姓名，两人抢上前来，紧紧握住了他手。杨逍向他脸上凝望半晌，潸然泪下，说道："范兄弟，做哥哥的想得你好苦。"范遥抱住杨逍身子，说道："大哥，多谢明尊佑护，赐下教主这等能人，你我兄弟终有重会之日。"杨逍道："兄弟怎地变成这等模样？"

范遥道："我若非自毁容貌，怎瞒得过混元霹雳手成昆那奸贼？"

三人一听，才知他是故意毁容，混入敌人身边卧底。杨逍更是伤感，说道："兄弟，这可苦了你了。"杨逍、范遥当年江湖上人称"逍遥二仙"，都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范遥竟然将自己伤残得如此丑陋不堪，其苦心孤诣，实非常人所能为。韦一笑向来和范遥不睦，但这时也不由得深为所感，拜了下去，说道："范右使，韦一笑到今日才真正服了你。"范遥跪下还拜，笑道："韦蝠王轻功独步天下，神妙更胜当年，苦头陀昨晚大开眼界。"

杨逍四下一望，说道："此处离城不远，敌人耳目众多，咱们到前面山坳中说话。"四人奔出十余里，到了一个小冈之后，该处一望数里，不愁有人隐伏偷听，但从远处却瞧不见冈后的情景。四人坐地，说起别来情由。

当年阳顶天突然间不知所踪，明教众高手为争教主之位，互不相下，以致四分五裂。范遥却认定教主并未逝世，独行江湖，寻访他的下落，忽忽数年，没发现丝毫踪迹，后来想到或许是为丐帮所害，暗中捉了好些丐帮的重要人物拷打逼问，仍是查不出半点端倪，倒害死了不少丐帮的无辜帮众。后来听到明教诸人纷争，闹得更加厉害，更有人正在到处寻他，要以他为号召。范遥无意去争教主，亦不愿卷入旋涡，便远远的躲开，又怕给教中兄弟撞到，于是装上长须，扮作个老年书生，到处漫游，倒也逍遥自在。

有一日他在大都闹市上见到一人，认得是阳教主夫人的师兄成昆，不禁暗暗吃惊。这时武林中早已到处轰传，不少好手为人所杀，墙上总是留下了"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昆也"的字样。他想查明此事真相，又想向成昆探询阳教主的下落，于是远远的跟着。只见成昆走上一座酒楼，酒楼上有两个老者等着，便是玄冥二老。范遥知道成昆武功高强，便远远坐着假装喝酒，隐隐约约只听到三言两语，但"须当毁了光明顶"这七个字却听得清清楚楚。范遥听得本教有难，不能袖手不理，当下暗中跟随，眼见三人走进了汝阳王府中。后来更查到玄冥二老是汝阳王手下武士中的顶儿尖儿人物。

汝阳王察罕特穆尔官居太尉，执掌天下兵马大权，智勇双全，是朝廷中的第一位能人，江淮义军起事，均被他遣兵扑灭。义军屡起屡败，皆因察罕特穆尔统兵有方之故。张无忌等久闻其名，这时听到鹿杖客等乃是他的手下，虽不惊讶，却也为之一怔。

杨逍问道："那么那个赵姑娘是谁？"

范遥道："大哥不妨猜上一猜。"杨逍道："莫非是察罕特穆尔的女儿？"范遥拍手道："不错，一猜便中。这汝阳王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做库库特穆尔，女儿便是这位姑娘了，她的蒙古名叫作甚么敏敏特穆尔。库库特穆尔是汝阳王世子，将来是要袭王爵的。那位姑娘的封号是绍敏郡主。这两个孩子都生性好武，倒也学了一身好武功。两人又爱作汉人打扮，说汉人的话，各自取了一个汉名，男的叫做王保保，女的便叫赵敏，'赵敏'二字，是从她的封号'绍敏郡主'而来。"韦一笑道："这兄妹二人倒也古怪，一个姓王，一个姓赵，倘若是咱们汉人，那可笑煞人了。"范遥道："其实他们都姓特穆尔，却把名字放在前面，这是番邦蛮俗。那汝阳王察罕特穆尔也有汉姓的，却是姓李。"说到这里，四人一齐大笑。（按：《新元史》第二百二十卷《察罕帖木儿传》："察罕帖木儿曾祖阔阔台，祖乃蛮台，父阿鲁温，遂家河南，为颖州沈丘人，改姓李氏。"库库特穆尔虽为世子，实为察罕特穆尔的外甥。此等小节，小说中不必细辨。）

杨逍道："这赵姑娘的容貌模样，活脱是个汉人美女，可是只须一瞧她行事，那番邦女子的凶蛮野性，立时便显露了出来。"

张无忌直到此刻，方知赵敏的来历，虽料想她必是朝廷贵人，却没料到竟是天下兵马大元帅汝阳王的郡主。和她交手数次，每次都是多多少少的落了下风，虽然她武功不及自己，但心思机敏、奇变百出，实不是她的敌手。

范遥接着说道："属下暗中继续探听，得知汝阳王决意剿灭江湖上的门派帮会。他采纳了成昆的计谋，第一步便想除灭本教。我仔细思量，本教内部纷争不休，外敌却如此之强，灭亡的大祸已迫在眉睫，要图挽救，只有混入王府，查知汝阳王的谋划，那时再相机解救。除此之外，实在别无良策。只是我好生奇怪，成昆既是阳教主夫人的师兄，又是谢狮王的师父，却何以如此狠毒的跟本教作对。其中原由，说甚么也想不出来，料想他必是贪图富贵，要灭了本教，为朝廷立功。

本教兄弟识得成昆的不多，我以前却曾和他朝过相，他是认得我的，要使我所图不致泄露，只有想法子杀了此人。"韦一笑道："正该如

此。”

范遥道：“可是此人实在狡猾，武功又强，我接连暗算了他三次，都没成功。第三次虽然刺中了他一剑，我却也被他劈了一掌，好容易才得脱逃，不致露了形迹，但却已身受重伤，养了年余才好。这时汝阳王府中图谋更急，我想若是乔装改扮，只能瞒得一时，我当年和杨兄齐名，江湖上知道‘逍遥二仙’的人着实不少，日子久了，必定露出马脚，于是一咬牙便毁了自己容貌，扮作个带发头陀，更用药物染了头发，投到了西域花剌子模国去。”

韦一笑奇道：“到花剌子模？万里迢迢的，跟这事又有甚么相干？”范遥一笑，正待回答，杨逍拍手道：“此计大妙。韦兄，范兄弟到了花剌子模，找个机缘一显身手，那边的蒙古王公必定收录。汝阳王正在招聘四方武士，花剌子模的王公为了讨好汝阳王，定然会送他到王府效力。这么一来，范兄弟成了西域花剌子模国进献的色目武士，他容貌已变，又不开口，成昆便有天大本事，也认他不出了。”

韦一笑长声一叹，说道：“阳教主派逍遥二仙排名在四大法王之上，确是目光如炬。这等计谋，甚么鹰王、蝠王，都是想不出来的。”

范遥道：“韦兄，你赞得我也够了。果如杨左使所料，我在花剌子模杀狮毙虎，颇立威名，当地王公便送我到汝阳王府中。但那成昆其时已不在王府，不知去了何方。”

杨逍当下略述成昆何以和明教结仇、如何偷袭光明顶、如何奸谋为张无忌所破、如何与殷野王比拚掌力而死的经过。

范遥听罢，呆了半晌，才知中间原来有这许多曲折，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对张无忌道：“教主，有一件事属下向你领罪。”张无忌道：“范右使何必过谦。”

范遥道：“属下到了汝阳王府，为了坚王爷之信，在大都闹市之中，亲手格毙了本教三名香主，显得本人和明教早就结下深仇。”

张无忌默然，心想：“残杀本教兄弟，乃本教五大禁忌之一，因此杨左使、四法王、五行旗等争夺教主之位，尽管相斗甚烈，却从来不伤本教兄弟的性命。范右使此罪实在不轻，但他主旨是为了护教，非因私仇，按理又不能加罪于他。”说道：“范右使出于护教苦心，本人不便深责。”范遥躬身道：“谢教主恕罪。”张无忌暗想：“这位范右使行事之辣手，世所罕有。他能在自己脸上砍上十七八刀，那么杀几个教中无辜的香主，自也不在他的意下。明教被人称作邪教魔教，其来有自，不知将来如何方得改了这些邪气魔气？”

范遥见张无忌口中虽说“不便深责”，脸上却有不豫之色，一伸手，拔出杨逍腰间长剑，左手一挥，已割下了右手两根手指。张无忌大吃一惊，挟手抢过他的长剑，说道：“范右使，你……你……这是为何？”范遥道：“残杀本教无辜兄弟，乃是重罪。范遥大事未了，不能自尽。先断两指，日后再断项上这颗人头。”

张无忌道：“本人已恕了范右使的过失，何苦再又如此？

身当大事之际，唯须从权。范右使，此事不必再提。”忙取出金创药，替他敷了伤处，撕下自己衣襟，给他包扎好了，心知此人性烈，别说言语中得罪不得，脸色上也不能使他有半分难堪。他说得出做得到，恐怕日后真的会自刎谢罪，想到他为本教受了这等重大的折磨，心中大是感动，突然跪倒，说道：“范右使，你有大功于本教，受我一拜，你再残害自身，那便是说我无德无能，不配当此教主大任。你再自刺一剑，我便自刺两剑，我年幼识浅，不明事理，原是分不出好歹。”

范遥、杨逍、韦一笑见教主跪倒，急忙一起拜伏在地。

杨逍垂泪道：“范兄弟，你休得再是如此。本教兴衰全系教主一人。教主令旨，你可千万不能违背。”范遥拜道：“属下今日比剑试掌，对教主已是死心塌地的拜服。苦头陀性情乖张，还请教主原宥。”张无忌双手扶他起身。经此一事，两人相互知心，再无隔阂。

范遥当下再陈述投入汝阳王府后所见所闻。

那汝阳王察罕特穆尔实有经国用兵的大才，虽握兵权，朝政却被奸相把持，加之当今皇帝昏庸无道，弄得天下大乱，民心沸腾，全仗汝阳王东征西讨，击溃义军无数。可是此灭彼起，岁无宁日，汝阳王忙于调兵遣将，将扑灭江湖上教派帮会之事，暂且搁在一边。

数年之后，他一子一女长大，世子库库特穆尔随父带兵，女儿敏敏特穆尔竟然统率蒙汉西域的武士番僧，向门派帮会大举进击。成昆暗中助她策划，乘着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之际，由赵敏带同大批高手，企图乘机收渔人之利，将明教和六大派一鼓剿灭。绿柳庄中下毒等等情由，便是因此而起。只是当时范遥奉命保护汝阳王，西域之行没能参与，是以直到后来方始得知。范遥说道，他虽在汝阳王府中毫不露形迹，但他来自西域，赵敏便不让他参与西域之役，说不定这也是成昆出的主意。

赵敏以西域番僧所献的毒药“十香软筋散”，暗中下在从光明顶归来的六大派高手的饮食之中。那“十香软筋散”无色无香，混在菜肴之中，又有谁能辩得出？这毒药的药性一发作，登时全身筋骨酸软，过得数日后，虽能行动如常，内力却已半点发挥不出，因此六大派远征光明顶的众高手在一月之内，一一分别被擒。只是在对少林派空性所率的第三拨人下毒时给撞破了，真刀真枪的动起手来。空性为阿三所杀，余人不敌玄冥二老、神箭八雄，以及阿大、阿二、阿三等人，死了十多人后，尽数遭擒。

此后便去进袭六大派的根本之地，第一个便挑中了少林派。少林寺防卫严密，要想混入寺中下毒，可大大不易，不比行旅之间，须在市镇客店中借宿打尖，下毒轻而易举。既不能下毒，便即恃众强攻。

范遥说道：“郡主要对少林寺下手，生怕人手不足，又从大都调了一批人去相助，那便由我率领，正好赶上了围擒少林群僧之役。少林派向来对本教无礼，让他们多吃些苦头，正是人心大快。就算将少林派的臭和尚们一起都杀光了，苦头陀也不皱一皱眉头。教主，你又要不以为然了，哈哈！”

杨逍插口道：“兄弟，那些罗汉像转过了身子，是你做的手脚了？”范遥笑道：“我见郡主叫人在罗汉像背上刻下了那十六个字，意图嫁祸本教，我后来便又悄悄回去，将罗汉像推转。大哥，你们倒真心细，这件事还是叫你们瞧了出来。那时候你可想得到是兄弟么？”杨逍道：“我们推敲起来，对头之中，似有一位高手在暗中维护本教，可哪能想得到竟是我的老搭档好兄弟！”四人尽皆大笑。

杨逍随即向范遥简略说明，明教决和六大派捐弃前嫌，共抗蒙古，因此定须将众高手救了出来。

范遥道：“敌众我寡，单凭我们四人，难以办成此事，须当寻得十香软筋散的解药，给那一干臭和尚、臭尼姑、牛鼻子们服了，待他们回复内力，一哄冲出，攻鞑子们一个措手不及，然后一齐逃出大都。”明教向来和少林、武当等名门正派是对头冤家，他言语之中对六大门派众高手毫不客气。杨逍向他连使眼色，范遥绝不理会。张无忌对这些小节却不以为意，拍手说道：“范右使之言不错，只不知如何能取得十香软筋散的解药？”

范遥道：“我从不开口，因此郡主虽对我颇加礼敬，却向来不跟我商量甚么要紧事。只有她一个人自言自语，对方却不答一句话，那岂不扫兴？加之我来自西域小国，她亦不能将我当作心腹，因此那十香软筋散的解药是甚么，我却无法知道。不过我知此事牵涉重大，暗中早就留上了心。如我所料不错，那么这毒药和解药是由玄冥二老分掌，一个管毒药，一个管解药，而且经常轮流掌管。”

杨逍叹道：“这位郡主娘娘心计之工，寻常须眉男子也及她不上。难道她对玄冥二老也不放心么？”范遥道：“一来当是不放心，二来也是更加稳当。好比咱们此刻想偷盗解药，就不知是找鹿杖客好呢，还是找鹤笔翁好。而且，听说毒药和解药气味颜色全然一般无异，若非掌药之人知晓，旁人去偷解药，说不定反而偷了毒药。那十香软筋散另有一般厉害处，中了此毒后，筋萎骨软，自是不在话下，倘若第二次再服毒药，就算只有一点儿粉末，也是立时血逆气绝，无药可救。”

韦一笑伸了伸舌头，说道：“如此说来，解药是万万不能偷错的。”范遥道：“话虽如此，却也不打紧。咱们只管把玄冥二老身上的药偷来，找一个华山派、崆峒派的小角色来试上一试，哪一种药整死了他，便是毒药了，这还不方便么？”

张无忌知他邪性甚重，不把旁人的性命放在心上，只笑了笑，说道：“那可不好。说不定咱们辛辛苦苦偷来的两种都是毒药。”

杨逍一拍大腿，说道：“教主此言有理。咱们昨晚这么一闹，或许把郡主吓怕了，竟把解药收在自己身边。依我说，咱们须得先行查明解药由何人掌管，然后再计议行事。”他沉吟片刻，说道：“兄弟，那玄冥二老生平最喜欢的是甚么调调儿？”

范遥笑道："鹿好色，鹤好酒，还能有甚么好东西了？"杨逍问张无忌道："教主，可有甚么药物，能使人筋骨酸软，便好似中了十香软筋散一般？"张无忌想了一想，笑道："要使人全身乏力，昏昏欲睡，那并不难，只是用在高手身上，不到半个时辰，药力便消，要像十香软筋散那么厉害，可没有法子。"

杨逍笑道："有半个时辰，那也够了。属下倒有一计在此，只不知是否管用，要请教主斟酌。虽说是计，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笑。范兄弟设法去邀鹤笔翁喝酒，酒中下了教主所调的药物。范兄弟先行闹将起来，说是中了鹤笔翁的十香软筋散，那时解药在何人身上，当可查知，乘机便即夺药救人。"

张无忌道："此计是否可行，要瞧那鹤笔翁的性子如何而定，范右使你看怎样？"

范遥将此事从头至尾虚拟想象一遍，觉得这条计策虽然简易，倒也没有破绽，说道："我想杨大哥之计可行。鹤笔翁性子狠辣，却不及鹿杖客阴毒多智，只须解药在鹤笔翁身上，我武功虽不及他，当能对付得了。"杨逍道："要是在鹿杖客身上呢？"

范遥皱眉道："那便棘手得多。"他站起身来，在山冈旁走来走去，隔了良久，双手一拍，道："只有这样，那鹿杖客精明过人，若要骗他，多半会给他识破机关，只有抓住了他亏心之事，硬碰硬的威吓，他权衡轻重，就此屈从也未可知。

当然，这般蛮干说不定会砸锅，冒险不小，可是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善策。"

杨逍道："这老儿有甚么亏心事？他人老心不老，有甚么把柄落在兄弟的手上么？"范遥道："今年春天，汝阳王纳妾，邀我们几个人在花厅便宴。汝阳王夸耀他新妾美貌，命新娘娘出来敬酒，我见鹿杖客一双贼眼骨溜溜的乱转，咽了几口馋涎，委实大为心动。"韦一笑道："后来怎样？"范遥道："后来也没怎样，那是王爷的爱妾，他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打甚么歹主意。"韦一笑道："眼珠转几转，可不能说是甚么亏心事啊？"

范遥道："不是亏心事，可以将他做成亏心事。此事要偏劳韦兄了，你施展轻功，去将汝阳王的爱姬劫来，放在鹿杖客的床上。这老儿十之七八，定会按捺不住，就此胡天胡帝一番。就算他真能临崖勒马，我也会闯进房去，教他百口莫辩，水洗不得乾净，只好乖乖的将解药双手奉上。"

杨逍和韦一笑同时拍手笑道："这个栽赃的法儿大是高明。凭他鹿杖客奸似鬼，也要闹个灰头土脸。"

张无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想自己所率领的这批邪魔外道，行事之奸诈阴毒，和赵敏手下那批人物并无甚么不同，只是一者为善，一者为恶，这中间就大有区别，以阴毒的法儿去对付阴毒之人，可说是以毒攻毒。他想到这里，便即释然，微笑道："只可惜累了汝阳王的爱姬。"范遥笑道："我早些闯进房去。不让鹿杖客占了便宜，也就是了。"

当下四人详细商议，夺得解药之后，由范遥送入高塔，分给少林、武当各派高手服下。张无忌和韦一笑则在外接应，一见范遥在万安寺中放起烟火，便即在寺外四处民房放火，群侠便可乘乱逃出。杨逍事先买定马匹、备就车辆，候在西门外，群侠出城后分乘车马，到昌平会合。张无忌于焚烧民房一节，觉得未免累及无辜。杨逍道："教主，世事往往难以全。

咱们救出六大派群侠，日后如能驱走鞑子，那是为天下千万苍生造福，今日害得几百家人家，那也说不得了。"

四人计议已定，分头入城干事。杨逍去购卖坐骑，雇定车辆。张无忌配了一服麻药，为了掩饰药性，另行加上了三味香料，和在酒中之后，入口更醇美馥郁。韦一笑却到市上买了一个大布袋，只等天黑，便支汝阳王府夜劫王姬。

范遥和玄冥二老等为了看守大派高手，都就近住在万安寺。赵敏则仍住王府，只有晚间要学练武艺，才乘车来寺。范遥拿了麻药回到万安寺中，想起二十余年来明教四分五裂，今日中兴有望，也不枉自己吃了这许多苦头，心下甚是欣慰。张无忌武功既高，为人又极仁义，实令人好生心服，只是不够心狠手辣，有些婆婆妈妈之气，未免美中不足。

他住在西厢，玄冥二老则住在后院的宝相精舍。他平时为了忌惮二人了得，生恐露出马脚，极少和他二人交接，因此双方居室也是离得远远地，这时想邀鹤笔翁饮酒，如何不着形迹，倒非易事。

眼望后院，只见夕阳西斜，那十三级宝塔下半截已照不到太阳，塔顶琉璃瓦上的日光也渐渐淡了下去，他一时不得主意，负着双手，慢慢踱步别后院中去，突然之间，一股肉香从宝相精舍对面的一间厢房中透出，那是神箭八雄中孙三毁和李四摧二人所在。

范遥心念一动，走到厢房之前，伸手推开房门，肉香扑鼻冲到。只见李四摧蹲在地下，对着一个红泥火炉不住搧火，火炉上放着一只大瓦罐，炭火烧得正旺，肉香阵阵从瓦罐中喷出。孙三毁则在摆设碗筷，显然哥儿俩要大快朵颐。

两人见苦头陀推门进来，微微一怔，见他神色木然，不禁暗暗叫苦。两人适才在街上打了一头大黄狗，割了四条狗腿，悄悄在房中烹煮。万安寺是和尚庙，在庙中烹狗而食，实在不妙，旁人见到那也罢了，这苦头陀却是佛门子弟，莫要惹得他生起气来，打上一顿，苦头陀武功甚高，哥儿俩万万不是对手，何况是自己做错了事，给他打了也是活该；心下正自惴惴，只见他走到火炉边，揭开罐盖，瞧了一瞧，深深吸一口气，似乎说："好香，好香！"突然间伸手入罐，也不理汤水煮得正滚，捞起一块狗肉，张口便咬，大嚼起来，片刻间将一块狗肉吃得乾乾净净，舐唇嗒舌，似觉美味无穷。孙李二人大喜，忙道："苦大师请坐，请坐！难得你老人家爱吃狗肉。"

苦头陀却不就坐，又从瓦罐中抓起一块狗肉，蹲在火炉边便大嚼起来，孙三毁要讨好他，篩了一碗酒送到他面前。苦头陀端起酒碗，喝了一口，突然都吐在地上。左手在自己鼻子下搧了几下，意思说此酒太劣，难以入口，大踏步走出房去。

孙李二人见他气愤愤的出去，又担心起来，但不久便见他手中提了一个大酒葫芦进来，登时大喜，说道："对！对！

我们的酒原非上品，苦大师既有美酒，那是再好不过了。"两人端凳摆碗，恭请苦头陀坐在上首，将狗肉满满的盛了一盘，放在他面前。苦头陀武功极高，在赵敏手下实是第一流的人物，平时神箭八雄是万万巴结不上的，今日能请他吃一顿狗肉，说不定他老人家心里一喜欢，传授一两手绝招，那就终身受用不尽了。

苦头陀拔开葫芦上的木塞，倒了三碗酒。那酒色作金黄，稠稠的犹如稀蜜一般，一倒出来便清香扑鼻。孙李二人齐声喝采："好酒！好酒！"

范遥寻思："不知玄冥二老在不在家，倘若外出未归，这番做作可都白耗了。"他拿起酒碗，放在火炉上的小罐中烫热，其时狗肉煮得正滚，热气一逼，酒香更加浓了。孙李二人馋涎欲滴，端起冷酒待喝，苦头陀打手势阻止，命二人烫热了再饮。三个人轮流烫酒，那酒香直送出去，鹤笔翁不在庙中便罢，否则便是隔着数进院子也会闻香赶到。

果然对面宝相精舍板门呀的一声打开，只听鹤笔翁叫道："好酒，好酒，嘿嘿！"他老实不客气，跨过天井，推门便进，只见苦头陀和孙李二人围着火炉饮酒吃肉，兴会淋漓。鹤笔翁一怔，笑道："苦大师，你也爱这个调调儿啊，想不到咱们倒是同道中人。"

孙李二人忙站起身来，说道："鹤公公，快请喝几碗，这是苦大师的美酒，等闲难以喝到。"

鹤笔翁坐在苦头陀对面，两人喧宾夺主，大吃大喝起来，将孙李二人倒成了端肉、斟酒的厮役一般。

四人兴高采烈的吃了半晌，都已有了六七分酒意，范遥心想："可以下手了。"自己满满斟了一碗酒后，顺手将葫芦横放了。原来他挖空了酒葫芦的木塞，将张无忌所配的药粉藏在其中，木塞外包了两层布。葫芦直置之时，药粉不致落下，四人喝的都是寻常美酒，葫芦一打横，那酒透过布层，浸润药末，一葫芦的酒都成了毒酒。葫芦之底本圆，横放直置，谁也不会留意，何况四人已饮了好半天，醺醺微醉，只感十分舒畅。

范遥见鹤笔翁将面前的一碗酒喝乾了，便拔下木塞，将酒葫芦递了给他。鹤笔翁自己斟了一碗，顺手替孙李两人都加满了，见苦头陀碗中酒满将溢，便没给他斟。四个人举碗齐口，骨嘟骨嘟的都喝了下去。

除了范遥之外，三人喝的都是毒酒。孙李二人内力不深，毒酒一入肚，片刻间便觉手酸脚软，浑身不得劲儿。孙三毁低声道："四弟，我肚中有点不对。"李四摧也道："我……我……像是中了毒。"此时鹤笔翁也觉到了，一运气，内力竟然提不上来，不由得脸色大变。

范遥站起来，满脸怒气，一把抓住鹤笔翁胸口，口中荷荷而呼，只是说不出话。孙三毁惊道："苦大师，怎么啦？"范遥手指蘸了点酒，在桌上写了"十香软筋散"五字。

孙李二人均知十香软筋散是由玄冥二老掌管，眼前情形，确是苦头陀和哥儿俩都中了此药之毒。两人相互使个眼色，躬身向鹤笔翁道："鹤公公，我兄弟可没敢冒犯你老人家，请你老人家高抬贵手。"他二人料定鹤笔翁所要对付的只是苦头陀，他们二人只不过适逢其会、遭受池鱼之殃而已，鹤笔翁要对付他二人，也不必用甚么毒药。

鹤笔翁诧异万分，十香软筋散这个月由自己掌管，明明是藏在左手所使的一枝鹤嘴笔中，这两件兵刃，从不离身一步，要说有人从自己身边偷了毒药出去，那是决计不能，可是稍一运气，半点使不出力道，确是中了十香软筋散之毒无疑。其实张无忌所调制的麻药虽然药力颇强，比之十香软筋散却大大不如，服食后所觉异状也是全不相同，但鹤笔翁平素只听惯了十香软筋散令人真力涣散的话，到底不曾亲自服过，因此两种药物虽然差异甚大，他终究无法辨别。眼见苦头陀又是慌张，又是恼怒，孙李二人更在旁不住口的哀告，哪里还有半点疑惑，说道："苦大师不须恼怒，咱们是相好兄弟，在下岂能有加害之意？我也中了此毒，浑身不得劲儿，只不知是何人在暗中捣鬼，当真奇了。"

范遥又蘸酒水，在桌上写了"快取解药"四字。鹤笔翁点点头，道："不错。咱们先服解药，再去跟那暗中捣鬼的奸贼算帐。解药在鹿师哥身边，苦大师请和我同去。"

范遥心下暗喜，想不到杨逍这计策十分管用，轻轻易易的便将解药所在探了出来。他伸左手握住鹤笔翁的右腕，故意装得脚步蹒跚，跨过院子，一齐走向宝相精舍。鹤笔翁见了他这等支持不住的神态，心中一喜："这苦头陀武功的底子是极高的，只是一直没机会跟我师兄弟俩较量个高下，瞧他中毒后这等慌乱失措，只怕内力是远远不如我们了。"

两人走到精舍门前，靠南一间厢房是鹤笔翁所住，鹿杖客则住在靠北的厢房中，只见北厢房房门牢牢紧闭。鹤笔翁叫道："师哥在家吗？"只听得鹿杖客在房内应了一声。鹤笔翁伸手推门，那门却在里边闩着。他叫道："师哥，快开门，有要紧事。"鹿杖客道："甚么要紧事？我正在练功，你别来打扰成不成？"

鹤笔翁的武功和鹿杖客出自一师所授，原是不分轩轾，但鹿杖客一来是师兄居长，二来智谋远胜，因此鹤笔翁对他向来尊敬，听他口气中颇有不悦之意，便不敢再叫。

范遥心想这当口不能多所耽搁，倘若麻药的药力消了，把戏立时拆穿，当下不理三七二十一，右肩在门上一撞，门闩断折，板门飞开，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尖声叫了出来。

鹿杖客站在床前，听得破门之声，当即回头过来，一脸孔惊惶和尴尬之色。范遥见床上横卧着一个女子，全身裹在一张薄被之中，只露出了个头，薄被外有绳索绑着，犹如一个铺盖卷儿。那女子一头长发披在被外，皮肤白腻，容貌极是艳丽，认得正是汝阳王新纳的爱姬韩氏，暗道："韦蝠王果然好本事，孤身出入王府，将韩姬手到擒来。"

实则汝阳王府虽然警卫森严，但众武士所护卫的也只是王爷、世子和郡主三人，汝阳王姬妾甚众，谁也没想到有人会去绑架他的姬人，何况韦一笑来去如电，机警灵变，一进府便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韩姬架了来。倒是如何放在鹿杖客房中，反而为难得多，他候了半日，好容易等到鹿杖客出房如厕，这才闪身入房，将韩姬放在他床上，随即悄然远去。

鹿杖客回到房中，见有个女子横卧在床，立即纵身上屋，四下察看，其时韦一笑早已去得远了，除了孙李二人房中传出阵阵轰饮之声，更无他异。鹿杖客情知此事古怪，当下不动声色的回到房中，看那个女子时，更是目瞪口呆。那日王爷纳姬，设便宴款待数名有体面的高手，那韩姬敬酒时盈盈一笑，鹿杖客年事虽高，竟也不禁色授魂与。他好色贪淫，一生所摧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那日见了韩姬的美色，归来后深自叹息，如何不早日见此丽人，若在王爷迎娶之前落入他眼中，自是逃不过他的手掌，后来想念了几次，不久另有新欢，也便将她淡忘了。不意此刻这韩姬竟会从天而降，在他床上出现。

他惊喜交集，略一思索，便猜到定是他大弟子乌旺阿普猜到了为师的心意，偷偷去将韩姬劫了出来。只见她裹在一张薄被之中，头颈中肌肤胜雪，隐约可见赤裸的肩膀，似乎身上未穿衣服，他怦然心动，悄声问她如何来此。连问数声，韩姬始终不答。鹿杖客这才想到她已被人点了穴道，正要伸手去解穴，突然鹤笔翁等到了门外，跟着房门又被苦头陀撞开。

这一下变生不意，鹿杖客自是狼狈万分，要待遮掩，已然不及。他心念一转，料定是王爷发现爱姬被劫，派苦头陀来捉拿自己，事已至此，只有走为上着，右手刷的一声，抽了鹿角杖在手，左臂已将韩姬抱起，便要破窗而出。

鹤笔翁惊道："师哥，快取解药来。"鹿杖客道："甚么？"

鹤笔翁道："小弟和苦大师，不知如何竟中了十香软筋散之毒。"鹿杖客道："你说甚么？"鹤笔翁又说了一遍。鹿杖客奇道："十香软筋散不是归你掌管么？"鹤笔翁道："小弟便是莫名其妙，我们四个人好端端的喝酒吃肉，突然之间，一齐都中了毒。鹿师哥，快取解药给我们服下要紧。"

鹿杖客听到这里，惊魂始定，将韩姬放回床中，令她脸朝里床。鹤笔翁素知这位师兄风流成性，在他房中出现女子，那是司空见惯，丝毫不以为奇，何况鹤笔翁中毒之后惊惶诧异，全没留意去瞧那女子是谁。即在平时，他也认不出来。那日在王爷筵席之上，韩姬出来敬酒，一拜即退，鹤笔翁全神贯注的只是喝酒，哪去管她这个珠环翠绕的女子是美是丑？

鹿杖客说道："苦大师请到鹤兄弟房中稍息，在下即取解药过来。"一面说，一面便伸手将两人轻轻推出房去。这一推之下，鹤笔翁身子一晃，险些摔倒。范遥也是一个踉跄，装作内力全失的模样，可是他内力深厚，受到外力时自然而然的生出反应抗御。鹿杖客一推之下，立时发觉师弟确是内力全失，苦头陀却是假装。他深恐有误，再用力一推，鹤笔翁和苦头陀又都向外一跌，但同是一跌，一个下盘虚浮，另一个却是既稳且实。

鹿杖客不动声色，笑道："苦大师，当真得罪了。"说着便伸手去扶，着手之处，却是苦头陀手腕的"会宗"和"外关"两穴。范遥见他如此出手，已知机关败露，左手一挥，登时使重手法打中了鹤笔翁后心的"魂门穴"，使他一时三刻之间，全身软瘫，动弹不得。两大高手中去了一个，单打独斗，他便不惧鹿杖客一人，当即嘿嘿冷笑，说道："你要命不要，连王爷的爱姬也敢偷？"

他这一开口说话，玄冥二老登时惊得呆了，他们和苦头陀相识已有十五六年，从未听他说过一言半语，只道他是天生的哑巴。鹿杖客虽已知他不怀好意，却也绝未想到此人居然能够说话，立时想到，他既如此处心积虑的作伪，则自己处境之险，更无可疑，当下说道："原来苦大师并非真哑，十年余来苦心相瞒，意欲何为？"

范遥道："王爷知你心谋不轨，命我装作哑巴，就近监视察看。"这句话中其实破绽甚多，但此时韩姬在床，鹿杖客心怀鬼胎，不由得不信，兼之汝阳王对臣下善弄手腕，他也知之甚稔。范遥此言一出，鹿杖客登时软了，说道："王爷命你来拿我么？嘿嘿，谅你苦大师武艺虽高，未必能叫我鹿杖客束手就擒。"说着一摆鹿杖，便待动手。

范遥笑了笑，说道："鹿先生，苦头陀的武功就算及不上你，也差不了太多。你要打败我，只怕不是一两百招之内能够办到。你胜我三招两式不难，但想既挟韩姬，又救师弟，你鹿杖客未必有这个能耐。"

鹿杖客向师弟瞥了一眼，知道苦头陀之言倒非虚语。他师兄弟二人自幼同门学艺，从壮到老，数十年来没分离过一天。两人都无妻子儿女，可说是相依为命，要他撇下师弟，孤身逃走，终究是硬不起这个心肠。

范遥见他意动，喝命孙李二人进房，关上房门，说道："鹿先生，此事尚未揭破，大可着落在苦头陀身上，给你遮掩过去。"鹿杖客奇道："如何遮掩得了？"范遥头也不回，反手便点了孙李二人的哑穴和软麻穴，手法之快，认穴之准，鹿杖客也是暗暗叹服。只听苦头陀说道："你自己是不会宣扬的了，令师弟想来也不致故意跟你为难，苦头陀是哑巴，以后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两位兄弟呢，苦头陀给你点上他们死穴灭口，也不打紧。"

孙李两人大惊失色，心想此事跟自己半点也不相干，哪想到吃狗肉竟吃出这等飞来横祸，要想出言哀求，却苦于开不得口。

范遥指着韩姬道："至于这位姬人呢，老衲倒有两个法儿。

第一个法子乾手净脚，将她和孙李二人一并带到冷僻之处，一刀杀了，报知王爷，说她和李四摧这小白脸恋奸情热，私奔出走，被苦头陀见到，恼怒之下，将奸夫淫妇当场杀却，还饶上孙三毁一条性命。第二个法子是由你将她带走，好好隐藏，以后是否泄漏机密，瞧你自己的本事。"

鹿杖客不禁转头，向韩姬瞧了一眼，只见她眼光中满是求恳之意，显是要他接纳第二个法儿。鹿杖客见到她这等丽质天生，倘若一刀杀了，当真可惜之至，不由得心中大动，说道："多谢你为我设身处地，想得这般周到。你却要我为你干甚么事？"他明知苦头陀必有所求，否则决不能如此善罢。

范遥道："此事容易之至。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和我交情很深，那个姓周的年轻姑娘，是我跟老尼姑生的私生女儿。求你赐予解药，并放了这两人出去。郡主面前，由老衲一力承当。倘若牵连于你，教苦头陀和灭绝老尼一家男盗女娼，死于非命，永世不得超生。"他想鹿杖客生性风流，若从男女之事上借个因头，易于取信。他听杨逍说起明教许多兄弟丧命于灭绝师太的剑下，因此捏造一段和尚尼姑的谎话。他一生邪僻，说话行事，决不依正人君子的常道，至于罚下"男盗女娼"的重誓云云，更是不在意下。

鹿杖客听了一怔，随即微笑，心想你这头陀干这等事来胁迫于我，原来是为了救你的老情人和亲生女儿，那倒也是人情之常，此事虽然担些风险，但换到一个绝色佳人，确也值得。他见苦头陀有求于己，心中登时宽了，笑道："那么将王爷的爱姬劫到此处，也是出于苦大师的手笔了？"范遥道："这等大事，岂能空手相求？自当有所报答。"

鹿杖客大喜，只是深恐室外有人，不敢纵声大笑，突然间一转念，又问："然则我师弟何以会中十香软筋散之毒？这毒药你从何处得来？"范遥道："那还不容易？这毒药由令师弟看管，他是好酒贪杯之人，饮到酣处，苦头陀难道会偷他不到手么？"

鹿杖客再无疑惑，说道："好！苦大师，兄弟结交了你这个朋友，我决不卖你，盼你别再令我上这种恶当。"范遥指着韩姬笑道："下次如再有这般香艳的恶当，请鹿先生也安排个圈套，给苦头陀钻钻，老衲欣然领受。"

两人相对一笑，心中却各自打着主意。鹿杖客在暗暗盘算，眼前的难关过去后，如何出其不意的弄死这个恶头陀。范遥心知鹿杖客虽暂受自己胁迫，但玄冥二老是何等身分，吃了这个大亏岂肯就此罢休，只要他一安顿好韩姬，解开鹤笔翁的穴道，立时便会找自己动手，但那时六派高手已经救出，自己早拍拍屁股走路了。

范遥见鹿杖客迟迟不取解药，心想我若催促，他反会刁难，便坐了下来，笑道："鹿兄何不解开韩姬的穴道，大家一起来喝几杯？灯下看美人，这等艳福几生才修得到啊！"

鹿杖客情知万安寺中人来人往，韩姬在此多耽一刻，便多一分危险，当下取过鹿角杖，旋下了其中一根鹿角，取过一只杯子，在杯中倒了些粉末，说道："苦大师，你神机妙算，兄弟甘拜下风，解药在此，便请取去。"范遥摇头道："这么一点儿药末，管得甚么用？"鹿杖客道："别说要救两人，便是六七个人也足够了。"范遥道："你何必小气，便多赐一些又何妨？老实说，阁下足智多谋，苦头陀深怕上了你的当。"

鹿杖客见他多要解药，突然起疑，说道："苦大师，你要相救的，莫非不是灭绝大师和令爱两人？"

范遥正要饰词解说，忽听得院子中脚步声响，七八人奔了进来，只听一人说道："脚印到了此处，难道韩姬竟到了万安寺中？"鹿杖客脸上变色，抓起盛着解药的杯子，揣在怀里，只道苦头陀在外伏下人手，一等取到解药，便即出卖自己。

范遥摇了摇手，叫他且莫惊慌，取过一条单被，罩在韩姬身上，连头蒙住，又放下帐子，只听得院子中一人说道："鹿先生在家么？"范遥指指自己嘴巴，意思说自己是哑子，叫鹿杖客出声答应。鹿杖客朗声道："甚么事？"那人道："王府有一位姬人被歹徒所劫，瞧那歹徒的足印，是到万安寺来的。"

鹿杖客向范遥怒视一眼，意思是说：若非你故意栽赃，依你的身手，岂能留下足迹？范遥咧嘴一笑，做个手势，叫他打发那人，心中却想："韦蝠王栽赃栽得十分到家，把足印从王府引到了这里。"

鹿杖客冷笑道："你们还不分头去找，在这里嚷嚷的干甚么？"以他武功地位，人人对之极是忌惮，那人唯唯答应，不敢再说甚么，立时分派人手，在附近搜查。鹿杖客知道这一来，万安寺四下都有人严加追索，虽然料想他们还不敢查到自己房里来，但要带韩姬出去藏在别处却无法办到了，不由得皱起眉头，狠狠瞪着苦头陀。

范遥心念一动，低声道："鹿兄，万安寺中有个好去处，大可暂且收藏你这位爱宠，过得一天半日，外面查得松了，再带出去不迟。"鹿杖客怒道："除非藏在你的房里。"范遥笑道："这等美人藏在我的房中，老头陀未必不动心，鹿兄不喝醋么？"鹿杖客问道："那么你说是甚么地方？"范遥一指窗外的塔尖，微微一笑。

鹿杖客聪明机警，一点便透，大拇指一翘，说道："好主意！"那宝塔是监禁六大派高手的所在，看守的总管便是鹿杖客的大弟子乌旺阿普。旁人甚么地方都可疑心，决不会疑心王爷爱姬竟会被劫到最是戒备森严的重狱之中。范遥低声道："此刻院子中没人，事不宜迟，立即动身。"将床上被单四角提起，便将韩姬裹在其中，成为一个大包袱，右手提着，交给鹿杖客。

鹿杖客心想你别要又让我上当，我背负韩姬出去，你声张起来，那时人赃并获，还有甚么可说的，不禁脸色微变，竟不伸手去接。范遥知道他的心意，说道："为人为到底，送佛送上天，苦头陀再替你做一次护花使者，又有何妨？谁叫我有事求你呢？"说着负起包袱，推门而出，低声道："你先走把风，有人阻拦查问，杀了便是。"

鹿杖客斜身闪出，却不将背脊对正范遥，生怕他在后偷袭。范遥反手掩上了门，负了韩姬，走向宝塔。

此时已是戌末，除了塔外的守卫武士，再无旁人走动。众武士见到鹿杖客和范遥，一齐躬身行礼，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两人未到塔前，乌旺阿普得手下报知，已迎了出来，说道："师父，你老人家今日兴致好，到塔上坐坐么？"鹿杖客点了点头，和范遥正要迈步进塔，忽然宝塔东首月洞门中走出一个人来，却是赵敏。

鹿杖客作贼心虚，大吃一惊，只道赵敏亲自率人前来拿他，当下只得硬着头皮，与苦头陀、乌旺阿普一齐上前参见。

昨晚张无忌这么一闹，赵敏却不知明教只来了三人，只怕他们大举来袭，因此要亲自到塔上巡视，见到范遥在此，微微一笑，说道："苦大师，我正在找你。"范遥点了点头，丝毫不动声色。赵敏道："待会请你陪我到一个地方去一下。"

范遥心中暗暗叫苦："好容易将鹿杖客骗进了高塔，只待下手夺到他的解药，大功便即告成，哪知道这小丫头却在这时候来叫我。"要想找甚么借口不去，仓卒之间苦无善策，何况他是假哑巴，想要推托，却又无法说话，情急生智，心想："且由鹿杖客去想法子。"当下指着手中包袱，向鹿杖客晃了一晃。鹿杖客大吃一惊，肚里暗骂苦头陀害人不浅。

赵敏道："鹿先生，苦大师这包裹里装着甚么？"鹿杖客道："嗯，嗯，是苦大师的铺盖。"赵敏奇道："铺盖？苦大师背着铺盖干甚么？"她噗哧一笑，说道："苦大师嫌我太蠢，不肯收这个弟子，自己卷铺盖不干了么？"范遥摇了摇头，右手伸起来乱打了几个手势，心想："一切由鹿杖客去想法子撒谎，我做哑巴自有做哑巴的好处。"赵敏看不懂他的手势，只有眼望鹿杖客，等他解说。

鹿杖客灵机一动，已有了主意，说道："是这样的，昨晚魔教的几个魔头来混闹，属下生怕他们其志不小……这个……这个……说不定要到高塔中来救人。因此属下师兄弟和苦大师决定住到高塔中来，亲自把守，以免误了郡主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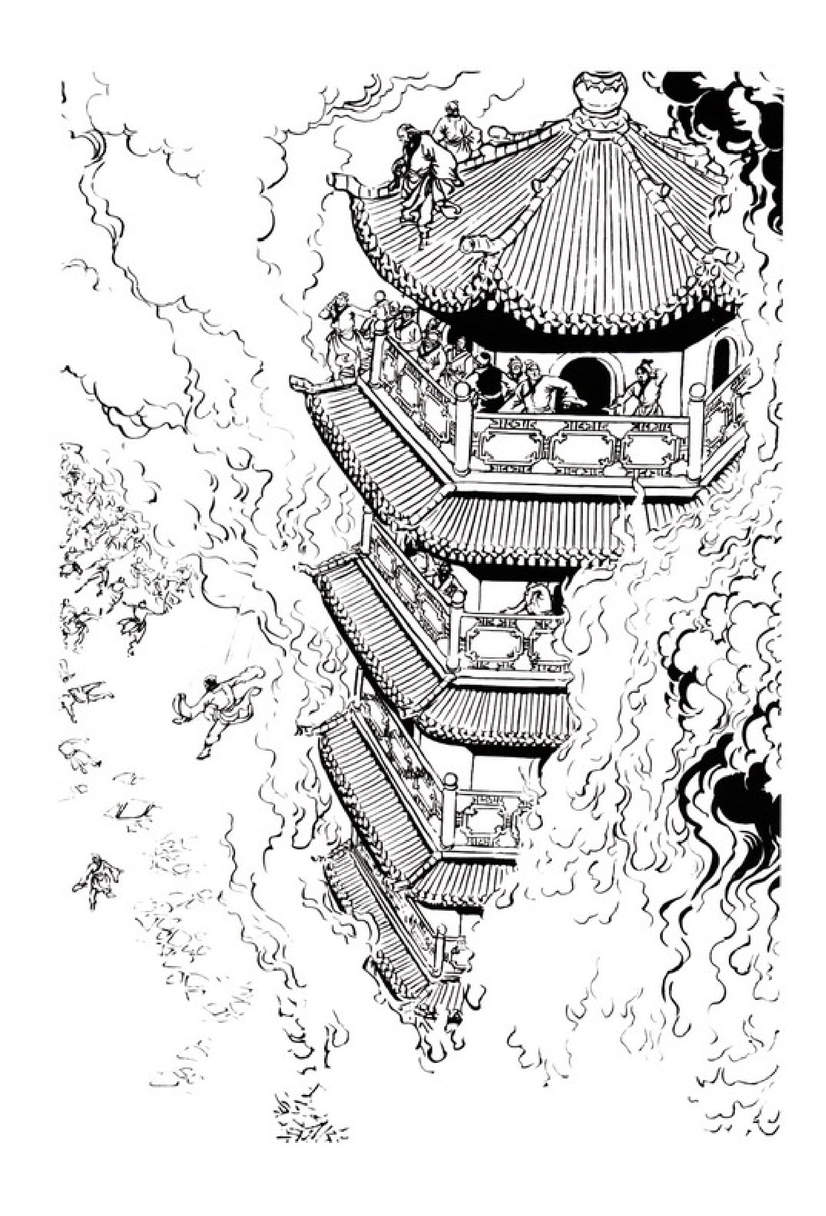
这铺盖是苦大师的棉被。"

赵敏大悦，笑道："我原想请鹿先生和鹤先生来亲自镇守，只是觉得过于劳动大驾，不好意思出口。难得三位肯分我之忧，那是再好没有了。有鹿鹤两位在这里把守，谅那些魔头也讨不了好去，我也不必上塔去瞧了。苦大师你这就跟我去罢。"说着伸手握住了范遥手掌。

范遥无可奈何，心想此刻若是揭破鹿杖客的疮疤，一来于事无补，二来韩姬明明负在自己背上，未必能使赵敏相信，只得将那个大包袱交

了给鹿杖客。鹿杖客伸手接过，道：“苦大师，我在塔上等你。”乌旺阿普道：“师父，让弟子来拿铺盖罢。”鹿杖客笑道：“不用！是苦大师的东西，为师的要讨好他，亲自给他背铺盖卷儿。”

范遥咧嘴一笑，伸手在包袱外一拍，正好打在韩姬的屁股上。好在她已被点中了穴道，这一声惊呼没能叫出声来。但鹿杖客已吓得脸如土色，不敢再多逗留，向赵敏一躬身，便即负了韩姬入塔。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一进塔，立时便将一条棉被换入包袱之中，倘若苦头陀向赵敏告密，他便来个死不认帐。



二十七　百尺高塔任回翔

范遥被赵敏牵着手，一直走出了万安寺，又是焦急，又是奇怪，不知她要带自己到哪里去。赵敏拉上斗篷上的风帽，罩住了一头秀发，悄声道：“苦大师，咱们瞧瞧张无忌那小子去。”

范遥又是一惊，斜眼看她，只见她眼波流转，粉颊晕红，却是七分娇羞，三分喜悦，决不是识穿了他机关的模样。他心中大安，回忆昨晚在万安寺中她和张无忌相见的情景，哪里是两个生死冤家的样子：一想到“冤家”两字，突然心念一动：“冤家？莫非郡主对我教主暗中已生情意？”转念再想：“她为甚么要我跟去，却不叫她更亲信的玄冥二老？是了，只因我是哑巴，不会泄漏她的秘密。”当下点了点头，古古怪怪的一笑。

赵敏嗔道：“你笑甚么？”范遥心想这个玩笑不能开，于是指手划脚的做了几个手势，意思说苦头陀自当尽力维护郡主周全，便是龙潭虎穴，也和郡主同去一闯。

赵敏不再多说，当先引路，不久便到了张无忌留宿的客店门外。范遥暗暗惊讶：“郡主也真神通广大，立时便查到了教主驻足的所在。”随着她走进客店。

赵敏向掌柜的道：“咱们找姓曾的客官。”原来张无忌住店之时，又用了“曾阿牛”的假名。店小二进去通报。

张无忌正在打坐养神，只待万安寺中烟花射起，便去接应，忽听有人来访，甚是奇怪，迎到客堂，见访客竟是赵敏和范遥，暗叫：“不好，定是赵姑娘揭破了范右使的身分，为此来跟我理论。”只得上前一揖，说道：“不知赵姑娘光临，有失迎迓。”赵敏道：“此处非说话之所，咱们到那边的小酒家去小酌三杯如何？”张无忌只得道：“甚好。”

赵敏仍是当先引路，来到离客店五间铺面的一家小酒家。

内堂疏疏摆着几张板桌，桌上插着一筒筒木筷。天时已晚，店中一个客人也无。赵敏和张无忌相对而坐。范遥打手势说自己到外堂喝酒。赵敏点了点头，叫店小二拿一只火锅，切三斤生羊肉，打两斤白酒。

张无忌满腹疑团，心想她是郡主之尊，却和自己到这家污秽的小酒家来吃涮羊肉，不知安排着甚么诡计。

赵敏斟了两杯酒，拿过张无忌的酒杯，喝了一口，笑道：“这酒里没安毒药，你尽管放心饮用便是。”张无忌道：“姑娘召我来此，不知有何见教？”赵敏道：“喝酒三杯，再说正事。

我先干为敬。”说着举杯一饮而尽。

张无忌拿起酒杯，火锅的炭火光下见杯边留着淡淡的胭脂唇印，鼻中闻到一阵清幽的香气，也不知这香气是从杯上的唇印而来，还是从她身上而来，不禁心中一荡，便把酒喝了。赵敏道：“再喝两杯。我知道你对我终是不放心，每一杯我都先尝一口。”

张无忌知她诡计多端，确是事事提防，难得她肯先行尝酒，免了自己多冒一层危险，可是接连喝了三杯她饮过的残酒，心神不禁有些异样，一抬头，只见她浅笑盈盈，酒气将她粉颊一蒸，更是娇艳万状。张无忌哪敢多看，忙将头转了开去。

赵敏低声道：“张公子，你可知道我是谁？”张无忌摇了摇头。赵敏道：“我今日跟你说了，我爹爹便是当朝执掌兵马大权的汝阳王。我是蒙古女子，真名字叫作敏敏特穆尔。皇上封我为绍敏郡主。‘赵敏’两字，乃是我自己取的汉名。”若不是范遥早晨已经说过，张无忌此刻原不免大吃一惊，但听她居然将自己身分毫不隐瞒的相告，也颇出意料之外，只是他不善作伪，并不假装大为惊讶之色。

赵敏奇道：“怎么？你早知道了？”张无忌道：“不，我怎会知道？不过我见你以一个年轻姑娘，却能号令这许多武林高手，身分自是非

同寻常。”

赵敏抚弄酒杯，半晌不语，提起酒壶又斟了两杯酒，缓缓说道：“张公子，我问你一句话，请你从实告我。要是我将你那位周姑娘杀了，你待怎样？”

张无忌心中一惊，道：“周姑娘又没有得罪你，好端端的如何要杀她？”赵敏道：“有些人我不喜欢，便即杀了，难道定要得罪了我才杀？有些人不断得罪我，我却偏偏不杀，比如是你，得罪我还不够多么？”说到这里，眼光中孕着的全是笑意。

张无忌叹了口气，说道：“赵姑娘，我得罪你，实是迫于无奈。不过你赠药救了我的三师伯、六师叔，我总是很感激你。”

赵敏笑道：“你这人当真有三分傻气。俞岱岩和殷梨亭之伤，都是我部属下的手，你不怪我，反来谢我？”张无忌微笑道：“我三师伯受伤已二十年，那时候你还没出世呢。”赵敏道：“这些人是我爹爹的部属，也就是我的部属，那有甚么分别？你别将话岔开去，我问你：要是我杀了你的周姑娘，你对我怎样？是不是要杀了我替她报仇？”

张无忌沉吟半晌，说道：“我不知道。”

赵敏道：“怎会不知道？你不肯说，是不是？”

张无忌道：“我爹爹妈妈是给人逼死的。逼死我父母的，是少林派、华山派、崆峒派那些人。我后来年纪大了，事理明白得多了，却越来越是不懂：到底是谁害死了我的爹爹妈妈？不该说是空智大师、铁琴先生这些人；也不该说是我的外公、舅父；甚至于，也不该是你手下的那阿二、阿三、玄冥二老之类的人物。这中间阴错阳差，有许许多多我想不明白的道理。就算那些人真是凶手，我将他们一一杀了，又有甚么用？我爹爹妈妈总是活不转来了。赵姑娘，我这几天心里只是想，倘若大家不杀人，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都做朋友，岂不是好？我不想报仇杀人，也盼别人也不要杀人害人。”

这一番话，他在心头已想了很久，可是没对杨逍说，没对张三丰说，也没对殷梨亭说，突然在这小酒家中对赵敏说了出来，这番言语一出口，自己也有些奇怪。

赵敏听他说得诚恳，想了一想，道：“那是你心地仁厚，倘若是我，那可办不到。要是谁害死了我的爹爹哥哥，我不但杀他满门，连他亲戚朋友，凡是他所相识的人，我个个要杀得干干净净。”张无忌道：“那我定要阻拦你。”赵敏道：“为甚么？你帮助我的仇人么？”张无忌道：“你杀一个人，自己便多一分罪孽。给你杀了的人，死后甚么都不知道了，倒也罢了，可是他的父母子女、兄弟妻子可有多伤心难受？你自己日后想起来，良心定会不安。我义父杀了不少人，我知道他嘴里虽然不说，心中却是非常懊悔。”

赵敏不语，心中默默想着他的话。

张无忌问道：“你杀过人没有？”赵敏笑道：“现下还没有，将来我年纪大了，要杀很多人。我的祖先是成吉斯汗大帝，是拖雷、拔都、旭烈兀、忽必烈这些英雄。我只恨自己是女子，要是男人啊，嘿嘿，可真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业呢。”她斟一杯酒，自己喝了，说道：“你还是没回答我的话。”

张无忌道：“你要是杀了周姑娘，杀了我手下任何一个亲近的兄弟，我便不再当你是朋友，我永远不跟你见面，便见了面也永不说话。”赵敏笑道：“那你现下当我是朋友么？”

张无忌道：“假如我心中恨你，也不跟你在一块儿喝酒了。唉！我只觉得要恨一个人真难。我生平最恨的是那个混元霹雳掌成昆，可是他现下死了，我又有些可怜他，似乎倒盼望他别死似的。”

赵敏道：“要是我明天死了，你心里怎样想？你心中一定说：谢天谢地，我这个刁钻凶恶的大对头死了，从此可免了我不少麻烦。”

张无忌大声道：“不，不！我不盼望你死，一点也不。韦蝠王这般吓你，要在你脸上划几条刀痕，我后来想想，很是担心。”

赵敏嫣然一笑，随即脸上一红，低下头去。

张无忌道：“赵姑娘，你别再跟我们为难了，把六大派的高手都放了出来，大家欢欢喜喜的做朋友，岂不是好？”赵敏喜道：“好啊，我本来就盼望这样。你是明教教主，一言九鼎，你去跟他们说，要大家归降朝廷。待我爹爹奏明皇上，每个人都有封赏。”

张无忌缓缓摇头，说道：“我们汉人都有个心愿，要你们蒙古人退出汉人的地方。”

赵敏霍地站起，说道：“怎么？你竟说这种犯上作乱的言语，那不是公然反叛么？”

张无忌道：“我本来就是反叛，难道你到此刻方知？”

赵敏向他凝望良久，脸上的愤怒和惊诧慢慢消退，显得又是温柔，又是失望，终于又坐了下来，说道：“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要听你亲口说了，我才肯相信那是千真万确，当真无可挽回。”这几句话说得竟是十分凄苦。

张无忌心肠本软，这时更加抵受不住她如此难过，几乎便欲冲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便是。”但这念头一瞬即逝，立即把持住心神，可是也想不出甚么话来劝慰。

两人默默对坐了好一会。张无忌道：“赵姑娘，夜已深了，我送你回去罢。”赵敏道：“你连陪我多坐一会儿也不愿么？”

张无忌忙道：“不！你爱在这里饮酒说话，我便陪你。”赵敏微微一笑，缓缓的道：“有时候我自个儿想，倘若我不是蒙古人，又不是甚么郡主，只不过是像周姑娘那样，是个平民家的汉人姑娘，那你或许会对我好些。张公子，你说是我美呢，还是周姑娘美？”

张无忌没料到她竟会问出这句话来，心想毕竟番邦女子性子直率，口没遮拦，灯光掩映之下，但见她娇美无限，不禁脱口而出：“自然是你美。”

赵敏伸出右手，按在他手背之上，眼光中全是喜色，道：“张公子，你喜不喜欢常常见见我，倘若我时时邀你到这儿来喝酒，你来不来？”

张无忌的手背碰到她柔滑的手掌心，心中怦怦而动，定了定神，才道：“我在这儿不能多耽，过不几天，便要南下。”

赵敏道：“你到南方去干甚么？”张无忌叹了口气，道：“我不说你也猜得到，说了出来，又惹得你生气……”

赵敏眼望窗外的一轮皓月，忽道：“你答应过我，要给我做三件事，总没忘了罢？”张无忌道：“自然没忘。便请姑娘即行示下，我尽力去做。”

赵敏转过头来，直视着他的脸，说道：“现下我只想到了第一件事。我要你伴我去取那柄屠龙刀。”

张无忌早就猜到，她要自己做那三件事定然极不好办，却万万没想到第一件事便是这个天大的难题。

赵敏见他大有难色，道：“怎么？你不肯么？这件事可并不违背侠义之道，也不是你无法办到的。”张无忌心想：“屠龙刀在我义父手上，江湖上众所周知，那也不用瞒她。”便道：“屠龙刀是我义父金毛狮王谢大侠之物。我岂能背叛义父，取刀给你？”赵敏道：“我不是要你去偷去抢、去拐去骗，我也不是真的要了这把刀。我只要你去向你义父借来，给我把玩一个时辰，立刻便还给他。你们是义父义子，难道向他借一个时辰，他也不肯？借来瞧瞧，既不是吞没他的，又不是用来谋财害命，难道也违背侠义之道了？”张无忌道：“这把刀虽然名闻武林，其实也没甚么看头，只不过特别沉重些、锋利些而已。”

赵敏道：“说甚么‘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倚天剑是在我手中，我定要瞧瞧那屠龙刀是甚么模样。你若不放心，我看刀之时，你尽可站在一旁。凭着你的本领，我决不能强占不还。”

张无忌寻思：“救出了六大派高手之后，我本是要立即动身去迎归义父，请他老人家担任教主大位。赵姑娘言明借刀看一个时辰，虽然难保她没有甚么诡计，可是我全神提防，谅她也不能将刀夺了去。只是义父曾说，屠龙刀之中，藏着一件武功绝学的大秘密。义父双眼未盲之时已得宝刀，以他的聪明才智，始终参详不出，这赵姑娘在短短一个时辰之中，岂能有何作为？何况我和义父一别十年，说不定他在孤岛之上，

已参透了宝刀的秘密。”

赵敏见他沉吟不答，笑道：“你不肯，那也由得你。我可要另外叫你做一件事，那却难得多了。”

张无忌知道这女子十分刁猾厉害，倘若另外出个难题，自己决计办不了，忙道：“好，我答应去给你借屠龙刀。但咱们言明在先，你只能借看一个时辰，倘若意图强占，我可决不干休。”赵敏笑道：“是了。我又不会使刀，重甸甸的要来干么？你便恭恭敬敬的送给我，我也不希罕呢。你甚么时候动身去取？”张无忌道：“这几天就去。”赵敏道：“那再好也没有了。我去收拾收拾，你甚么时候动身，来约我便是。”

张无忌又是一惊，道：“你也同去？”赵敏道：“当然啦。

听说你义父是在海外孤岛之上，要是他不肯归来，难道要你万里迢迢的借了刀来，给我瞧上一个时辰，再万里迢迢的送去，又万里迢迢的归来？天下也没这个道理。”

张无忌想起北海中波涛的险恶，茫茫大洋之中，能否找得到冰火岛已十分渺茫，若要来来去去的走上三次不出岔子，那可是半点把握也没有，她说得不错，义父在冰火岛上一住二十年，未必肯以垂暮之年，重归中土，说道：“大海中风波无情，你何必去冒这个险？”

赵敏道：“你冒得险，我为甚么便不成？”张无忌踌躇道：“你爹爹肯放你去吗？”赵敏道：“爹爹叫我统率江湖群豪，这几年来我往东到西，爹爹从来就没管我。”

张无忌听到“爹爹叫我统率江湖群豪”这句话，心中一动：“我到冰火岛去迎接义父，不知何年何月方归。倘若那是她的调虎离山之计，乘我不在，便大举对付本教，倒是不可不防，若是和她同往，她手下人有所顾忌，便可免了我的后顾之忧。”于是点头道：“好，我出发之时，便来约你。”

一句话没说完，突然间窗外红光闪亮，跟着喧哗之声大作，从远处隐隐传了过来。

赵敏走到窗边一望，惊道：“啊哟，万安寺的宝塔起火！

苦大师，苦大师，快来。”连叫数声，苦头陀竟不现身。她走到外堂，不见苦头陀的踪影，问那掌柜时，却说那个头陀一到便走，并没停留，早已去得久了。赵敏大是诧异，忽然想到先前他那古里古怪的一笑，不禁满脸都是红晕，低下头来向张无忌偷瞧了一眼。

张无忌见火头越烧越旺，深怕大师伯等功力尚未恢复，竟被烧死在高塔之中，说道：“赵姑娘，少陪了！”一语甫毕，已急奔而出。

赵敏叫道：“且慢！我和你同去。”待她奔到门外，张无忌已绝尘而去。

鹿杖客见苦头陀被郡主叫去，心中大定，当即负着韩姬，来到弟子乌旺阿普室中。万安寺宝塔共十三层，高十三丈，最上三层供奉佛像、佛经、舍利子等物，不能住人。乌旺阿普是高塔的总管，居于第十层，便于眺望四周，控制全局。

鹿杖客进房后，对乌旺阿普道：“你在门外瞧着，别放人进来。”乌旺阿普一出门，他当即掩上房门，解开包袱，放了韩姬出来。只见她骇得花容黯淡，眼光中满是哀恳之色，鹿杖客悄声道：“你到了这里，便不用害怕，我自会好好待你。”

眼下还不能解开她的穴道，怕她声张出来坏事，于是将她放在乌旺阿普床上，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另取一条棉被裹在包中，放在一旁。韩姬所在之处，即为是非之地，他不敢多所逗留，匆匆出房，嘱咐乌旺阿普不可进房，也不可放别人进去。他知这个大弟子对己既敬且畏，决不敢稍有违背。

心下盘算：“此事要苦头陀守住秘密，非卖他一个人情不可，只得先去放了他的老情人和女儿。恰好昨晚魔教的教主这么一闹，事情正是从那姓周姑娘身上而起，只须说是那魔教教主将灭绝老尼和周姑娘救了去，当真是天衣无缝，郡主再也没半点疑心。这小魔头武功如此高强，郡主也不能怪我们失察之罪。”

峨嵋派一干女弟子都囚在第七层上。灭绝师太是掌门之尊，单独囚在一间小室中，鹿杖客命看守者开门入内，只见灭绝师太盘膝坐在地下，闭目静修。她已绝食数日，容颜虽然憔悴，反而更显桀傲强悍。

鹿杖客说道：“灭绝师太，你好！”灭绝师太缓缓睁开眼来，道：“在这里便是不好，有甚么好？”鹿杖客道：“你如此倔强，主人说留着也是无用，命我来送你归天。”灭绝师太死志早决，说道：“好极，只是不劳阁下动手，请借一柄短剑，由我自己了断便是。还请阁下叫我徒儿周芷若来，我有几句话嘱咐于她。”鹿杖客转身出房，命令带周芷若，心想：“她母女之情，果然与众不同，否则为甚么不叫别的大徒儿，单是叫她。”不久周芷若来到师父房中，灭绝师太道：“鹿先生，请你在房外稍候，我只说几句话便成。”

周芷若待鹿杖客出房，反手掩上了门，扑在师父怀里，呜咽出声。灭绝师太一生心肠刚硬，当此死别之际，却也不禁伤感，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周芷若知道跟师父说话的时刻无多，便即将昨晚张无忌前来相救之事说了。灭绝师太皱起眉头，沉吟半晌，道：“他为甚么单是救你，不救旁人？那日你在光明顶上刺他一剑，为甚么他反来救你？”周芷若红晕双颊，轻声道：“我不知道。”

灭绝师太怒道：“哼，这小子太过阴险恶毒。他是魔教的大魔头，能有甚么好心。他是安排下圈套，要你乖乖的上钩。”

周芷若奇道：“他……他安排下圈套？”灭绝师太道：“咱们是魔教的死对头。在我倚天剑下，不知杀了多少魔教的邪恶奸徒。魔教自是恨峨嵋派入骨，焉有反来相救之理？这姓张的魔头定然是看上了你，要你堕入他的彀中。他叫人将咱们擒来，然后故意卖好，再将你救出去，令你从此死心塌地的感激他。”

周芷若柔声道：“师父，我瞧他……他倒不是假意。”灭绝师太大怒，喝道：“你定是和那个不成器的纪晓芙一般，瞧中了魔教的淫徒。倘若我功力尚在，一掌便劈死了你。”周芷若吓得全身发抖，说道：“徒儿不敢。”灭绝师太厉声道：“你真的不敢，还是花言巧语，欺骗师父？”周芷若垂泪道：“徒儿决不敢有违恩师的教训。”灭绝师太道：“你跪在地下，罚个重誓。”周芷若依言跪下，不知怎样说才好。

灭绝师太道：“你这样说：小女子周芷若对天盟誓，日后我若对魔教教主张无忌这淫徒心存爱慕，倘若和他结成夫妇，我亲身父母死在地下，尸骨不得安稳；我师父灭绝师太必成厉鬼，令我一生日夜不安，我若和他生下儿女，男子代代为奴，女子世世为娼。”

周芷若大吃一惊，她天性柔和温顺，从没想到所发的誓言之中竟能会如此毒辣，不但诅咒死去的父母，诅咒恩师，也诅咒到没出世的儿女，但见师父两眼神光闪烁，狠狠盯在自己脸上，不由得目眩头晕，便依着师父所说，照样念了一遍。

灭绝师太听她罚了这个毒誓，容色便霁，温言道：“好了，你起来罢。”周芷若泪珠滚滚而下，委委屈屈的站起身来。

灭绝师太脸一沉，说道：“芷若，我不是故意逼你，这全是为了你好。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以后师父不能再照看你，倘若你重蹈你纪师姊的覆辙，师父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心。何况师父要你负起兴复本派的重任，更是半点大意不得。”说着除下左手食指上的铁指环，站起身来，说道：“峨嵋派女弟子周芷若跪下听谕。”周芷若一怔，当即跪下。

灭绝师太将铁指环高举过顶，说道：“峨嵋派第三代掌门女尼灭绝，谨以本门掌门人之位，传于第四代女弟子周芷若。”

周芷若被师父逼着发了那个毒誓之后，头脑中已是一片混乱，突然又听到要自己接任本派的掌门，更是茫然失措，惊得呆了。

灭绝师太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说道：“周芷若，奉接本门掌门铁指环，伸出左手。”

周芷若恍恍惚惚的举起左手，灭绝师太便将铁指环套上她的食指。

周芷若颤声道：“师父，弟子年轻，入门未久，如何能当此重任？你老人家必能脱困，别这么说，弟子实在不能……”说到这里，抱着师父双腿，哭出声来。

鹿杖客在外面早已等得很不耐烦，听到哭声，打门道：“喂，你们话说完了吗？以后说话的日子长着呢。”

灭绝师太喝道：“你罗唆甚么？”对周芷若道：“师尊之命，你也敢违背么？”当下将本门掌门人的戒律申述一遍，要她记在心中。周芷若见师父言语之中，俨然是嘱咐后事的神态，更是惊惧，说道：“弟子做不来，弟子不能……”

灭绝师太厉声道："你不听我言，便是欺师灭祖之人。"她见周芷若楚楚可怜，想到自己即将大去，要这个性格柔顺的弱女子挑起这副如此沉重的担子，只怕她当真不堪负荷，不过峨嵋群弟子之中，只有她悟性最高，要修习最高武功，光大本门，除她之外，更无第二个弟子合适，想到此后长长的日子之中，这小弟子势必经历无数艰辛危难，不禁心中一酸，将她扶了起来，搂在怀里，柔声说道："芷若，我所以叫你做掌门，不传给你的众位师姊，那也不是我偏心，只因峨嵋派以女流为主，掌门人必须武功卓绝，始能自立于武林群雄之间。"周芷若道："弟子的武功怎及得上众位师姊？"

灭绝师太微微一笑，道："她们成就有限，到了现下的境界，已难再有多大进展，那是天资所关，非人力所能强求。你此刻虽然不及众位师姊，日后却是不可限量。嗯，不可限量，不可限量，便是这四个字。"周芷若神色迷茫，瞧着师父，不知其意何在。

灭绝师太将口唇附在她的耳边，低声道："你已是本门掌门，我得将本门的一件大秘密说与你知。本派的创派祖师郭女侠，乃是当年大侠郭靖的小女儿。郭大侠当年名震天下，生平有两项绝艺，其一是行军打仗的兵法，其二便是武功。郭大侠的夫人黄蓉黄女侠最是聪明机智，她眼见元兵势大，襄阳终不可守，他夫妇二人决意以死报国，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赤心精忠，但郭大侠的绝艺如果就此失传，岂不可惜？何况她料想蒙古人纵然一时占得了中国，我汉人终究不甘为鞑子奴隶。日后中原血战，那兵法和武功两项，将有极大的用处。因此她聘得高手匠人，将杨过杨大侠赠送本派郭祖师的一柄玄铁重剑熔了，再加以西方精金，铸成了一柄屠龙刀，一柄倚天剑。"

周芷若对屠龙刀和倚天剑之名习闻已久，此刻才知这一对刀剑竟是本派祖师郭襄女侠的母亲所铸。

灭绝师太又道："黄女侠在铸刀铸剑之前，和郭大侠两人穷一月心力，缮写了兵法和武功的精要，分别藏在刀剑之中。

屠龙刀中藏的乃是兵法，此刀名为'屠龙'，意为日后有人得到刀中兵书，当可驱除鞑子，杀了鞑子皇帝。倚天剑中藏的则是武学秘笈，其中最为宝贵的，乃是一部'九阴真经'，一部'降龙十八掌掌法精义'，盼望后人习得剑中武功，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周芷若睁着眼睛，愈听愈奇，只听师父又道："郭大侠夫妇铸成一刀一剑之后，将宝刀授给儿子郭公破虏，宝剑传给本派郭祖师。当然，郭祖师曾得父母传授武功，郭公破虏也得传授兵法。但襄阳城破之日，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虏同时殉难。郭祖师的性子和父亲的武功不合，因此本派武学，和当年郭大侠并非一路。"

灭绝师太又道："一百年来，武林中风波迭起，这对刀剑换了好几次主人。后人只知屠龙宝刀乃武林至尊，唯倚天剑可与匹敌，但到底何以是至尊，那就谁都不知道了。郭公破虏青年殉国，没有传人，是以刀剑中的秘密，只有本派郭祖师传了下来。她老人家生前曾竭尽心力，寻访屠龙宝刀，始终没有成功，逝世之时，将这秘密传给了我恩师风陵师太。我恩师秉承祖师遗命，寻访屠龙宝刀也是毫无结果。她老人家圆寂之时，便将此剑与郭祖师的遗命传了给我。我接掌本派门户不久，你师伯孤鸿子和魔教中的一个少年高手结下了梁子，约定比武，双方单打独斗，不许邀人相助。你师伯知道对手年纪甚轻，武功却极厉害，于是向我将倚天剑借了去。"

周芷若听到"魔教中的少年高手"之时，心中怦怦而跳，不自禁的脸上红了，但随即想起："不是他，只怕那时他还没出世。"

只听灭绝师太续道："当时我想同去掠阵，你师伯为人极顾信义，说道他跟那魔头言明，不得有第三者参与，因此坚决不让我去。那场比试，你师伯武功并不输于对手，却给那魔头连施诡计，终于胸口中了一掌，倚天剑还未出鞘，便给那魔头夺了去。"

周芷若"啊"的一声，想起了张无忌在光明顶上从灭绝师太手中夺剑的情景，只听师父续道："那魔头连声冷笑，说道：'倚天剑好大的名气！在我眼中，却如废铜废铁一般！'随手将倚天剑抛在地下，扬长而去。你师伯拾起剑来，要回山来交还给我。哪知他心高气傲，越想越是难过，只行得三天，便在途中染病，就此不起。倚天剑也给当地官府取了去，献给朝廷。你道气死你师伯孤鸿子的这个魔教恶徒是谁？"周芷若道："不……不知是谁？"

灭绝师太道："便是那后来害死你纪晓芙师姊的那个大魔头杨逍！"

只听得鹿杖客又伸手打门，说道："完了没有？我可不能再等了。"

灭绝师太道："不用性急，片刻之间，便说完了。"悄声对周芷若道："时刻无多，咱们不能多说了。这柄倚天剑后来鞑子皇帝赐给了汝阳王，我到汝阳王府去夺了回来。这一次又不幸误中奸计，这剑落入了魔教手中。"

周芷若道："不是啊，是那个赵姑娘夺了去的。"灭绝师太眼睛一瞪，说道："这姓赵的女子，明明跟那魔教教主是一路，难道你到此刻，仍是不信为师的言语？"周芷若实在难以相信，但不敢和师父争辩。

灭绝师太道："为师要你接任掌门，实有深意。我此番落入奸徒手中，一世英名，付与流水，实也不愿再生出此塔。那姓张的淫徒对你心存歹意，决不致害你性命，你可和他虚与委蛇，乘机夺去倚天剑。那屠龙刀是在他义父恶贼谢逊手中。这小子无论如何不肯吐露谢逊的所在，但天下却有一人能叫他去取得此刀。"

周芷若知道师父说的乃是自己，又惊又羞，又喜又怕。

灭绝师太道："这个人，那就是你了。我要你以美色相诱而取得宝刀宝剑，原非侠义之人份所当为。但成大事者不顾小节。你且试想，眼下倚天剑在那姓赵女子手中，屠龙刀在谢逊恶贼手中，他这一干人同流合污，一旦刀剑相逢，取得郭大侠的兵法武功，自此荼毒苍生，天下不知将有多少人无辜丧生，妻离子散，而驱除鞑子的大业，更是难上加难。芷若，我明知此事太难，实不忍要你担当，可是我辈一生学武，所为何事？芷若，我是为天下的百姓求你。"说到这里，突然间站起身来，双膝跪下，向周芷若拜了下去。

周芷若这一惊非同小可，忙即跪下，叫道："师父！师父！你……"

灭绝师太道："悄声，别让外边的恶贼听见，你答不答允？你不答允，我不能起来。"

周芷若心乱如麻，在这短短的时刻之中，师父连续要叫自己做三件大难事，先是立下毒誓，不许对张无忌倾心，再要自己接任本派掌门，然后又要自己以美色对张无忌相诱而取得屠龙刀和倚天剑。这三件事便在十年之中分别要她答允，以她柔和温婉的性格，也要抵挡不住，何况在这片刻之间？她神智一乱，登时便晕了过去，甚么也不知道了。

突然间只觉上唇间一阵剧烈疼痛，她睁开眼来，只见师父仍然直挺挺的跪在自己面前。周芷若哭道："师父，你老人家快些请起。"灭绝师太道："那你答允我的所求了？"周芷若流着泪点了点头，险些又欲晕去。

灭绝师太抓住她手腕，低声道："你取到屠龙刀和倚天剑后，找个隐秘的所在，一手执刀，一手持剑，运起内力，以刀剑互斫，宝刀宝剑便即同时断折，即可取出藏在刀身和剑刃中的秘笈。这是取出秘笈的唯一法门，那宝刀宝剑可也从此毁了。你记住了么？"她说话声音虽低，语气却极是严峻。

周芷若点头答应。

灭绝师太又道："这是本派最大的秘密，自从当年郭大侠夫妇传于本派郭祖师，此后只有本派掌门始能获知。想那屠龙刀和倚天剑都是锋锐绝伦的利器，就算有人同时得到此宝刀宝剑，有谁敢冒险以刀剑互斫，无端端的同时毁了这两件宝刃？你取得兵法之后，择一个心地仁善、赤诚为国的志士，将兵书传授于他，要他立誓驱除胡虏。那武功秘笈便由你自练。降龙十八掌是纯阳刚猛的路子，你练之不宜，只可练九阴真经中的功夫。据我恩师转述郭祖师的遗言，那'九阴真经'博大精深，本来不能速成，但黄女侠想到诛杀鞑子元凶巨恶，事势甚急，早一日成事，天下苍生便早一日解了倒悬之苦，因之在倚天剑的秘笈之中，写下了几章速成的法门。可是办成了大事之后，仍须按部就班的重扎根基，那速成的功夫只能用于一时，是黄女侠凭着绝顶聪明才智，所创出来的权宜之道，却不是天下无敌的真正武学。这一节务须牢记在心。"

周芷若迷迷糊糊的点头。灭绝师太道："为师的生平有两大愿望，第一是逐走鞑子，光复汉家山河；第二是峨嵋派武功领袖群伦，盖过少林、武当，成为中原武林中的第一门派。

这两件事说来甚难，但眼前摆着一条明路，你只须遵从师父的嘱咐，未始不能一一成就，那时为师在九泉之下，也要对你感激涕零。"

她说到这里，只听得鹿杖客又在打门。灭绝师太道："进来罢！"

板门开处，进来的却不是鹿杖客而是苦头陀。灭绝师太也不以为异，心想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不论是谁来都是一样，便道："你把这孩子领出去罢。"她不愿在周芷若的面前自刎，以免她抵受不住。

苦头陀走近身来，低声道："这是解药，快快服了。待会听得外面叫声，大家并力杀出。"灭绝师太奇道："阁下是谁？

何以给解药于我？"苦头陀道："在下是明教光明右使范遥，盗得解药，特来相救师太。"灭绝师太怒道："魔教奸贼！到此刻尚来戏弄于我。"范遥笑道："好罢！就算是我戏弄你，这是毒上加毒的毒药，你有没胆子服了下去？药一入肚，一个时辰肚肠寸寸断裂，死得惨不可言。"灭绝师太一言不发，接过他手中的药粉，张口便服入肚内。

周芷若惊叫："师父……师父……"范遥伸出另一只手掌，喝道："不许作声，你也服了这毒药。"周芷若一惊，已被范遥捏住她脸颊，将药粉倒入口中，跟着提起一瓶清水灌了她几口，药粉尽数落喉。

灭绝师太大惊，心想周芷若一死，自己全盘策划尽付东流，当下奋不顾身的扑上，挥掌向范遥打去。可是她此时功力全失，这一拳招数虽精，却能有甚么力道，被范遥轻轻一推，便撞到了墙上。

范遥笑道："少林群僧、武当诸侠都已服了我这毒药。我明教是好是歹，你过得片刻便知。"说着哈哈一笑，转身出房，反手带上了门。

原来范遥护送赵敏去和张无忌相会，心中只是挂着夺取解药之事。赵敏命他在小酒家的外堂中相候，他立即出店，飞奔回到万安寺，进了高塔，径到第十层乌旺阿普房外。

乌旺阿普正站在门外，见了他便恭恭敬敬的叫声："苦大师。"

范遥点了点头，心中暗笑："好啊，鹿老儿为师不尊，自己躲在房中，和王爷的爱姬风流快活，却叫徒儿在门外把风。

乘着这老儿正在胡天胡帝之时，掩将进去，正好夺了他的解药。"当下佝偻着身子，从乌旺阿普身旁走过，突然反手一指，点中了他小腹上的穴道。别说乌旺阿普毫没提防，便是全神戒备，也躲不过这一指。他要穴一被点中，立时呆呆的不能动弹，心下大为奇怪。不知甚么地方得罪了这个哑巴头陀，难道刚才这一声"苦大师"叫得不够恭敬么？

范遥一推房门，快如闪电的扑向床上。双脚尚未落地，一掌已击向床上之人。他深知鹿杖客武功了得，这一掌若不能将他击得重伤，那便是一场不易分得胜败的生死搏斗，是以这一掌使上了十成劲力。只听得拍的一声响，只击得被子破裂、棉絮纷飞，揭开棉被一看，只见韩姬口鼻流血，已被他打得香殒玉碎，却不见鹿杖客的影子。

范遥心念一动，回身出房，将乌旺阿普拉了进来，塞在床底，刚掩上门，只听得鹿杖客在门外怒叫："阿普，阿普，你怎敢擅自走开？"

原来鹿杖客在灭绝师太室外等了好一阵，暗想她母女二人婆婆妈妈的不知说到几时方罢，只是不敢得罪了苦头陀，却也不便强行阻止，心中挂念着韩姬，实在耐不住了，便即回到乌旺阿普房来，却见这一向听话的大弟子居然没在房外守卫，心下好生恼怒，推开房门，幸好并无异状，韩姬仍是面向里床，身上盖着棉被。

鹿杖客拿起门闩，先将门上了闩，转身笑道："美人儿，我来给你解开穴道，可是你不许出声说话。"一面说，一面便伸手到被窝中去，手指刚碰到韩姬的脊背，突然间手腕上一紧，五根铁钳般的手指已将他脉门牢牢扣住。这一下全身劲力登失，半点力道也使不出来，只见棉被掀开，一个长发头陀钻了出来，正是苦头陀。

范遥右手扣住鹿杖客的脉门，左手运指如风，连点了他周身一十九处大穴。鹿杖客登时软瘫在地，再也动弹不得，眼光中满是怒色。

范遥指着他说道："老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明教光明右使，姓范名遥的便是。今日你遭我暗算，枉你自负机智绝伦，其实是昏庸无用之极。此刻我若杀了你，非英雄好汉之所为，留下你一条性命，你若有种，日后只管来找我范遥报仇。"

他兴犹未足，脱去鹿杖客全身衣服，将他剥得赤条条地，和韩姬的尸身并头而卧，再拉过棉被，盖在这一死一活的二人身上。

这才取过鹿角杖，旋开鹿角，倒出解药，然后逐一到各间囚室之中，分给空闻大师、宋远桥、俞莲舟等各人服下。待得一个个送毕解药，耗时已然不少，中间不免费些唇舌，解说几句。最后来到灭绝师太室中，见她不信此是解药，索性吓她一吓，说是毒药。范遥恨她伤残本教众多兄弟，得能阴损她几句，甚觉快意。

他分送解药已毕，正自得意，忽听得塔下人声喧哗，其中鹤笔翁的声音最是响亮："这苦头陀是奸细，快拿他下来！"

范遥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是谁去救了这家伙出来？"探头向塔下望去，只见鹤笔翁率领了大批武士，已将高塔团团围住。苦头陀这一探头，孙三毁和李四摧双箭齐发，大骂："恶贼头陀，害得人好惨！"

鹤笔翁等三人穴道被点，本非一时所能脱困，他三人藏在鹿杖客房中，旁人也不敢贸然进去。岂知汝阳王府中派出来的众武士在万安寺中到处搜查，不见王爷爱姬的影踪，便有人想起了鹿杖客生平好色贪花的性子来。可是众武士对他向来忌惮，虽然疑心王爷爱姬失踪和他有关，却有谁敢去太岁头上动土？挨了良久，率领众武士的哈总管心生一计，命一名小兵去敲鹿杖客的房门，鹿杖客身分极高，就算动怒，谅来也不能对这无足轻重的小兵怎么样。这小兵打了数下门，房中无人答应。

哈总管一咬牙，命小兵只管推门进去瞧瞧。这一瞧，便瞧见鹤笔翁和孙三毁、李四摧倒在地下，其时鹤笔翁运气冲穴，已冲开了三四成，哈总管给他解穴，登时便行动自如。

鹤笔翁怒气冲天，查问鹿杖客和苦头陀的去向，知道到了高塔之中，便率领众武士围住高塔，大声呼喊，叫苦头陀下来决一死战。

范遥暗惊："决一死战便决一死战，难道我姓范的还怕了你不成？只是那些臭和尚、老尼姑服解药未久，一时三刻之间功力不能恢复。这鹤笔翁已听到我和鹿杖客的说话，就算我将鹿老儿杀了，也已不能灭口，这便如何是好？"一时彷徨无计，只听得鹤笔翁叫道："死头陀，你不下来，我便上来了！"

范遥返身将鹿杖客和韩姬一起裹在被窝之中，回到塔边，将两人高高举起，叫道："鹤老儿，你只要走近塔门一步，我便将这头淫鹿摔了下来。"

众武士手中高举火把，照耀得四下里白昼相似，只是那宝塔太高，火光照不上去，但影影绰绰的，仍可看到鹿杖客和韩姬的面貌。

鹤笔翁大惊，叫道："师哥，师哥，你没事么？"连叫数声，不听得鹿杖客答话，只道已被苦头陀弄死，心下气苦，叫道："贼头陀，你害死我师哥，我跟你誓不两立。"

范遥解开了鹿杖客的哑穴。鹿杖客立时破口大骂："贼头陀，你这里应外合的奸细，千刀万剐的杀了你……"范遥容他骂得几句，又点上了他的哑穴。鹤笔翁见师兄未死，心下稍安，只怕苦头陀真的将师兄摔了下来，不敢走向塔门。

这般僵持良久，鹤笔翁始终不敢上来相救师兄。范遥只盼尽量拖延时光，多拖得一刻便好一刻，他站在栏干之旁，哈哈大笑，叫道："鹤老儿，你师兄色胆包天，竟将王爷的爱姬偷盗出来。是我捉奸捉双，将他二人当场擒获。你还想包庇师兄么？总管大人，快快将这老儿拿下了。他师兄弟二人叛逆作乱，罪不容诛。你拿下了他，王爷定然重重有赏。"

哈总管斜目睨视鹤笔翁，要想动手，却又不敢。他见苦头陀突然开口说话，虽觉奇怪，但清清楚楚的瞧见鹿杖客和韩姬裹在一条棉被之中，何况心中先入为主，早已信了九成。

他高声叫道："苦大师，请你下来，咱们同到王爷跟前分辩是非。你们三位都是前辈高人，小人谁也不敢冒犯。"

范遥一身是胆，心想同到王府之中去见王爷，待得分清是非黑白，塔上诸侠体内毒性已解，当即叫道："妙极，妙极！

我正要向王爷领赏。总管大人，你看住这个鹤老儿，千万别让他乘机逃了。"

正在此时，忽听得马蹄声响，一乘马急奔进寺，直冲到高塔之前，众武士一齐躬身行礼，叫道："小王爷！"范遥从塔上望将下来，只见此人头上束发金冠闪闪生光，跨下一匹高大白马，身穿锦袍，正是汝阳王的世子库库特穆尔、汉名王保保的便是。

王保保厉声问道："韩姬呢？父王大发雷霆，要我亲来查看。"哈总管上前禀告，便说是鹿杖客将韩姬盗了来，现被苦头陀拿住。鹤笔翁急道："小王爷，莫听他胡说八道。这头陀乃是奸细，他陷害我师哥……"王保保双眉一轩，叫道："一起下来说话！"

范遥在王府日久，知道王保保精明能干，不在乃父之下，自己的诡计瞒得过旁人，须瞒不过他，一下高塔，倘若小王爷三言两语之际便识穿破绽，下令众武士围攻，单是一个鹤笔翁便不好斗，自己脱身或不为难，塔中诸侠就救不出来了，高声说道："小王爷，我拿住了鹿杖客，他师弟恨我入骨，我只要一下来，他立刻便会杀了我。"

王保保道："你快下来，鹤先生杀不了你。"范遥摇摇头，朗声道："我还是在塔上平安些。小王爷，我苦头陀一生不说话，今日事出无奈，被迫开口，那全是我报答王爷的一片赤胆忠心。你若不信，我苦头陀只好跳下高塔，一头撞死给你看了。"

王保保听他言语，七八成是胡说八道，显是有意拖延，低声问哈总管道："他有何图谋，要故意延搁，是在等候甚么人到来么？"哈总管道："小人不知……"鹤笔翁抢着道："小王爷，这贼头陀抢了我师哥的解药，要解救高塔中囚禁着的一众叛逆。"王保保登时省悟，叫道："苦大师，我知道你的功劳，你快下来，我重重有赏。"

范遥道："我被鹿杖客踢了两脚，腿骨都快断了，这会儿全然动弹不得。小王爷，请你稍待片刻，我运气疗伤，当即下来。"

王保保喝道："哈总管，你快派人上去，背负苦大师下塔。"

范遥大叫："使不得，使不得，谁一移动我的身子，我两条腿子就废了。"

王保保此时更无怀疑，眼见韩姬和鹿杖客双双裹在一条棉被之中，就算两人并无苟且之事，父王也不能再要这个姬人，低声道："哈总管，举火，焚了宝塔。派人用强弓射住，不论是谁从塔上跳下，一概射杀。"哈总管答应了，传下令去，登时弓箭手弯弓搭箭，团团围住高塔，有些武士便去取火种柴草。

鹤笔翁大惊，叫道："小王爷，我师哥在上面啊。"王保保冷冷的道："这头陀不能在上面等一辈子，塔下一举火，他自会下来。"鹤笔翁叫道："他若将我师哥摔将下来，那可怎么办？小王爷，这火不能放。"王保保哼了一声，不去理他。

片刻之间，众武士已取过柴草火种，在塔下点起火来。

鹤笔翁是武林中大有身分之人，受汝阳王礼聘入府，向来甚受敬重，不料今日连中苦头陀的奸计不算，连小王爷也不以礼貌相待，眼见师兄性命危在顷刻，这时也不理他甚么小王爷大王爷，提起鹤嘴双笔，纵身而上，挑向两名正在点火的武士，吧吧两响，两名武士远远摔开。

王保保大怒，喝道："鹤先生，你也要犯上作乱么？"鹤笔翁道："你别叫人放火，我自不会来跟你捣乱。"王保保喝道："点火！"左手一挥，他身后窜出五名红衣番僧，从众武士手中接过火把，向塔下的柴草掷了过去。柴草一遇火焰，登时便燃起熊熊烈火。

鹤笔翁大急，从一名武士手中抢过一根长矛，扑打着火的柴草。

王保保喝道："拿下了！"那五名红衣番僧各持戒刀，登时将鹤笔翁围住。

鹤笔翁怒极，抛下长矛，伸手便来拿左首一名番僧手中的兵刃。这番僧并非庸手，戒刀翻转，反剁他肩头。鹤笔翁待得避开，身后金刃劈风，又有两柄戒刀同时砍到。

王保保手下共有十八名武功了得的番僧，号称"十八金刚"，分为五刀、五剑、四杖、四钹。这五僧乃是"五刀金刚"，单打独斗跟鹤笔翁的武功都差得远了，但五刀金刚联手，攻守相助，鹤笔翁武功虽高，但早一日被张无忌击得受伤呕血，内力大损，何况眼见火势上腾，师兄的处境极是危险，不免沉不住气，一时难以取胜。

王保保手下众武士加柴点火，火头烧得更加旺了。这宝塔有砖有木，在这大火焚烧之下，底下数层便必必剥剥的烧了起来。

范遥抛下鹿杖客，冲到囚禁武当诸侠的室中，叫道："鞑子在烧塔了，各位内力是否已复？"只见宋远桥、俞莲舟等人各自盘坐用功，凝神专志，谁也没有答话，显然到了回复功力的要紧关头。

看守诸侠的武士有几名抢来干预，都被范遥抓将起来，一个个掷出塔外，活活的摔死。其余的冒火突烟，逃了下去。

过不多时，火焰已烧到了第四层，囚禁在这层中的华山派诸人不及等功力恢复，狼狈万状的逃上第五层。火焰毫不停留的上腾，跟着第五层中的崆峒派诸人也逃了上去。有的奔走稍慢，连衣服须发都烧着了。

范遥正束手无策之际，忽听得一人叫道："范右使，接住了！"正是韦一笑的声音。范遥大喜，往声音来处瞧去，只见韦一笑站在万安寺后殿的殿顶，双手一抖，将一条长绳抛了过来，范遥伸手接住。韦一笑叫道："你缚在栏干上，当是一道绳桥。"

范遥刚将绳子缚好，神箭八雄中的赵一伤飕的一箭，便将绳子从中射断。范遥和韦一笑同时破口大骂，知道要搭架绳桥，非得先除去这神箭八雄不可。

韦一笑骂道："射你个奶奶。哪一个不抛下弓箭，老子先宰了他。"一面骂，一面抽出长剑，纵身下地。他双足刚着地，五名青袍番僧立时仗剑围了上来，却是王保保手下十八番僧中的"五剑金刚"，五人手中长剑闪烁，剑招诡异，和韦一笑斗在一起。

鹤笔翁挥动鹤嘴笔苦战，高声叫道："小王爷，你再不下令救火，我可对你要不客气了。"王保保哪去理他。四名手执禅杖的番僧分立小王爷四周，生怕有人偷袭。鹤笔翁焦躁起来，双笔突使一招"横扫千军"，将身前三名番僧逼开两步，提气急奔，冲到了塔旁。五名番僧随后追到。鹤笔翁双足一登，便上了宝塔第一层的屋檐。五名番僧见火势烧得正旺，便不追上。

鹤笔翁一层层的上跃，待得登上第四层屋檐时，范遥从第七层上探头出来，高举鹿杖客的身子，大声叫道："鹤老儿，快给我停步！你再动一步，我便将鹿老儿摔成一团鹿肉酱。"

鹤笔翁果然不敢再动，叫道："苦大师，我师兄弟跟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何苦如此跟我们为难？你要救你的老情人灭绝师太，要救你女儿周姑娘，尽管去救便是，我决计不来阻拦。"

灭绝师太服了苦头陀给她的解药后，只道真是毒药，自己必死，只是周芷若竟也被灌了毒药，毕生指望尽化泡影，心中如何不苦？正自伤心，忽听得塔下喧哗之声大作，跟着苦头陀和鹤笔翁斗口、王保保下令纵火等等情形，一一听得清楚。她心下奇怪："莫非这鬼模样的头陀当真是救我来着？"试一运气，立时便觉丹田中一股暖意升将上来，和自中毒以来的情形大不相同。

她不肯听赵敏之令出去殿上比武，已自行绝食了六七日，胃中早是空空如也，解药入肚，迅速化入血液，药力行开，比谁都快。加之她内力深厚，犹在宋远桥、俞莲舟、何太冲诸人之上，仅比少林派掌门空闻神僧稍逊，十香软筋散的毒性遇到解药后渐渐消退，被她运气一逼，内功登时生出，不到半个时辰，内功已复了五六成。

她正加紧运功，忽听得鹤笔翁在外高声大叫，字字如利箭般钻入耳中："……你要救你的老情人灭绝师太，要救你女儿周姑娘，尽管去救便是，我决计不来阻拦。"

这甚么"老情人"云云，叫她听了如何不怒？大踏步走到栏干之旁，怒声喝道："你满嘴胡说八道，不清不白的说些甚么？"鹤笔翁求道："老师太，你快劝劝你老……老朋友，先放我师兄下来。我担保你一家三口，平安离开。玄冥二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决不致言而无信。"灭绝师太怒道："甚么一家三口？"

范遥虽然身处危境，还是呵呵大笑，甚是得意，说道："老师太，这老儿说我是你的旧情人，那个周姑娘嘛，是我和你两个的私生女儿。"

灭绝师太怒容满面，在时明时暗的火光照耀之下，看来极是可怖，沉声喝道："鹤老儿，你上来，我跟你拚上一百掌再说。"若在平时，鹤笔翁说上来便上来，何惧于一个峨嵋掌门，但此刻师兄落在别人手中，不敢蛮来，叫道："苦头陀，那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信口开河。"灭绝师太双目瞪着范遥，厉声问道："这是你说的么？"

范遥哈哈一笑，正要乘机挖苦她几句，忽听得塔下喊声大作，往下望时，只见火光中一条人影如穿花蝴蝶般迅速飞舞，在人丛中芽插来去、呛啷啷、呛啷啷之声不绝，众番僧、众武士手中兵刃纷纷落地，却是教主张无忌到了。

张无忌这一出手，围攻韦一笑的五名持剑番僧五剑齐飞。

韦一笑大喜，闪身抢到他身旁，低声道："我到汝阳王府去放火。"张无忌点了点头，已明白他用意。自己这里只寥寥数人，要是急切间救不出六大派群豪，对方援兵定然越来越多，青翼蝠王到汝阳王府去一放火，众武士必是保护王爷要紧，实是个绝妙的调虎离山、釜底抽薪之计。只见韦一笑一条青色人影一晃，已自掠过高墙。

张无忌一看周遭情势，朗声问道："范右使，怎么了？"范遥叫道："糟糕之极！烧断了出路，一个也没能逃得出。"

此时王保保手下的十八番僧中，倒有十四人攻到了张无忌身畔。张无忌心想擒贼先擒王，只须擒住了那头戴金冠的鞑子王公，便能要胁他下令救火放人，当下身形一侧，从众番僧间窜了过去，犹似游鱼破水，直欺到王保保身前。

蓦地里左首一剑刺到，寒气逼人，剑尖直指胸口。张无忌急退一步，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张公子，这是家兄，你莫伤他。"但见她手中长剑颤动，婀娜而立，刃寒胜水，剑是倚天剑，貌美如花，人是赵敏。她急跟张无忌而来，只不过迟了片刻。

张无忌道："你快下令救火放人，否则我可要对不起两位了。"赵敏叫道："十八金刚，此人武功了得，结金刚阵挡住了。"那十八番僧适才吃过张无忌苦头，不须郡主言语点明，早知他的厉害，只听得当的一声大响，"四钹金刚"手中的八面大铜钹齐声敲击，十八名番僧来回游走，挡在王保保和赵敏的身前，将张无忌隔开了。

张无忌一瞥之下，见十八名番僧盘旋游走，步法诡异，十八人组成一道人墙，看来其中还蕴藏着不少变化。他忍不住便想冲一冲这座金刚阵，但就在此时，砰的一声大响，高塔上倒了一条大柱下来。

一回头，只见火焰已烧到了第七层上。血红的火舌缭绕之中，两人拳掌交相，斗得极是激烈，正是灭绝师太和鹤笔翁。第十层的栏干之旁倚满了人，都是少林、武当各派人物，这干人武功尚未全复，何况高塔离地十余丈，纵有绝顶轻功而内力又丝毫未失，跳下来也非活活摔死不可。

张无忌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飞快的转了几转："此金刚阵非片刻间所能破，何况击败众番僧，又有别的好手上来，要擒赵姑娘的哥哥，大是不易。灭绝师太和这鹤笔翁斗了这些时，始终未曾落败，看来她功力已复，那么大师伯等内力当也已经恢复，只是宝塔太高，无法跃将下来而已。"

他一动念间，突然满场游走，双手忽打忽拿、忽拍忽夺，将神箭八雄尽数击倒，此外众武士凡是手持弓箭的，都被他或断弓箭，或点穴道，眼看高塔近旁已无弯弓搭箭的好手，纵声叫道："塔上各位前辈，请逐一跳将下来，在下在这里接着！"

塔上诸人听了都是一怔，心想此处高达十余丈，跳下去力道何等巨大，你便有千斤之力也无法接住。崆峒、昆仑各派中便有人嚷道："千万跳不得，莫上这小子的当！他要骗咱们摔得粉身碎骨。"

张无忌见烟火弥漫，已烧近众高手身边，众人若再不跳，势必尽数葬身火窟，提声叫道："俞二伯，你待我恩重如山，难道小侄会存心相害吗？你先跳罢！"

俞莲舟对张无忌素来信得过，虽想他武功再强，也决计接不住自己，但想与其活活烧死，还不如活活摔死，叫道："好！我跳下来啦！"纵身一跃，从高塔上跳将下来。

张无忌看得分明，待他身子离地约有五尺之时，一掌轻轻拍出，击在他的腰里。这一掌中所运，正是"乾坤大挪移"的绝顶武功，吞吐控纵之间，已将他自上向下的一股巨力拨为自左至右。

俞莲舟的身子向横里直飞出去，一摔数丈，此时他功力已恢复了七八成，一个回旋，已稳稳站在地下，顺手一掌，将一名蒙古武士打得口喷鲜血。他大声叫道："大师哥、四师弟！你们都跳下来罢！"

塔上众人见俞莲舟居然安好无恙，齐声欢呼起来。

宋远桥爱子情深，要他先脱险地，说道："青书，你跳下去！"宋青书自出囚室后，一直站在周芷若身旁，说道："周姑娘，你快跳。"周芷若功力未复，不能去相助师父，却不肯自行逃生，听宋青书这么说，摇了摇头道："我等师父！"

这时何太冲、班淑娴等已先后跳下，都由张无忌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出掌拍击，自直堕取为横摔，一一脱离险境。这一干人功力虽未全复，但只须回复得五六成，已是众番僧、众武士所难以抵挡。俞莲舟等顷刻间夺得兵刃，护在张无忌身周。王保保和赵敏的手下欲上前阻挠，均被俞莲舟、何太冲、班淑娴等挡住。塔上每跃下一人，张无忌便多了一个帮手。那些人自被赵敏囚入高塔之后，人人受尽了屈辱，也不知有多少人被割去了手指，此时得脱牢笼，个个含愤拚命，霎时间已有二十余名武士尸横就地。

王保保见情势不佳，传令："调我飞弩亲兵队来！"

哈总管正要去传小王爷号令，突然间只见东南角上火光冲天。他大吃一惊，叫道："小王爷，王府失火！咱们快去保护王爷要紧。"

王保保关怀父亲安危，顾不得擒杀叛贼，忙道："妹子，我先回府，你诸多小心！"不等赵敏答应，掉转马头，直冲出去。

王保保这一走，十八金刚一齐跟去，王府武士也去了一大半。余下众武士见王府失火，谁也没想到只是韦一笑一人捣鬼，只道大批叛徒进攻王府，无不惊惶。

其时宋青书、宋远桥、张松溪、莫声谷等都已跃下高塔，双方强弱之势更形逆转，待得空闻方丈、空智大师，以及少林派达摩堂、罗汉堂众高僧一一跃下时，赵敏手下的武士已无可抗御。

赵敏心想此时若再不走，反而自己要成为他的俘虏，当即下令："各人退出万安寺。"转头向张无忌道："明日黄昏，我再请你饮酒，务请驾临。"张无忌一怔之间，尚未答应，赵敏一笑嫣然，已退入了万安寺后殿。

只听得范遥在塔顶大叫："周姑娘，快跳下，火烧眉毛啦，你再不跳，难道想做焦炭美人么？"周芷若道："我陪着师父！"

灭绝师太和鹤笔翁剧斗一阵，烟火上腾，便跃上一层，终于斗上了第十层的屋角。她功力尚未全复，但此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掌法中只攻不守。鹤笔翁一来挂念着师兄，心有二用，二来前伤未愈，三来适才中了麻药，穴道又被封闭良久，手脚究也不十分灵便，两人竟斗了个不分上下。灭绝师太听到徒儿的说话，叫道："芷若，你快跳下去，别来管我！这贼老儿辱我太甚，岂能容他活命？"

鹤笔翁暗暗叫苦："这老尼全是拚命的打法，我救师兄要紧，难道跟她在这火窟中同归于尽不成？"大声道："灭绝师太，这话是苦头陀说的，跟我可不相干。"

灭绝师太撤掌回身，问范遥道："兀那头陀，这等疯话可是你说的？"范遥嬉皮笑脸的道："甚么疯话？"这一句话，明摆着要灭绝师太亲口重复一遍："他说我是你的老情人，周芷若是我跟你生的私生女儿。"这两句她如何能说得出口？但就是范遥这句话，她已知鹤笔翁之言不假，只气得全身发颤。

鹤笔翁见灭绝师太背向自己，突然一阵黑烟卷到，正是偷袭的良机，烟雾之中，一掌击向灭绝师太背心。周芷若和范遥看得分明，齐声明道："师父小心！""老尼姑小心！"但灭绝师太回掌反击，已挡不了鹤笔翁的阴阳双掌，左掌和他的左掌相抵，鹤笔翁的右手所发的玄冥神掌终于击在她的背心。那玄冥神掌何等厉害，当年在武当山上，甚至和张三丰都对得一掌，灭绝师太身子一晃，险些摔倒。周芷若大惊，抢上扶住了师父。

范遥大怒，喝道："阴毒卑鄙的小人，留你作甚？"提起裹着鹿杖客和韩姬的被窝卷儿，抛了下去。鹤笔翁同门情深，危急之际不及细思，扑出来便想抓住鹿杖客。但那被窝卷离塔太远，鹤笔翁只抓到被窝一角，一带之下，竟身不由主的跟着一起摔落。

张无忌站在塔下，烟雾弥漫之中瞧不清塔上这几人的纠葛，眼见一大捆物事和一个人摔下，那捆物事不知是甚么东西，隐约间只看到其中

似乎包得有人，但那人却看清楚是鹤笔翁。他明知此人曾累得自己不知吃过多少苦头，甚至自己父母之死也和他有莫大关连，可是终究不忍袖手不顾，任由他跌得粉身碎骨，立即纵身上前，双掌分别拍击，将被窝和鹤笔翁分向左右击出三丈。

鹤笔翁一个回旋，已然站定，心中暗叫一惊："好险！"他万没想到张无忌竟会以德报怨，救了自己一命，转身去看师兄时，却又吃了一惊。原来张无忌一拍之下，被窝散开，滚出两个赤裸裸的人来，正好摔入火堆之中，鹿杖客穴道未解，动弹不得，须发登时着火。鹤笔翁大叫："师哥！"抢入火堆中抱起。

他跃出火堆，立足未定，俞莲舟叫道："吃我一掌！"左掌击向他肩头。鹤笔翁不敢抵敌，沉肩相避，俞莲舟这一掌似已用老，但他肩头下沉，这一掌仍是跟着下击，拍的一声，只痛得他额头冷汗直冒，此刻救师兄要紧，忙抱起鹿杖客，飞身跃出高墙。

便在此时，塔中又是一根燃烧着的大木柱倒将下来，压着韩姬尸身，片刻间全身是火，塔下众人齐声大叫："快跳下来，快跳下来！"

范遥东窜西跃，躲避火势。那宝塔梁柱烧毁后，砖石纷纷跌落，塔顶已微微晃动，随时都能塌将下来。

灭绝师太厉声道："芷若，你跳下去！"周芷若道："师父，你先跳了，我再跳！"灭绝师太突然纵身而起，一掌向范遥的左肩劈下，喝道："魔教的贼子，实是容你不得！"

范遥一声长笑，纵身跃下。张无忌一掌击出，将他轻轻送开，赞道："范右使，大功告成，当真难能！"范遥站定脚步，说道："若非教主神功盖世，大伙儿人人成了高塔上的烤猪，范遥行事不当，何功之有？"

灭绝师太伸臂抱了周芷若，踊身下跳，待离地面约有丈许时，双臂运劲上托，反将周芷若托高了数尺。这么一来，周芷若变成只是从丈许高的空中落下，丝毫无碍，灭绝师太的下堕之势却反而加强。

张无忌抢步上前，运起乾坤大挪移神功往她腰后拍去。岂知灭绝师太死志已决，又绝不肯受明教半分恩惠，见他手掌拍到，拚起全身残余力气，反手一掌击出。双掌相交，砰的一声大响，张无忌的掌力被她这一掌转移了方向，喀喇一响，灭绝师太重重摔在地下，登时脊骨断成数截。张无忌却也被她挟着下堕之势的这一掌打得胸口气血翻涌，连退几步，心下大感不解，灭绝师太这一掌，明明便是自杀。

周芷若扑到师父身上，哭叫："师父，师父！"其余峨嵋派众男女弟子都围在师父身旁，乱成一团。灭绝师太道："芷若，从今日起，你便是本派掌门，我要你做的事，你都……都不会违背么？"周芷若哭道："是，师父，弟子不敢忘记。"

灭绝师太微微一笑，道："如此，我死也瞑目……"眼见张无忌走上前来，伸手要搭她脉搏，灭绝师太右手蓦地里一翻，紧紧抓住张无忌的手腕，厉声道："魔教的淫徒，你若玷污了我爱徒清白，我做鬼也不饶过……"最后一个"你"字没说出口，已然气绝身亡，但手指仍然不松，五片指甲在张无忌手腕上掏出了血来。

范遥叫道："大伙儿都跟我来，到西门外会齐。倘若再有耽搁，奸王的大队人马这就要来啦。"

张无忌抱起灭绝师太的尸身，低声道："咱们走罢！"周芷若将师父的手指轻轻扳离他手腕，接过尸身，向张无忌一眼也不瞧，便向寺外走去。

这时昆仑、崆峒、华山诸派高手早已蜂拥而出。只有少林派空闻、空智两位神僧不失前辈风范，过来合十向张无忌道谢。和宋远桥、俞莲舟等相互谦让一番，始先后出门。

张无忌以乾坤大挪移神功相援六派高手下塔。内力几已耗尽，最后和灭绝师太对了那一掌，更是大伤元气，这时几乎路也走不动了。莫声谷将他抱起，负在背后。张无忌默运九阳神功，这才内力渐增。

其时天已黎明，群雄来到西门，驱散把守城门的官兵，出城数里，杨逍已率领骡马大车来接，向众人贺喜道劳。

空闻大师道："今番若不是明教张教主和各位相救，我中原六大派气运难言。大恩不言谢，为今之计，咱们该当如何，便请张教主示下。"张无忌道："在下识浅，有甚么主意，还是请少林方丈发号施令。"空闻大师坚执不肯。

张松溪道："此处离城不远，咱们今日在鞑子京城中闹得这么天翻地覆，那奸王岂能罢休？待得王府中火势救灭，定必派遣兵马来追。咱们还是先离此处，再定行止。"何太冲道："奸王派人来追，那是最好不过，咱们便杀他个落花流水，出一出这几日所受的恶气。"张松溪道："大伙儿功力未曾全复，要杀鞑子也不忙在一时，还是先避一避的为是。"

空闻大师道："张四侠说的是，今日便是杀得多少鞑子，大伙儿也必伤折不小，咱们还是暂且退避。"少林掌门人说出来的话毕竟声势又是不同，旁人再无异议。空闻大师又问："张四侠，依你高见，咱们该向何处暂避？"张松溪道："鞑子料得咱们不是向南，便向东南，咱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径向西北，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都是一怔。杨逍却拍手说道："张四侠的见地高极。西北地广人稀，随便找一处荒山，尽可躲得一时。鞑子定然料想不到。"众人越想越觉张松溪此计大妙，当下拨转马匹，径向北行。

行出五十余里，群侠在一处山谷中打尖休息。杨逍早已购齐各物，干粮酒肉，无一或缺。众人谈起脱困的经过，都说全仗张无忌和范遥两人相救。

这边厢周芷若和峨嵋派众人将灭绝师太的尸身火化了。

空闻、空智、宋远桥、张无忌等一一过去行礼致祭。灭绝师太一代大侠，虽然性情怪僻，但平素行侠仗义，正气凛然，武林中人所共敬。峨嵋群弟子放声大哭，余人也各凄然。

空闻大师朗声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峨嵋诸侠只须继承师太遗志，师太虽死犹生。这一次奸人下毒，谁都吃了大亏，本派空性师弟也为鞑子所害，此仇自是非报不可，如何报仇，却须从长计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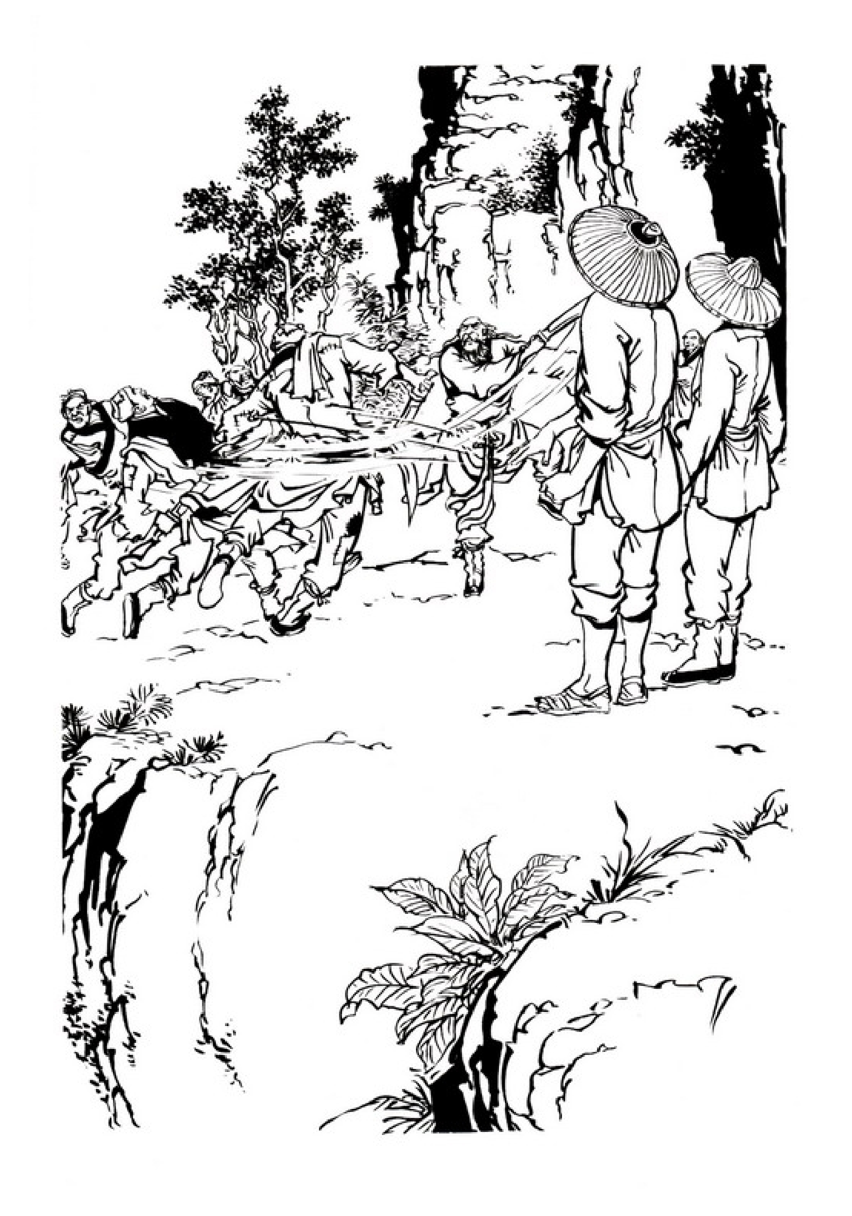
空智大师道："中原六大派原先与明教为敌，但张教主以德报怨，反而出手相救，双方仇嫌，自是一笔勾销。今后大伙儿同心协力，驱除胡虏。"

众人一齐称是。但说到如何报仇，各派议论纷纷，难有定见。最后空闻说道："这件事非一时可决，咱们休息数日，分别回去，日后大举报仇，再徐商善策。"当下众人均点头称是。

张无忌道："此间大事已了，我有些私人俗务，尚须回大都一转，谨与各位作别，今后当与各位并肩携手，与鞑子决一死战。"

群豪齐叫："大伙儿并肩携手，与鞑子决一死战。"呼声震天，山谷鸣响，当下一齐送到谷口。

张无忌行礼作别。杨逍："教主，你是天下英雄之望，一切多多保重。"张无忌道："兄弟理会得。"纵马向南驰去。



二十八　恩断义绝紫衫王

将近大都时，张无忌心想昨晚万安寺一战，汝阳王手下许多武士已识得自己面目，撞上了诸多不便，于是到一家农家买了套庄稼汉子的旧衣服换了，头上戴个斗笠，用煤灰泥巴将手脸涂得黑黑地，这才进城。

他回到西城的客店外，四下打量，前后左右并无异状，当即闪身入内，进了自己的住房。小昭正坐在窗边，手中做着针线，见他进房，一怔之下，才认了他出来，满脸欢容，如春花之初绽，笑道：“公子爷，我还道是哪一个庄稼汉闯错了屋子呢，真没想到是你。”

张无忌笑道：“你在做甚么？独个儿闷不闷？”小昭脸上一红，将手中缝着的衣衫藏到了背后，忸怩道：“我在学着缝衣，可见不得人的。”将衣衫藏在枕头底下，斟茶给张无忌喝，见到他满脸黑泥，笑道：“你洗不洗脸？”

张无忌微笑道：“我故意涂抹的，可别洗去了。”拿着茶杯，心下沉吟：“赵姑娘要我陪她去借屠龙刀。大丈夫言出如山，不能失信于人。何况我原要去接义父回归中土。义父本来担心中原仇家太多，他眼盲之后，应付不了。此时武林群豪同心抗胡，私人的仇怨，甚么都该化解了。只须我陪他老人家在一起，谅旁人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大海中风涛险恶，小昭这孩子是不能一齐去的。嗯，有了，我要赵姑娘将小昭安顿在王府之中，倒比别的处所平安得多。”

小昭见他忽然微笑，问道：“公子，你在想甚么？”张无忌道：“我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带着你很是不便。我想到了一处所在，可以送你去寄居。”小昭脸上变色，道：“公子爷，我一定要跟着你，小昭要天天这般服侍你。”

张无忌劝道：“我是为你好。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危险，不知甚么时候才能回来。”小昭道：“在光明顶上那山洞之中，我就已打定了主意，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除非你把我杀了，才能撇下我，你见了我讨厌，不要我陪伴么？”张无忌道：“不，不！你知道我很喜欢你，我只是不愿你去冒无谓的危险。

我一回来，立刻就会找你。”小昭摇头道：“只要在你身边，甚么危险我都不在乎。公子爷，你带我去罢！”

张无忌握着小昭的手，道：“小昭，我也不须瞒你，我是答应了赵姑娘，要陪她往海外一行。大海之中，波涛连天。我是不得不去。但你去冒此奇险，殊是无益。”

小昭胀红了脸，道：“你陪赵姑娘一起，我更加要跟着你。”

说了这两句话，已急得眼中泪水盈盈。张无忌道：“为甚么更加要跟着我？”小昭道：“那赵姑娘心地歹毒，谁也料不得她会对你怎样。我跟着你，也好照看着你些儿。”

张无忌心中一动：“莫非这小姑娘对我暗中已生情意？”听到她言辞中忱忱之诚，不禁感激，笑道：“好，带便带你去，大海中晕起船来，可不许叫苦。”小昭大喜，连声答应，说道：“我要是惹得你不高兴，你把我抛下海去喂鱼罢！”张无忌笑道：“我怎么舍得？”

他二人虽然相处日久，有时旅途之际客舍不便，便同卧一室，但小昭自居婢仆，张无忌又从来不说一句戏谑调笑的言语。这时他冲口而出说了句“我怎么舍得”，自知失言，不由得脸上一红，转过了头望着窗外。小昭却叹了口气，自去坐在一边。

张无忌问道：“你为甚么叹气？”小昭道：“你真正舍不得的人多着呢。峨嵋派的周姑娘，汝阳王府的郡主娘娘，将来不知道还有多少。你心中怎会挂念着我这个小丫头？”

张无忌走到她面前，说道：“小昭，你一直待我很好，难道我不知道么？难道我是个忘恩负义、不知好歹的人吗？”说这两句话时脸色郑重，语意极是诚恳。

小昭又是害羞，又是欢喜，低下了头道：“我又没要你对我怎样，只要你许我永远服侍你，做你的小丫头，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一晚没睡，一定倦了，快上床休息一会罢。”说着掀开被窝，服侍他安睡，自去坐在窗下，拈着针线缝衣。

张无忌听着她手上的铁链偶尔发出轻微的铮铮之声，只觉心中平安喜乐，过不多时，便合上眼睡着了。

这一睡直到傍晚始醒，他吃了碗面，说道：“小昭，我带你去见赵姑娘，借她倚天剑斩断你手脚上的铐镣。”两人走到街上，但见蒙古兵卒骑马来回奔驰，戒备甚严，自是昨晚汝阳王府失火、万安寺大乱之故。两人一听到马蹄声音，便缩身在屋角后面，不让元兵见到，不多时便到了那家小酒店中。

张无忌带着小昭推门入内，只见赵敏已坐在昨晚饮酒的座头上，笑吟吟的站了起来，说道：“张公子真乃信人。”张无忌见她神色如常，丝毫不以昨晚之事为忤，暗想：“这位姑娘城府真深，按理说我派人杀了她父亲的爱姬，将她费尽心血捉来的六派高手一齐放了，她必定恼怒异常，不料她一如平时。且看她待会如何发作。”见桌上已摆设了两副杯筷，他欠一欠身，便即就坐，小昭远远站着伺候。

张无忌抱拳说道：“赵姑娘，昨晚之事，在下诸多得罪，还祈见谅。”赵敏笑道：“爹爹那韩姬妖妖娆娆的，我见了就讨厌，多谢你叫人杀了她。我妈妈尽夸赞你能干呢。”张无忌一怔，如此结果，实是大出意料之外。赵敏又道：“那些人你救了去也好，反正他们不肯归降，我留着也是无用。你救了他们，大家一定感激你得紧。当今中原武林，声望之隆，自是无人再及得上你了。张公子，我敬你一杯！”说着笑盈盈的举起酒杯。

便在此时，门口走进一个人来，却是范遥。他先向张无忌行了一礼，再恭恭敬敬的向赵敏拜了下去，说道：“郡主，苦头陀向你告辞。”赵敏并不还礼，冷冷的道：“苦大师，你瞒得我好苦。你郡主这个筋斗栽得可不小啊。”

范遥站起身来，昂然说道：“苦头陀姓范名遥，乃明教光明右使。朝廷与明教为敌，本人混入汝阳王府，自是有所为而来。多承郡主礼敬有加，今日特来作别。”

赵敏仍是冷冷的道：“你要去便去，又何必如此多礼？”范遥道：“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自今而后，在下即与郡主为敌，若不明白相告，有负郡主平日相待之意。”

赵敏向张无忌看了一眼，问道：“你到底有甚么本事，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张无忌道：“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

范遥哈哈一笑，说道：“教主这几句言语，正说出了属下的心事。教主，你多多保重。这位郡主娘娘年纪虽轻，却是心狠手辣，大非寻常。你良心太好，可千万别要上当。”张无忌道：“是，我自是不敢大意。”赵敏笑道：“多谢苦大师称赞。”

范遥转身出店，经过小昭身边时，突然一怔，脸上神色惊愕异常，似乎突然见到甚么可怕之极的鬼魅一般，失声叫道：“你……你……”小昭奇道：“怎么啦？”范遥向她呆望了半晌，摇头道：“不是的……不是的……我看错人了。”长叹一声，神色黯然，推门走了出去。口中喃喃的道：“真像，真像。”

赵敏与张无忌对望一眼，都不知他说小昭像谁。

忽听得远处传来几下呼哨之声，三长两短，声音尖锐。张无忌一怔，记得这是峨嵋派招聚同门的讯号，当日在西域遇到灭绝师太等一干人时，曾数次听到她们以此讯号相互联络，寻思：“怎地峨嵋派又回到了大都？莫非遇上了敌人么？”赵敏道：“那是峨嵋派，似乎遇上了甚么急事。咱们去瞧瞧，好不好？”张无忌奇道：“你怎知道？”赵敏笑道：“我在西域率人跟了她们四日四夜，终于捉到了灭绝师太，怎会不知？”

张无忌道：“好，咱们便去瞧瞧。赵姑娘，我先求你一件事，要借你的倚天剑一用。”赵敏笑道：“你未借屠龙刀，先向我借倚天剑，算盘倒是精明。”解下腰间系着的宝剑，递了过去。

张无忌拿在手里。拔剑出鞘，道：“小昭，你过来。”小昭走到他身前，张无忌挥动长剑，嗤嗤嗤几下轻响，小昭手脚上铐链一齐削断，呛啷啷跌在地下。小昭下拜道：“多谢公子，多谢郡主。”赵敏微笑道：“好美丽的小姑娘。你教主定是欢喜你得紧了。”小昭脸上一红，眼中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张无忌还剑入鞘，交给赵敏，只听得峨嵋派的呼哨声直往东北方而去，便道：“咱们去罢。”赵敏摸出一小锭银子抛在桌上，闪身出店。

张无忌怕小昭跟随不上，右手拉住她手，左手托在她腰间，不即不离的跟在赵敏身后。只奔出十余丈，便觉小昭身子轻飘飘的，脚步移动也甚迅速，他微觉奇怪，手上收回相助的力道，见小昭仍是和自己并肩而行，始终不见落后。虽然他此刻未施上乘轻功，但脚下已是极快，小昭居然仍能跟上。

转眼之间，赵敏已越过几条僻静小路，来到一堵半塌的围墙之外。张无忌听到墙内隐隐有女子争执的声音，知道峨嵋派便在其内，拉着小昭的手越墙而入，黑暗中落地无声。围墙内遍地长草，原来是个废园。赵敏跟着进来，三人伏在长草之中。

废园北隅有个破败凉亭，亭中影影绰绰的聚集着二十来人，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你是本门最年轻的弟子，论资望，说武功，哪一桩都轮不到你来做本派掌门……”张无忌认得是丁敏君的语音，在长草丛中伏身而前，走到离凉亭数丈之处，这才停住。此时星光黯淡，瞧出来朦胧一片，他凝神注视，隐约看清楚亭中有男有女，都是峨嵋派弟子，除丁敏君外，其余灭绝师太座下的诸大弟子似乎均在其内。左首一人身形修长，青裙曳地，正是周芷若。只听丁敏君话声极是严峻，不住口的道：“你说，你说……”

周芷若缓缓的道：“丁师姊说的是，小妹是本门最年轻的弟子，不论资历、武功、才干、品德，哪一项都够不上做本派掌门。师父命小妹当此大任，小妹原曾一再苦苦推辞，但先师厉言重责，要小妹发下毒誓，不得有负师父的嘱咐。”

峨嵋大弟子静玄说道：“师父英明，既命周师妹继任掌门，必有深意。咱们同受师父栽培的大恩，自当遵奉她老人家遗志，同心辅佐周师妹，以光本派武德。”

丁敏君冷笑道：“静玄师姊说师父必有深意，这‘必有深意’四字果然说得好。咱们在高塔之上、高塔之下，不是都曾亲耳听到苦头陀和鹤笔翁大声叫嚷么？周师妹的父母是谁，师父为何对她另眼相看，这还明白不过么？”

苦头陀对鹿杖客说道灭绝师太是他的老情人、周芷若是他二人的私生女儿，只不过是他邪魔外道的古怪脾气发作、随口开句玩笑，但鹤笔翁这么公然叫嚷出来，旁人听在耳里，虽然未必尽信，难免有几分疑心。这等男女之私，常人总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灭绝师太对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一众弟子均是不明所以，“私生女儿”这四字正是最好的解释。

各人听了丁敏君这几句话，都默然不语。

周芷若颤声道：“丁师姊，你若不服小妹接任掌门，尽可明白言讲。你胡言乱语，败坏师父毕生清誉，该当何罪？小妹先父姓周，乃是汉水中一个操舟的船夫，不会丝毫武功。先母薛氏，祖上却是世家，本是襄阳人氏，襄阳城破之后逃难南下，沦落无依，嫁了先父。小妹蒙武当派张真人之荐，引入峨嵋门下，在此以前，从未见过师父一面。你受师父大恩，今日先师撒手西归，便来说这等言语，这……这……”说到这里，语音哽咽，泪珠滚滚而下，再也说不下去了。

丁敏君冷笑道：“你想任本派掌门，尚未得同门公认，自己身分未明，便想作威作福，分派我的不是，甚么败坏师父清誉，甚么该当何罪。你想来治我的罪，是不是？我倒要请问：你既受师父之嘱继承掌门，便该即日回归峨嵋。师父逝世，本派事务千头万绪，在在均要掌门人分理。你孤身一人突然不声不响的回到大都，却是为何？”

周芷若道：“师父交下一副极重的担子，放在小妹身上，是以小妹非回大都不可。”丁敏君道：“那是甚么事？此处除了本派同门，并无外人，你尽可明白言讲。”周芷若道：“这是本派最大的机密，除了本派掌门人之外，不能告知旁人。”

丁敏君冷笑道：“哼，哼！你甚么都往‘掌门人’这三个字上一推，须骗我不到。我来问你：本派和魔教仇深似海，本派同门不少丧于魔

教之手，魔教教众死于师父倚天剑下的更是不计其数。师父所以逝世，便因不肯受那魔教教主一托之故。然则师父尸骨未寒，何以你便悄悄的来寻魔教那个姓张的小淫贼、那个当教主的大魔头？”

张无忌听到最后这几句话时身子不禁一震，便在此时，只觉一根柔腻的手指伸到自己左颊之上，轻轻刮了两下，正是身旁的赵敏以手指替他刮羞。张无忌满脸通红，心想：“难道周姑娘真的是来找我么？”

只听周芷若嗫嗫嚅嚅的道：“你……你又来胡说八道了……”

丁敏君大声道：“你还想抵赖？你叫大伙儿先回峨嵋，咱们问你回大都有甚么事，你偏又吞吞吐吐的不肯说。众同门情知不对，这才蹑在你的后面。你向你父亲苦头陀探问小淫贼的所在，当我们不知道么？你去客店找那小淫贼，当我们不知道么？”

她左一句“小淫贼”，右一句“小淫贼”，张无忌脾气再好，却也不禁着恼，突觉头颈中有人呵了一口气，自是赵敏又在取笑了。

丁敏君又道：“你爱找谁说话，爱跟谁相好，旁人原是管不着。但这姓张的小淫贼是本派的生死对头，昨晚众人逃出大都，一路之上，何以你尽是含情脉脉的瞧他？他走到哪里，你的目光便跟到哪里，这可不是我信口雌黄，这里众同门都曾亲眼目睹。那日在光明顶上，先师叫你刺他一剑，他居然不闪不避，对你眉花眼笑，而你也对他挤眉弄眼，不痛不痒的轻轻刺了他一下。以倚天剑之利，怎能刺他不死？这中间若无私弊，有谁能信？”

周芷若哭了出来，说道：“谁挤眉弄眼了？你尽说些难听的言语来诬赖人。”

丁敏君冷笑一声，道：“我这话难听，你自己所作所为，便不怕人说难看了？你的话便好听了？哼，刚才你怎么问那客房中的掌柜来着？‘劳你的驾，这里可有一位姓张的客官吗？

嗯，二十来岁年纪，身材高高的，或者，他不说姓张，另外说个姓氏。’”她尖着嗓子，学起周芷若慢吞吞的声调，装腔作势，说得加意的妖媚娇柔，令人听得毛骨悚然。

张无忌心下恼怒，暗想这丁敏君乃峨嵋派中最为刁钻刻薄之人，周芷若柔弱仁懦，万不是她的对手，但若自己挺身而出为周芷若撑腰，一来这是峨嵋派本门事务，外人不便置喙，二来只有使周芷若处境更为不利，眼见她被挤逼得狼狈之极，自己却束手无策。

峨嵋派中大多数弟子本来都遵从师父遗命，奉周芷若为掌门人，但听丁敏君辞锋咄咄，说得入情入理，均想：“师父和魔教结怨太深。周师妹和那魔教教主果是干系非同寻常，倘若她将本派卖给了魔教，那便如何是好？”

只听丁敏君又道：“周师妹，你由武当派张真人引入师父门下，那魔教的小淫贼是武当张五侠之子。这中间到底有甚么古怪阴谋，谁也不知底细。”提高了嗓子又道：“众位师兄师姊、师弟师妹，师父虽有遗言命周师妹接任掌门，可是她老人家万万料想不到，她圆寂之后尸骨未寒，本派掌门人立即便去寻那魔教教主相叙私情。此事和本派存亡兴衰干系太大，先师若知今晚之事，她老人家必定另选掌门。师父的遗志乃是要本派光大发扬，决不是要本派覆灭在魔教之手。依小妹之见，咱们须得继承先师遗志，请周师妹交出掌门铁指环，咱们另推一位德才兼备、资望武功足为同门表率的师姊，出任本派掌门。”她说了这几句话后，同门中便有六七人出言附和。

周芷若道：“我受先师之命，接任本派掌门，这铁指环决不能交。我实在不想当这掌门，可是我曾对师父立下重誓，决不能……决不能有负她老人家的托付。”这几句话说来半点力道也无，有些同门本来不作左右袒，听了也不禁暗暗摇头。

丁敏君厉声道：“这掌门铁指环，你不交也得交！本派门规严戒欺师灭祖，严戒淫邪无耻，你犯了这两条最最首要的大戒，还能掌理峨嵋门户么？”

赵敏将嘴唇凑到张无忌耳边，低声道：“你的周姑娘要糟啦！你叫我一声好姊姊，我便出头去给她解围。”张无忌心中一动，知道这位姑娘足智多谋，必有妙策使周芷若脱困，但她年纪比自己小得多，这一声“好姊姊”叫起来未免太也肉麻，实在叫不出口，正自犹豫，赵敏又道：“你不叫也由得你，我可要走啦。”

张无忌无奈，只得在她耳边低声叫道：“好姊姊！”赵敏噗哧一笑，正要长身而起，亭中诸人已然惊觉。丁敏君喝道：“是谁？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偷听！”

突然间墙外传来几声咳嗽，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黑夜之中，你峨嵋派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甚么？”一阵衣襟带风之声掠过空际，凉亭外已多了两人。

这二人面向月光，张无忌看得分明，一个是佝偻龙钟的老妇，手持拐杖，正是金花婆婆，另一个是身形婀娜的少女，容貌奇丑，却是殷野王之女、张无忌的表妹蛛儿殷离。那日韦一笑将蛛儿擒去，还没上光明顶便寒毒发作，强忍着不吸她热血，终于不支倒地，后来得周颠救醒，再寻蛛儿时却已不知去向。张无忌自和她分别以来，常自想念，不料此刻忽而出现，他大喜之下，几欲出声招呼。

丁敏君冷冷的道：“金花婆婆，你来干甚么？”金花婆婆道：“你师父在哪里？”丁敏君道：“先师已于昨日圆寂，你在园外听了这么久，却来明知故问。”

金花婆婆失声道：“啊，灭绝师太已圆寂了！是怎样死的？

为甚么不等着再见我一面？唉，唉，可惜，可惜……”一句话没再说得下去，弯了腰不住的咳嗽。蛛儿轻轻拍着她背，向丁敏君冷笑道：“谁耐烦来偷听你们说话？我和婆婆经过这里，听得你叽哩咕噜的说个不停，我认得你的声音，这才进来瞧瞧，婆婆问你，你没听见么？你师父是怎样死的？”

丁敏君怒道：“这干你甚么事？我为甚么要跟你说？”

金花婆婆舒了口长气，缓缓的道：“我生平和人动手，只在你师父手下输过一次，可是那并非武功招数不及，只是挡不了倚天剑的锋利。这几年来发愿要找一口利刃，再与你师父一较高下。老婆子走遍了天涯海角，总算不枉了这番苦心，一位故人答应借宝刀给我一用。我打听得峨嵋派人众被朝廷囚禁在万安寺中，有心要去救你师父出来，和她较量一下真实本领，岂知今日来到，万安寺已成了一片瓦砾。唉！命中注定，金花婆婆毕生不能再雪此败之辱。灭绝师太啊灭绝师太，你便不能迟死一天半日吗？”

丁敏君道：“我师父此刻倘若尚在人世，你也不过再多败一场，叫你输得死心塌……”

突然间拍拍拍拍，四下清脆的声响过去，丁敏君目眩头晕，几欲摔倒，脸上已被金花婆婆左右开弓的连击了四掌。别看这老婆婆病骨支离，咳嗽连连，岂知出手竟然迅捷无伦，手法又怪异之极，这四掌打得丁敏君竟无丝毫抗拒躲闪的余地。

她与丁敏君相距本有两丈，但顷刻间欺近身去，打了四掌后又即退过，行动直似鬼魅。

丁敏君惊怒交集，立即拔出长剑，抢上前去，指着金花婆婆道：“你这老乞婆，当真活得不耐烦了？”金花婆婆似乎没听到她的辱骂，对她手中长剑也似视而不见，只缓缓的道：“你师父到底是怎么死的？”语意萧索，似乎十分的心灰意懒。

丁敏君手中长剑的剑尖距她胸口不过三尺，终究不敢便刺了出去，只骂：“老乞婆，我为甚么要跟你说？”

金花婆婆长叹一声，自言自语：“灭绝师太，你一世英雄，可算得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旦身故，弟子之中，竟无一个像样的人出来接掌门户吗？”

静玄师太走上一步，合掌说道：“贫尼静玄，参见婆婆。

先师圆逝之时，遗命由周芷若周师妹接任掌门。只是本派之中尚有若干同门未服。先师既已圆寂，令婆婆难偿心愿，大数如此，夫复何言？本派掌门未定，不能和婆婆定甚么约会。

但峨嵋乃武林大派，决不能堕了先师的威名。婆婆有甚么吩咐，便请示下，日后本派掌门自当凭武林规矩和你作一了断。

但若婆婆自恃前辈，逞强欺人，峨嵋派虽然今遭丧师大难，也唯有和你周旋到底，血溅荒园，有死而已。”这一番话侃侃道来，不亢不

卑，连张无忌和赵敏也是暗暗叫好。

金花婆婆眼中亮光一闪，说道："原来尊师圆寂之时，已然传下遗命，定下了继任的掌门人，那好极了。是哪一位？便请一见。"语气已比对丁敏君说话时客气得多了。

周芷若上前施礼，说道："婆婆万福！峨嵋派第四代掌门人周芷若，问婆婆安好。"

丁敏君大声道："也不害臊，便自封为本派第四代掌门人了。"

蛛儿冷笑道："这位周姊姊为人很好，我在西域之时，多承周姊姊的照料。她不配做掌门人，难道你反配么？你再在我婆婆面前放肆。瞧我不再赏你几个嘴巴！"

丁敏君大怒，刷的一剑便向蛛儿分心刺来。蛛儿一斜身，伸掌便往丁敏君脸上击去。她这身法和金花婆婆一模一样，但出手之迅捷却差得远了。丁敏君立即低头躲开，她那一剑却也没能刺中蛛儿。

金花婆婆笑道："小妮子，我教了多少次，这么容易的一招还是没学会。瞧仔细了！"右手挥去，顺手在丁敏君左颊上一掌，反手在她右颊上一掌，跟着又是顺手击左颊，反手击右颊，这四掌段落分明，人人都瞧得清清楚楚，但丁敏君全身给一股大力笼罩住了，四肢全然动弹不得，面颊连中四掌，绝无招架之能，总算金花婆婆掌上未运劲力，她才没受到重伤。蛛儿笑道："婆婆，你这手法我是学会了，就是没你这股内劲。我再来试试！"丁敏君仍是被金花婆婆的内力逼住了，眼见蛛儿这一掌又要打到脸上，气愤之下，几欲晕去。

突然间周芷若闪身而上，左手伸出，架开了蛛儿这一掌，说道："姊姊且住！"转头向金花婆婆道："婆婆，适才我静玄师姊已说得明白，本派同门武学上虽不及婆婆精湛，却也不容婆婆肆意欺凌。"

金花婆婆笑道："这姓丁的女子牙尖齿利，口口声声的不服你做掌门，你还来代她出头么？"周芷若道："本派门户之事，不与外人相干。小女子既受先师遗命，虽然本领低微，却也不容外人辱及本派门人。"

金花婆婆笑道："好，好，好！"只说得三个"好"字，便剧烈的咳嗽起来。蛛儿递了一粒丸药过去，金花婆婆接过服下，喘了一阵气，突然间双掌齐出，一掌按在周芷若前胸，一掌按在她后心，将她身子平平的挟在双掌之间，双掌着手之处，均是致命大穴。

这一招更是怪异之极，周芷若虽然学武为时无多，究已得了灭绝师太的三分真传，不料莫名其妙的便被对方制住了前胸后心要穴，只吓得花容失色，话也说不出来。金花婆婆森然道："周姑娘，你这掌门人委实稀松平常，难道尊师竟将峨嵋派掌门的重任，交了给你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么？我瞧你呀，多半是胡吹大气。"

周芷若一定心神，寻思："她这时手上只须内劲吐出，我心脉立时便被震断，死于当场。可是我如何能够堕了师父的威风？"一想到师父，登时勇气百倍，举起右手，说道："这是峨嵋派掌门的铁指环，是先师亲手套在我的手上，岂有虚假？"

金花婆婆一笑，说道："刚才你那师姊言道，峨嵋乃武林大派。此话倒也不错。可是凭你这点儿本领，能做这武林大派的掌门人吗？我瞧你还是乖乖听我吩咐的好。"

周芷若道："金花婆婆，先师虽然圆寂，峨嵋派并非就此毁了。我落在你的手中，你要杀便杀，若想胁迫我做甚不应为之事，那叫休想。本派陷于朝廷奸计，被囚高塔，却有哪一个肯降服了？周芷若虽是年轻弱女，既受重任，自知艰巨，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张无忌见她胸背要穴俱被金花婆婆按住，生死已在呼吸之间，兀自如此倔强，只怕金花婆婆一怒，立时便伤了她的性命，情急之下，便欲纵出相救。赵敏已猜到他心意，抓住他右臂轻轻一摇，意思说且不用忙。

只听金花婆婆哈哈一笑，说道："灭绝师太也不算怎么走眼啊。你这小掌门武功虽弱，性格儿倒强。嗯，不错，不错，武功差的可以练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周芷若此刻早已害怕得六神无主，只是想着师父临死时的重托，唯有硬着头皮，挺立不屈。

峨嵋众同门本来都瞧不起周芷若，但此刻见她不计私嫌，挺身而出回护丁敏君，而在强敌挟持之下丝毫不堕本派威名，心中均起了对她敬佩之意。静玄长剑一晃，几声唿哨，峨嵋群弟子倏地散开，各出兵刃，团团将凉亭围住了。

金花婆婆笑道："怎么样？"静玄道："婆婆劫持峨嵋掌门，意欲何为？"金花婆婆咳了几声，道："你们想倚多为胜？嘿嘿，在我金花婆婆眼下，再多十倍，又有甚么分别？"突然间放开了周芷若，身形晃处，直欺到静玄身前，食中两指，挖向她双眼。静玄急忙回剑削她双臂，只听得"嘿"的一声闷哼，身旁已倒了一位同门师妹。金花婆婆明攻静玄，左足却踢中了一名峨嵋女弟子腰间穴道。

但见她身形在凉亭周遭滴溜溜的转动，大袖飞舞，偶尔传出几下咳嗽之声，峨嵋门人长剑齐出，竟没一剑能刺中她衣衫，但男女弟子却已有七人被打中穴道倒地。她打穴手法极是怪异，被打中的都是大声呼叫。一时废园中凄厉的叫声此起彼落，闻之心惊。

金花婆婆双手一拍，回入凉亭，说道："周姑娘，你们峨嵋派的武功，比之金花婆婆怎么样？"周芷若道："本派武功当然高于婆婆。当年婆婆败在先师剑下，难道你忘了么？"金花婆婆怒道："灭绝老尼徒仗宝剑之利，又算得甚么？"

周芷若道："婆婆凭良心说一句，倘若先师和婆婆空手过招，胜负如何？"

金花婆婆沉吟半晌，道："不知道。我原想知道尊师和我到底谁强谁弱，是以今日才到大都来。唉！灭绝师太这一圆寂，武林中少了一位高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峨嵋派从此衰了。"

那七名峨嵋弟子呼号不绝，正似作为金花婆婆这话的注脚。静玄等年长弟子用力给他们推宫过血，丝毫不见功效，看来须金花婆婆本人方始解得。

张无忌当年医治过不少伤在金花婆婆手底的武林健者，知道这老婆婆下手之毒辣，江湖上实所罕有，有心出去相救，转念又想："这一来帮了周姑娘，却得罪了蛛儿。我这个表妹不但对我甚好，且是骨肉至亲，我如何可厚此薄彼？"

只听金花婆婆道："周姑娘，你服了么？"周芷若硬着头皮道："本派武功深如大海，不能速成。我们年岁尚轻，自是不及婆婆，日后进展，却是不可限量。"

金花婆婆笑道："妙极，妙极！金花婆婆就此告辞。待你日后武功不可限量之时，再来解他们的穴道罢。"说着携了蛛儿之手，转身便走。

周芷若心想这些同门的苦楚，便一时三刻也是难熬，金花婆婆一走，只怕他们痛也痛死了，忙道："婆婆慢走。我这几位同门师姊师兄，还请解救。"金花婆婆道："要我相救，那也不难。自今而后，金花婆婆和我这徒儿所到之处，峨嵋门人避道而行。"

周芷若心想："我甫任掌门，立时便遇此大敌。倘若答应了此事，峨嵋派怎么还能在武林中立足？这峨嵋一派，岂非就此在我手中给毁了？"

金花婆婆见她踌躇不答，笑道："你不肯堕了峨嵋派的威名，那也罢了。你将倚天剑借我一用，我就解救你的同门。"

周芷若道："本派师徒陷于朝廷奸计，被囚高塔，这倚天剑怎么还能在我们手中？"

金花婆婆原本已料到此事，借剑之言也不过是万一的指望，但听周芷若如此说，脸上还是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突然间厉声道："你要保全峨嵋派声名，便保不住自己性命……"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枚丸药，说道："这是断肠裂心的毒药，你吃了下去，我便救人。"

周芷若想起师父的嘱咐，柔肠寸断，寻思："师父叫我欺骗张公子，此事我原本干不了，与其活着受那无穷折磨，还不如就此一死，一了百了，甚么都不管的干净。"当下颤抖着接过毒药。静玄喝道："周师妹，不能吃！"

张无忌见情势危急，又待跃出阻止，赵敏在他耳边低声道："傻子！假的，不是毒药。"张无忌一怔之间，周芷若已将丸药送入了口中咽下。

静玄等人纷纷呼喝，又要抢上和金花婆婆动手。金花婆婆道："很好，挺有骨气。这毒药么，药性一时三刻也不能发作。周姑娘，你跟着

我，乖乖的听话，老婆子一喜欢，说不定便给解药于你。”说着走到那些被打中穴道的峨嵋门人身畔，在每人身上敲拍数下。那几人疼痛登止，停了叫喊，只是四肢酸麻，一时仍不能动弹。这几人眼见周芷若舍命服毒，相救自己，都是十分感激，有人便道：“多谢掌门人！”

金花婆婆拉着周芷若的手，柔声道：“乖孩子，你跟着我去，婆婆不会难为你。”

周芷若尚未回答，只觉一股极大的力道拉着自己，身不由主的便腾跃而起。

静玄叫道：“周师妹……”抢上欲待拦阻，斜刺里一缕指风，劲射而至，却是蛛儿从旁发指相袭。静玄左掌挥起一挡，不料蛛儿这招乃是虚招，拍的一响，丁敏君脸上已吃了一掌，这“指东打西”，正是金花婆婆的武学。但听得蛛儿格格娇笑，已然掠墙而出。

张无忌道：“快追！”一手拉着赵敏，一手携着小昭，三人同时越墙。

静玄等突然见到长草中还躲着三人，无不惊愕。金花婆婆和张无忌的轻功何等高妙，待得峨嵋群弟子跃上墙头，六人早已没入黑暗之中，不知去向。

张无忌等追出十余丈，金花婆婆脚下丝毫不停，喝道：“峨嵋派弟子居然还有胆子追赶金花婆婆，嘿嘿，了不起！”赵敏道：“留下本派掌门！”身形一晃，抢上数丈，倚天剑尖已指到金花婆婆身后，这一招“金顶佛光”，正是峨嵋派剑法的嫡传，她在万安寺中从峨嵋派女弟子手中学得，只是并非学自灭绝师太，不免未臻精妙。

金花婆婆听得背后金刃破风之势，放开了周芷若，急转身躯。赵敏手腕一抖，又是一招“千峰竞秀”。金花婆婆识得她手中兵刃正是倚天宝剑，心下又惊又喜，伸手便来抢夺。数招一过，金花婆婆已欺近赵敏身前，手指正要搭上她执剑的手腕，不料赵敏长剑急转，使出一招昆仑派的剑法“神驼骏足”。

金花婆婆见她是个年轻女子，手持倚天剑，使的又是峨嵋嫡传剑法，自当她是峨嵋派弟子。金花婆婆为了对付灭绝师太，于峨嵋派剑法已钻研数年，见了赵敏出手几招，料得她功力不过尔尔，此后数招，心中已先行预想明白，这一欺近身去，倚天剑定然手到拿来，岂知这年轻姑娘竟会突然之间使出昆仑派剑法来。金花婆婆若非心中先入为主，纵是昆仑剑法，也奈何她不得，只是这一招来得太过出于意外，她武功虽高，可也给打了个冷不防，急忙着地打滚，方始躲开，但左手衣袖已被剑锋轻轻带到，登时削下一大片来。

金花婆婆惊怒之下，欺身再上。赵敏知道自己武功可跟她差着一大截，不敢和她拆招，只是挥动倚天剑，左刺右劈，东舞西击，忽而崆峒派剑法，忽而华山派剑法，一招昆仑派的“大漠飞沙”之后，紧跟是一招少林派达摩剑法的“金针渡劫”。每一招均是各派剑法中的精华所在，每一招均具极大威力，再加上倚天剑的锋锐，金花婆婆心中惊讶无比，一时竟无法逼近。蛛儿看得急了，解下腰间长剑，掷给金花婆婆。

赵敏疾攻七八剑，到第九剑上，金花婆婆不得不以兵刃招架，擦的一声，长剑断为两截。

金花婆婆脸色大变，倒纵而出，喝道：“小妮子到底是谁？”

赵敏笑道：“你怎地不拔屠龙刀出来？”金花婆婆怒道：“我若有屠龙刀在手，你岂能挡得了我十招八招？你敢随我去一试么？”赵敏笑道：“你能拿到屠龙刀，倒也好了。我只在大都等你，容你去取了刀来再战。”金花婆婆道：“你转过头来，让我瞧个分明。”赵敏斜过身子，伸出舌头，左眼闭，右眼开，脸上肌肉扭曲，向她扮个极怪的鬼脸。

金花婆婆大怒，在地下吐了一口唾液，抛下断剑，携了蛛儿和周芷若快步而去。

张无忌道：“咱们再追。”赵敏道：“那也不用忙，你跟我来。我包管你的周姑娘安然无恙便是。”张无忌道：“你说甚么屠龙刀？”赵敏道：“我听这老婆子在废园中说道，她走遍了天涯海角，终于向一位故人借得到了柄宝刀，要和灭绝师太的倚天剑一斗。‘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要和倚天剑争锋，舍屠龙刀莫属。难道她竟向你义父谢老前辈借到了屠龙刀？我适才仗剑和她相斗，便是要逼她出刀。可是她手边又无宝刀，只叫我随她去一试。似乎她已知屠龙刀的所在，却是无法到手。”

张无忌沉吟道：“这倒奇了。”赵敏道：“我料她必去海滨，扬帆出海，前去找刀。咱们须得赶在头里，别让双眼已盲、心地仁厚的谢老前辈受这恶毒老婆子欺弄。”

张无忌听了她最后这句话，胸口热血上涌，忙道：“是，是！”他初时答应赵敏去借屠龙刀，只不过是为了大丈夫千金一诺，不能食言，此刻想到金花婆婆会去和义父为难，恨不得插翅赶去相救。

当下赵敏带着两人，来到王府之前，向府门前的卫士嘱咐了好一阵。那卫士连声答应，回身入内，不久便牵了九匹骏马、提了一大包金银出来。赵敏和张无忌、小昭三人骑了三匹马，让另外六匹跟在后面轮流替换，疾驰向东。

次日清晨，九匹马都已疲累不堪。赵敏向地方官出示汝阳王调动天下兵马的金牌，再换了九匹坐骑，当日深夜，已驰抵海边。

赵敏骑马直入县城，命县官急速备好一艘最坚固的大海船，船上舵工、水手、粮食、清水、兵刃、寒衣，一应备齐，除此之外，所有海船立即驱逐向南，海边五十里之内不许另有一艘海船停泊。汝阳王金牌到处，小小县官如何敢不奉命唯谨？赵敏和张无忌、小昭三人自在县衙门中饮酒等候。不到一日，县官报称一切均已办妥。

三人到海边看船时，赵敏不由得连连顿足，大叫：“糟了！”

原来海边所停泊的这艘海船船身甚大，船高二层，船头甲板和左舷右舷均装有铁炮，却是蒙古海军的炮船。当年蒙古大军远征日本，大集舟师，不料一场飓风，将蒙古海军打得七零八落，东征之举归于泡影，但舟舰的规模却也从那时起遗了下来。赵敏百密一疏，没想到那个县官竟会加倍巴结，去向水师借了一艘炮船来。这时船中粮食清水俱已齐备，而海边其余船只均已遵奉汝阳王金牌传令，早向南驶出数十里之外。赵敏苦笑之下，只得嘱咐众水手在炮口上多挂渔网，在船上装上十几担鲜鱼，装作是炮船旧了无用，早改作了渔船。

赵敏和张无忌、小昭三人换上水手装束，用油彩抹得脸上黄黄的，再粘上两撇鼠须，更无半点破绽。三人坐在船中，专等金花婆婆到来。

这位绍敏郡主料事如神，果然等到傍晚，一辆大车来到海滨，金花婆婆携着蛛儿和周芷若前来雇船。船上水手早受赵敏之嘱，诸多推托，说道这是一艘旧炮船改装的渔船，专门捕鱼，决不载客，直到金花婆婆取出两锭黄金作为船资，船老大方始勉强答应。金花婆婆带同蛛儿、周芷若上船，便命扬帆向东。

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之中，一叶孤舟，向着东南行驶。

舟行两日，张无忌和赵敏在底舱的窗洞中向外瞧去，只见白天的日头、晚上的月亮，总是在左舷上升，显然座船是径向南行。其时已是初冬天气，北风大作，船帆吃饱了风，行驶甚速。张无忌和赵敏商量过几次：“我义父是在极北的冰火岛上，咱们去找他，须得北行才是，怎么反向南去？”赵敏每次总是答道：“这金花婆婆必定另有古怪。何况这时节南风不起，便要北驶，也没法子。”

到得第三日午后，舵工下舱来向赵敏禀报，说道金花婆婆对这一带海程甚是熟悉，甚么地方有大沙滩，甚么地方有礁石，竟比这舵工还要清楚。

张无忌突然心一动，说道：“啊，是了！莫非她是回灵蛇岛？”赵敏问道：“甚么灵蛇岛？”张无忌道：“金花婆婆的老家是在灵蛇岛啊。她故世的丈夫叫银叶先生，灵蛇岛金花银叶，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赵敏噗哧一笑，说道：“你就大得我几岁，江湖上的事儿，倒挺内行似的。”张无忌笑道：“明教的邪魔外道，原比郡主娘娘多知道些江湖上的闲事。”他二人本是死敌，各统豪杰，狠狠的打过几场硬仗，但在海船舱底同处数日之后，言笑不禁，又共与金花婆婆为敌，相互间的隔阂已一天少于一天。

舵工禀报之后，只怕金花婆婆知觉，当即回到后梢掌舵之处。

赵敏笑道：“大教主，那就烦你将灵蛇岛金花银叶威震江湖的事迹，说些给我这孤陋寡闻的小丫头听听。”

张无忌笑道：“说来惭愧，银叶先生是何等样人，我是一无所知，那位金花婆婆，我却跟她作过一番对。”于是将自己如何在蝴蝶谷中跟“蝶谷医仙”胡青牛学医，如何各派人众被金花婆婆整得生死不得、来到蝶谷求医，如何自己受胡青牛指点而治愈众人，如何金花婆婆和灭

绝师太比武落败，如何胡青牛、王难姑夫妇终于又死在金花婆婆手下种种情由，一一说了。他想胡青牛脾性虽然怪僻，但对自己实在不错，想到他夫妇尸体高悬树梢的情景，不由得眼眶红了。他将蛛儿要擒自己到灵蛇岛去作伴、自己在她手臂上咬了一口的事略去了不说。为何省略此节，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或许觉得颇为不雅罢。

赵敏一声不响的听完，脸色郑重，说道："初时我只道这老婆婆不过是一位武功极强的高手，原来其中尚有这许多恩怨过节，听你说来，这老婆婆委实极不好斗，咱们可千万大意不得。"张无忌笑道："郡主娘娘文武双全，手下又统率着这许多奇材异能之士，对付区区一个金花婆婆，那也是游刃有余了。"赵敏笑道："就可惜茫茫大海之中，没法召唤我手下的众武士、诸番僧去。"张无忌道："这些煮饭的厨子，拉帆的水手，便算不得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也该算是第二流了罢？"

赵敏一怔，格格笑了起来，说道："佩服，佩服！大教主果然好眼力，须瞒你不过。"原来她回王府去取金银马匹之时，暗中嘱咐卫士，调动一批下属，赶到海边听由差遣。这些人也是快马赶程，只比张无忌他们迟到了半天。她所调之人均未参与万安寺之战，从没与张无忌朝过相，分别扮作厨工、水手之属。但学武之人，神情举止自然流露，纵然极力掩饰，张无忌瞧在眼中，心里早已有数。

赵敏听他这么一说，暗想他既然看了出来，金花婆婆见多识广，老奸巨猾，更早已识破了机关。好在己方人多势众，张无忌武功高强，她识破也好，不识破也好，若是动手，她连蛛儿在内，终究不过两人，那也不足为惧。她既不挑破，便不防继续假装下去。

这几日之中，张无忌最担心的，是周芷若服了金花婆婆那颗丸药后毒性是否发作。赵敏知他心意，见他眉头一皱，便派人到上舱去假作送茶送水，察看动静，每次回报，均说周姑娘言行如常，一无中毒症状。这么几次之后，张无忌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静坐船舱一角，想到了当日西域雪地中的情境，蛛儿如何陪伴自己，如何为何太冲、武烈、丁敏君等围逼之际尚来与自己见上一面，想到自己曾当着何太冲等众人之面，大声说道："姑娘，我诚心愿意娶你为妻，盼你别说我不配。"又全心全意的对她说道："从今而后，我会尽力爱护你，照顾你，不论有多少人来跟你为难，不论有多么厉害的人来欺侮你，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你周全。我要使你心中快乐，忘去了从前的苦处。"他想到这几句话，不禁红晕上脸。

赵敏忽道："呸！你又在想你的周姑娘了！"张无忌道："没有！"赵敏道："哼，想就想，不想就不想，难道我管得着么？男子汉大丈夫，撒甚么谎？"张无忌道："我干么撒谎？我跟你说，我想的不是周姑娘。"赵敏道："你若是想苦头陀、韦一笑，脸上不会是这般神情。那几个又丑又怪的家伙，你想到他们之时，会这样又温柔、又害臊么？"

张无忌不好意思的一笑，道："你这人也真厉害得过了分，别人心里想的人是俊是丑，你也知道。老实跟你说，我这时候想的人哪，偏偏一点也不好看。"

赵敏见他说得诚恳，微微一笑，就不再理会。她虽聪明，却也万万料想不到他所思念之人，竟是船舱上层中那个丑女蛛儿。

张无忌想到蛛儿为了练那"千蛛万毒手"的阴毒功夫，以致面容浮肿，凹凸不平，那晚废园重见，唯觉更甚于昔时，言念及此，情不自禁的叹了口气，心想她这门邪毒功夫越练越深，只怕身子心灵，两蒙其害。待得想到那日殷梨亭说起自己堕崖身亡、蛛儿伏地大哭的一番真情，心下更是感激。他自到光明顶上之后，日日夜夜，不是忙于练功，便是为明教奔波，几时能得安静下来想想自己的心事？偶尔虽也记挂着蛛儿，也曾向韦一笑查问，也曾请杨逍派人在光明顶四周寻觅，但一直不知下落，此刻心下深深自责："蛛儿对我这么好，可是我对她却如此寡情薄义？何以这些时日之中，我竟全没将她放在心上？"他自做了明教教主之后，自己的私事是一概都抛之脑后了。

赵敏忽道："你又在懊悔甚么了？"张无忌尚未回答，突听得船而上传来一阵吆喝之声，接着便有水手下来禀报："前面已见陆地，老婆子命我们驶近。"

赵敏与张无忌从窗孔中望出去，只见数里外是个树木葱翠的大岛，岛上奇峰挺拔，耸立着好几座高山。座船吃饱了风，直驶而前。只一顿饭功夫，已到岛前。那岛东端山石直降入海，并无浅滩，战船吃水虽深，却可泊在岸边。

战船停泊未定，猛听得山冈上传来一声大叫，中气充沛，极是威猛。这一来张无忌当真惊喜交集，这叫声熟悉之极，正是义父金毛狮王谢逊所发。一别十余年，义父雄风如昔，怎不令他心花怒放？当下也不及细思谢逊如何会从极北的冰火岛上来到此处，也顾不得被金花婆婆识破本来面目，急步从木梯走上后梢，向叫声所发出的山冈上望去。

只见四条汉子手执兵刃，正在围攻一个身形高大之人。那人空手迎敌，正是金毛狮王谢逊。张无忌一瞥之下，便见义父虽然双目盲了，虽然以一敌四，虽然赤手空拳抵挡四件兵刃，却丝毫不落下风。他从未见过义父与人动手，此刻只瞧了几招，心下甚喜："昔年金毛狮王威震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我义父武功在青翼蝠王之上，足可与我外公并驾齐驱。"那四人武功显然也颇为了得，从船梢仰望山冈，瞧不清四人面目，但见衣衫褴褛，背负布袋，当是丐帮人物。旁边另有三人站着掠阵。

只听一人说道："交出屠龙刀……饶你不死……宝刀换命……"山间劲风将他言语断断续续的送将下来，隔得远了，听不明白，但已知这干人众意在劫夺屠龙宝刀。

只听谢逊哈哈大笑，说道："屠龙刀在我身边，丐帮的臭贼，有本事便来取去。"他口中说话，手脚招数半点不缓。

金花婆婆身形一晃，已到了岸上，咳嗽数声，说道："丐帮群侠光临灵蛇岛，不来跟老婆子说话，却去骚扰灵蛇岛的贵宾，想干甚么？"

张无忌心道："这岛果然便是灵蛇岛，听金花婆婆言中之意，似乎我义父是她请来的客人，我义父当年无论如何不肯离冰火岛回归中原，怎地金花婆婆一请，他便肯来？金花婆婆又怎地知道我义父他老人家的所在？"一霎时心中疑窦丛生。

山冈上那四人听得本岛主人到了，只盼及早拾夺下谢逊，攻得更加紧急。岂知这么一来，登时犯了武学中的大忌。谢逊双眼已盲，全凭从敌人兵刃的风声中辨位应敌。这四人出手一快，风声更响，谢逊长笑一声，砰的一拳，击中在一人前胸，那人长声惨呼，从山冈上直堕下来，摔得头盖破裂，脑浆四溅。

在旁掠阵的三人中有人喝道："退开！"轻飘飘的一拳击了出去，拳力若有若无，教谢逊无法辨明来路。果然拳头直击到谢逊身前数寸之处，他才知觉，急忙应招，已是手忙脚乱，大为狼狈。先前打斗的三人让身闪开，在旁掠阵的一个老者又加入战团。此人与先前那人一般打法，也是出掌轻柔。

数招一过，谢逊左支右绌，迭遇险招。

金花婆婆喝道："季长老，郑长老，金毛狮王眼睛不便，你们使这等卑鄙手段，枉为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她一面说，一面撑着拐杖，走上冈去。别看她颤巍巍的龙钟支离，似乎被山风一乱便要摔将下来，可是身形移动竟是极快。但见她拐杖在地下一撑，身子便乘风凌虚般的飘行而前，几个起落，已到了山腰。蛛儿紧随在后，却落后了一大截路。

张无忌挂念义父安危，也快步登山。赵敏跟着上来，低声道："有这老婆子在，狮王不会有何凶险，你不必出手，隐藏形迹要紧。"张无忌点了点头，跟在蛛儿身后。这时只看到蛛儿婀娜苗条的背影，若不瞧她面目，何尝不是个绝色美女，何尝输与赵敏、周芷若、小昭三人？他心念一动之下，随即自责："张无忌啊张无忌，你义父身处大险，这当口你却去瞧人家姑娘，心中品评她相貌身材美是不美？"

四人片刻间到了山冈之巅。只见谢逊双手出招极短，只守不攻，直至敌人拳脚攻近，才以小擒拿手拆解。这般打法一时可保无虞，但要击敌取胜，却也甚难。张无忌站在一棵大松树下，眼见义父满脸皱纹，头发已然白多黑少，比之当日分手之时已苍老了甚多，想是这十多年来独处荒岛，日子过得甚是艰辛，心下不由得甚是难过，胸口一阵激动，忍不住便要代他打发了敌人，上前相认。赵敏知他心意，捏一捏他手掌，摇了摇头。

只听金花婆婆说道："季长老，你的'阴山掌大九式'驰誉江湖，何必鬼鬼祟祟的变作绵掌招式？郑长老更加不成话了，你将'回风拂柳拳'暗藏在八卦拳中，金毛狮王谢大侠便不知道了……咳咳……"

谢逊看不见敌人招式，对敌时十分吃亏，加之那季郑二老十分狡狯，出招时故意变式，使他捉摸不定。金花婆婆这一点破，他已然胸有成

竹，乘着郑长老拳法欲变不变之际，呼的一拳击出，正好和郑长老击来的一拳相抵。郑长老退了两步，方得拿定桩子。季长老从旁挥掌相护，使谢逊无暇追击。

张无忌瞧这丐帮二长老时，只见那季长老矮矮胖胖，满脸红光，倒似个肉庄屠夫，那郑长老却憔悴枯瘦，面有菜色，才不折不扣似个丐帮人物。两人背上都负着八只布袋。远处站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也是穿着丐帮服色，但衣衫浆洗得干干净净，背上竟也负着八只布袋，以他这等年纪，居然已做到丐帮的八袋长老，那是极为罕有之事。忽听那人说道："金花婆婆，你明着不助谢逊，这口头相助，难道不算么？"

金花婆婆冷冷的道："阁下也是丐帮中的长老么？恕老婆子眼拙，倒没会过。"那人道："在下新入丐帮不久，婆婆自是不识。在下姓陈，草字友谅。"金花婆婆自言自语："陈友谅？陈友谅？没听说过。"

蓦听得吆喝之声大作，郑长老左臂上又中了谢逊一拳，在旁观斗的三名丐帮弟子又挺兵刃上前围攻。这三人武功不及季郑二长老，本来反而碍手碍脚，但谢逊目盲之后从未和人动手过招，绝无临敌经验，今日初逢强敌，敌人在拳脚之中再加上兵刃，声音混杂，方位难辨，顷刻之间，肩头中了一拳。

张无忌见情势危急，正要出手。赵敏低声道："金花婆婆岂能不救？"张无忌略一迟疑，只见金花婆婆仍是拄着拐杖，微微冷笑，并不上前相援。便在此时，谢逊左腿又被郑长老重重踢中了一脚。谢逊一个踉跄，险些儿摔倒。

张无忌手中早已扣好了七粒小石子，这时再也不能忍受，右手一振，七粒小石子分击五人，石子未到，猛见黑光一闪，嗤的一声响，三件兵刃登时削断，五个人中有四人被齐胸斩断，分为八截，四面八方的摔下山麓，只郑长老断了一条右臂，跌倒在地，背心上还嵌了张无忌所发的两粒石子。那四个被斩之人背心也均嵌了石子，只是刀斩在先，中石在后，张无忌这一下出手，倒是多余的了。

这一下变故来的快极，众人无不心惊，但见谢逊手中提着一柄黑沉沉的大刀，正是号称"武林至尊"的屠龙宝刀。他横刀站在山巅，威风凛凛，宛如天神一般。

张无忌自幼便见到这柄宝刀，却没想到其锋锐威猛，竟至如斯。

金花婆婆喃喃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武林至尊，宝刀屠龙！"

郑长老一臂被斩，痛得杀猪似的大叫。陈友谅脸色惨白，朗声道："谢大侠武功盖世，佩服佩服。这位郑长老请你放下山去，在下抵他一命便是，便请谢大侠动手！"此言一出，众人皆动容，没料到此人倒是义气深重。张无忌心中不由得好生敬重。

谢逊道："陈友谅，嗯，你倒是条好汉，将这姓郑的抱了去罢，我也不来难为于你！"陈友谅道："在下先行谢过谢大侠不杀之恩。只是丐帮已有五人命丧谢大侠之手，在下十年之内若是习武有成，当再来了断今日的恩仇。"谢逊心想，自己只须踏上一步，宝刀一挥，此人万难逃命，在这凶险之极的境地下，居然还敢说出日后寻仇的话来，实是极有胆色，当下说道："老夫若再活得十年，自当领教。"陈友谅抱拳向金花婆婆行了一礼，说道："丐帮擅闯贵岛，这里谢罪了！"抱起郑长老，大踏步走下山去。

金花婆婆向张无忌瞪了一眼，冷冷的道："你这小老儿好准的打穴手法啊。你为何一共发了七粒石子？本想一粒打陈友谅，一粒便来打我是不是？"张无忌见他识破了自己扣着七石的原意，却没识破自己本来面目，当下便不回答，只微微一笑。金花婆婆厉声道："小老儿，你尊姓大名啊？假扮水手，一路跟着我老婆婆，却是为何？在金花婆婆面前弄鬼，你还要性命不要？"张无忌不擅撒谎，一怔之下，答不上来。

赵敏放粗了嗓子说道："咱们巨鲸帮向在海上找饭吃，做的是没本钱买卖。老婆婆出的金子多，便送你一趟又待如何？

这位兄弟瞧着丐帮恃多欺人，出手相援，原是好意，没料到谢大侠武功如此了得，倒显得我们多事了。"她学的虽是男子声调，但仍不免尖声尖气，听来十分刺耳。只是她化装精妙，活脱是个黄皮精瘦的老儿，金花婆婆倒也没瞧出破绽。

谢逊左手一挥，说道："多谢了！唉，金毛狮王虎落平阳，今日反要巨鲸帮相助。一别江湖二十载，武林中能人辈出，我何必还要回来？"说到最后这几句话时，语调中充满了意气消沉、感慨伤怀之情。适才张无忌手发七石，劲力之强，世所罕有，谢逊听得清清楚楚，既震惊武林中有这等高手，又自伤今日全仗屠龙刀之助，方得脱困于宵小的围攻，回思二十余年前王盘山气慑群豪的雄风，当真是如同隔世。

金花婆婆道："谢三哥，我知你不喜旁人相助，是以没有出手，你没见怪罢？"张无忌听她竟然称他义父为"三哥"，心中微觉诧异，他不知义父排行第三，而瞧金花婆婆的年纪，显然又较他义父为老。只听谢逊道："有甚么见怪不怪的？你这次回去中原，可探听到了我那无忌孩儿甚么讯息？"

张无忌心头一震，只觉一只柔软的手掌伸了过来紧紧的握住他手，知道赵敏不欲自己于此刻上前相认，适才没听她话，贸然发石相援，已然冒昧，只是关切太过，不能让谢逊受人欺凌，此刻忍得一时，却无关碍。

金花婆婆道："没有！"谢逊长叹一声，隔了半晌，才道："韩夫人，咱们兄妹一场，你可不能骗我瞎子。我那无忌孩儿，当真还活在世上么？"

金花婆婆迟疑未答。蛛儿突然说道："谢大侠……"金花婆婆左手伸出，紧紧扣住她手腕，瞪眼相视，蛛儿便不敢再说下去了。谢逊道："殷姑娘，你说，你说！你婆婆在骗我，是不是？"蛛儿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金花婆婆右掌举起，放在她头顶，只须蛛儿一言说得不合她心意，内力一吐，立时便取了她性命。蛛儿道："谢大伙，我婆婆没骗你。这一次我们去中原，没打听到张无忌的讯息。"金花婆婆听她这么说，右掌便即提起，离开了她脑门，但左手仍是扣着她手腕。

谢逊道："那么你们打听到了甚么消息？明教怎样了？咱们那些故人怎么样？"

金花婆婆道："不知道。江湖上的事，我没去打听。我只是要去找害死我丈夫的头陀算帐，还要找峨嵋派的灭绝老尼，报那一剑之仇，其余的事，老婆子也没放在心上。"

谢逊怒道："好啊，韩夫人，那日你在冰火岛上，对我怎样说来？你说我张五弟夫妇为了不肯吐露我藏身的所在，在武当山上被人逼得双双自刎；我那无忌孩儿成为没人照料的孤儿，流落江湖，到处被人欺凌，惨不堪言，是也不是？"金花婆婆道："不错！"谢逊道："你说他被人打了一掌玄冥神掌，日夜苦受煎熬。你在蝴蝶谷中曾亲眼见他，要他到灵蛇岛来，他却执意不肯，是也不是？"金花婆婆道："不错！我若骗了你，天诛地灭，金花婆婆比江湖上的下三滥还要不如，我死了的丈夫在地下也不得安稳。"

谢逊点点头，道："殷姑娘，你又怎么说来？"蛛儿道："我说，当时我苦劝他来灵蛇岛，他非但不听，反而咬了我一口。我手背上齿痕犹在，决非假话。我……我好生记挂他。"

赵敏抓着张无忌的手掌忽地一紧，双目凝视着他，眼光中露出又是取笑、又是怨怼的神色，意思似是说："你骗得我好！原来这姑娘识得你在先，你们中间还有过这许多纠葛过节。"张无忌脸上一红，想起蛛儿对自己的一番古怪情意，心中又是甜蜜，又是酸苦。

突然之间，赵敏抓起张无忌的手来，提到口边，在他手背上狠狠的咬了一口。张无忌手背登时鲜血迸流，体内九阳神功自然而然生出抵御之力，一弹之下，将赵敏的嘴角都震破了，也流出血来。但两人都忍住了不叫出声。张无忌眼望赵敏，不知她为何突然咬自己一口，却见她眼中满是笑意，脸上晕红流霞，丽色生春，虽然口唇上粘着两撇假须，仍是不掩娇美，不禁疑团满腹。

谢逊道："好啊！韩夫人，我只因挂念我无忌孩儿孤苦，这才万里迢迢的离了冰火岛重回中原。你答应我去探访无忌，却何以不守诺言？"张无忌眼中的泪水滚来滚去，此时才知义父明知遍地仇家、仍是不避凶险的回到中原，全是为了自己。

金花婆婆道："当日咱们说好了，我为你寻访张无忌，你便借屠龙刀给我。谢三哥，你借刀于我，老婆子言出如山，自当为你探访这少年的确实音讯。"谢逊摇头道："你先将无忌领来，我自然借刀与你。"金花婆婆冷冷的道："你信不过我么？"谢逊道："世上之事，难说得很。亲如父子兄弟，也有信不过的时候。"

张无忌知他想起了成昆的往事，心中又是一阵难过。

金花婆婆道："那么你定是不肯先行借刀的了？"

谢逊道："我放了丐帮的陈友谅下山，从此灵蛇岛上再无宁日，不知武林中将有多少仇家前来跟我为难。金毛狮王早已非复当年，除了这柄屠龙刀外，再也无可倚杖，嘿嘿……"他突然冷笑数声，说道："韩夫人，适才那五人向我围攻，连那位巨鲸帮的好汉，也知手中扣上七枚石子，难道你心中不是存着害我之意么？你是盼望我命丧丐帮手底，然后你再来捡这现成便宜。谢逊眼睛虽瞎，心可没瞎。韩夫人，我再问你一句，谢逊到你灵蛇岛来，此事十分隐秘，何以丐帮却知道了？"

金花婆婆道："我正要好好的查个明白。"

谢逊伸手在屠龙刀上一弹，放入长袍之内，说道："你不肯为我探访无忌，那也由你。谢逊唯有重入江湖，再闹个天翻地覆。"说罢仰天一声清啸，纵身而起，从西边山坡上走了下去。但见他脚步迅捷，直向岛北一座山峰走去。

那山顶上孤零零的盖着一所茅屋，想是他便住在那里。

金花婆婆等谢逊走远，回头向张无忌和赵敏瞪了一眼，喝道："滚下去！"

赵敏拉着张无忌的手，当即下山，回到船中。张无忌道："我要瞧义父去。"赵敏道："当你义父离去之时，金花婆婆目露凶光，你没瞧见么？"张无忌道："我也不怕她。"赵敏道："我瞧这岛中藏着许多诡秘之事。丐帮人众何以会到灵蛇岛来？金花婆婆如何得知你义父的所在？如何能找到冰火岛去？

这中间实有许多不解之处。你去将金花婆婆一掌打死，原也不难，可是那就甚么也不明白了。"张无忌道："我也不想将金花婆婆打死，只是义父想得我苦，我立刻要去见他。"

赵敏摇头道："别了十多年啦，也不争再等一两天。张公子，我跟你说，咱们固然要防金花婆婆，可是也得防那陈友谅。"张无忌道："那陈友谅么？此人很重义气，倒是条汉子。"

赵敏道："你心中真是这么想？没骗我么？"张无忌奇道："骗你甚么？这陈友谅甘心代郑长老一死，十分难得。"

赵敏一双妙目凝视着他，叹了口气，道："张公子啊张公子，你是明教教主，要统率多少桀骜不驯的英雄豪杰，谋干多少大事，如此容易受人之欺，那如何得了？"张无忌奇道："受人之欺？"赵敏道："这陈友谅明明欺骗了谢大侠，你双眼瞧得清清楚楚，怎会看不出来？"张无忌跳了起来，奇道："他骗我义父？"

赵敏道："当时谢大侠屠龙刀一挥之下，丐帮高手四死一伤，那陈友谅武功再高，也未必能逃得过屠龙刀的一割。当处此境，不是上前拚命送死，便是跪地求饶。可是你想，谢大侠不愿自己行踪被人知晓，陈友谅再磕三百个响头，未必能哀求得谢大侠心软，除了假装仁侠重义，难道还有更好的法子？"她一面说，一面在张无忌手背伤口上敷了一层药膏，用自己的手帕替他包扎。

张无忌听她解释陈友谅的处境，果是一点不错，可是回想当时陈友谅慷慨陈辞，语气中实无半点虚假，仍是将信将疑。赵敏又道："好，我再问你：那陈友谅对谢大侠说这几句话之时，他两只手怎样，两只脚怎样？"

张无忌那时听着陈友谅说话，时而瞧瞧他脸，时而瞧瞧义父的脸色，没留神陈友谅手脚如何，但他全身姿势其实均已瞧在眼中，旁人不提，他也不会念及，此刻听赵敏一问，当时的情景便重新映入脑海之中，说道："嗯，那陈友谅右手略举，左手横摆，那是一招'狮子搏兔'，他两只脚么？嗯，是了，这是'降魔踢斗式'，那都是少林派的拳法，但也算不得是甚么了不起的招数。难道他假装向我义父求情，其实是意欲偷袭么？那可不对啊，这两下招式不管用。"

赵敏冷笑道："张公子，你于世上的人心险恶，可真明白得太少。谅那陈友谅有多大武功，他向谢大侠偷袭，焉能得手？此人聪明机警，乃是第一等的人才，定当有自知之明。倘若他假装义气深重的鬼蜮伎俩给谢大侠识破了，不肯饶他性命，依他当时所站的位置，这一招'降魔踢斗式'踢的是谁？一招'狮子捕兔'搏的是哪一个？"

张无忌只因对人处处往好的一端去想，以致没去深思陈友谅的诡计，经赵敏这么一提，脑海中一闪，背脊上竟微微出了一阵冷汗，颤声道："他……他这一脚踢的是躺在地下的郑长老，出手去抓的是殷姑娘。"

赵敏嫣然一笑，说道："对啦！他一脚踢起郑长老往谢大侠身前飞去，再抓着那位跟你青梅竹马、结下啮手之盟的殷姑娘，往谢大侠身前推去，这么缓得一缓，他便有机可乘，或能逃得性命。虽然谢大侠神功盖世，手有宝刀，此计未必能售，但除此之外，更无别法。倘若是我，所作所为自当跟他一模一样。我直到现下，仍然想不出旁的更好法子。此人在顷刻之间机变如此，当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说着不禁连连赞叹。

张无忌越想越是心寒，世上人心险诈，他自小便经历得多了，但像陈友谅那样厉害，倒也少见，过了半晌，说道："赵姑娘，你一眼便识破他的机关，只怕比他更是了得。"

赵敏脸一沉，道："你是讥刺我么？我跟你说，你如怕我用心险恶，不如远远的避开我为妙。"张无忌笑道："那也不必。你对我所使诡计已多，我事事会防着些儿。"赵敏微微一笑，说道："你防得了么？怎么你手背上给我下了毒药，也不知道呢？"

张无忌一惊，果觉伤口中微感麻痒，颇有异状，急忙撕下手帕，伸手背到鼻端一嗅，不禁叫道："啊哟！"知道是给搽上了"去腐消肌膏"，那是外科中用以烂去腐肉的消蚀药膏，虽非毒药，但涂在手上，给她咬出的齿痕不免要烂得更加深了。这药膏本有些微的辛辣之气，赵敏在其中调了些胭脂，再用自己的手帕给他包扎，香气将药气掩过了，教他不致发觉。

张无忌忙奔到船尾，倒些清水来擦洗干净。赵敏跟在身后，笑吟吟的助他擦洗。张无忌在她肩头上一推，恼道："别走近我，这般恶作剧干么？难道人家不痛么？"

赵敏格格笑了起来，说道："当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是怕你痛得厉害，才用这个法子。"张无忌不去理她，气愤愤的自行回到船舱，闭上了眼睛。赵敏跟了进来，叫道："张公子！"张无忌假装睡着，赵敏又叫了两声，他索性打起呼来。赵敏叹道："早知如此，我索性涂上毒药，取了你的狗命，胜于给你不理不睬。"

张无忌睁开眼来，道："我怎地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你且说说。"

赵敏笑道："我若是说得你服，你便如何？"张无忌道："你惯会强辞夺理，我自然辩你不过。"赵敏笑道："你还没听我说，心下早已虚了，早知道我是对你一番好意。"

张无忌"呸"了一声道："天下有这等好意！咬伤了我手背，不来陪个不是，那也罢了，再跟我涂上些毒药，我宁可少受你些这等好意。"赵敏道："嗯，我问你：是我咬你这口深呢，还是你咬殷姑娘那口深？"张无忌脸上一红，道："那……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提它干么？"赵敏道："我偏要提。我在问你，你别顾左右而言他。"张无忌道："就算是我咬殷姑娘那口深。可是那时候她抓住了我，我当对武功不及她，怎么也摆脱不了，小孩子心中急起来，只好咬人。你又不是小孩子，我也没抓住你，要你到灵蛇岛来？"

赵敏笑道："这就奇了。当时她抓住了你，要你到灵蛇岛来，你死也不肯来。怎地现下人家没请你，你却又巴巴的跟了来？毕竟是人大心大，甚么也变了。"张无忌脸上又是一红，笑道："这是你叫我来的！"赵敏听了这话，脸上也红了，心中感到一阵甜意。张无忌那句话似乎是说："她叫我来，我死也不肯来。你叫我来，我便来了。"

两人半晌不语，眼光一相对，急忙都避了开去。

赵敏低下了头，轻声道："好罢！我跟你说，当时你咬了殷姑娘一口，她隔了这么久，还是念念不忘于你，我听她说话的口气啊，只怕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也咬你一口，也要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张无忌听到这里，才明白她的深意，心中感动，却说不出话来。

赵敏又道："我瞧她手背上的伤痕，你这一口咬得很深，我想你咬得深，她也记得深。要是我也重重的咬你一口，却狠不了这个心；咬得轻了，只怕你将来忘了我。左思右想，只好先咬你一下，再涂'去腐消肌散'，把那些牙齿印儿烂得深些。"

张无忌先觉好笑，随即想到她此举虽然异想天开，终究是对自己一番深情，叹了口气，轻声道："我不怪你。算是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

人心。你待我如此，用不着这么，我也决不会忘。”

赵敏本来柔情脉脉，一听此言，眼光中又露出狡狯顽皮之意，笑道：“你说：‘你待我如此’，是说我待你如此不好呢，还是如此好？张公子，我待你不好的事情很多，待你好的，却没一件。”张无忌道：“以后你多待我好一些，那就成了。”握住她左手放在口边，笑道：“我也来狠狠的咬上一口，教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赵敏突然一阵娇羞，甩脱了他手，奔出舱去，一开舱门，险些与小昭撞了个满怀。赵敏吃了一惊，暗想：“糟糕！我跟他这些言语，莫要都被这小丫头听去啦，那可羞死人了！”不由得满脸通红，奔到了甲板之上。

小昭走到张无忌身前，说道：“公子，我见金花婆婆和那丑姑娘从那边走过，两人都负着一只大袋子，不知要捣甚么鬼。”

张无忌嗯了一声，他适才和赵敏说笑，渐涉于私，突然见到小昭，不免有些羞惭，愣了一愣，才道：“是不是走向岛北那山上的小屋？”小昭道：“不是，她二人一路向北，但没上山，似乎在争辩甚么。那金花婆婆好似很生气的样子。”

张无忌走到船尾，遥遥瞧见赵敏俏立船头，眼望大海，只是不转过身来，但听得海中波涛忽喇忽喇的打在船边，他心中也是如波浪起伏，难以平静。良久良久，眼见太阳从西边海波中没了下去，岛上树木山峰渐渐的阴暗朦胧，这才回进船舱。

张无忌用过晚饭，向赵敏和小昭道：“我去探探义父，你们守在船里罢，免得人多了给金花婆婆惊觉。”赵敏道：“那你索性再等一个更次，待天色全黑再去。”

张无忌道：“是。”他惦记义父，心热如沸，这一个更次可着实难熬。好容易等得四下里一片漆黑，他站起身来，向赵敏和小昭微微一笑，走向舱门。

赵敏解下腰间倚天剑，道：“张公子，你带了此剑防身。”

张无忌一怔，道：“你带着的好。”赵敏道：“不！你此去我有点儿担心。”张无忌笑道：“担心甚么？”赵敏道：“我也说不上来。金花婆婆诡秘难测，陈友谅鬼计多端，又不知你义父是否相信你就是他那‘无忌孩儿’……唉，此岛号称‘灵蛇’，说不定岛上有甚么厉害的毒物，更何况……”她说到这里，住口不说了。张无忌道：“更何况甚么？”赵敏举起自己手来，在口唇边作个一咬的姿势，嘻嘻一笑，脸蛋儿红了。张无忌知她说的是他表妹殷离，摆了摆手，走出舱门。

赵敏叫道：“接着！”将倚天剑掷了过去。张无忌接住剑身，心头又是一热：“她对我这等放心，竟连倚天剑也借了给我。”

他将剑插在背后，提气便往岛北那山峰奔去。他记着赵敏的言语，生怕草中藏有蛇虫毒物，只往光秃秃的山石上落脚。只一盏茶功夫，已奔到山峰脚下，抬头望去，见峰顶那茅屋黑沉沉的并无灯火，心想：“义父已安睡了么？”但随即想起：“他老人家双目已盲，要灯火何用？”便在此时，隐隐听得左首山腰传出来说话的声音。他伏低身子，寻声而往，声音却又听不见了。

这时一阵朔风自北吹来，刮得草木猎猎作响，他乘着风声，快步疾进，只听得前面四五丈外，金花婆婆压低着嗓子道：“还不动手？延延挨挨的干甚么？”殷离道：“婆婆，你这么干，似乎……似乎对不起老朋友。谢大侠跟你数十年的交情，他信得过你，才从冰火岛回归中原。”金花婆婆冷笑道：“他信得过我？真是笑话奇谈了。他信得过我，干么不肯借刀于我？他回归中原，只是要找寻义子，跟我有甚么相干？”

黑暗之中，依稀见到金花婆婆佝偻着身子，忽然叮的一声轻响，她身前发出一下金铁和山石撞击之声，过了一会，又是这么一响。张无忌大奇，但生怕被二人发觉，不敢再行上前瞧个明白。

只听殷离道：“婆婆，你要夺他宝刀，明刀明枪的交战，还不失为英雄行径。眼下之事若是传扬出去，岂不为天下好汉耻笑？那灭绝师太已经死了，你又要屠龙刀何用？”

金花婆婆大怒，伸直了身子，厉声道：“小丫头，当年是谁在你父亲掌底救了你的小命？现下人大了，就不听婆婆的吩咐！这谢逊跟你非亲非故，何以要你一鼓劲儿的护着他？你倒说个道理给婆婆听听。”她语声虽然严峻，嗓音却低，似乎生怕被峰顶的谢逊听到了，其实峰顶和此处相距极远，只要不是以内力传送，便是高声呼喊，也未必能够听到。

殷离将手中拿着的一袋物事往地下一摔，呛啷啷一阵响亮，跟着退开了三步。

金花婆婆厉声道：“怎样？你羽毛丰了，便想飞了，是不是？”张无忌虽在黑暗之中，仍可见到她晶亮的目光如冷电般威势迫人。殷离道：“婆婆，我决不敢忘你救我性命、教我武艺的大恩。可是谢大侠是他……是他的义父啊。”金花婆婆哈哈一声干笑，说道：“天下竟有你这等痴丫头！那姓张的小子摔在西域万丈深谷之中，那是你亲耳听到武烈、武青婴他们说的。你还不死心，硬将他们掳了来，详加拷问，他们一切说得明明白白了，难道这中间还有假？这会儿那姓张的小子尸骨都化了灰啦，你还念念不忘于他。”殷离道：“婆婆，我心中可就撇不下他。也许，这就是你说的甚么……甚么前世的冤孽。”

金花婆婆叹了口气，说道：“别说当年这孩子不肯跟咱到灵蛇岛来，就算跟你成了夫妻，他死也死了，又待怎地？幸亏他死得早，要是这当口还不死啊，见到你这生模样，怎能爱你？你眼睁睁的瞧着他爱上别个女子，心中怎样？”这几句话语气已大转温和。

殷离默默不语，显是无言可答。金花婆婆又道：“别说旁人，单是咱们擒来的那个峨嵋派周姑娘，这般美貌，那姓张的小子见了非动心不可。那你是杀了周姑娘呢，还是杀了那小子？哼哼，你倘若不练这千蛛万毒手，原是个绝色佳人，现在啊，可甚么都完啦。”殷离道：“他人已死了，我相貌也毁了，还有甚么可说的？可是谢大侠既是他义父，婆婆，咱们便不能动他一根毫毛。婆婆，我只求你这件事，另外我甚么也听你的话。”说着当即跪倒。

张无忌暗自诧异：“我新任明教教主，早已轰动武林，怎地她二人却一无所知？嗯，是了，想是她二人远赴冰火岛接回我义父，来回耽搁甚久，这次前往大都，一到即回，又是跟谁也没来往，因之对我的名字全无所闻。”

金花婆婆沉吟片刻，道：“好，你起来！”殷离喜道：“多谢婆婆！”金花婆婆道：“我答应你不伤他性命，但那柄屠龙刀我却非取不可……”殷离道：“可是……”金花婆婆截断她话头，喝道：“别再罗里罗唆，惹得婆婆生气。”手一扬，叮的又是一响。但见她双手连扬，渐渐走远，叮叮之声不绝于耳。殷离抱头坐在一块石上，轻轻啜泣。

张无忌见她竟对自己一往情深如此，心下大是感激。

过了一会，金花婆婆在十余丈外喝道：“拿来！”殷离无可奈何，只得提了两只布袋，走向金花婆婆之处。

张无忌走上几步，低头一看，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只见地下每隔两三尺，便是一根七八寸长的钢针插在山石之中，向上的一端尖利异常，闪闪生光。他越想越是心惊，金花婆婆显然便要去邀斗金毛狮王，却生怕不敌，若是发射暗器，谢逊听风辨器，自可躲得了，但在地下预布钢针，无声无息，只须引得他进入针地，双目失明之人如何能够抵挡？他忍不住怒气勃发，伸手便想拔出钢针，挑破她的阴谋，转念一想：“这恶婆叫我义父为谢三哥，昔日两人的交情必是非同寻常。

且待她先和我义父破脸，我再来揭破她的鬼计。今日老天既教我张无忌在此，决不致让义父受到损伤。”

当下抱膝坐在石后，静观其变。忽听得山风声中，有如落叶掠地，有个轻功高强之人在悄悄欺近，转头瞧去，只见一人躲躲闪闪的走来，正是那丐帮长老陈友谅，手执弯刀，却用布套遮住了刀光。他暗想赵敏所料不错，此人果非善类。

只听得金花婆婆长声叫道：“谢三哥，有不怕死的狗贼找你来啦！”

张无忌吃了一惊，心想金花婆婆好生厉害，难道我的踪迹让她发见了？按理说决不至于。只见陈友谅伏身在长草之中，更是一动也不敢动。张无忌几个起落，又向前抢数丈，他要离义父越近越好，以防金花婆婆突施诡计，救援不及。

过不多时，一个高大的人影从山顶小屋中走了出来，正是谢逊，缓步下山，走到离金花婆婆数丈处站定，一言不发。

金花婆婆道：“嘿嘿，谢三哥，你对故人步步提防，对外人却十分轻信。你白天放了的陈友谅，这会儿又来找你啦。”

谢逊冷冷的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谢逊一生只是吃自己人的亏。那陈友谅又来找我，干甚么来啦？”

金花婆婆道："这等奸猾小人，理他作甚？白天你饶他性命之时，你可知他手上脚下摆的是甚么招式？他双手摆的是'狮子搏兔'，脚下蓄势蕴力，乃是一招'降魔踢斗式'，哈哈，哈哈！"她说话清脆动听，但笑声却似枭啼，深宵之中，更显凄厉。

谢逊一怔，已知金花婆婆所言不虚，只因自己眼盲，竟上了陈友谅的当。他淡淡的道："谢谢受人之欺，已非首次。

此辈宵小，江湖上要多少有多少，多杀一个，少杀一个，有何分别？韩夫人，你也算是我的好朋友，当时见到了不理，这时候再来说给我听，是存心气我来着？'说到这里，突然间纵身而起，迅捷无伦的扑到陈友谅身前。

陈友谅大骇，挥刀劈去。谢逊左手一拗，将他手中弯刀夺过，拍拍拍，连打他三个耳光，右手抓住他后颈提起，说道："我此刻杀你，如同杀鸡，只是谢逊有言在先，许你十年之后再来找我。你再教我在此岛上撞见，当场便取你狗命。"

一挥手，将他掷了出去。

眼见那陈友谅落身之处，正是插满了尖针的所在，他这一落下，身受针刺，金花婆婆布置了一夜的奸计立时破败。她飞身而前，伸拐杖在他腰间一挑，将他又送出数丈，喝道："你再敢踏上我灵蛇岛一步，我杀你丐帮一百名化子。金花婆婆说过的话向来作数，今日先赏你一朵金花。"左手一扬，黄光微闪，噗的一声，一朵金花已打在陈友谅左颊的"颊车穴"上，令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以免泄漏机密。陈友谅按住左颊，急奔下山而去。

此时谢逊相距尖针阵已不过数丈，张无忌反而在他身后。

张无忌内功高出陈友谅远甚，屏住呼吸，谢逊和金花婆婆均不知他伏身在旁。

金花婆婆回身赞道："谢三哥，你以耳代目，不减其明，此后重振雄风，再可在江湖上纵横二十年。"谢逊道："我可听不出'狮子搏兔'和'降魔踢斗式'。只要得知无忌孩儿的确讯，我已死也瞑目。谢逊身上血债如山，死得再惨也是应该，还说甚么纵横江湖？"

金花婆婆笑道："明教护教法王，杀几个人又算甚么？谢三哥，你的屠龙刀借我一用罢。"谢逊摇头不答。金花婆婆又道："此处形迹已露，你也不能再住。我另行觅个隐僻所在，送你去小住数月。待我持屠龙刀去胜了峨嵋派的大敌，决尽全力为你探访张公子的下落。凭我的本事，要将张公子带到你面前，该不是甚么难事。"谢逊又摇了摇头。

金花婆婆道："谢三哥，你还记得'四大法王，紫白金青'这八个字么？想当年咱们在阳教主手下，鹰王殷二哥，蝠王韦四哥，再加你我二人，横行天下，有谁能挡？今日虎老雄心在，你能让紫衫老妹子任由人欺，不加援手么？"

张无忌大吃一惊："听她这话，莫非她竟是本教四大法王之首的紫衫龙王？天下焉有这等奇事？她怎么连韦蝠王也叫'四哥'？"

只听谢逊喟然道："这些旧事，还提他作甚？老了，大家都老了！"

金花婆婆道："谢三哥，我老眼未花，难道看不出二十年来你武功大进？你何必谦虚？咱们在这世上也没多少时候好活了，依我说啊，明教四大法王乘着没死，该当联手江湖，再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谢逊叹道："殷二哥和韦四弟，这时候未必还活着。尤其是韦四弟，他身上寒毒难除，只怕已然不在人世了。"金花婆婆笑道："这个你可错了。我老实跟你说，白眉鹰王和青翼蝠王，眼下都在光明顶上。"谢逊奇道："他们又回光明顶？那干甚么？"金花婆婆道："这是阿离亲眼所见。阿离便是殷二哥的亲孙女，她得罪了父亲，她父亲要杀她。第一次是我救了她，第二次是韦四哥所救。韦四哥带上光明顶去，中途又给我悄悄偷了出来。阿离，你将六大门派如何围攻光明顶，跟谢公公说说。"

殷离于是将在西域所见之事简略的说了一遍，只是她未上光明顶就给金花婆婆携回，以后光明顶的一干事故就全然不知。

谢逊越听越是焦急，连问："后来怎样？后来怎样？"终于怒道："韩夫人，你虽因婚姻之事和众兄弟不和，但本教有难，你怎能袖手旁观？阳教主是你义父，他当年如何待你，你全不放在心上了？你瞧殷二哥和韦四弟、五散人和五行旗，不是同赴光明顶出力么？"

金花婆婆冷冷的道："我取不到屠龙刀，终究是峨嵋派那灭绝老尼手下的败将，便到光明顶上，也无面目再跟她动手，去了还不是白饶？"

两人相对默然。过了一会，谢逊问途："你当日如何得知我的所在，何以始终不肯明言？是武当派的人说的么？"金花婆婆道："武当派的人怎么知道？张翠山夫妇受诸派勒逼，宁可自刎，也不肯吐露你藏身之所，武当门下自然不知。好，今日我甚么也不必瞒你，我在西域撞到一个名叫武烈的人，他是当年大理段家传人武三通的子孙，阴错阳差，我听他和女儿说话，给我捉摸到了破绽，用酷刑逼他说了出来。"谢逊沉默半晌，才道："这个姓武的见过我那无忌孩儿，是不是？想是他骗着小孩儿家，探听到了秘密。"

张无忌听到此处，心下惭愧无已，想起当年自己在朱家庄受欺，朱长龄、朱九真父女以诡计套得自己吐露真情，倘若义父竟尔因此落入奸人手中，自己可真是万死莫赎了。义父虽然眼盲，推测这件事却便似亲见一般。

只听谢逊又道："六大派围攻明教，岂同小可，我教到底怎样？"金花婆婆道："明教兴衰存亡，早跟老婆子没半点相干。当年光明顶上，大伙儿一齐跟我为难的事，你是全忘了，老婆子却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只有阳教主和你谢三哥对我是好的，我可也没忘记。"谢逊道："唉，私怨事小，护教事大。

韩夫人，你胸襟未免太狭。"金花婆婆怒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却是气量窄小的妇道人家。当年我破门出教，立誓和明教再不相干。若非如此，那胡青牛怎能将我当作外人？他为何定要我重归明教，才肯为银叶先生疗毒？胡青牛是我所杀，紫衫龙王早已犯了明教的大戒。我跟明教还能有甚么干系？"谢逊摇了摇头，道："韩夫人，我明白你的心事。你想借我屠龙刀去，口说是对付峨嵋派，实则是去对付杨逍、范遥。你念念不忘的，只是想进光明顶的秘道。那我更加不能相借。"

金花婆婆咳嗽数声，道："谢三哥，当年你我的武功，高下如何？"谢逊道："四大法王，各有所长。"金花婆婆道："今日你坏了一对招子，再跟老婆子相比呢？"

谢逊昂然道："你要恃强夺刀，是不是？谢逊有屠龙刀在手，抵得过坏了一对招子。"他嘘了一口长气，向前踏了一步，一对失了明的眸子对准了金花婆婆，神威凛凛。

殷离瞧得害怕，向后退了几步。金花婆婆却佝偻着身子，撑着拐杖，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看来谢逊只须一伸手，便能将她一刀斩为两段，但她站着一动不动，似乎全没将谢逊放在眼里。张无忌曾见过她数度出手，真是快速绝伦，比之韦一笑，另有一分难以言说的诡秘怪异，如鬼如魅，似精似怪。此刻她和谢逊相对而立，一个是剑拔弩张，蓄势待发，一个却似成竹在胸，好整以暇。张无忌心想她排名尚在我外公、义父和韦蝠王之上，武功自然十分厉害，不禁为谢逊暗暗担心。

但听得四下里疾风呼啸，隐隐传来海中波涛之声，于凶险的情势之中，更增一番凄怆悲凉之意。两人相向而立，相距不过丈许，谁也不先动手。

过了良久，谢逊忽道："韩夫人，今日你定要迫我动手，违了我们四法王昔日结义的誓言，谢逊好生难受。"金花婆婆道："谢三哥，你向来心肠软，我当时真没料到，武林中那许多成名的英雄豪杰，都是你一手所杀。"谢逊叹道："我心伤父母妻儿之仇，甚么也不顾了。我生平最不应该之事，乃是连发一十三招七伤拳，击毙了少林派的空见神僧。"

金花婆婆凛然一惊，道："空见神僧当真是你打死的么？

你甚么时候练成了这等厉害武功？"她本来自信足可对付得了谢逊，此刻始有惧意。

谢逊道："你不用害怕。空见神僧只挨打不还手，他要以广大无边的佛法，渡化我这邪魔外道。"金花婆婆哼了一声，道："这才是了，老婆子及不上空见神僧，你一十三拳打死空见，不用九拳十拳，便能料理了老婆子啦。"

谢逊退了一步，声调忽变柔和，说道："韩夫人，从前在光明顶上你待我委实不错。那日我做哥哥的生病，内子偏又产后虚弱，不能起床。你照料我一月有余，尽心竭力，我始终铭感于心。"拍了拍身上的灰布棉袍。又道："我在海外以兽皮为衣，你给我缝这身衣衫，里里外

外，无不合身，足见光明顶结义之情尚在。你去罢！从此而后，咱们也不必再会面了。我只求你传个讯息出去，要我那无忌孩儿到此岛来和我一会，做哥哥的足感大德。”

金花婆婆凄然一笑，说道：“你倒还记得从前这些情谊。不瞒你说，自从银叶大哥一死，我早将世情瞧得淡了，只是尚有几桩怨仇未了，我不能就此撒手而死，相从银叶大哥于地下。谢三哥，光明顶上那些人物，任他武功了得，机谋过人，你妹子都没瞧在眼里，便只对你谢三哥另眼相看。你可知道其中的缘由么？”

谢逊抬头向天，沉思半晌，摇头道：“谢逊庸庸碌碌，不值得贤妹看重。”

金花婆婆走上几步，抚着一块大石，缓缓坐下，说道：“昔年光明顶上，只有阳教主和你谢三哥，我才瞧着顺眼。做妹子的嫁了银叶先生，唯有你们二人，没怪我所托非人。”谢逊也坐了下来，说道：“韩大哥虽非本教中人，却也英雄了得。

众兄弟力持异议，未免胸襟窄了。唉，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不知众兄弟都无恙否？”金花婆婆道：“谢三哥，你身在海外，心悬中土，念念不忘旧日兄弟。人生数十年转眼即过，何必老是想着旁人？”

两人此时相距已不过数尺，呼吸可闻，谢逊听得金花婆婆每说几句话便咳嗽一声，说道：“那年你在碧水寒潭中冻伤了肺，缠绵至今，总是不能痊愈么？”

金花婆婆道：“每到天寒，便咳得厉害些。嗯，咳了几十年，早也惯啦。谢三哥，我听你气息不匀，是否练那七伤拳时伤了内脏？须得多多保重才是。”

谢逊道：“多谢贤妹关怀。”忽然抬起头来，向殷离道：“阿离，你过来。”殷离走到他身前，叫了声：“谢公公！”谢逊道：“你使出全力，戳我一指。”殷离愕然道：“我不敢。”谢逊笑道：“你的千蛛万毒手伤不了我，尽管使劲便了。我只是试试你的功力。”殷离仍道：“孩儿不敢。”又道：“谢公公，你既和婆婆是当年结义的好友，能有甚么事说不开？大家不用争这把刀子了罢。”谢逊凄然一笑，说道：“你戳我一指试试。”

殷离无奈，取出手帕，包住右手食指，一指戳在谢逊肩头，蓦地里“啊哟”一声大叫，向后摔了出去，飞出一丈有余，腾的一响，坐在地下，便似全身骨骼根根都已寸断。

金花婆婆不动声色，缓缓的道：“谢三哥，你好毒的心思，生怕我多了个帮手，先行出手翦除。”谢逊不答，沉思半晌，道：“这孩儿心肠很好，她戳我这指只使了二三成力，手指上又包了手帕，不运千蛛毒气伤我。很好，很好。若非如此，千蛛毒气返攻心脏，她此刻已然没命了。”

张无忌听了这几句话，背上出了一阵冷汗，心想义父明明说是试试殷离的功力，倘若她果真全力一试，这时岂非已然毙命？明教中人向来心狠手辣，以我义父之贤，也在所不免。他却不知谢逊和金花婆婆相交有年，明白对方心意，几句家常话一说完，便是绝不容情的恶斗，金花婆婆多了殷离一个帮手，于他大大不利，是以要用计先行除去。

谢逊道：“阿离，你为甚么一片善心待我？”殷离道：“你……你是他义父，又是……又是为他而来。在这世界上，只有你跟我两人，心中还记着他。”谢逊“啊”了一声，道：“没想到你对我无忌孩儿这么好，我倒险些儿伤了你的性命。

你附耳过来。”殷离挣扎着爬起，慢慢走到他的身边。谢逊将口唇凑在她耳边，说道：“我传你一套内功心法，这是我在冰火岛上参悟而得，可说是集我毕生武功之大成。”不等殷离答话，便将那心法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殷离一时自难明白，只用心暗记。谢逊怕她记不住，又说了两遍，问道：“记住了么？”

殷离道：“都记得了。”谢逊道：“你修习五年之后，当有小成。

你可知我传你功夫的用意么？”殷离突然哭了出来，说道：“我……我知道。可是……可是我不能。”

谢逊厉声道：“你知道甚么？为甚么不能？”说着左掌蓄势待发，只要殷离一句话答得不对，立时便毙她于掌下。殷离双手掩面，说道：“我知道你要我去寻找无忌，将这功夫转授于他。我知道你要我练成上乘武功之后，保护无忌，令他不受世上坏人的侵害，可是……可是……”她说了两个“可是”，放声大哭。

谢逊站起身来，喝道：“可是甚么？是我那无忌孩儿已然遭遇不测么？”殷离扑在他的怀里，抽抽噎噎的哭道：“他……

他早在六年之前，在西域……在西域堕入山谷而死。”谢逊身子一晃，颤声道：“这话……这话……当真？”殷离哭道：“是真的。那武烈父女亲眼见到他丧命的。我在他二人身上先后点了七次千蛛万毒手，又七次救他们活命，这等煎熬之下，他们……他们不能再说假话。”

当殷离述说张无忌死讯之初，金花婆婆本待阻止，但转念一想，谢逊一听到义子身亡，定然心神大乱，拚斗时虽然多了三分狠劲，却也少了三分谨慎，更易陷入自己所布的钢针阵中，当下只是在旁微微冷笑，并不答话。

谢逊仰天大啸，两颊旁泪珠滚滚而下。张无忌见义父和表妹为自己这等哀伤，再也忍耐不住，便欲挺身而出相认，忽听得金花婆婆道：“谢三哥，你那位义儿张公子既已殒命，你守着这口屠龙宝刀又有何用？不如便借了于我罢。”

谢逊嘶哑着嗓子道：“你瞒得我好苦。要取宝刀，先取了我这条性命。”轻轻将殷离推在一旁，嘶的一声，将长袍前襟撕下，向金花婆婆掷了过去，这叫作“割袍断义”。

张无忌心想：“我该当此时上前，说明真相，免他二人无谓的伤了义气。”便在此时，忽听得左侧远处长草中传来几下轻微的呼吸之声。相距既远，呼吸声又极轻，若非张无忌耳音极灵，再也听不出来，他心念一动：“原来金花婆婆暗中尚伏下帮手？我倒不可贸然现身。”但听得刀风呼呼，谢逊已和金花婆婆交上了手。

只见谢逊使开宝刀，有如一条黑龙在他身周盘旋游走，忽快忽慢，变化若神。金花婆婆忌惮宝刀锋利，远远在他身旁兜着圈子。谢逊有时卖个破绽，金花婆婆毫不畏惧的欺身直进，待他回刀相砍，随即极巧妙的避了开去。二人于对方武功素所熟知，料得不能在一二百招内便分高下。谢逊倚仗宝刀之利，金花婆婆则欺他盲不见物，二人均在自己所长的这一点上寻求取胜之道，反而将招数内力置之一旁。

忽听得飕飕两声，黄光闪功，金花婆婆发出两朵金花。谢逊屠龙刀一转，两朵金花都粘在刀上。原来金花以纯钢打成，外镀黄金，铸造屠龙刀的玄铁却具极强磁性，遇铁即吸。这金花乃金花婆婆仗以成名的暗器，施放时变幻多端，谢逊即令双目健好，也须全力闪避挡格，不料这屠龙刀正是所有暗器的克星。金花婆婆倏左倏右连发八朵金花，每一朵均粘在屠龙刀上。此时月暗星稀，夜色惨淡，黑沉沉的刀上粘了八朵金花，使将开来，犹如数百只飞萤在空中乱窜乱舞。

突然金花婆婆咳嗽一声，一把金花掷出，共有十六七朵，教谢逊一柄屠龙刀粘得了东边的粘不了西边。谢逊袍袖挥动，卷去七八朵，另有八朵又都粘在屠龙刀上，喝道：“韩夫人，你号称紫衫龙王，名字犯了此刀的忌讳，若再恋战，于君不利。”

金花婆婆打个寒噤，大凡学武之人，性命都在刀口上打滚，最讲究口彩忌讳，自己号称“龙王”，此刀却名“屠龙”，实是大大的不妙，当下阴恻恻的笑道：“说不定倒是我这杀狮杖先杀了盲眼狮子。”呼的一杖击出。谢逊沉肩一闪，突然脚下一个踉跄，“啊”的一声，这一杖击中了他左肩，虽然力道已卸去了大半，但仍然着实不轻。

张无忌大喜，暗中喝了声采。他见谢逊故意装作闪避不及，受了一杖，心下便想：“义父只须将左手袍袖中的金花撒出，再以屠龙刀使一招‘千山万水’乱被风势斩去，金花婆婆不敢抵挡宝刀锋锐，务必更向左退，接连两退，蓄势待发，那时义父以内力逼出屠龙刀上金花，激射而前，金花婆婆无力远避，非受重伤不可。”

他心念甫动，果见黄光闪动，谢逊已将左手袖中卷着的金花撒出，金花婆婆疾向左退。张无忌斗然间想起一事，心叫：“啊哟，不好，金花婆婆乃是将计就计。”其时他胸中于武学包罗万有，这两大高手的攻守趋避，无一不在他算中，但见谢逊的一招“千山万水”乱披风势斩出，金花婆婆更向左退。谢逊大喝一声，宝刀上粘着的十余朵金花疾射而前。金花婆婆“啊哟”一声叫，足下一个踉跄，向后纵了几步。

谢逊是个心意决绝的汉子，既已割袍断义，下手便毫不容情，纵身而起，挥刀向金花婆婆砍去，忽听得殷离高声叫道：“小心！脚下有尖针！”

谢逊听到叫声，一惊之下，收势已然不及，只听得飕飕声响，十余朵金花激射而至。金花婆婆要令他身在半空，无法挪移，这一落将下来，双足非踏上尖针不可。谢逊无可奈何，只得挥刀格打金花，忽听得脚底铮铮几声响处，他双足已然着地，竟是安然无恙。

他俯身一摸，触到四周都是七八寸长的钢针，插在山石之中，尖利无比，只是自己落脚处的四枚钢针却被人用石子打飞了，听那掷石去针的劲势，正是日间手掷七石的那个巨鲸帮少年。此人在旁窥视，自己竟丝毫不觉，若非得他相救，脚底已受重伤，剩下来只有受金花婆婆宰割的分儿了，脑海中念头这么一转，背上不禁出了一阵冷汗。

他二人互施苦肉计，谢逊肩头受了一杖，金花婆婆身上也吃了两朵金花，虽然所伤均非要害，但对方何等劲力，受上了实是不易抵挡。金花婆婆大咳几下，向张无忌伏身之处发话道：“巨鲸帮的小子，你一再干扰老婆子的大事，快留下名来。”

张无忌还未回答，突然间黄光一闪，殷离一声闷哼，已被三朵金花打中胸口要害。原来金花婆婆眼见张无忌武功了得，自己出手惩治殷离，他定要阻挠，是以面对着他说话，乘他丝毫没有防备之际，反手发出金花。

张无忌大骇，飞身而起，半空中接住金花婆婆发来的两朵金花，一落地便将殷离抱在怀中。殷离神智尚未迷糊，见一个个胡子男子抱住自己，急忙伸手撑拒，只一用力，嘴里便连喷了几口鲜血。张无忌登时醒悟，伸手在自己脸上用力擦了几下，抹去脸上黏着的胡子和化装，露出本来面目。殷离一呆，叫道：“阿牛哥哥，是你？”张无忌微笑道：“是我！”

殷离心中一宽，登时便晕了过去。张无忌见她伤重，不敢便替她取出身上所中金花，当即点了她神封、灵墟、步廊、通谷诸处穴道，护住她心脉。

只听得谢逊朗声道：“阁下两次出手相援，谢逊多承大德。”

张无忌哽咽道：“义……义……你何必……”



二十九　四女同舟何所望

便在此时，忽听得身后传来两下玎玎异声，三个人疾奔而至。张无忌一瞥之下，只见那三人都身穿宽大白袍，其中两人身形甚高，左首一人是个女子。三人背月而立，看不清他们面貌，但每人的白袍角上赫然都绣着一个火焰之形，竟是明教中人。三人双手高高举起，每只手中各拿着一条两尺来长的黑牌，只听中间那身材最高之人朗声说道：“明教圣火令到，护教龙王、狮王，还不下跪迎接，更待何时？”话声语调不准，显得极是生硬。

张无忌吃了一惊，心道：“阳教主遗言中说道，本教圣火令自第三十一代教主石教主之时，便已失落，怎么会在这三人手中？这是不是真的圣火令？这三人是否本教弟子？”

只听金花婆婆道：“本人早已破门出教，‘护教龙王’四字，再也休提。阁下尊姓大名？这圣火令是真是假，从何处得来？”那人喝道：“你既已破门出教，尚絮絮何为？”金花婆婆冷冷的道：“金花婆婆生平受不得旁人半句恶语，当日便阳教主在世，对我也礼敬三分。你是教中何人，对我竟敢大呼小叫？”

突然之间，三人身形晃动，同时欺近，三只左手齐往金花婆婆身上抓去。金花婆婆拐杖挥出，向三人横扫过去，不料这三人脚下不知如何移动，身形早变。金花婆婆一杖击空，已被三人的右手同时抓住后领，一抖之下，向外远远掷了出去。

以金花婆婆武功之强，便是天下最厉害的三个高手向她围攻，也不能一招之间便将她抓住掷出。但这三个白袍人步法既怪，出手又是配合得妙到毫巅，便似一个人生有三头六臂一般。张无忌情不自禁的“噫”了一声。那三人身子这么一移，他已看得清清楚楚，最高那人虬髯碧眼，另一个黄须鹰鼻。那女子一头黑发，和华人无异，但眸子极淡，几乎无色，瓜子脸型，约莫三十岁上下，虽然瞧来诡异，相貌却是甚美。张无忌心想：“原来这三人都是胡人，怪不得语调生硬，说话又文诌诌的好似背书。”

只听那虬髯人朗声又道：“见圣火令如见教主，谢逊还不跪迎？”谢逊道：“三位到底是谁？若是本教弟子，谢逊该当相识。若非本教中人，圣火令与三位毫不相干。”虬髯人道：“明教源于何土？”谢逊道：“源起波斯。”虬髯人道：“然也，然也！我乃波斯明教总教流云使，另外两位是妙风使、辉月使。我等奉总教主之命，特从波斯来至中土。”

谢逊和张无忌都是一怔。张无忌读过杨逍所著的“明教流传中土记”，知道明教确是从波斯传来，眼看这三个男女果是波斯胡人，武功身法又是如此，定然不假。只听那黄须的妙风使道：“我教主接获讯息，得知中土支派教主失踪，群弟子自相残杀，本教大趋式微，是以命云风月三使前来整顿教务。合教上下，齐奉号令，不得有误。”张无忌大喜：“总教主有号令传来，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免得我担此重任，见识肤浅，误了大事。”

只听得谢逊说道：“中土明教虽然出自波斯，但数百年来独立成派，自来不受波斯总教管辖。三位远道前来中土，谢逊至感欢忭，跪迎云云，却是从何说起？”

那虬髯的流云使将两块黑牌相互一击，铮的一声响，声音非金非玉，十分古怪，说道：“这是中土明教的圣火令，前任姓石的教主不肖，失落在外，今由我等取回。自来见圣火令如见教主，谢逊还不听令？”

谢逊入教之时，圣火令失落已久，从来没见过，但其神异之处，却是向所耳闻，明教的经书典籍之中也往往提及，听了这几下异声，知道此人所持确是本教圣火令，何况三人一出手便抓了金花婆婆掷出，决不是常人所能，当下更无怀疑，说道：“在下相信尊驾所言，但不知有何吩咐？”

流云使左手一挥，妙风使、辉月使和他三人同时纵身而起，两个起落，已跃到金花婆婆身侧。金花婆婆金花掷出，分击三使。三使东一闪、西一晃，尽数避开，但见辉月使直欺而前，伸指点向金花婆婆咽喉。金花婆婆拐杖一封，跟着还击一杖，突然间腾身而起，后心已被流云使和妙风使抓住，提了起来。辉月使抢上三步，在她胸腹间连拍三掌，这三掌出手不重，但金花婆婆就此不能动弹。

张无忌心道："他三人起落身法，未见有过人之处，只是三人配合得巧妙无比。辉月使在前诱敌，其余二人已神出鬼没的将金花婆婆擒住。但以每人的武功而论，比之金花婆婆颇有不及。那人拍这三掌，并非打穴，但与我中土点穴功夫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流云使提着金花婆婆，左手一振，将她掷在谢逊身前，说道："狮王，本教教规，入教之后终身不能叛教。此人自称破门出教，为本教叛徒，你先将她首级割下。"谢逊一怔，道："中土明教向来无此教规。"流云使冷冷的道："此后中土明教悉奉波斯总教号令。出教叛徒，留着便是祸胎，快快将她除了。"

谢逊昂然道："明教四王，情同金兰。今日虽然她对谢某无情，谢某却不可无义，不能动手加害。"妙风使哈哈一笑，道："中国人妈妈婆婆，有这么多罗唆。出教之人，怎可不杀？

这算是甚么道理？当真奇哉怪也，莫名其妙。"谢逊道："谢某杀人不眨眼，却不杀同教朋友。"辉月使道："非要你杀她不可。你不听号令，我们先杀了你也。"谢逊道："三位到中土来，第一件事便勒逼金毛狮王杀了紫衫龙王，这是为了立威吓人么？"辉月使微微一笑，道："你双眼虽瞎，心中倒也明白。快快动手罢！"

谢逊仰天长笑，声动山谷，大声道："金毛狮王光明磊落，别说不杀同伙朋友，此人即令是谢某的深仇大怨，既被你们擒住，已然无力抗拒，谢某岂能再以白刃相加？"

张无忌听了义父豪迈爽朗的言语，心下暗暗喝彩，对这波斯明教三使渐生反感。

只听妙风使道："明教教徒，见圣火令如见教主，你胆敢叛教么？"谢逊昂然道："谢某双目已盲了二十余年，你便将圣火令放在我眼前，我也瞧它不见。说甚么'见圣火令如见教主'？"妙风使大怒，道："好！那你是决意叛教了？"谢逊道："谢某不敢叛教。可是明教的教旨乃是行善去恶，义气为重。谢逊宁可自己人头落地，不干这等没出息的歹事。"金花婆婆身子不能动弹，于谢逊的言语却一句句都听在耳里。

张无忌知道义父生死已迫在眉睫，当下轻轻将殷离放在地下。只听流云使道："明教中人，不奉圣火令号令者，一律杀无赦矣！"谢逊喝道："本人是护教法王，即令是教主要杀我，也须开坛禀告天地与本教明尊，申明罪状。"妙风使嘻嘻笑道："明教在波斯好端端地，一至中土，便有这许多臭规矩！"

三使同时呼啸，一齐抢了上来。谢逊屠龙刀挥动，护在身前，三使连攻三招，抢不近身。

辉月使欺身直进，左手持令向谢逊天灵盖上拍落。谢逊举刀挡架，当的一响，声音极是怪异。这屠龙刀无坚不摧，可是竟然削不断圣火令。便在这一瞬之间，流云使滚身向左，已然一拳打在谢逊腿上。谢逊一个踉跄，妙风使横令戳他后心，突然间手腕一紧，圣火令已被人夹手夺了去。他大惊之下，回过身来，只见一个少年的右手中正拿着那根圣火令。

张无忌这一下纵身夺令，快速无比，巧妙无伦。流云使和辉月使惊怒之下，齐从两侧攻上。张无忌身形一转，向左避开，不意拍的一响，后心已被辉月使一令击中。

那圣火令质地怪异，极是坚硬，这一下打中，张无忌眼前一黑，几欲晕去，幸得护体神功立时发生威力，当即镇慑心神，向前冲出三步。波斯三使立时围上。张无忌右手持令向流云使虚晃一招，左手倏地伸出，已抓住了辉月使左手的圣火令。岂知辉月使忽地放手，那圣火令尾端向上弹起，拍的一响，正好打中张无忌手腕。他左手五根手指一阵麻木，只得放下左手中已然夺到的圣火令，辉月使纤手伸处，抓回掌中。

张无忌练成乾坤大挪移法以来，再得张三丰指点太极拳精奥，纵横宇内，从无敌手，不意此刻竟被辉月使一个女子接连打中，第二下若非他护体神功自然而然的将力卸开，手腕早已折断。他惊骇之下，不敢再与敌人对攻，凝立注视，要看清楚对方招数来势。

波斯三使见他两次被击，竟似并未受伤，也是惊奇不已。

妙风使忽然低头，一个头锤向张无忌撞来，如此打法原是武学中大忌，竟以自己最要紧的部位送向敌人。张无忌端立不动，知他这一招似拙实巧，必定伏下厉害异常的后着，待他的脑袋撞到自己身前一尺之处，这才退了一步。蓦地里流云使跃身半空，向他头顶坐了下来。这一招更是怪异，竟以臀部攻人，天下武学之道虽繁，从未有这一路既无用、又笨拙的招数。张无忌不动声色，向旁又是一让，突觉胸口一痛，已被妙风使手肘撞中。但妙风使被九阳神功一弹，立即倒退三步，跟着又倒退三步，甫欲站定，又倒退三步。

波斯三使愕然变色，辉月使双手两根圣火令急挥横扫，流云使突然连翻三个空心筋斗。张无忌不知他是何用意，心想还是避之为妙，刚向左踏开一步，眼前白光急闪，右肩已被流云使的圣火令重重击中。这一招更是匪夷所思，事先既无半点征兆，而流云使明明是在半空中大翻筋斗，怎能忽地伸过圣火令来，击在自己肩头？张无忌惊骇之下，已不敢恋战，加之肩头所中这一令劲道颇为沉重，虽以九阳神功弹开，却已痛入骨髓。但知自己只要一退，义父性命不保，当下深深吸了口气，一咬牙，飞身而前，伸掌向流云使胸口拍去。

流云使同时飞身而前，双手圣火令相互一击，铮的一响，张无忌心神一荡，身子从半空中直堕下来，但觉腰胁中一阵疼痛，已被妙风使踢中了一脚。砰的一下，妙风使向后摔出，辉月使的圣火令却又击中了张无忌的右臂。

谢逊在一旁听得明白，知道巨鲸帮中这少年已接连吃亏，眼下已不过在勉力支撑，苦于自己眼盲，无法上前应援，心中焦急万分，自己若孤身对敌，当可凭着风声，分辨敌人兵刃拳脚的来路，但若去相助朋友，怎能分得出哪一下是朋友的拳脚，哪一下是敌人的兵刃？他屠龙刀挥舞之下，倘若一刀杀了朋友，岂非大大的恨事？当则叫道："少侠，你快脱身而走，这是明教的事，跟阁下并不相干。少侠今日一再相援，谢逊已是感激不尽。"

张无忌大声道："我……我……你快走，听我说，你快走！"

眼见流云使挥令击来，张无忌以手中圣火令一挡，双令相交，拍的一下，如中败革，似击破絮，声音极是难听。流云使把捏不定，圣火令脱手向上飞出。张无忌跃起身来，欲待抢夺，突然间嗤的一声响，后心衣衫被辉月使抓了一大截下来。她指甲在他背心上划破了几条爪痕，隐隐生痛，这么缓得一缓，那圣火令又被流云使抢回。

经此几个回合的接战，张无忌心知凭这三人功力，每一个都和自己相差甚远，只是武功怪异无比，兵刃神奇之极，最厉害的是三人联手，阵法不似阵法，套子不似套子，诡秘阴毒，匪夷所思，只要能击伤其中一人，今日之战便能获胜。但他击一人则其余二人首尾相应，拳法连变，始终打不破这三人联手之局，反而又被圣火令打中了两下。幸好波斯明教三使每一次拳脚中敌，自己反吃大亏，也已不敢再以拳脚和他身子相碰。

谢逊大喝一声，将屠龙刀竖抱在胸前，纵身跃入战团，抢到张无忌身旁，说道："少侠，用刀！"将屠龙刀递了给他。张无忌心想仗着宝刀神威，或能击退大敌，当下接了过来。谢逊右足一点，向后退开，在这顷刻之间，后心已重重中了妙风使一拳，只打得他胸腹间五脏六俯似乎都移了位置。这一拳来无影，去无踪，谢逊竟听不到半点风声。

张无忌挥刀向流云使砍去，流云使举起两根圣火令，双手一振，已搭在屠龙刀上。张无忌只感手掌中一阵激烈跳动，屠龙刀竟欲脱手，大骇之下，忙加运内力。流云使以圣火令夺人兵刃，原是手到擒来，千不一失，这一次居然夺不了对方单刀，大感诧异。辉月使一声娇叱，手中两根圣火令也已架在屠龙刀上，四令夺刀，威力更巨。

张无忌身上已受了七八处伤，虽然均是轻伤，内力究已大减，这时但感半边身子发热，握着刀柄的右手不住发颤。他知此刀乃义父性命所系，义父不知自己身分真相，居然肯以此刀相借，实是豪气干云之举，倘若此刀竟在自己手中失去，还有何面目以对义父？蓦然间大喝一声，体内九阳神功源源激发。流云、辉月二使脸色齐变，妙风使见情势不对，一根圣火令又搭到了屠龙刀上。

张无忌以一抗三，竟是丝毫不馁，心中暗暗自庆，幸好一上来便出其不意的抢得妙风使一枚圣火令，否则六令齐施，更难抵敌。这时四人

已至各以内力相拚的境地。张无忌心想你们和我比拚内力，正是以短攻长，我是得其所哉了。霎时间四人均凝立不动，各运内力。突然之间，张无忌胸口一痛，似乎被一枚极细的尖针刺了一下。

这一下刺痛突如其来，直钻入心肺，张无忌手一松，屠龙刀便被五根圣火令吸了过去。他猝遇大变，心神不乱，顺手拔出腰间倚天剑，一招太极剑法“圆转如意”，斜斜划了个圈子，同时刺向波斯三使的小腹。三使待要后跃相避，张无忌已将倚天剑插还腰间剑鞘，手一伸，又将屠龙刀夺了过来。

这四下失刀、出剑、还剑、夺刀，手法之快，直如闪电，正是乾坤大挪移的第七层功夫。

波斯三使“噫”的一声，大是惊奇。他三人内力远不及张无忌，这一开口出声，三根圣火令反而被屠龙刀带了过来。

三人急运内力相夺，又成相持不下之局。突然之间，张无忌胸口又被尖针刺了一下。

这次他已有防备，宝刀未曾脱手。但这两下刺痛似有形，实无质，一股寒气突破他护体的九阳神功，直侵内脏。他知这是波斯三使一股极阴寒的内力，积贮于一点，从圣火令上传来，攻坚而入。本来以至阴攻至阳，未必便胜得了九阳神功。只是他的九阳神功遍护全身，这阴劲却是凝聚如丝发之细，倏钻陡戳，难防难当。有如大象之力虽巨，妇人小儿却能以绣花小针刺入其肤。阴劲入体，立即消失，但这一刺可当真疼痛入骨。

辉月使连运两下“透骨针”的内劲，见对方竟是毫不费力的抵挡了下来，更是骇异。妙风使虽然空着左手，但全身劲力都已集于右臂，左手已与瘫痪无异。张无忌知道如此僵持下去，敌人尖针一般的阴劲一下一下刺将过来，自己终将支持不住，可是实无对策。耳听身后谢逊呼吸粗重，正自一步步的逼近，知他要击敌助己。这时四人内劲布满全身，谢逊掌力击在敌人身上，已与击打张无忌无异，始终迟迟不敢出手。

张无忌寻思：“情势如此险恶，总是要义父先行脱身要紧。”朗声道：“谢大侠，这波斯三使武功虽奇，在下要脱身而去却也不难。请你先行暂避，在下事了之后，自当奉还宝刀。”波斯三使听得他在全力比拚内劲之际竟能开口说话，洋洋一如平时，心下更惊。

谢逊道：“少侠高姓大名？”张无忌心想此时万万不能跟他相认，否则以义父爱己之深，势必要和波斯三使拚个同归于尽，以维护自己，说道：“在下姓曾，名阿牛。谢大侠还不远走，难道是信不过在下，怕我吞没你这口宝刀么？”谢逊哈哈大笑，说道：“曾少侠不必以言语相激。你我肝胆相照，谢逊以垂暮之年，得能结交你这位朋友，实是平生快事。曾少侠，我要以七伤拳打那女子了。我一发劲，你撤手弃了屠龙刀。”

张无忌知道义父七伤拳的厉害，只要舍得将屠龙刀弃给敌人，一拳便可毙了辉月使，但这么一来，本教便和波斯总教结下深怨，自己一向谆谆劝诫同教兄弟当以和睦为重，今日自己竟不问来由的杀了总教使者，哪里还像个明教教主？忙道：“且慢！”向流云使道：“咱们暂且罢手，在下有几句话跟三位分说明白。”

流云使点了点头。张无忌道：“在下和明教极有关连，三位既持圣火令来此，乃是在下的尊客，适才无礼，多有得罪。

咱们同时各收内力，罢手不斗如何？”流云使又连连点头。张无忌大喜，当即内劲一撤，将屠龙刀收向胸前。只觉波斯三使的内劲同时后撤，突然之间，一股阴劲如刀、如剑、如匕、如凿，直插入他胸口的“玉堂穴”中。

这虽是一股无形无质的阴寒之气，但刺在身上实同钢刃之利。张无忌霎时之间闭气窒息，全身动弹不得，心中闪电般转过了无数念头：“我死之后，义父也是难逃毒手，想不到波斯总教使者竟如此不顾信义。殷离表妹能活命么？赵姑娘和周姑娘怎样？小昭，唉，这可怜的孩子！本教救民抗元的大业终将如何？”只见流云使举起右手圣火令，便往他天灵盖击落。张无忌急运内力，冲击胸口被点中了的“玉堂穴”，但总是缓了一步。

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大声叫道：“中土明教的大队人马到了！”流云使一怔，举着圣火令的左手停在半空，一时不击下去。只见一个灰影电射而至，拔出张无忌腰间的倚天剑，连人带剑，直扑入流云使的怀中。

张无忌身子虽不能动，眼中却瞧得清清楚楚，这人正是赵敏，大喜之下，紧接着便是大骇，原来她所使这一招乃是昆仑派的杀招，叫做“玉碎昆冈”，竟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拚命打法。张无忌虽不知此招的名称，却知她如此使剑出招，以倚天剑的锋利，流云使固当伤在她的剑下，她自己也难逃敌人毒手。

流云使眼见剑势凌厉之极，别说三使联手，即是自保也已有所不能，危急中举起圣火令甩力一挡，跟着不顾死活的着地滚了开去。只听得当的一声响，圣火令已将倚天剑架开，但左颊上凉飕飕地，一时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待得站起身来，伸手一摸，只觉着手处又湿又粘，疼痛异常，左颊上一片虬髯已被倚天剑连皮带肉的削去，若非圣火令乃是奇物，挡得了倚天剑的一击，半边脑袋已然不在了。

张无忌前来和谢逊相会，赵敏总觉金花婆婆诡秘多诈，陈友谅形迹可疑，放心不下，便悄悄的跟随前来。她知自己轻功未臻上乘，只要略一走近，立时便被发觉，是以只远远蹑着，直至张无忌出手和波斯三使相斗，她才走近。到得张无忌和三使比拚内力，她心中暗喜，心想这三个胡人武功虽怪，怎及得张无忌九阳神功内力的浑厚。突然间张无忌开口叫对手罢斗，赵敏正待叫他小心，对方的“阴风刀”已然使出，张无忌受伤倒地。她情急之下，不顾一切的冲出，抢到倚天剑后，便将在万安寺中向昆仑派学得的一记拚命招数使出来。

赵敏一招逼开流云使，但倚天剑圈了转来，削去了自己半边帽子，露出一丛秀发。她长剑斜围，身子向妙风使扑出，倚天剑反而跟在身后。这一叫做“人鬼同途”，乃是崆峒派的绝招，正和昆仑派的“玉碎昆冈”同一其理，均是明知已然输定，便和敌人拚个玉石俱焚。这等打法极其惨烈。少林、峨嵋两派的佛门武功便无此类招数。“玉碎昆冈”和“人鬼同途”都不是败中取胜、死中求活之招，乃是旨在两败俱伤、同赴幽冥，当日昆仑、崆峒两派的高手被囚，颇受屈辱，比武时功力又失，无法求胜，便有性子刚硬之辈使出这些招数来，只是内劲既去，要拚命也无从拚起，却被她一一记在心中。

妙风使眼见她来势如此凶悍，大惊之下，突然间全身冰冷，呆立不动。此人武功虽高，胆子却是极小，眼见这一招决计无法抵挡，骇怖达于极点，竟致僵立，束手待毙。

赵敏的身子已抵来妙风使的圣火令上，手腕一抖，长剑便向他胸前刺去。这一招乃是先以自己身子投向敌人兵刃，敌人手中不论是刀是剑，是枪是斧，中在自己身上，势须略一停留，自己便一剑刺去，敌人武功再高，万难逃过。妙风使瞧出了此招的厉害，这才吓呆。幸得他手中兵器及是铁尺般的圣火令，无锋无刃，赵敏以身子抵在其上，竟不受伤，长剑刚向前刺出，后背已被辉月使抱住。

波斯三使联手迎敌，配合之妙，实是不可思议。赵敏一上来两招拚命打法，竟吓得三大高手乱了阵脚，直到此时，辉月使才自后抱住了赵敏。她这么一抱似乎平平无奇，其实拿捏之准，不爽毫发，应变之速，疾如流星。赵敏这一剑虽然凌厉，已然递不到妙风使身上，她觉臂上一紧，心知不妙，顺着辉月使向后一拉之势，回剑便往自己小腹刺去。

这一招更是壮烈，属于武当派剑招，叫做“天地同寿”，却非张三丰所创，乃是殷梨亭苦心孤诣的想了出来，本意是要和杨逍同归于尽之用。他自纪晓芙死后，心中除了杀杨逍报仇之外，更无别念，但自知武功非杨逍之敌，师父虽是天下第一高手，自己限于资质悟性，无法学到师父的三四成功夫，反正只求杀得杨逍，自己也不想活了，是以在武当山上想了几招拚命的打法出来。

殷梨亭暗中练剑之时，被师父见到，张三丰喟然叹息，心知此事难以劝喻，便将这招剑法取了个“天地同寿”的名称，意思说人死之后，精神不朽，当可万古长春，实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壮剑招。殷梨亭的大弟子在万安寺中施展此招，被范遥抢上救出。赵敏却于此时使了出来。这一招专为刺杀紧贴在自己身后的敌人之用，利剑穿过自己的小腹，再刺入敌人小腹，辉月使如何能够躲过？倘若妙风使并未吓傻，又或流云使站得甚近，以他二人和辉月使如同联成一体的机警，当可救得二女性命。

眼见倚天剑便要洞穿赵敏和辉月使的小腹，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无忌冲穴成功，一伸手便将倚天剑夺了过去。

赵敏用力一挣，脱出辉月使的怀抱。她动念迅速之极，取过张无忌手中的那枚圣火令，远远的掷了出去，飕的一声响，跌入了金花婆婆所布的尖针阵中。

这圣火令波斯三使珍同姓命，流云使和辉月使顾不得再和张无忌、赵敏对敌，甚至顾不得妙风使的安危，一齐纵身过去捡拾。只奔出丈

余，便已到了尖针阵中。辉月使“啊”的一声尖叫，已踏中了一枚钢针。月黑风高，长草没膝，瞧不清楚圣火令和尖针的所在，两人只得一路拔针，一路摸索寻令。妙风使犹如大梦初醒，一声惊呼，跟了过去。

赵敏为救张无忌性命，适才这三招使得犹如兔起鹘落，绝无余暇多想一想，这时惊魂稍定，越想越是害怕，“嘤”的一声，投入了张无忌怀中。

张无忌一手揽着她，心中说不出的感激，但知波斯三使一寻到圣火令，立时转身又回，忙道：“咱们快走！”回过身来，将屠龙刀交还谢逊，抱起身受重伤的殷离，向谢逊道：“谢大侠，眼前只有暂避其锋。”谢逊道：“是！”俯身替金花婆婆解开了穴道。张无忌心想金花婆婆经过这场死里逃生大难，自当和谢逊前愆尽释。

四人下山走出数丈，张无忌心想殷离虽是自己表妹，终是男女授受不亲，于是将她交给金花婆婆抱着。赵敏在前引路，其后是金花婆婆和谢逊，张无忌断后，以防敌人追击。回首但见波斯三使兀自弯了腰，在长草丛中寻觅。他这一役惨败，想起适才的惊险，兀自心有余悸，又不知殷离受此重伤，是否能够救活。

正行之间，忽听得谢逊一声暴喝，发拳向金花婆婆后心打去。

金花婆婆回手掠开，同时将殷离抛在地下。张无忌吃了一惊，飞身而上。谢逊喝道：“韩夫人，你何以又要下手杀害殷姑娘？”金花婆婆冷笑道：“你杀不杀我，是你的事。我杀不杀她，却是我的事。你管得着我么？”

张无忌道：“有我在此，须容不得你随便伤人。”金花婆婆道：“尊驾今日闲事管得还嫌不够么？”张无忌道：“那未必都是闲事。波斯三使转眼便来，你还不快走？”

金花婆婆冷哼一声，向西窜了出去，突然间反手掷出三朵金花，直奔殷离后脑。张无忌伸指弹去，只听得呼呼呼三声，那三朵金花回袭金花婆婆，破空之声，比之强弓发硬弩更加厉害。当他先前抱起殷离之时，抹去了唇上粘着的胡子，金花婆婆已看清楚他面目，哪料得这少年的内力竟如此深厚，不敢伸手去接，急忙伏地而避。三朵金花贴着她背心掠过，将她布衫后心撕去了三条大缝，只吓得她心中乱跳，头也不回的去了。

张无忌伸手抱起殷离，忽听得赵敏一声痛哼，弯下了腰，双手按住小腹，忙上前问道：“怎么了？”只见她手上满是鲜血，手指缝中尚不住有血渗出，原来适才这一招“天地同寿”，毕竟还是刺伤了小腹。张无忌大惊失色，忙问：“伤得重么？”只听得妙风使在尖针阵中欢呼：“找到了，找到了！”

赵敏道：“别管我！快走，快走！”

张无忌伸臂将她抱起，疾往山下奔去。赵敏道：“到船上！开船逃走。”张无忌应道：“是！”一手抱着殷离，一手抱着赵敏，急驰下山。谢逊跟在身后，暗自惊异：“这少年恁地了得，手中抱着二人，仍是奔行如此迅速。”张无忌心乱如麻，手中这两个少女只要有一个伤重不救，都是毕生大恨，幸好觉到二人身子温暖，并无逐渐冷去之象。

波斯三使找到圣火令后，随后追来，但这三人的轻功固然不及张无忌，比之谢逊也大为不如。张无忌将到船边，高声叫道：“绍敏郡主有令：众水手张帆起锚，急速预备开航！”

待得他和谢逊跃上船头，风帆已然升起。

那艄公须得赵敏亲口号令，上前请示。赵敏失血过多，只低声道：“听……听张公子号令……便是……”那艄公转舵开船，待得波斯三使追到岸边，海船离岸早已数十丈了。

张无忌将赵敏和殷离并排在船舱之中，小昭在旁相助，解开二人衣衫，露出伤口。张无忌检视二人伤势，见赵敏小腹上剑伤深约半寸，流血虽多，性命决可无碍。殷离那三朵金花却都中在要害，金花婆婆下手极重，是否能救，实在难说，当下给二人敷药包扎。殷离早已昏迷不醒，人事不知。赵敏泪水盈盈，张无忌问她觉得如何，她只是咬牙不答。

谢逊道：“曾少侠，谢某隔世为人，此番不意回到中土，尚能结识你这位义气深重的朋友，实是意外之喜。”

张无忌扶他坐在舱中椅上，伏地便拜，哭道：“义父，孩儿无忌不孝，没能早日前来相接，累义父受尽辛苦。”谢逊大吃一惊，道：“你……你说甚么？”张无忌道：“孩儿便是张无忌。”谢逊如何能信，只道：“你……你说甚么？”

张无忌道：“拳学之道在凝神，意在力先方制胜……”滔滔不绝的背了下去，每一句都是谢逊在冰火岛上所授予他的武功要诀。背得二十余句后，谢逊惊喜交集，抓住他的双臂，道：“你……你当真便是我那无忌孩儿？”

张无忌站起身来，搂住了他，将别来情由，拣要紧的说了一些，自己已任明教教主之事却暂且不说，以免义父叙教中尊卑，反向自己行礼。谢逊如在梦中，此时不由得他不信，只是翻来覆去的说道：“老天爷开眼，老天爷开眼！”

猛听得后梢上众水手叫道：“敌船追来啦！”

张无忌奔到后梢望时，只见远远一艘大船五帆齐张，乘风追至。黑夜之中瞧不见敌船船身，那五道白帆却是十分触目。张无忌望了一会，见敌船帆多身轻，越逼越近，心下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暗想只有让波斯三使上船，跟他们在船舱之中相斗，当可借着船舱狭窄之便，使三人不易联手、于是将赵敏和殷离移在一旁，到甲板上提了两只大铁锚来，放在舱中，作为障碍，逼令波斯三使各自为战。

布置方定，突然间轰隆一声巨响，船身猛烈一侧，跟着半空中海水倾泻，直泼进舱来。后梢水手高声大叫：“敌船开炮！敌船开炮！”这一炮打在船侧，幸好并未击中。

赵敏向张无忌招了招手，低声道：“咱们也有炮！”

这一言提醒了张无忌，当即奔上甲板，指挥众水手搬开炮上的掩蔽之物，在大炮中装上火药铁弹，点烧药绳，砰的一声，炮还轰了过去。但这些水手都是赵敏手下的武士所乔装，武功不弱，发炮海战却是一窍不通，这一炮轰将出去，落在两船之间，水柱激起数丈，敌船却晃也不晃。但这么一来，敌船见此间有炮，便不敢十分逼近。过不多时，敌船又是一炮轰来，正中船头，船上登时起火。

张无忌忙指挥水手提水救火，忽见上层舱中又冒出一个火头来，他双手各提一大桶水，踢开舱门，直泼进去，将火头浇灭了。烟雾中只见一个女子横卧榻上，正是周芷若，全身都已湿透，张无忌抛下水桶，抢进房去，忙问：“周姑娘，你没事么？”

周芷若满头满脸都是水，模样甚是狼狈，危急万分之中，见到他突然出现，惊异无比。她双手一动，呛啷啷一声响，原来手脚均被金花婆婆用铐镣铁链锁着。张无忌奔到下层舱中取过倚天剑来，削断铐镣。

周芷若道：“张教主，你……你怎么会到这里？”张无忌还未回答、船身突然间激烈一震。她足下一软，直扑在张无忌怀里。张无忌忙伸手扶住，窗外火光照耀，只见她苍白的脸上飞起两片红晕，再点缀着一点点水珠，清雅秀丽，有若晓露水仙。张无忌定了定神，说道：“咱们到下面船舱去。”

两人刚走出舱门，只觉座船不住的团团打转，原来适才间敌船一炮打来，将船舵打得粉碎，连舵手也堕海而死。

那艄公急了，亲自去装火药发炮，只盼一炮将敌船打沉，不住在炮筒中装填火药，用铁棍捣得实实的，绞高炮口，点燃了药绳。蓦地里红光一闪，震天价一声大响，钢铁飞舞、大炮登时震得粉碎，艄公和大炮旁的众水手个个炸得血肉横飞。

只因艄公一味求炮力威猛，火药装得多了数倍，反将大炮炸碎了。

张无忌和周芷若刚走上甲极，但见船上到处是火，转眼即沉，一瞥眼见左舷边缚着一条小船，叫道：“周姑娘，你跳进小船去……”这时小昭抱着殷离，谢逊抱着赵敏，先后从下层舱中出来。原来适才这么一炸，船底裂了一个大洞，海水立时涌了进来。

张无忌待谢逊、小昭坐进小船，挥剑割断绑缚的绳索，拍的一响，小船掉入了海中。张无忌轻轻一跃，跳入小船，抢过双桨，用力划动。

这时那战船烧得正旺，照得海面上一片通红。张无忌全力扳桨，心想只须将小船划到火光照不到处，波斯三使没见到小船，必以为众人数尽葬身大海，就此不再追赶。谢逊抄起一条船板帮着划水。小船在海面迅速滑行，顷刻间出了火光圈外。只听那大战船轰隆轰隆猛响，船上装着的火药不住爆炸。波斯船不敢靠近，远远停着监视。赵敏携来的武士中有些识得水性，泅水游向敌船求救，都被波斯船上人众发箭射死在海中。

张无忌和谢逊片刻也不敢停手，若在陆地被波斯三使追及，尚可决一死战。这时在茫茫大海之中，敌船只须一炮轰来，就算打在小船数丈以外，波浪激荡，小船也非翻不可，好在二人都内力悠长，直划了半夜，也不疲累。

到得天明，但见满天乌云，四下里都是灰蒙蒙的浓雾。张无忌喜道："这大雾来得真好，只须再有半日，敌人无论如何也找咱们不到的了。"

不料到得下午，狂风忽作，大雨如注。小船被风吹得向南飘浮。其时正当隆冬，各人身上衣衫尽湿，张无忌和谢逊内力深厚，还不怎样，周芷若和小昭被北风一吹，忍不住牙关打战。但小船上一无所有，谁也无法可想。这时木桨早已收起不划，四人除下八只鞋子，不住手的舀起舱中所积雨水倒入海中。

谢逊终于会到张无忌，心情极是畅快，眼前处境虽险，却毫不在意，骂天叱海，在大雨中高声谈笑。小昭天真烂漫，也是言笑晏晏。只有周芷若始终默不作声，偶尔和张无忌目光相接，立即便转头避开。

谢逊说道："无忌，当年我和你父母一同乘海船出洋，中途遇到风暴，那可比今日厉害得多了。我们后来上了冰山，以海豹为食。只不过当日吹的是南风，把我们送到了极北的冰天雪地之中，今日吹的却是北风。难道老天爷瞧着谢逊不顺眼，要再将我充军到南极仙翁府上，去再住他二十年么？哈哈，哈哈！"他大笑一阵，又道："当年你父母一男一女，郎才女貌，正是天作之合，你却带了四个女孩子，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哈哈，哈哈！"

周芷若满脸通红，低下了头。小昭却神色自若，说道："谢老爷子，我是服侍公子爷的小丫头，不算在内。"赵敏受伤虽然不轻，却一直醒着，突然说道："谢老爷子，你再胡说八道，等我伤势好了，瞧我不老大耳括子打你。"

谢逊伸了伸舌头，笑道："你这女孩子倒厉害。"他突然收起笑容，沉吟道："嗯，昨晚你拚命三招，第一招是昆仑派的'玉碎昆冈'，第二招是崆峒派的'人鬼同途'，第三招是甚么啊，老头子孤陋寡闻，可听不出来了。"

赵敏暗暗心惊："怪不得金毛狮王当年名震天下，闹得江湖上天翻地覆。他双目不能视物，却能猜到我所使的两记绝招，当真是名不虚传。"便道："这第三招是武当派的'天地同寿'，似乎是新创招数，难怪老爷子不知。"语气甚是恭敬。

谢逊叹道："你出全力相救无忌，当然很好，可是又何必拚命，又何必拚命？"赵敏道："他……他……"说到此处，顿了一顿，心中迟疑下面这句话是否该说，终于忍不住哽咽道："他……谁叫他这般情致缠绵的……抱着……抱着殷姑娘。我是不想活了！"说完这句话，已是泪下如雨。

四人听这位年轻姑娘竟会当众吐露心事，无不愕然，谁也没想到赵敏是蒙古女子，要爱便爱，要恨便恨，并不忸怩作态，本和中土深受礼教陶冶的女子大异，加之扁舟浮海，大雨淋头，每一刻都能舟覆人亡，当此生死系于一线之际，更是没了顾忌。

张无忌听了赵敏这句话，不由得心神激荡："赵姑娘本是我的大敌，这次我随她远赴海外，主旨乃在迎接义父，哪想到她对我竟是一往情深如此。"情不自禁，伸过手去握住了她手，嘴唇凑到她耳边，低声道："下次无论如何不可以再这样了。"

赵敏话一出口，便好生后悔，心想女孩儿家口没遮拦，这种言语如何可以自己说将出来，岂不是教他轻贱于我？忽听他如此深情款款的叮嘱，不禁又惊又喜，又羞又爱，心下说不出的甜蜜，自觉昨晚三次出生入死，今日海上飘泊受苦，一切都不枉了。

大雨下了一阵，渐渐止歇，浓雾却越来越重，蓦地里刷的一声，一尾三十来斤的大鱼从海中跃将起来。谢逊右手伸出，五指插入鱼腹，将那鱼抓入船中，众人都是喝一声彩。小昭拔出长剑，将大鱼剖腹刮鳞，切成一块块地。各人实在饿了，虽然生鱼腥味极重，只得勉强吃了些。谢逊却是吃得津津有味，他荒岛上住了二十余年，甚么苦也吃过了，岂在乎区区生鱼？何况生鱼肉只须多嚼一会，惯了鱼腥气息之后，自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海上波涛渐渐平静，各人吃鱼后闭上眼睛养神，昨天这一日一晚的激斗，委实累得心力交疲，周芷若和小昭虽未出手接战，但所受惊吓也当真不小。大海轻轻晃着小舟，有如摇篮，舟中六人先后入睡。

这一场好睡，足足有三个多时辰。谢逊年老先醒，耳听得五个青年男女呼吸声和海上风声轻相应和。赵敏和殷离受伤之后，气息较促，周芷若却是轻而漫长。张无忌一呼一吸之际，若断若续，竟无明显分界，谢逊暗暗惊异："这孩子内力之深，实是我生平从所未遇。"小昭的呼吸一时快，一时慢，所练显是一门极特异的内功，谢逊眉头一皱，想起一事，心道："这可奇了，难道这孩子竟是……"

忽听得殷离喝道："张无忌，你这小子，干么不跟我上灵蛇岛去？"张无忌、赵敏、周芷若、小昭等被她这么一喝，都惊醒了。只听她又道："我独个儿在岛上寂寞孤单……你干么不肯来陪我？我这么苦苦的想念你，你……你在阴世，可也知道吗？"

张无忌伸手摸她的额头，着手火烫，知她重伤后发烧，说起胡话来了。他虽医术精湛，但小舟中无草无药，实是束手无策，只得撕下一块衣襟，浸湿了水，贴在她额头。

殷离胡话不止，忽然大声惊喊："爹爹，你……你别杀妈妈，别杀妈妈！二娘是我杀的，你只管杀我好了，跟妈妈毫不相干……妈妈死啦，妈妈死啦！是我害死了妈妈！呜呜呜呜……"哭得十分伤心。张无忌柔声道："蛛儿，蛛儿，你醒醒。你爹不在这儿，不用害怕。"殷离怒道："是爹爹不好，我才不怕他呢！他为甚么娶二娘、三娘？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妻子难道不够么？爹爹，你三心两意，喜新弃旧，娶了一个女人又娶一个，害得我妈好苦，害得我好苦！你不是我爹爹，你是负心男儿，是大恶人！"

张无忌惕然心惊，只吓得面青唇白。原来他适才间刚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娶了赵敏，又娶了周芷若。殷离浮肿的相貌也变得美了，和小昭一起也都嫁了自己。在白天从来不敢转的念头，在睡梦中忽然都成为事实，只觉得四个姑娘人人都好，自己都舍不得和她们分离。他安慰殷离之时，脑海中依稀还存留着梦中带来的温馨甜意。

这时他听到殷离斥骂父亲，忆及昔日她说过的话，她因不忿母亲受欺，杀死了父亲的爱妾，自己母亲因此自刎，以致舅父殷野王要手刃亲生女儿。这件惨不忍闻的伦常大变，皆因殷野王用情不专、多娶妻妾之故。他向赵敏瞧了一眼，情不自禁的又向周芷若瞧了一眼，想起适才的绮梦，深感羞惭。

只听殷离咕里咕噜的说了些呓语，忽然苦苦哀求起来："无忌，求你跟我去啊，跟我去罢。你在我手背上这么狠狠的咬了一口，可是我一点也不恨你。我会一生一世的服侍你、体贴你，当你是我的主人。你别嫌我相貌丑陋，只要你喜欢，我宁愿散了全身武功，弃去千蛛剧毒，跟我初见你时一模一样……"这番话说得十分的娇柔婉转，张无忌哪想到这表妹行事任性，喜怒不定，怪僻乖张，内心竟是这般的温柔。只听她又道："无忌，我到处找你，走遍了天涯海角，听不到你的讯息，后来才知你已在西域堕崖身亡，我伤心得真不想活了。我在西域遇到了一个少年曾阿牛，他武功既高，人品又好，他说过要娶我为妻。"

赵敏、周芷若、小昭三人都知道曾阿牛便是张无忌的化名，一齐向他瞧去。

张无忌满脸通红，狼狈之极，在这三个少女异样的目光注视之下，真恨不得跳入大海，待殷离清醒之后这才上来。

只听殷离喃喃又道："那个阿牛哥哥对我说：'姑娘，我诚心诚意，愿娶你为妻，只盼你别说我不配。'他说：'从今而后，我会尽力爱护你，照顾你，不论有多少人来跟你为难，不论有多么厉害的人来欺侮你，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你周全。我要使你心中快乐，忘去了从前的苦处。'无忌，这个阿牛哥哥的人品可比你好得多啦，他的武功比甚么峨嵋的灭绝师太都强。可是我心中已有了你这个狠心短命的小鬼，便没答应跟他。你短命死了，我便给你守一辈子的活寡。无忌，你说，阿离待你好不好啊？当年你不睬我，而今心里可后悔不后悔啊？"

张无忌初时听她复述自己对她所说的言语，只觉十分尴尬，但后来越听越是感动，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这时浓雾早已消散，一弯新月照

在舱中，殷离侧过了身子，只见到她苗条的背影。

只听她又轻声说道：“无忌，你在幽冥之中，寂寞么？孤单么？我跟婆婆到北海冰火岛上去找到了你的义父，再要到武当上去扫祭你父母的坟墓，然后到西域你丧生的雪峰上跳将下去，伴你在一起。不过那要等到婆婆百年之后，我不能先来陪你，撇下她孤零零的在世上受苦。婆婆待我很好，若不是她救我，我早给爹爹杀了。我为了你义父，背叛婆婆，她一定恨我得紧，我可仍要待她很好。无忌，你说是不是呢？”

这些话便如和张无忌相对商量一般。在她心中，张无忌早已是阴世为鬼，这般和一个鬼魅温柔软语，海上月明，静夜孤舟，听来凄迷万状。

她接下去的说话却又是东一言，西一语的不成连贯，有时惊叫，有时怒骂，每一句却都吐露了心中无穷无尽的愁苦。

这般乱叫乱喊了一阵，终于声音渐低，慢慢又睡着了。

五人相对不语，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波涛轻轻打着小舟，只觉清风明月，万古常存，人生忧患，亦复如是，永无断绝。

忽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张无忌心头一凛，记得在光明顶上秘道之中，出口被成昆堵死，无法脱身，小昭也曾唱过这个曲子，不禁向小昭望去。月光下只见小昭正自痴痴的瞧着自己。



三十　东西永隔如参商

殷离唱了这几句小曲，接着又唱起歌来，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翻翻覆覆唱着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

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张无忌只觉掌里赵敏的纤指寒冷如冰，微微颤动。

谢逊忽道：“这首波斯小曲，是韩夫人教她的，二十余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光明顶上也曾听到过一次。唉，想不到韩夫人绝情如此，竟会对这孩子痛下毒手。”

赵敏问道：“老爷子，韩夫人怎么会唱波斯小曲，这是明教的歌儿么？”

谢逊道：“明教传自波斯，这首波斯曲子跟明教有些渊源，却不是明教的歌儿。这曲子是两百多年前波斯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峨默做的，据说波斯人个个会唱。当日我听韩夫人唱了这歌，颇受感触，问起此歌来历，她曾详细说给我听。

“其时波斯大哲野芒设帐授徒，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峨默长于文学，尼若牟擅于政事，霍山武功精强。三人意气相投，相互誓约，他年祸福与共，富贵不忘。后来尼若牟青云得意，做到教主的首相。他两个旧友前来投奔，尼若牟请于教主，授了霍山的官职。峨默不愿居官，只求一笔年金，以便静居研习天文历数，饮酒吟诗。尼苦牟一一依从，相待甚厚。

“不料霍山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阴谋叛变。事败后结党据山，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该派专以杀人为务，名为依斯美良派，当十字军之时，西域提起‘山中老人’霍山之名，无不心惊色变。其时西域各国君王丧生于‘山中老人’手下者不计其数。韩夫人言道，极西海外有一大国，叫做英格兰，该国国王爱德华得罪了山中老人，被他遣入行刺。国王身中毒刃，幸得王后舍身救夫，吸去伤口中毒液，国王方得不死。霍山不顾旧日恩义，更遣人刺杀波斯首相尼若牟。首相临死时口吟峨默诗句，便是这两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了。韩夫人又道，后来‘山中老人’一派武功为波斯明教中人习得。波斯三使武功诡异古怪，料想便出于这山中老人。”

赵敏道：“老爷子，这个韩夫人的性儿，倒像那山中老人你待她仁至义尽，她却阴谋加害于你。”谢逊叹道：“世人以怨报德，原是寻常得紧，岂足深怪？”

赵敏低头沉吟半晌，说道：“韩夫人位列明教四王之首，武功却不见得高于老爷子啊。昨晚与波斯三使动手之际，她何以又不使千蛛万毒手的毒招？”谢逊道：“千蛛万毒手？韩夫人不会使啊。似她这等绝色美人，爱惜容颜过于性命，怎肯练这门功夫？”

张无忌、赵敏、周芷若等都是一怔，心想金花婆婆相貌丑陋，从她目前的模样瞧来，即使再年轻三四十岁，也决计谈不上“绝色美人”四字，鼻低唇厚、四方脸蛋、耳大招风，这面型是决计改变不来的，赵敏笑道：“老爷子，我瞧金花婆婆美不到哪里去啊”

谢逊道：“甚么？紫衫龙王美若天仙，二十余年前乃是武林中第一美人，就算此时年事已高，当年风姿仍当仿佛留存……唉，我是再也见不到了。”

赵敏听他说得郑重，隐约觉得其中颇有蹊跷，这个丑陋佝偻的病妪，居然是当年武林中的第一美人，说甚么也令人难以置信，问道：“老爷子，你名震江湖，武功之高，那是不消说的了。白眉鹰王自创教宗，与六大门派分庭抗礼，角逐争雄逾二十年。青翼蝠王神出鬼没，那日在万安寺中威吓于我，要毁我容貌，此后思之，常有余悸。金花婆婆武功虽高，机谋虽深，但要位列三位之上，未免不称，却不知是何缘故？”

谢逊道：“那是殷二哥、韦四弟和我三人心甘情愿让她的。”

赵敏道：“为甚么？”突然格格一笑，说道：“只因为她是天下第一美人，英雄难过美人关，三位大英雄都甘心拜服于石榴裙下么？”她是番邦女子，不拘尊卑之礼，心中想到，便肆无忌惮的跟谢逊开起玩笑来。

谢逊竟不着恼，叹道：“甘心拜服于石榴裙下的，岂止三人而已？其时教内教外，盼获黛绮丝之青睐者，便说一百人，只怕也说得少了。”赵敏道：“黛绮丝？那便是韩夫人么？这名字好怪？”谢逊道：“她来自波斯，这是波斯名字。”

张无忌、赵敏、周芷若都吃了一惊，齐声道：“她是波斯人么？”

谢逊奇道：“难道你们都瞧不出来？她是中国和波斯女子的混种，头发和眼珠都是黑的，但高鼻深目，肤白如雪，和中原女子大异，一眼便能分辨。”

赵敏道：“不，不！她是塌鼻头，眯着一对小眼，跟你所说的全然不同。张公子，你说是不是？”张无忌道：“是啊。难道她也像苦头陀一样，故意自毁容貌？”

谢逊问道：“苦头陀是谁？”张无忌道：“便是明教的光明右使范遥。”当下将范遥自毁容貌、到汝阳王府去卧底之事简略说了。谢逊叹道：“范兄此举，苦心孤诣，大有功于本教，实非常人所能。唉，这一半也可说是出于韩夫人之所激啊。”

赵敏道：“老爷子，你别卖关子了，从头至尾说给我们听罢。”

谢逊“嗯”了一声，仰头向天，出神了半晌，缓缓说道：“二十余年前，那时明教在阳教主统领之下，好生兴旺。这日光明顶上突然来了三个波斯胡人，手持波斯总教教主手书，谒见阳教主。信中言道，波斯总教有一位净善使者，原是中华人氏，到波斯后久居其地，入了明教，颇建功勋，娶了波斯女子为妻，生有一女。这位净善使者于一年前逝世，临死时心怀故土，遗命要女儿回归中华。总教教主尊重其意，遣人将他女儿送来光明顶上。盼中土明教善予照拂。阳教主自是一口答应，请那女子进来。那少女一进厅堂，登时满堂生辉，但见她容色照人，明艳不可方物。当她向阳教主盈盈下拜之际，大厅上左右光明使、三法王、五散人、五行旗使，无不震动。护送她来的三个波斯人在光明顶上留了一宵，翌日便即拜别。这位波斯艳女黛绮丝便在光明顶上住了下来。”

赵敏笑道：“老爷子，那时你对这位波斯艳女便深深钟情了，是不是？不用害羞，老老实实的说出来罢。”谢逊摇头道：“不！那时我正当新婚，和妻子极是恩爱，妻子又怀了孕。我怎会另生他念？”赵敏“哦”了一声，暗悔失言，她知谢逊的妻儿均为成昆所杀，这时无意间提起，不免引起他伤心，忙道：“对啦，对啦！怪不得韩夫人说，当年她嫁与银叶先生，光明顶上人人反对，只有阳教主和你仍然待她很好。想来阳教主的夫人不但是位美人儿，而且为人厉害，将丈夫收得服服帖帖。”

谢逊道：“阳教主慷慨豪侠，黛绮丝的年纪尽可做得他女儿。何况波斯总教教主托他照拂，阳教主持她自是仁至义尽，决无他念。阳教主夫人是我师父成昆的师妹，是我师姑。阳教主对夫人是十分爱重的。”成昆杀他全家，虽然在他心底仇恨愈久愈深，但提到成昆的名字之时，却只淡淡的一言带过，便与说到一个常人无异。

赵敏道：“苦头陀范遥据说年轻时是个美男子，他对黛绮丝定是十分倾心的了？”

谢逊点头道：“那是一见钟情，终于成为铭心刻骨的相思。其实何止范兄如此，见到黛绮丝之美色而不动心的男子只怕很少。不过明教教规严峻，人人以礼自持，就有谁对黛绮丝致思慕之忱的，也都是未婚男子。哪知黛绮丝对任何男子都是冷若冰霜，丝毫不假辞色，不论是谁对她稍露情意，便被她痛斥一顿，令那人羞愧无地，难以下台。我师姑阳夫人有意撮合，想要她与范遥结为夫妻。黛绮丝一口拒绝，说到后来，她竟当众横剑自誓，说道她是决计不嫁人的，如要逼她婚嫁，她宁死不屈。这么一来，众人的心也都冷了。

“过了半年，有一天海外灵蛇岛来了一人，自称姓韩，名叫千叶，是阳教主当年仇人的儿子，上光明顶来是为父报仇。

众人见这姓韩的青年貌不惊人，居然敢独上光明顶，来向阳教主挑战，无不哈哈大笑。但阳教主却神色郑重，接以大宾之礼，大排筵席的款待。宴后向众兄弟说起情由，原来阳教主当年和他父亲一言不合动手，以一掌‘大九天手’击得他父亲重伤，跪在地下，站不起身。当时他父亲言道，日后必报此仇，只是知道自己武功已无法再进。将来不是叫儿子来，便是叫女儿来。阳教主道：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他必奉让三招。那人道：招是不须让的，但如何比武，却要他子女选定。阳教主当时便答允了。事过十余年，阳教主早没将这事放在心上，哪知这姓韩的竟然遣他儿子到来。

“众人都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此人竟敢孤身上光明顶来，必有惊人的艺业，但阳教主武功之高，几已说得上当世无敌，除了武当派张三丰真人，谁也未必胜得他一招半式。

这姓韩的能有多大年纪，便有三个五个同时齐上，阳教主也不会放在心上。所担心的只是不知他要出甚么为难的题目。

“第二天，那韩千叶当众说明昔日约言，先把言语挤住阳教主，令他无从食言，然后说了题目出来。他竟是要和阳教主同入光明顶的碧水寒潭之中一决胜负。

“他此言一出，众人尽皆惊得呆了。碧水寒潭冰冷澈骨，纵在盛暑，也向来无人敢下。何况其时正当隆冬？阳教主武功虽高，却不识水性，这一下到碧水寒潭之中，不用比武，冻也冻死了，淹也淹死了。当时圣火厅中，群雄齐声斥责。”

张无忌道：“这件事当真为难得紧，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阳教主当年曾答允过那姓韩的，比武的方法由他子女选择，这韩千叶前辈选定水战，按理说阳教主无法推托。”

赵敏反握他手掌，捏了一捏，轻轻笑道：“是啊，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明教教主何等身分，岂能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答允了人家的事，总当做到。”

她这话说的是张无忌。再提一下二人之间的誓约，谢逊却哪里知道，说道：“正是如此，当日韩千叶朗声说道：‘在下孤身上得光明顶来，原没盼望能活着下山。众位英雄豪杰尽可将在下乱刀分尸，除了明教之外，江湖上谁也不会知晓。

在下只是个无名小卒。杀了区区一人，有何足道？各位要杀，上来动手便是。’众人一听，倒不能再说甚么了。

“阳教主沉吟半晌，说道：‘韩兄弟，在下当年确与令尊有约。好汉子光明磊落，这场比武是在下输了。你要如何处置，悉听尊便。’韩千叶手腕一翻，亮出一柄晶光灿烂的匕首，对准自己心脏，说道：‘这匕首是先父遗物，在下只求阳教主向这匕首磕上三个响头。’群雄一听，无不愤怒，堂堂明教教主，岂能受此屈辱？但阳教主既然认输，按照江湖规矩，不能不由对方处置。眼前情势已十分明白，韩千叶此番拚死而来，受了阳教主这三个头后，他势必立即以匕首往自己心口一插，以免死于明教群豪手下。

“霎时之间，大厅中竟无半点声息。光明左右使逍遥二仙、白眉鹰王殷二哥、彭莹玉和尚等人，平素均是足智多谋，但当此难题，却也都一筹莫展。韩千叶此举，明明是要逼死阳教主，以雪父亲当年重伤跪地之辱，然后自杀。

“便在这紧迫万分之际，黛绮丝忽然越众而前，向阳教主道：‘爹爹，他人生了个好儿子，你难道便没生个好女儿？这位韩爷为他父亲报仇，女儿就代爹爹接他招数。上一代归上一代，下一代归下一代，不可乱了辈份。’众人都是一愣：‘怎么她叫阳教主作爹爹？’但即会意：‘她冒充教主的女儿。

要解此困厄。’均想：‘瞧她这般娇滴滴弱不禁风的模样，不知是否会武？就算会武，也必不高，至于入碧水寒潭水战，更加不必谈起。’“阳教主尚未回答，韩千叶已冷笑道：‘姑娘要代父接招，亦无不可。倘若姑娘输了，在下仍要阳教主向先父的匕首磕三个头。’他眼见黛绮丝既美且弱，哪里将她放在眼下？黛绮丝道：‘倘若尊驾输了呢？’韩千叶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黛绮丝道：‘好！咱们便去碧水寒潭！’说着当先便行。阳教主忙摇手道：‘不可！此事不用你牵涉在内。’黛绮丝道：‘爹爹，你不用操心。’跟着便盈盈拜了下去。这一拜，便算拜了阳教主为义父。

“阳教主见她显是满有把握，而除此以外，实在亦无他法，只得听她主张。当下众人一齐来到山阴的碧水寒潭。其时北风正烈，只到潭边一站，已然寒气逼人，内力稍差的便已觉得不大受用。潭水早已结成厚冰，望下去碧沉沉地，深不见底。

“阳教主心想不该要黛绮丝为他送命，昂然道：‘乖女儿，你这番好意，我心领了，我来接韩兄的高招。’说着除下外袍，取出一柄单刀，他是决意往潭中一跳，从此不再起来了。黛绮丝微微一笑，说道：‘爹爹，女儿从小在海边长大，精熟水性。’说着抽出长剑，飞身跃入潭中，站在冰上，剑尖在冰上划了个径长两尺的圆圈，左足踏上，擦的一声轻响，已踏陷那块圆冰，身子沉入了潭中。”

其时海上寒风北来，拂动各人的衣衫。谢逊说道：“当时碧水寒潭之畔的情景，今日回想，便如是昨天刚过的事一般。

黛绮丝那日穿了一身淡紫色的衣衫，她在冰上这么一站，当真胜如凌波仙子，突然间无声无息的破冰入潭，旁观群豪，无不惊异。那韩千叶见到她入水的身手，脸上狂傲之色登时收起，手执匕首，跟着跃入了潭中。

“那碧水寒潭色作深绿，从上边望不到二人相斗的情形，但见潭水不住晃动。过了一会，晃动渐停，但不久潭水又激荡起来。明教群豪都极为担心，眼见他二人下潭已久，在水底岂能长久停留？又过一会，突然一缕殷红的鲜血从绿油油的潭水中渗将上来。众人更是忧急，不知是不是黛绮丝受了伤。蓦地里忽喇一声响，韩千叶从冰洞中跳了上来，不住的喘息。众人见他先上，一齐大惊，齐问：‘黛绮丝呢？黛绮丝呢？’只见他空着双手，他那柄匕首却插在他右胸，两边脸颊上各划着一条长长的伤痕。

“众人正惊异间，黛绮丝犹似飞鱼出水，从潭中跃上，长剑护身，在半空中轻飘飘的转了个圈子，这才落在冰上。群雄欢声大作。阳教主上前握住了她手，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谁都料想不到，这样千娇百媚的一个姑娘，水底功夫竟这般了得。黛绮丝向韩千叶瞧了一眼，说道：‘爹爹，这人水性不差，念他为父报仇的孝心，对教主无礼之罪，便饶过了罢？’阳教主自然答允，命神医胡青牛替他疗伤。

“当晚光明顶上大排筵席，人人都说黛绮丝是明教的大功臣，若非她挺身出来解围，阳教主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当下安排职司，阳夫人赠了她个‘紫衫龙王’的美号，和鹰王、狮王、蝠王三王并列。我们三王心甘情愿让她位列四王之首。她此日这场大功，可将三王过去的功绩都盖下去了。后来我们三个护教法王和她兄妹相称，她便叫我‘谢三哥’。

“不料碧水寒潭这一战，结局竟大出各人意料之外。韩千叶虽然败了，不知如何，竟然赢得了黛绮丝的芳心。想是她每日前去探伤，病榻之畔，因怜生爱，从歉种情，等到韩千叶伤愈，黛绮丝忽然禀明教主，要嫁与此人。

“各人听到这个讯息，有的伤心失望，有的愤恨填膺。这韩千叶当日逼得本教自教主以下人人狼狈万状，本教的护教法王岂能嫁与此人？有些脾气粗暴的兄弟当面便出言侮辱。黛绮丝性子刚烈，仗剑站在厅口，朗声说道：‘从今而后，韩千叶已是我的夫君。哪一位侮辱韩郎，便来试试紫衫龙王长剑！’众人见事已如此，只有恨恨而散。

“她与韩千叶成婚，众兄弟中倒有一大半没去喝喜酒。只有阳教主和我感激她这场解围之德，出力助她排解，使她平安成婚，没出甚么岔子。但韩千叶想入明教，终以反对的人太多，阳教主也不便过拂众意。事过不久，阳教主夫妇突然同时失踪，光明顶上人心惶惶。众人四下追寻之际，有一晚光明右使范遥竟见韩夫人黛绮丝从秘道之中出来。”

张无忌一凛，道：“她从秘道中出来？”

谢逊道：“不错。明教教规极严，这秘道只有教主一人方能去得。范遥惊怒之下，上前责问。韩夫人道：‘我已犯了本教重罪，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当晚群豪大会，韩夫人仍然只是这几句话。问她入秘道去干甚么，她说她不愿撒谎，却也不原吐露真相；问她阳教主去了何处，她说一概不知，至于私入秘道之事，一人作事一身当，多说无益。按理她不是自刎，便当自断一肢，但一来范遥旧情不忘，竭力替她遮掩，二来我在旁说情，群豪才议定罚她禁闭十年，以思己过。哪知黛绮丝说道：‘阳教主不在此处，谁也管不着我。’”

张无忌问道：“义父，韩夫人私进秘道却是为何？”

谢逊道：“此事说来话长，教中只我一人得知。当时大家疑心多半与阳教主夫妇失踪之事有关，但我力证绝无牵连。光明顶圣火厅中，群豪说得僵了，终于韩夫人破门出教，说道自今而后，再与中土明教没有干系。她是最先例出明教之人，即日与韩千叶飘然下峰，不知所踪。

“此后教中众兄弟寻觅教主不得，过了数年，为争教主之位，事情越来越糟。白眉殷二哥竟又下了光明顶，自创天鹰一教。我苦苦相劝，他坚执不听，哥儿俩竟致翻脸。二十余年前王盘山天鹰教扬刀立威，金毛狮王赶去踢他场子，一来冲着屠龙宝刀，二来也为了出一口当年的恶气，存心要给殷二哥下不了台，让他知道离开明教之后，未必能成甚么气候。唉，今日思之，却也未免太过意气用事了！”

他长长一声叹息之中，蕴藏着无尽辛酸往事，无数江湖风波。

各人沉默半晌。赵敏说道：“老爷子，后来金花银叶，威震江湖，怎地明教中人都认她不出？那银叶先生自必是韩千叶了，他又怎生中毒毙命？”

谢逊道：“这中间的经过情形，我便毫不知情。想是他夫妇在江湖上行走之时，尽量避开了明教中人。”张无忌说道：“不错。金花婆婆从来不与明教中人朝相。六大派围攻明教之时，她虽到了光明顶上，却不上峰赴援。”

赵敏沉吟道：“可是紫衫龙王姿容绝世，怎能变得如此丑陋？那又不是脸上有甚么毁损。”谢逊道：“猜想她必是用甚么巧妙法儿改易了面容。韩夫人一生行事怪僻，其实内心有说不出的苦处。她毕生在逃避波斯总教来人的追寻，哪知到头来还是无法逃过。”

张无忌和赵敏齐问：“波斯总教何事寻她？”

谢逊道：“这是韩夫人最大的秘密，本是不该说的。但我盼望你们回灵蛇岛去救她，却是非说不可了。”赵敏惊道：“咱们再回灵蛇岛去？斗得过那波斯三使么？”

谢逊不答，自行叙述往事：“数百年来，中土明教的教主例由男子出任，波斯总教的教主却向来是女子，且是不出嫁的处女。总教经典中郑重规定，由圣处女任教主，以维护明教的神圣贞洁。每位教主接任之后，便即选定教中高职人士的三个女儿，称为‘圣女’。此三圣女领职立誓，游行四方，为明教立功积德。教主逝世之后，教中长老聚会，汇论三圣女功德高下，选定立功最大的圣女继任教主。但若此三位圣女中有谁失却贞操，便当处以焚身之罚，纵然逃至天涯海角，教中也必遣人追拿，以维圣教贞善……”

他说到这里，赵敏失声道：“难道那韩夫人便是总教三圣女之一？”

谢逊点头道：“正是！当范遥发见她私入秘道之前，其实我已先行发觉。韩夫人当我是知己，便将事实真相一一告知。

她在碧水寒潭中与韩千叶相斗，水中肌肤相接，竟然情不自禁，日后病榻相慰，终成冤孽。她知总教总有一日会遣人前来追查，只盼为总教立一大功，以赎罪愆。她偷入秘道，为的是找寻‘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此心法总教失落日久，中土明教却尚有留存。总教遣她前来光明顶，其意便在于此。”

张无忌“啊”的一声，隐隐约约觉得有甚么事情颇为不妥，但到底何事，一时却想不明白。只听谢逊道：“韩夫人数次偷入秘道，始终找不到这武功心法。我知悉后郑重告诫，此事犯我教中大规，实难宽容……”赵敏插嘴道：“啊，我知道啦。韩夫人破门出教，为的是要继续偷入秘道，她既不是中土明教中人，再入秘道便不受拘束了。”

谢逊道：“赵姑娘聪明得紧。但光明顶是本教根本重地，岂容外人任意来去？当时我也猜到了她的用意，韩夫人下山之后，我亲自守住秘道口，韩夫人曾私自上山三次，每次都见到我，这才死了这条心。”

谢逊思索片刻，问道：“那波斯三使的服色，和中土明教可有甚么不同么？”张无忌道：“他们都身穿白袍，袍角上也绣有红色火焰……嗯，白袍上滚着黑边，这是唯一的小小不同。”谢逊一拍船舷，说道：“是了。总教教主逝世。西域之人以黑色为丧服，白袍上镶以黑边，那是服丧。他们要选立新教主，是以万里迢迢的来到中土，追查韩夫人的下落。”

张无忌道：“韩夫人既是来自波斯，必当知晓波斯三使的怪异武功，怎地不到一招，便给他们制住？”赵敏笑道：“你笨死啦。韩夫人是假装的。她要掩饰自己身分，自不能露出懂得波斯派武功。依我猜想，谢老爷子倘若听从波斯三使的言语，下手杀她。韩夫人当有脱身之计。”谢逊摇头道：“她不肯显示自己身分，那是不错。但说被波斯三使打中穴道之后立即能够脱身，却也未必。她宁可被我一刀杀死，不愿遭那烈火焚身之苦。”

赵敏道：“我说中土明教是邪教，哪知波斯明教更加邪得可以。为甚么定要处女来做教主？为甚么要将失贞的圣女烧死？”谢逊斥道：“小姑娘胡说八道。每个教派都有历代相传的规矩仪典。和尚尼姑不能婚嫁，不可吃荤，那也不是规矩么？甚么邪不邪的？”

突然间格格声响，殷离牙关互击，不住寒颤。张无忌一摸她额头，却仍十分滚手，显是寒热交攻，病势极重，说道：“义父，孩儿也想回灵蛇岛去。殷姑娘伤势不轻，非觅药救治不可。咱们尽力而为，便救不得韩夫人，也当救了殷姑娘。”

谢逊道：“不错。这位殷姑娘对你如此情意深重，焉能不救？周姑娘、赵姑娘，你两位意下如何？”

赵敏道：“殷姑娘的伤是要紧的，我的伤是不要紧的。不回灵蛇岛去那怎么成？”

周芷若淡淡的道：“老爷子说回去，人家便回去。”

张无忌道：“须待大雾敢尽，见到星辰，始辨方向。义父，那流云使连翻两个空心筋斗，却能以圣火令伤我，那是甚么缘故？”当下两人研讨波斯三使武功的家数，赵敏所学甚博，偶尔也参酌所见，但谈论半天，始终猜不到三人联手功夫的要旨所在。

海上大雾，直至阳光出来方散。张无忌道：“咱们自北方向着东南而来，现下该当阵西北划去才是。”他和谢逊、周芷若、小昭四人轮流划船。海上操舟，冲涛破浪实非易事，好在张无忌和谢逊固然内力深厚，周芷若和小昭也有相当修为，扳桨划船，只当是锻炼武功。

一连数日，一叶孤舟，不停的向西北划去。

这儿日中，谢逊皱起了眉头，苦苦思索波斯三使怪异的武功，除了向张无忌询问几句之外，甚么话也不说。到得第六天傍晚，谢逊忽然仔细盘问周芷若所学的峨嵋派功夫，周芷若据实以答。两人一问一答，直谈到深夜。谢逊神情之间，甚是失望，说道：“少林、武当、峨嵋三派武功，均和九阳真经有关，和无忌所学一般，都偏于阳刚一路。倘若张三丰真人在此，以他阳刚阴柔无所不包的博大武学而与无忌联手，那么阴阳配合，当可击败波斯三使。但远水救不了近火，韩夫人如落入波斯三使手中，那便如何是好？”

周芷若忽然问道：“老爷子，听说百年前武林之中，有些高人精通九阴真经，可有这件事么？”

张无忌在武当山上曾听太师父说起过“九阴真经”之名，知道峨嵋派创派祖师郭襄女侠之父郭靖、神雕大侠杨过等人，都会九阴真经上的武功，但经中功夫太过艰难，郭襄虽是郭靖的亲生女儿，却也未能学得，听周芷若问起，心想：“难道她峨嵋派的创教祖师，毕竟也传下了一些‘九阴真经’上的功夫么？”

谢逊道：“故老相传是这么说，但谁也不知真假。听前辈们说得神乎其技，当今如果真有谁学得这门武功，和无忌联手应敌，波斯三使自是应手而除。”

周芷若“嗯”的一声，便不再问。

赵敏问道：“周姑娘，你峨嵋派有人会这门武功么？”周芷若道：“峨嵋派若有人具此神功。先师也不会丧身于万安寺中了。”灭绝师太所以逝世，根源出于赵敏，周芷若对她痛恨已极，日日夜夜风雨同舟，却从来跟她不交一语。此刻赵敏正面相询，便顶撞了她一句。她性格温文，这般说话，已是生平对人最不客气的言语了。赵敏却不生气，只笑了一笑。

张无忌不住手的扳桨，忽然望着远处叫道：“瞧，瞧！那边有火光。”

各人顺着他眼光望去，只见西北角上海天相接之处，微有火光闪动。谢逊虽无法瞧见，心下却和众人一般的惊喜，抄起木桨，用力划船。

那火光望去不远，其实在大海之上，相隔有数十里之遥。

两人划了大半天，才渐渐接近。张无忌见火光所起之处群山耸立，正是灵蛇岛，说道：“咱们回来啦！”谢逊猛地里“啊哟”一声，叫了起来，说道：“为甚么灵蛇岛火光烛天？难道他们要焚烧韩夫人么？”

只听得咕咚一声，小昭摔倒在船头之上。张无忌吃了一惊，纵身过去扶起，但见她双目紧闭，已然晕去，忙拿捏她人中穴道将她救醒，问道：“小昭，你怎么啦？”小昭双目含泪，说道：“我听说要将人活活烧死，我……我……心里害怕。”

张无忌安慰道：“这是谢老爷的猜测，未必真是如此。就算韩夫人落入了他们手中，咱们立时赶去，多半还能赶得及相救。”

小昭抓住他手，求恳道：“公子，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韩夫人的性命。”张无忌道：“咱们大伙儿尽力而为。”说着回到船尾，提起木桨，鼓动内劲，划得比前更快了。小昭抓起木桨，虽是双手发颤，却奋力划水。

赵敏忽道：“张公子，有两件事我想了很久，始终不能明白，要请你指教。”张无忌听她忽然客气起来，奇道：“甚么事？”赵敏道：“那日在绿柳庄外，我遣人攻打令外祖、杨左使各位，是这位小昭姑娘调派人马抵挡。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明教教主手下一个小小丫鬟，居然也有这等能耐，真是奇了……”谢逊插口问道：“甚么明教教主？”

赵敏笑道：“老爷子，这时候跟你说了罢，你那位义儿公子，乃是堂堂明教教主，你反倒是他的属下。”谢逊将信将疑，一时说不出话来。赵敏便将张无忌如何出任教主之事简略说了一些，但许多细节她也不知。张无忌被谢逊问得紧了，无法再瞒，只得说了六大派如何围攻光明顶、自己如何在秘道中获得乾坤大挪移心法等情。

谢逊大喜，站起身来，便在船舱之中拜倒，说道：“属下金毛狮王谢逊，参见教主。”

张无忌忙跪倒还礼，说道：“义父不必多礼。阳教主遗命，请义父暂摄教主职位。孩儿正苦于不克负荷重任，天幸义父无恙归来，实是本教之福。咱们回到中土之后，教主之位，原是要请义父接任的。”谢逊黯然道：“你义父虽得归来，但双目已瞎，‘无恙’两字，是说不上的了。明教的首领，岂能由失明之人担任？赵姑娘，你心中有哪两件事不明白？”

赵敏道：“我想请问小昭姑娘，那些奇门八卦、阴阳五行之术，是谁教的？你小小年纪，怎地会了这一身出奇的本事？”

小昭道：“这是我家传武功，不准郡主娘娘一笑。”赵敏又问：“令尊是谁？女儿如此了得，父母必是名闻天下的高手。”

小昭道：“家父埋名隐姓，何劳郡主动问？难道你想削我几根指头，逼问我的武功么？”她小小年纪，口头上对赵敏竟丝毫不让，提到削指之事，更显然意欲挑起周芷若敌忾同仇之心。

赵敏笑了笑，转头向张无忌道：“张公子，那晚咱们在大都小酒店中第二次叙会，苦头陀范遥前来向我作别，他见到小昭姑娘之时，说了两句甚么话？”张无忌早将这件事忘了，听她提起，想了一会，才道：“苦大师好像是说，小昭的相貌很像一个他相识之人。”赵敏道：“不错。你猜苦大师说小昭姑娘像谁？”张无忌道：“我怎猜得到？”

说话之间，小船离灵蛇岛更加近了，只见岛西一排排的停了大船，每张白帆上都绘了个大大的红花火焰，帆上都悬挂黑色飘带。

张无忌皱眉道：“波斯总教劳师动众，派来的人可不少啊。”赵敏道：“咱们划到岛后，拣个隐僻的所在登陆，别让他们发见了。”张无忌点头道：“是！”

刚划出三四丈，突然间大船上号角呜呜，跟着砰砰两声，两枚炮弹打将过来，一枚落在船左，一枚落在船右，激起两条水柱，小船剧晃，几乎便要翻转。大船上有人叫道：“来船快划过来，如若不听将令，立时轰沉。”

张无忌暗暗叫苦，心知适才这两炮敌船志在示威，故意打在小船两侧，现下相距如此之近，敌人瞄准极易，当真一炮轰在船中，六人无一得免，只得划动小船，慢慢靠过去。

三艘敌船的炮口缓缓转动，对准小船。待小船靠近，大船上放下绳梯。张无忌道：“咱们上去，相机夺船。”谢逊摸到绳梯，第一个爬上大船。周芷若一言不发，俯身抱起殷离，从绳梯攀上船去。跟着便是小昭。张无忌抱了赵敏，最后一个攀上。只见船上一干人个个黄发碧眼，身材高大，均是波斯胡人，那流云使等三使却不在其内。

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波斯人问道：“你们是谁？到这里来干甚么？”赵敏道：“我们飘洋遇险，座船沉没，多蒙相救。”那波斯人将信将疑，转头向坐在甲板正中椅上的首领说了几句波斯话。那首领向手下叽哩咕噜的吩咐几句。

小昭突然纵身而起，发掌便向那首领击去。那首领一惊，闪身避过，抓起坐椅，便向小昭砸来。张无忌没料到小昭这么快便即动手，身形一侧，欺上三尺，伸指将那首领点倒，船上数十名波斯人登时大乱，纷纷抽出兵刃，围了上来。这些人虽然均有武功，但与风云三使相去可就极远。张无忌右手扶着殷离，左手东点一指，西拍一掌。谢逊使开屠龙刀，周芷若挥动长剑，再加上小昭身形灵动，片刻之间，已将船上数十名波斯人料理了。十余人被砍翻在甲板之上。七八人堕人海中，余下尽数被点中了穴道。

霎时之间，海旁呼喊声、号角声乱成一片。其余波斯船只靠了过来，船上人众便欲涌上相斗。张无忌提起那波斯首领，跃上横桁，朗声叫道："谁敢上来，我便将此人一掌劈死。"

只听得各船上众人大声呼喊，张无忌虽一句也听不懂，但见无人跃上船来，想来所擒之人颇有身分，对方心存顾忌，一时不敢来攻。

张无忌跃回甲板，刚放下那个首领，蓦地里背后铮的一声响，一件兵刃砸了过来，急忙侧身相避，反脚踢出，迎面一根圣火令击到，左侧又有一根横掠而至。张无忌暗暗叫苦，心想风云三使来得好快，叫道："大家退入船舱。"提起那个首领，往一根圣火令上迎去。

辉月使急忙收令，但收招急促，下盘露出空隙，张无忌一腿扫去，险些踢中了她小腿。流云、妙风两使自旁急攻，迫使张无忌这一腿未能踢实。拆到第九招上，妙风使左手圣火令斜击甩上，招数怪异无比，堪堪便要点中张无忌小腹。张无忌将那波斯首领的身子一沉。妙风使这一招便得古怪，张无忌这一下却也是极其巧妙，只听得拍的一声响，这一记圣火令正好打在那波斯人的左颊之上。风云三使齐声惊呼，脸色大变，同时向后跃开，交谈了几句波斯话，突然躬身向张无忌手中的波斯人行礼，神色极是恭敬，跟着便即退回。

忽听得号角声此起彼落，一艘大船缓缓驶到，船头上插了十二面绣金大旗。船头上设着十二张虎皮交椅，有一张空着，其余十一张均有人乘坐。那大船驶到近处，便停住了。赵敏见空着的那张虎皮交椅排在第六。心念一动。说道："咱们抓到的此人和大船上那十一人服色相同，看来是他们十二个人首领之一，他位居第六。"谢逊道："十二个大首领？嗯，总教十二宝树王齐来中土，非同小可。"赵敏问道："甚么十二宝树王？"

谢逊道："波斯总教教主座下，共有十二位大经师，称为十二宝树王，身分地位相当于中土明教的四大护救法王。这十二宝树王第一大圣，二者智慧，三者常胜，四者掌火，五者勤修，六者平等，七者信心，八者镇恶，九者正直，十者功德，十一齐心。十二俱明。只是十二宝树王以精研教义、精运经典为主，听说并不一定武功高强。这人位列第六，那么是平等宝树王了。"

张无忌在桅杆边坐下，将平等王横放在膝盖之上，这人既在波斯总教中地位极高，自己一干人脱险求生，势非着落在他身上不可，俯首见他左颊高高肿起，幸好非致命之伤。想是妙风使一令击出，已知不对，急忙收力，加之这人也有相当内功，颇有抵御之劲。

周芷若和小昭收拾甲板上的众波斯人，将已死的尸首搬入后舱，未死的一一排齐。只见十余艘波斯大船四下围住，各船上的大炮对准了张无忌等人的座船，每一艘船船舷上都站满了波斯人，火把照耀下刀剑闪烁。密密麻麻的不知有多少人，张无忌暗暗心惊，别说各船开炮轰击，这成千成百人一涌而上，自己便有三头六臂。也是难以抵挡，纵能仗着绝顶武功脱困，但无论如何不能保护得旁人周全，殷离和赵敏身上有伤，更是危险。

只听得一名波斯人以中国话朗声说道："金毛狮王听了，我总教十二宝树王俱在此间，你得罪总教之罪，诸宝树王宽于赦免。你速速将船上诸位总教教友献出，自行开船去罢。"

谢逊笑道："谢某又不是三岁小儿，我们一放俘虏，你们船上的大炮还不轰将过来吗？"那人怒道："你就算不放，我们的大炮便不能轰吗？"

谢逊沉吟道："我有三个条件，贵方答应了，我们便恭送这里的总教教友上岸。"那人道："甚么条件？"谢逊道："第一，此后总教和中土明教相亲相敬，互不干扰。"那人道："嗯，第二呢？"谢逊道："你们放黛绮丝过船，免了她的失贞之罪，此后不再追究。"那人怒道："此事万万不可。黛绮丝犯了总教大规，当遭焚身之刑，跟你们中土明教有甚么相干？

第三件是甚么？"谢逊道："你第二件事也不能答应，何况再说第三件？"那人道："好！这第二事就算允了，第三件还妨说来所听。"

谢逊道："这第三件吗？那可易办之至。你们派一艘小船，跟在我们的座船之后。驶出五十里后，我们见你们不派大船追来，便将俘虏放入小船，任由你们携走。"

那人大怒，喝道："胡说九道！胡说九道！"

谢逊等都是一怔，不知他说些甚么，赵敏笑道："此人学说中国话，可学得稀松平常。他以为胡说八道多一道，那便更加荒唐了。"谢逊和张无忌一想不错，虽然眼前局势紧迫，却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位在"胡说八道"上加了一道的人物，乃是诸宝树王中位居末座的俱明宝树王。他听得谢逊等嘻笑，更是恼怒，一声唿哨，和位列第十一的齐心宝树王纵身跃上船来。

张无忌上前去，左掌往齐心王胸口推去。齐心王竟不挡架，伸左手往他头顶抓下。张无忌眼看自己这一掌要先打到他身上，哪知俱明王从斜刺里双掌推到，接过了他这一掌，齐心王的手指却直抓下来。张无忌向前急冲一步，方得避过，才知他二人攻守联手，便如是个四手四腿之人一般。三人迅如奔雷闪电般拆了七八招。

张无忌心下暗惊，这二人比之风云三使稍有不及，但武功仍是十分怪异，明明和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极为相似，可是一到使用出来，总是大为变形，全然无法捉摸，然以招数凌厉巧妙而言，却又远不及乾坤大挪移。似乎这二人都是疯子，偶尔学到了一些挪移乾坤的武功，学得既不到家，又是神智昏乱，胡踢瞎打，常人反倒不易抵御。但两人联守之紧密，和风云三使如出一辙。张无忌勉力抵御，只战了个平手，预计再拆二三十招，方可占到上风。

便在此时，风云三使齐声呼啸，又攻上船来，同时趋向平等王，只盼将他抢回，以折免失手击了他一令之罪。谢逊举起平等王左右挥舞，划成一个个极大的圈子。风云三使这次如何敢贸然欺前？左趋右闪，想找寻空隙攻上。

蓦地里俱明王闷哼一声，中腿摔倒。张无忌俯身待要擒拿，流云使和辉月使双令齐到，妙风使已抱起俱明王跃回已船。这时齐心王和云月二使联手，配合已不如风云三使严谨，接战数合，眼见难以取胜，三人几声唿哨，便即跃回。

张无忌定了定神，说道："这一干人似乎学过挪移乾坤之术，偏又学得不像，当真难以对付。"谢逊道："本教的乾坤大挪移心法本是源于波斯。但数百年前传入中上之后，波斯本国反而失传，他们所留存的，据黛绮丝说只是些不三不四的皮毛，因此才派她到光明顶来，想偷回心法。"张无忌道："他们武功的根基甚是肤浅，果然只是些皮毛，但运用之际却又十分巧妙。显然中间另有一个重大的关键所在，我没揣摩得透。嗯，那挪移乾坤的第七层功夫之中，有一些我没练成，难道便是为此么？"说着坐着甲板之上，抱头苦思。谢逊等均不出声，生怕扰乱他的思路。

忽然间小昭"啊哟"一声惊呼，张无忌抬起头来，只见风云三使押着一人，走到了十一宝树王之前。那人佝偻着身子，手撑拐杖，正是金花婆婆。坐在第二张椅中的智慧宝树王向她喝问数语，金花婆婆侧着头，大声道："你说甚么？我不懂。"智慧王冷笑一声，站起身来，左手一探，已揭下了金花婆婆顶上满头白发，露出乌丝如云。金花婆婆头一侧，向左避让，智慧王右手倏出，竟在她脸上揭下了一层面皮下来。

张无忌等看得清楚，智慧王所揭下的乃是一张人皮面具，刹那之间，金花婆婆变成了一个肤如凝脂、杏眼桃腮的美艳妇人，容光照人，端丽难言。

黛绮丝被他揭穿了本来面目，索性将拐杖一抛，只是冷笑。智慧王说了几句话，她便以波斯话对答。二人一问一答，但见十一位宝树王的神色越来越是严重。

赵敏忽问："小昭姑娘，他们说些甚么？"小昭流泪道："你很聪明，你甚么都知道，却干么事先不阻止谢老爷子别说？"赵敏奇道："阻止他别说甚么？"

小昭道："他们本来不知金花婆婆是谁，后来知道她是紫衫龙王了，但决计想不到紫衫龙王便是圣女黛绮丝。婆婆一番苦心，只盼能将他

们骗倒。谢老爷子所提的第二个条款，却要他们释放圣女黛绮丝，虽是好心，可就瞒不过智慧宝树王了。谢老爷子目不见物，自不知金花婆婆装得多像，任谁也能瞒过。赵姑娘，你却瞧得清清楚楚，难道便想不到么？”

其实赵敏听了谢逊在海上所说的故事，心中先入为主，认定金花婆婆便是波斯明教的圣女黛绮丝，一时可没想到在波斯诸人眼中，她的真面目却并未揭破。她待要反唇相稽，但听小昭语音十分悲苦，隐隐已料到她和金花婆婆之间必有极不寻常的关连，不忍再出重言，只道：“小昭妹子，我确是没想到。若是有意加害金花婆婆，教我不得好死。”

谢逊更是歉仄，当下一句话也不说，心中打定了主意，宁可自己性命不在，也得相救黛绮丝出险。

小昭泣道：“他们责备金花婆婆，说她既嫁人，又叛教，要……要烧死她。”张无忌道：“小昭，你别着急，一有可乘之机，我便冲过去救婆婆出来。”他叫惯了婆婆，其实此时瞧紫衫龙王的本来面目，虽已中年，但风姿嫣然，实不减于赵敏、周芷若等人，倒似是小昭的大姊姊。小昭道：“不，不！十一个宝树王，再加风云三使，你斗他们不过的，不过枉自送了性命。他们这时在商量如何夺回平等王。”

赵敏恨恨的道：“哼！这平等王便活着回去，脸上印着这几行字，丑也丑死啦。”张无忌问道：“甚么脸上印着字？”赵敏道：“那黄胡子使者的圣火令一下子打中了他左颊……啊，小昭！”突然想起一事，问道：“小昭妹子，你识波斯字么？”

小昭道：“识得。”赵敏道：“你快瞧瞧，这平等王脸上印着的是甚么字。”

小昭搬起平等王上身，侧过他的头来，只见他左颊高高肿起，三行波斯文深印肉里。原来每根圣火令上都刻得有文字，妙风使误击平等王，竟将圣火令上的文字印在他的肌肉上了。只是圣火令着肉处不过两寸宽、三寸长，所印文字残缺不全。

小昭跟随张无忌连入光明顶秘道，曾将乾坤大挪移心法背诵几遍，虽然未得张无忌吩咐，自己未曾习练，但这武功的法门却记得极熟，其时张无忌在秘道中练至第七层心法时遇有疑难，跳过费解之处不练，小昭曾一一记诵，这时看了平等王脸上的文字，不禁脱口而呼：“那也是乾坤大挪移心法！”

张无忌奇道：“你说是乾坤大挪移心法？”小昭道：“不，不是！我初时一见，以为是了，却又不是。译成中国话，意思是这样：‘应左则前，须右乃后，三虚七实，无中生有’……甚么‘天方地圆……’下面的看不到了。”

这几句寥寥十余字的言语，张无忌乍然听闻，犹如满天乌云之中，骤然间见到电光闪了几闪，虽然电光过后，四下里仍是一团漆黑，但这几下电闪，已让他在五里浓雾之中看到了出路，口中喃喃念道：“应左则前，须右乃后……”竭力想将这几句口诀和所习乾坤大挪移的武功配合起来，隐隐约约的似乎想到了，但似是而非，终究不对。

忽听得小昭叫道：“公子，留神！他们已传下号令：风云三使要来向你进攻，勤修王、镇恶王、功德王三王来抢平等王。”

谢逊当即将平等王身子横举在胸口，把屠龙刀抛给张无忌，说道：“你用刀猛砍便是。”赵敏也将倚天剑变给了周芷若，此刻同舟共济，并肩迎敌要紧。

张无忌接过屠龙刀，心不在焉的往腰间一插，口中仍在念诵：“三虚七实，无中生有……”赵敏急道：“小呆子，这当儿可不是参详武功的时候，快预备迎敌要紧。”

一言甫毕，勤修、镇恶、功德三王已纵身过来，伸掌向谢逊攻去。他三人生怕伤了平等王，是以不用兵刃，只使拳掌，只要有一人抓住了平等王的身子，便可出力抢夺。周芷若守在谢逊身旁，每逢势急，挺剑便向平等王身上刺去。勤修王、镇恶王等不得不出掌向周芷若相攻，以免她手中利剑刺中了平等王。

那边厢张无忌又和风云三使斗在一起。他四头数欢交手，各自吃过对方的苦头，谁也不敢大意。数合之后，辉月使一令打来，依照武学的道理，这一招必须打在张无忌左肩，哪知圣火令在半途古古怪怪的转了个弯，拍的一响，竟打中在他后颈。

张无忌一阵剧痛，心头却登时雪亮，大叫：“应左则后，应左则后，对了，对了！”顷刻间已然省悟，风云三使所会的，只不过是挪移乾坤第一层中的入门功夫，但圣火令上另刻得有诡异的变化用法，以致平添奇幻。他心念一转之间，小昭所说的四句口诀已全然明白，只是“天方地圆”甚么的还无法参悟，心想须得看齐圣火令上的刻字，方能通晓波斯派武功的精要。

他突然间一声清啸，双手擒拿而出，“三虚七实”，已将辉月使手中的两枚圣火令夺了过来，“无中生有”，又将流云使的两枚圣火令夺到。两人一呆之际，张无忌已将四枚圣火令揣入怀中，双手分别抓住两人后领，将两人掷出。

波斯群胡呐喊叫嚷声中，妙风使纵身逃回己船。此时张无忌明白了对方武功的窍诀，虽然所解的仍极有限，但妙风使的武功在他眼中已全无神秘之可言，右手一探，已抓住他左脚，硬生生将他在半空中拉了回来，挟手夺下圣火令，举起他身子便往镇恶王头顶砸落。三王大惊，打个手势，便即跃回。张无忌点了妙风使穴道，掷在脚边。

他这下取胜，来得突兀之至，顷刻之间便自下风转为上风，赵敏等无不惊喜，齐问原由。张无忌笑道：“若非阴差阳错，平等王脸上吃了这一家伙，那可糟糕得紧了。小昭，你快将这六根圣火令上的字译给我听，快，快！”

各人瞧这六枚圣火令时，但见非金非玉，质地坚硬无比，六令长短大小各不相同，似透明，非透明，令中隐隐似有火焰飞腾，实则是令质映光，颜色变幻。每一枚令上刻得有不少波斯文字，别说参透其中深义，便是译解一遍，也得不少时光。

但张无忌心知欲脱眼前之困，非探明波斯派武功的总源不可，向周芷若道：“周姑娘，请你以倚天剑架在平等王颈中。义父，请你以屠龙刀架在妙风使颈中，尽量拖延时刻。”

谢逊和周芷若点头答应。

小昭拿起六枚圣火令，见最短的那一枚上文字最少，又是黑黝黝的最不起眼，便将其上文字一句句的译解出来。张无忌听了一遍，却一句也不懂，苦苦思索，丝毫不明其意，不由得大急。

赵敏道：“小昭妹子，你还是先解打过平等王的那根圣火令。”这一言提醒了小昭，忙核对圣火令上的文字，见是次长的那一根，当即译解其意，这一次张无忌却懂了十之七八。待得一根解完，再解最长那一根时，张无忌只听得几句，喜道：“小昭，这六枚圣火令上的文字，越长的越浅。这一根上说的都是入门功夫。”

原来这六枚圣火令乃当年波斯“山中老人”霍山所铸，刻着他毕生武功精要。六枚圣火令和明教同时传入中土，向为中土明教教主的令符，年深日久之后，中土明教已无人识得波斯文字。数十年前，圣火令为丐帮中人夺去，辗转为波斯商贾所得，复又流入波斯明教。波斯总教钻研其上文字，数十年间，教中职份较高之辈人人武功陡进。只是其上所记武功博大精深，便是修为最高的大圣宝树王，也只学得三四成而已。

至于乾坤大挪移心法，本是波斯明教的护教神功，但这门奇妙的武功却不是常人所能修习。波斯明教的教主规定又须由处女担任，百年间接连出了几个庸庸碌碌的女教主，心法传下来的便十分有限，反倒是中土明教尚留得全份。波斯明教以不到一成的旧传乾坤大挪移武功。和两三成新得的圣火令武功相结合，变出一门古怪奇诡的功夫出来。

张无忌盘膝坐在船头，小昭将圣火令上的文字，一句句的译与他听。这圣火令中所包含的武功原来奇妙无比，但一法通，万法通，诸般深奥的学问到了极处，本是殊途同归。张无忌深明九阳神功、挪移乾坤、以及武当派太极拳的拳理，圣火令上的武功虽奇，究不过是旁门左道之学而达于巅峰而已，说到宏广精深。远远不及上述三门武学。张无忌听小昭译完六枚圣火令上的文字，仓卒间只记得了七八成，所明白的又只五六成，但仅此而言，宝树诸王和风云三便所显示的功夫，在他眼中已是了如指掌，不值一哂。

时光一刻一刻的过去，他全心全意浸润于武学的钻研之中，无暇顾及身外之务，但赵敏和周芷若等却焦急万状，眼见黛绮丝手脚之上都加上了铸镣；眼见十一宝树王聚头密议；眼见十一王脱下长袍，换上软甲；眼见十一王的左右呈上十一件奇形怪状的兵器；眼见前后左右一艘艘船上排满了波斯胡人；眼见这些胡人弯弓搭箭，将箭头对准了自身；眼见十名波斯人手执斧凿，跳入水中，只待首领令下，便来凿沉己方的座

船。

只听得居中而坐的大圣宝树王大喝一声，四面大船上鼓动雷响，号角齐鸣。

张无忌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只见十一位宝树王各披灿烂生光的金甲，手执兵刃，跳上船来。谢逊和周芷若分执刀剑，架在平等王和妙风使的颈中。十一王见此情景，跳上船头之后，却也不敢便此逼近，环成半月形，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周芷若、赵敏等见这十一王形象狰狞。身材高大，心下都甚是害怕。

智慧王以中国话说道："尔等快快送出我方教友，便可饶尔等不死。这几个教友在吾人眼中，犹如猪狗一般，尔等用刀架在彼人颈中，又有何用？尔等有胆，尽可将彼人杀了。波斯圣教之中，此等人成千成万，杀之一两个有何足惜？"

赵敏说道："尔等不必口出大言，欺骗吾人。吾人知悉，这二人一个乃平等宝树王，一个乃妙风使。在尔等明教之中，地位甚高者。尔等说彼人犹如猪狗一般，尔言差矣，大大之差矣！"那智慧王所说的中国话是从书本上学来，"尔等""彼人"云云，大为不伦不类。赵敏模仿他的声调用语，谢逊等听了，虽然身处危境，却也忍不住微笑。

智慧王眉头一皱，说道："圣教之中，共有三百六十位宝树王，平等王排名第三百五十九。吾人有使者一千二百人，这妙风使武功平常，毫无用处，尔等快快将彼人杀了。"

赵敏道："很好，很好！手执刀剑的朋友，快快将这两个无用之人杀了。"谢逊道："遵命！"举起屠龙刀，呼的一声便向平等王头顶横劈过去。

众人惊呼声中，屠龙刀从他头顶掠过，距头盖不到半寸，大片头发切削下来，被海风一吹，飘浮空中。谢逊手臂一提，左一刀、右一刀、向平等王两肩砍落。眼看每一刀均要切掉他的一条臂膀，但刀锋将要及身，便手腕微偏，将他双臂衣袖切下了一片。这三下硬砍猛劈，部位竟如此准确，别说是盲眼之人，便双目完好，也极为难能。

平等王死里逃生，吓得几欲晕去。十一宝树王、风云三使目瞪口呆，挢舌不下。

赵敏说道："尔等已见识了中土明教的武功。这位金毛狮王，在中土明教中排名第三千五百零九。尔等倘若恃众取胜，中土明教日后必去波斯报仇，扫荡尔等总坛，尔等必定抵挡不住，还是及早两家言和的为是。"

智慧王明知赵敏所言不实，但一时却也无计可施。那大圣宝树王忽然说了几句话。小昭叫道："张公子，他们要凿船。"

张无忌心中一凛，倘若座船沉了，诸人不识水性，非束手成擒不可，身形一晃，已欺到了大圣王的身前。智慧王喝道："尔干甚么？"两旁功德王和掌火王手中的一鞭一锤同时砸将下来。此时张无忌早已熟识波斯派的武功，不躲不闪，双手伸出，已抓住了两王咽喉。只听得当的一声响，功德王的铁鞭和掌火王的八角锤相互撞击。火花飞溅，两人已被他抓住咽喉要穴，横拖倒曳的拉了过来。混乱之中张无忌连环踢出四腿，两脚踢飞了齐心王和镇恶王手中的大砍刀，又两脚将勤修王和俱明王踢入水中。

只见一个身形高瘦的宝树王扑将过来，双手各执短剑，刺向张无忌胸口。

张无忌又飞起一脚，踢他手腕。那人双手突然交叉，刺向张无忌小腹。这一招变得灵动之极，张无忌急忙跃起，方始避过。原来此人是常胜宝树王，于波斯总教十二王中武功第一。张无忌捏闭了功德王和掌火王的穴道，将两王抛入船舱，猱身而上，和常胜王手中双剑搏击。此人虽然同是十二王之一，但武功之强，与余王大不相同。张无忌攻三招，守三招，三进三退。暗暗喝彩："好一个了得的波斯胡人！"

他明白了圣火令上的武功心法之后，未经练习，便遭逢强敌，当下一面记忆思索，一面和常胜王搏斗。最初十余招间，仗着内力深厚、招数巧妙，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到得二十余招后，圣火令上的秘诀用在乾坤大挪移功夫上，越来越得心应手。常胜王号称"常胜"，生平从未遇过对手，此刻却被对方克制得缚手缚脚，那是从所未有之事，又是惊异，又是害怕。斗到三十余招，张无忌踏上一步，忽地在甲板上一坐，已抱住了常胜王小腿。这招怪异的法门原为圣火令上所记，但已是极高深的功夫，常胜王虽然知道，却从不敢用。张无忌一抱之下，十指扣住他小腿上的"中都""筑宾"两穴，都是中土武功的拿穴之法。常胜王只觉下半身酸麻难动，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张无忌忽起爱才之念，说道："尔武功甚佳。余保全尔的英名，快快回去罢。"说着双手放开。常胜王又是感激，又是羞愧，跃回座船。

大圣王见常胜王苦战落败，功德王和掌火王又失陷敌手，就算将敌人座船凿沉，投鼠忌器，平等王等四人非丧命不可，当下一声号令，呼召众人，回归已方座船。

赵敏朗声说道："尔等快快将黛绮丝送上船来，答应金毛狮王的三个条件。"

余下九名宝树王低声商议了一阵，智慧王道："要答应尔等条款，也无不可。这位年轻公子的武功明明是吾人波斯一派，彼从何处学得。吾人有点不明不白。"

赵敏忍住了笑，庄容说道："尔等本来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干不净，不三不四。这位年轻公子是本教光明使座下的第八位弟子。他的七位师兄，七位师弟不久便到，那时候彼等七上八落，尔等便不亦乐乎、呜呼哀哉了。"

智慧王本极聪明，但华语艰深，赵敏的话他只懂得个六七成，情知她在大吹法螺，微一沉吟，便道："好！将黛绮丝送过船去。"

两名波斯教徒架起黛绮丝，送到张无忌船头。周芷若长剑一振，叮叮两声，登时将她手上的铐镣切断了。那两名波斯教徒见此剑如此锋利，吓得打个寒战，急忙跃回船去。

智慧王道："尔等快快开船，回归中土。吾人只派小船，跟随尔等之后。"

张无忌抱拳说道："中土明教源出波斯，尔我情若兄弟，今日一场误会，敬盼各位不可介意，日后请上光明顶来，双方杯酒言欢。得罪之处，兄弟这里谢过了。"

智慧王哈哈笑道："尔武功甚佳，吾人极是佩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七上八落，不亦乐乎？"

张无忌等起初听他掉了两句书包，心想此人居然知道孔子之言，倒是不易，不料接下去竟是学着赵敏说过的两句话，忍不住都大笑起来。赵敏道："尔的话说得很好，人之异于波斯人者，几希！祝尔等多福多寿，来格来飨，祸延先考，无疾而终。"

智慧王懂得"多福多寿"四字的意思，料想下面的也均是祝祷之辞，笑吟吟的连声说道："多谢，多谢！"

张无忌心想赵敏说得高兴起来，不知还有多少刁钻古怪的话要说，身居虎狼之群，夜长梦多，还是及早脱离险境为是，当下拔起铁锚，转过船舵，扯起风帆，将船缓缓驶了出去。四周船上的波斯人见他起锚扯帆，一个人做了十余名水手之事，神力惊人，尽皆喝采。

只见一艘小船抛了一条缆索过来，张无忌将那缆索缚在后梢，拖了小船渐渐远去。小船中着坐二人，一男一女，正是流云使和辉月使。

张无忌掌着船舵，向西行驶，见波斯各艘大船并不追来，驶出数里，远眺灵蛇岛旁诸船已小不逾尺，仍然停着不动，这才放心。

当下要小昭过来掌舵，到舱中察看殷离伤势，见她兀自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虽然未见好转，病情却也并没更恶，心想待会在这波斯大船之中，或可寻到药物。

黛绮丝站在船头眼望大海，听到张无忌走上甲板，却不回头。张无忌见她背影曼妙，秀发飘拂，后颈肤若白玉，谢逊说她当年乃武林中第一美人，此言当真不虚，遥想光明顶上，碧水潭畔，紫衫如花，长剑胜雪，不知倾倒了多少英雄豪杰。

航到傍晚，算来离灵蛇岛已近百里，向东望去，海面上并无片帆只影，波斯总教显是在要胁之下，不敢追来。张无忌道："义父，咱们可放了他们么？"谢逊道："好罢！他们便是要追，也追不上了。"张无忌解开平等、功德、掌火三王及妙风使的穴道，连声致歉，放他们跃入拖在船梢的小船中。

妙风使道："这圣火六令是吾人掌管，失落后其罪非小，也请一并交还。"谢逊道："圣火令是中土明教主令符，今日物归原主，如何能再让你们携去。"妙风使絮絮不休，坚要讨还。

张无忌心想今日须得折服其心，免得日后更多后患，说道："我们便交还于你，你本领太低，还是无法保有。与其被外人夺去，还是存在明教手中的好。"妙风使道："外人怎能随便夺去？"张无忌道："你若不信，那就试试。"将六根圣火令交了给他。妙风使大喜，刚说得一声："多谢！"张无忌左手轻勾，右手一引，已将六根圣火令一齐夺了过来。

妙风使大吃一惊，怒道："我尚未拿稳，这个不算。"张无忌笑道："再试一次，那也不妨。"又将圣火令还了给他。

妙风使先将四枚圣火令揣入怀中，手中执了两根。见张无忌出手来夺，左手一令往他手腕上砸将下来。张无忌手腕一翻，已抓住他右臂，拉着他手臂迎将上去，双令交击，铮的一声响，震得人心旌摇动。张无忌浑厚的内力从他手臂上传将过去，这一击之下，妙风使两臂酸痛，全身乏力，便如瘫痪，撤手将圣火令抛在甲板之上。

张无忌先从他怀中取出四枚圣火令，又拾起甲板上的两枚，说道："如何？是否再要试一次？"妙风使脸如死灰，喃喃的道："你不是人，你是魔鬼，你是魔鬼！"举步待要跃入小船，但一个踉跄，软瘫跌倒。流云使跃将上来，抱了他过去。

小船上扯起风帆。功德王拉住船缆，双手一拉，拍的一响，船缆崩断，大小二船登时分开。张无忌抱拳说道："多多得罪，还祈各位见谅。"功德王等人眼中充满了怨毒之意，掉头不答。

大船乘风西去，两船渐距渐远。忽听得黛绮丝叱道："贼子敢尔！"纵身而起，跃入海中，张无忌吃了一惊，急忙转舵。

只见一股血水从海中涌了上来，跟着不远处又涌上一股血水，顷刻间共有六股血水涌上。忽喇一响，黛绮丝从水中钻出，口中咬着一柄短刀，右手抓住一个波斯人的头发，踏水而来。张无忌忙转舵将船迎去。但那船船身太大，顾得了转舵，顾不得落帆，一时在海中慢慢打转。紫衫龙王在海中捷若游鱼，不多时游到船旁，左手在船边铁锚的锚爪上一借力，身子飞起，连着那波斯人一起上了甲板。

众人心下了然，知道波斯人暗藏祸心，待功德王等一干人过了小船，扯起风帆作为遮掩，暗放熟识水性之人潜到大船之旁，意图凿沉张无忌等的座船。亏得紫衫龙王见到船旁潜水人吐气的水泡，跃入海中，杀了六人，还擒得一名活口。

正待审问那潜水波斯人，蓦地里船尾轰隆一声巨响，黑烟弥漫。船身震荡，如中炮击，后梢上木片纷飞。张无忌等只感一阵炙热，忙一齐伏低。

黛绮丝叫道："好奸恶！"抢到后梢，只见船尾炸了一个大洞，船舵已飞得不知去向，破洞中海水滚滚涌入。黛绮丝用波斯话向那被擒的波斯人问了几句，手一起掌，将他天灵盖击得粉碎，踢入海中，说道："我只发觉他们凿船，没料到他们竟在船尾绑上了炸药。"这时功德王等人所乘的小船早已去得远了，黛绮丝水性再好，也已无法追上。

众人黯然相对，束手无策。赵敏向张无忌凄然望一眼，心想："敌船不久便即追上，我等当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那大海船船身甚大，一时三刻之间却也不易沉没。

忽然之间，黛绮丝几哩咕噜的向小昭说起波斯话来，小昭也以波斯话回答，两人一问一答，脸上神色变幻不定。只见小昭向张无忌瞧了一眼，双颊晕红，甚是腼腆。黛绮丝却厉声追问。两人说了半天，似乎在争辩甚么，后来黛绮丝似乎在力劝小昭答应甚么，小昭只是摇头不允，忽向张无忌瞧了一眼，叹了口气，说了两句话。黛绮丝伸手搂住了小昭，不住吻她。两人一齐泪流满面。小昭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黛绮丝却柔声安慰。

张无忌、赵敏、周芷若三人面面相觑，全然不解。赵敏在张无忌耳边低声道："你瞧，她二人相貌好像！"张无忌一凛，只见黛绮丝和小昭都是清秀绝俗的瓜子脸，高鼻雪肤，秋波流慧，眉目之间当真有六七分相似，只是小昭的容貌之中，波斯胡人的气息只余下淡淡影子，黛绮丝却一见便知不是中土人氏。他立时想起苦头陀范遥在大都小酒店中对小昭所说的那两句话："真像，真像！"原来所谓"真像"，乃是说小昭的相貌真像紫衫龙王。那么小昭是黛绮丝的妹妹么？是她的女儿么？

张无忌跟着又想起杨逍、杨不悔父女对小昭的加意提防，每当问到杨逍何以对小昭这么一个小姑娘竟然如此忌惮，似当大敌，他却又语焉不详。这时方始明白，原来杨逍也已瞧出小昭的容貌和紫衫龙王颇为相似，只是并无其他佐证，又见张无忌对她加意回护，是以不便明言。至于小昭故意扭嘴歪鼻，苦心装成丑女模样，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了。

突然之间，他又想起了一事："小昭混上光明顶去干甚么？她怎么知晓秘道的入口？那定是紫衫龙王要她去的，用意显是在盗取乾坤大挪移心法。她作我小婢，相伴几已两年，我从来对她不加防备，这份心法她先已看过，此后要再抄录一通，当真易如探囊取物。啊哟！我只道她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哪料到她如此工于心计。我这两年来如在梦中，一直堕在她的彀中而丝毫不觉。张无忌啊张无忌，你一生轻信，时受人愚，竟连这小小丫头也将我玩弄于掌股之上。"想到这里，不禁大是气恼。

便在此时，小昭的眼光向他望了过来。张无忌见她眼色中柔情无限，实非作伪，心下又怦然一动，想起光明顶上对战六大派时，她曾舍身相护自己，两年来她细心熨贴的服侍，决不能是事事相欺，莫非冤枉了她？正自迟疑，船身剧烈一震，又沉下了一大截。

黛绮丝道："张教主，你们各位不必惊慌。待会波斯人的船只到来，我和小昭自有应付之方。紫衫龙王虽是女流之辈，也知一人作事一身当，决不致连累各位。张教主和谢三哥待我义重如山。黛绮丝这里谢过了。"说着盈盈拜倒。张无忌和谢逊急忙还礼，均想："这些波斯人行事歹毒，待会定当将你抓去烧死，也不会放过了咱们。"

座船渐渐下沉。舱中进水。张无忌抱起殷离，周芷若抱起赵敏，各人爬上桅杆。

小昭忽向东方一指，哭出声来。各人向她手指之处望去，只见远处海面上帆影点点。过不多时，帆影渐大，正是十余艘波斯大船鼓风追来。

张无忌心想："倘若我是黛绮丝，与其身遭火焚之苦。还不如跳在海中，自尽而死。"然见她神色泰然，毫不惊惧，不禁佩服："她身居四大法王之首，果非寻常。想当年鹰王、狮王、蝠王都已是成名的年长豪杰，她以一个妙龄少女，位居三王之上，也不能仅因一日之功而得，自当另有过人之处。"

眼见波斯群船渐渐驶近，又想："我得罪诸宝树王不小，既然落入他们手中，也不盼望再能活命。只是如何想个法儿，护得义父和赵姑娘、周姑娘、表妹她们周全。小昭，小昭，唉，宁可你对我不义，不可我待你不仁。"

只见十余艘波斯大船渐渐驶近，船上炮口一齐对准了沉船的桅杆，驶到离沉船二十余丈处，便即落帆下锚。

只听得智慧王哈哈大笑，得意非凡，叫道："尔等降不降了？"张无忌朗声道："中土义士，宁死不屈，岂有降理？是好汉子便武功上决一强弱。"智慧王笑道："大丈夫斗智不斗力哉，快快束手待擒焉！"

黛绮丝突然朗声说了几句波斯话，辞气极是严正。智慧王一怔，也答以几句波斯话。两人一问一答，说了十几句话，那大圣王也接嘴相询。又说了几句，大船放下一艘小船，八名水手划桨，驶了过来。

黛绮丝说道："张教主，我和小昭先行过去，请你们稍待片刻。"

谢逊厉声道："韩夫人，中土明教待你不薄。本教的安危兴衰，系于无忌一人之身。你若出卖我们，谢某命不足惜。要是损及无忌毫发，谢某纵为厉鬼，也决不饶你。"

黛绮丝冷笑道："你义儿是心肝宝贝，我女儿便是瓦石泥尘么？"说着挽了小昭之手，轻轻一跃，落入了小船。八名水手挥桨如飞，划向波斯大舰去了。

各人听了她这两句话，都是一怔。赵敏道："小昭果然是她女儿。"

远远望见黛绮丝和小昭上了大船，站在船头，和诸宝树王说话，自己座船却不住下沉，桅杆一寸一寸的低下。

谢逊叹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忌孩儿，我识错了韩夫人，你识错了小昭。无忌，大丈夫能屈能伸，咱们暂忍一时之辱，再行俟机逃脱。你肩头挑着重担，中原千万百姓，均盼我明教高举义旗，驱除鞑子，一当时机到来，你自行脱身，决不可顾及旁人。你是一教之主，这

中间的轻重大小，可要分辨清楚了。”张无忌沉吟未答。赵敏呸了一声，道：“自己性命不保了，还甚么鞑子不鞑子的。你说蒙古人好呢，还是波斯人好？”

周芷若一直默不作声，这时忽道：“小昭对张公子情意深重，决不致背叛他。”

赵敏道：“你不见紫衫龙王一再逼迫她么？小昭先是不肯，最后被逼得紧了，终于肯了，还假惺惺地大哭一场呢。”

这时桅杆离海面已不过丈余，海中浪涛泼了上来，溅得各人头脸皆湿。赵敏忽然笑道：“张公子，咱们和你死在一起倒也干净。小昭阴险狡狯，反倒不能跟咱们一起死。”这几句话虽以玩笑口吻出之，但含意情致缠绵。

张无忌听得甚是感动，心道：“我不能同时娶她们为妻，但得和她们同时毕命，也不枉了。”看看赵敏，看看周芷若，又看看怀中的殷离。只见殷离仍然昏迷不醒，赵周二女均是双颊酡红，脸上溅着点点水珠，犹似晓露中的鲜花，赵女灿若玫瑰，周女秀似芝兰，霎时之间，心中反感平安喜乐。

忽听得十余艘大船上的波斯人齐声高呼。张无忌等吃了一惊，凝目望去。只见每艘船上的波斯人一齐拜伏在甲板之上，向着大舰行礼。大舰上诸宝树王也是伏在船头，中间椅上端坐一人，倒似是小昭模样，只是隔得远了，瞧不清楚。张无忌等惊疑不定，不知这些波斯人在捣甚么鬼。群胡呼喊了一阵，站起身来，仍是不断的叫喊，喊声中显是充满欢愉，倒似是遇到了甚么大喜庆事一般。

过了一会，那小船又划了过来，船中坐的赫然正是小昭。

她招手说道：“张公子，各位请同到大舰之上。波斯明教决计不敢加害。”赵敏问道：“为甚么？”小昭道：“各位过去便知。

若有相害之意，小昭如何对得起张公子？”

谢逊忽道：“小昭，你做了波斯明教的教主么？”

小昭低眉垂首，并不回答，过了片刻，大大的眼中忽然挂下两颗晶莹的泪水。

霎时之间，张无忌耳中嗡的一响，一切前因后果已猜到了七八成，心下又是难过，又是感激，说道：“小昭，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小昭侧开头，不敢和他目光相对。

谢逊叹道：“黛绮丝有女如此，不负了紫衫龙王一世英名。无忌，咱们过去罢。”说着跃入小船，接着周芷若抱起殷离，跳了过去，张无忌也抱着赵敏入船。

八名水手掉过船头，划向大舰。离大舰尚有十余丈，诸宝树王已一齐躬身迎接教主。

众人登上大舰，小昭吩咐了几句，早有人恭恭敬敬的送上面巾、食物，分别带着各人入舱换去湿衣。

张无忌见他所处的那间房舱极是宽敞，房中珠光宝气，陈设着不少珍物，刚抹干身上沾湿的海水，呀的一声。房门推开，进来一人，正是小昭。她手上拿着一套短衫裤，一件长袍，说道：“公子，我服侍你换衣。”无忌心中一酸，说道：“小昭，你已是总教的教主，说来我还是你的属下，如何可再作此事？”小昭求道：“公子，这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咱们东西相隔万里，会见无日，我便是再想服侍你一次，也是不能的了。”张无忌黯然神伤，只得任她和平时一般助他换上衣衫，帮他扣上衣钮，结上衣带，又取出梳子，替他梳好头发。

张无忌见她泪珠盈盈，突然间心中激动，伸手将她娇小的身躯抱在怀里。小昭“嘤”的一声，身子微微颤动。张无忌在她樱唇上深深印了一吻，说道：“小昭，初时我还怪你欺骗于我，没想到你竟待我这么好。”

小昭将头靠在他宽广的胸脯之上，低声道：“公子，我从前确是骗过你的。我妈本是总教三位圣处女之一，奉派前来中土，积立功德，以便回归波斯，继任教主。不料他和我爹爹相见之后，情难自已，不得不叛教和我爹爹成婚。我妈妈自知罪重，将圣处女的七彩宝石戒指传了给我，命我混上光明顶，盗取乾坤大挪移心法。公子，这件事我一直在骗你。但在我心中，我却没对你不起。因为我决不愿做波斯明教的教主，我只盼做你的小丫头，一生一世服侍你，永远不离开你。我跟你说过的，是不是？你也应允过我的，是不是？”

张无忌点了点头，抱着她轻柔的身子坐在自己膝上，又吻了吻她。她温软的嘴唇上沾着泪水，又是甜蜜，又是苦涩。

小昭又道：“我记得了挪移乾坤的心法，决不是存心背叛于你。若非今日山穷水尽，我决计不会泄露此事……”张无忌轻声道：“现下我都知道了。”

小昭幽幽的道：“我年幼之时，便见妈妈日夜不安，心惊胆战，遮掩住她好好的容貌，化装成一个好丑样的老太婆。她又不许我跟她在一起，将我寄养在别人家里，隔一两年才来瞧我一次，这时候我才明白，她为甚么干冒大险，要和我爹爹成婚。公子，咱们今天若非这样，别说做教主，便是做全世界的女皇，我也不愿。”说到这里，她双颊红晕如火。

张无忌只觉得抱在怀里的娇躯突然热了起来，心中一动，忽听得黛绮丝的声音在门外说道：“小昭，你克制不了情欲，便是送了张公子的性命。”

小昭身子一颤，跳了起来，说道：“公子，你以后莫再记着我。殷姑娘随我母亲多年，对你一往情深，是你良配。”

张无忌低声道：“咱们杀将出去，擒得一两位宝树王，再要胁他们送回灵蛇岛去。”

小昭凄然摇头，道：“这次他们已学乖了，谢大侠，殷姑娘他们身上，此刻均有波斯人的刀剑相加。咱们稍有异动，立时便送了他们性命。”说着打开了舱门。只见黛绮丝站在门口，两个波斯人手挺长剑，站她背后。那两名波斯人躬身向小昭行礼，但手中长剑的剑尖始终不离黛绮丝背心。

小昭昂然直至甲板，张无忌跟随其后，果见谢逊等人身后均有波斯武士挺剑相胁。小昭说道：“公子，这里有波斯治伤的灵药，请你替殷姑娘敷治。”说着用波斯语吩咐了几句。

功德王取出一瓶膏药，交给张无忌。

小昭又道：“我命人送各位回归中土，咱们就此别过。小昭身在波斯，日日祝公子福体康宁，诸事顺遂。”说着声音又哽咽了。张无忌道：“你身居虎狼之域，一切小心。”小昭点了点头，吩咐下属备船。

谢逊、殷离、赵敏、周芷若等等一一过船。小昭将屠龙刀和倚天剑都交了给张无忌，凄然一笑，举手作别。

张无忌不知说甚么话好，呆立片刻，跃入对船。只听得小昭所乘的大舰上号角声呜呜响起，两船一齐扬帆，渐离渐远。但见小昭悄立船头，怔怔向张无忌的座船望着。

两人之间的海面越拉越广，终于小昭的座舰成为一个黑点，终于海上一片漆黑，长风掠帆，犹带呜咽之声。